



DAOIST STUDIES IN TRANSLATION SERIES

道教學譯叢(之十八)

Great Clarity Daoism and Alchemy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 太清：中國中古早期的 道教和煉丹術

[意] 玄英 著  
韓吉紹 譯

齊魯書社

道  
教



道教學譯叢(之十八)

# 太清：中國中古早期的 道教和煉丹術

[意] 玄英 著  
韓吉紹 譯

齊魯書社

道  
教

##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太清:中國中古早期的道教和煉丹術/[意]玄英著;韓吉紹譯.—濟南:齊魯書社,2016.10

(道教學譯叢)

ISBN 978-7-5333-3577-9

I. ①太… II. ①玄… ②韓… III. ①道教—研究—中國 ②煉丹—研究—中國 IV. ①B958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6)第 212820 號

## 太清:中國中古早期的道教和煉丹術

[意]玄英 著 韓吉紹 譯

---

主管單位 山東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發行 齊魯書社

社 址 濟南市英雄山路 189 號

郵 編 250002

網 址 www.qilss.com.cn

電子郵箱 qilupress@126.com

營銷中心 (0531)82098521 82098519

印 刷 山東新華印務有限責任公司

開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張 13

插 頁 2

字 數 323 千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標準書號 ISBN 978-7-5333-3577-9

定 價 46.00 圓

---

本書由香港青松觀資助出版

## 《道教學譯叢》編委會

名譽主編 黃健榮

名譽副主編 (以姓氏筆畫為序)

周和來 林國柱 莫小賢 葉長清 趙淑儀  
趙球大 鄭康勤 蕭炳強

主編 朱越利

副主編 王宗昱

編委 (以姓氏筆畫為序)

丁煌 [日]山田俊(Yamada Takashi) 王卡

王宗昱 王承文 [法]呂敏(Marianne Bujard)

呂鵬志 朱越利 李剛 李之美 李遠國

李豐楙 [美]柏夷(Stephen R. Bokenkamp)

莊宏誼 [法]高萬桑(Vincent Goossaert)

郭武 陳敏 陳霞 陳耀庭 孫亦平

黃海德 [日]麥谷邦夫(Mugitani Kunio)

[德]常志靜(Florian C. Reiter)

[韓]崔珍哲(최진석) 張思齊 張崇富 張廣保

萬毅 程樂松 [法]傅飛嵐(Franciscus Verellen)

雋雪艷 [法]勞格文(John Lagerwey) 詹石窗

趙衛東 鄭素春 [日]橫手裕(Yokote Yutaka)

樊光春 黎志添 [美]劉迅(Liu, Xun) 劉仲宇

蕭登福 龔鵬程

本書責任編委 容志毅

學術秘書 宋學立 王皓月

## 總 序

16世紀，歐洲傳教士對中國感興趣，到中國收集資料，這些人被稱為“實踐型漢學家”，他們無意中發現了中國的道教，將之稱為“老君的宗派”或“道士的宗派”。大約到了19世紀，歐洲和亞洲有學者開始以學術的眼光關注道教。這些人多屬於“學院型漢學家”。大家一般認為法國和日本“學院型漢學家”的道教研究開始得最早，韓國、德國、英國、荷蘭、俄國等國也不晚。

20世紀以來，又有更多國家的學者加入道教研究的行列，為國際道教學注入了活力。道教學早就走向了世界，並且在相當長的時期裏由外國學者唱主角。

外國道教學者研究道教學的動因不盡相同。有的出於對中國文化的仰慕或好奇，有的外籍華人學者是因為割不斷心中的祖國情結或文化認同，有的是出於學術、謀職的需要，或受到他人的指點或影響。不管怎麼說，外國學者研究中國文化，中國人歡迎。他們的優秀成果，已成為世界道教學的寶貴財富。

這裏需要解釋一下。我所稱呼的道教學者，既包括專攻或主

攻道教學的學者，也包括僅僅兼攻道教學的學者。國外研究道學者，多為漢學家，專業分工比較寬。其中兼攻道教學的學者所占比例更大。

毋庸諱言，早期也有另一些外國道教學者，曾服務於他們國家對中國實施文化利用和文化占有的國家目的。這樣的意圖理所當然地遭到歷史的唾棄。還有些學者，信奉西方中心主義，或自認為是優等民族，高人一等。這些表現祇能表明他們自己的思想水平不高，具有歷史的局限性，令人遺憾。儘管懷著不光彩的動機，或妄自尊大，但上述兩種人中的許多人，由於是真正的學者，嚴格遵循學術規則，學風嚴謹，所以他們撰寫的一些道教學著作表現出純學術性，仍為學術作出了貢獻。他們中的一些學者，1978年以後到中國作學術訪問時，有人曾真誠地當面向中國學者表示深切的懺悔，有人已經克服了自身的歷史局限性，持平等、友好的態度。我親眼見到，特別贊賞。

一二百年來，一些國家的漢學界形成了道教學師承，學術薪火代代相傳。他們幾乎百分之百地懂漢文。有的人曾經客居宮觀，體驗道士生活。有的人索性當一段時間的道士，學習科儀。他們不僅能夠熟練地運用西方近現代的研究方法，有人還精通中國傳統的文獻、訓詁、考據之學。有的人甚至親身實踐道教修煉。他們認識到道教對中國文化的深刻影響，作出“不瞭解道教就不瞭解中國”的結論。他們辛勤耕耘，碩果纍纍。許多經典之作，可以傳世。許多外國杰出的道教學者，舉世聞名。如今，國外一些研究所和大學，道教圖書的收藏規模令人歎為觀止。有的國家成立了道教學術團體，創辦了道教學雜誌，定期開展道教學術活動。國外的道教學早已形成相當的規模。

外國道教學者做了大量基礎性的和開拓性的研究工作。外國道教學者收集、考證、梳理道經，不遺餘力。他們跋山涉水，進行田野考察，記錄了大量珍貴資料。他們綜合分析各種文獻，追溯道教的歷史，儘可能使其面貌清晰。他們廣泛研究道教與社會各個方面的密切關係，創造了一系列術語。他們力求精確地解釋重要的概念，有時發生爭論。他們積累了寶貴的治學經驗，形成了自身的學術規範。我國學者從外國道教學成果中，獲益匪淺。外國道教學者是我們“厲害的競賽對手”，使我們時時不敢鬆懈。

外國道教學者研究道教時，文化傳統的差異是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比如，有時我們容易理解的事，外國學者却隔著一層窗戶紙。有時外國學者站在山外看廬山，會在我們司空見慣、不以為意之處大有發現。再比如，有的外國學者將道經的形成年代估計得較遲，有的外國學者斷言“道教沒有教義”。出現這些現象或結論的深層次原因，恐怕要從文化傳統的差異去尋找。外國學者進行跨文化的道教學研究，為我們提供了新思路和新的理論方法視角，提供了根本性的比較和真正的參照系，可以幫助我們的研究避免封閉和僵化。這對我們是極大的幫助。外國學者站在自己的文化立場上研究“他人”，不可避免地會出現一些誤解和誤讀，這客觀上對我們的研究起到提醒和啓發的作用。

1978年，道教學正式納入我國國家研究計劃。自那一年以來，我國道教學發展迅猛。現在是中外道教學者“攜手同臺唱大戲”。但學術研究無止境，我們不能滿足。我們今天進行道教學探究，不僅要高高地站在我國學術前輩的肩膀上，而且要高高地站在外國學術成果的高峰上。我們要經常對照參照系，還要對這個參照系進行研究。



當今我國研究道教的年輕學者，普遍精通一兩門外語，精通三門者就少了。精通四門或更多種外語的，很罕見。現在大家說到外國道教學，都能列出長長的學者名單和書目、篇目，但把各語種的主要成果都瀏覽過來的人幾乎沒有。這就需要翻譯。各國道教學的重要著作，翻譯到中國來的，還不多。大家分頭將各國飽含心血、充滿睿智的道教學著作翻譯出版，將是一件多麼大的好事啊！這些譯本可供我國道教學者參考自不必說，其他學科的學者也會從中受益，各官觀也將歡迎。本叢書就是做這件大好事的。

在中國，宗教學研究是冷門，道教學研究是冷門中的冷門。所以，研究道教“費力不討好”。道教學在外國也是冷門。近年來，略有些熱，終究還是冷的。外國大學攻讀道教學的學生，畢業後很難找到對口的工作，就是證明。一二百年來，外國道教學者坐冷板凳的也不少，也大都在寂寞中皓首窮經。人們常把教師比喻為“兩頭點燃的蠟燭”，歌頌他們“照亮了別人，燃盡了自己”。這些甘於寂寞的外國道教學者，默默地為人類積累知識，何嘗不是蠟燭！我們翻譯他們的著作，是對他們學術貢獻的認可，表達著我們的學術敬意。

1978年以來，中外道教學者的學術交流開始頻繁起來，相互結下深厚的學術友誼。歲月不饒人。25年來，前輩道教學者，大多已進入耄耋高齡，有的已經駕鶴西歸。許多外國道教學者，初識時還是滿頭青春秀髮，或烏黑發亮，或金色、褐色、紅色像火焰，像雲霞，現在都已經晨霜點點，甚至雪滿山巔了。每念及此，感慨萬分。但中外學者相互取長補短，切磋琢磨，其樂無窮，也使我們感到無限欣慰。我們同外國道教學者，當然是散多聚少。但學術交談是超越時空的。我更多的時間是在閱讀和書寫中同他們進行心靈交

談。我感到他們一直從我的書架上注視著我寫作，有時似乎就坐在對面賜教於我。我們中國道教學者，不僅擁有一批國內同行，還有不少國外高朋經常同我們進行學術對話，經常傳來友誼，我們怎能不感到精神上的富有？翻譯這些朋友們的著作將之出版，也是對他們的友誼的回報。這種回報純粹是學者式的。

朱越利

2003年8月24日

## 中文版序

我很榮幸看到本書中文版的出版。在此，我尤其希望表達對本書譯者韓吉紹教授的感激與敬意。除此以外，也請允許我感謝齊魯書社對本書出版的支持。

本書的雛形是我於 1990 年完成的關於《黃帝九鼎神丹經》和其他早期外丹文獻的博士論文。在那之後的十五年內，我專注於研究東漢到南北朝年間的道教傳統（尤其是存思方面），以及《周易參同契》和內丹的起源。這方面的學習促使我對自己的博士論文進行了很大程度的修改與擴充，從而有了本書英文原版在 2006 年的出版。那時的我還在美國斯坦福大學擔任中國宗教系的副教授。

在本書中，我試圖強調 3—7 世紀時外丹在道教傳統中的地位。我的注意力並沒有放在外丹的化學性方面，而是其宗教及儀式層面，這是因為外丹與道教的聯繫主要體現在這一層面上。本書嘗試理清中國煉丹術的起源，以及煉丹術和存思在道教自我修煉實踐中的相互作用。

本書英文原版出版後，我的主要研究方向逐漸轉移到了內丹史上。當今西方對外丹的研究日趨式微，幸好有中國學者的孜孜不倦，從而使其得以延續。儘管本書中有諸多不足，我依舊希望它能够為中國的內丹和道教研究獻上微薄之力。

最後，我想再次感謝韓吉紹教授嚴謹、細緻的翻譯工作。另外，我還希望感謝宋曉堃博士給予的協助。

玄英 (Fabrizio Pregadio)

於德國埃爾蘭根

2016年1月

## 序 言

在過去幾十年中發表的中文、日文及西文研究中，中國煉丹術的教義和宗教面貌還沒有得到應有的注意。本書試圖填補這一空白，主要目的是闡明已知最早在中國煉丹遺產太清傳統的基礎，以及它與中古早期（約3—6世紀）其他傳統共有的背景。

我的考察主要集中在丹的概念和太清文獻所述煉丹過程的儀式特徵，這兩個主題分別界定了太清煉丹術的獨特本質及其與其他類型宗教修行的關係。此外，我嘗試說明太清的教義和儀式面貌從滋生中古早期道教遺產的同一背景和環境中逐漸形成。這些不同的教義和修行趨勢相互影響，使煉丹術的發展與其密切相關。反過來，太清與道教的密切關係是4世紀後半葉發生的道教降經出現後煉丹術走向衰落和新型煉丹術在後世發展的首要原因。在這種背景下，本書試圖回答的問題之一是為何太清——該詞最初指修煉者的最高實現狀態，後來成為最高神在天上的居所——成為道教修行許諾升入的三天之最低者。

在大多數後期文獻中，關聯性宇宙論體系及其抽象概念和形

象在闡述煉丹過程的意義上起主要作用，而太清文獻將類似功能歸諸儀式。因而本書所據資料包含另外一個有趣部分，因為它們提供了一種與後期、目前也更為人所熟知的煉丹文獻所見顯著不同的煉丹術形象。

本書從我的博士學位論文慢慢發展而成。論文完成於1990年，隨後幾年對煉丹和道教資料的進一步研究，重塑了我對中國煉丹術不同子傳統及其歷史和教義發展的理解，結果形成一部完全不同的書稿，其內容至少有三分之二是新寫的。

本書導言介紹了太清傳統的歷史起源及其主要特徵，然後分成五個部分。第一部分關注太清與中國煉丹術早期歷史的關係，太清天在道教宇宙學中的地位及其降經。第二部分陳述煉丹過程的教義基礎、儀式特徵和煉丹方法。第三部分涉及道教上清經和靈寶經創立前後太清煉丹術在中古中國東南部傳統中的地位。第四部分包括對《九丹經》《金液經》《九轉還丹經》的翻譯和注釋。這些翻譯加上柏夷(Stephen Bokenkamp)發表於《早期道經》(*Early Daoist Scripture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中的《琅玕華丹經》譯文，使得早期中國煉丹文集的要點可以在英文層面加以利用，這樣更易於進行深入研究。最後，第五部分以中國煉丹術後期發展的視角審視了太清傳統，考察了其衰落、以丹教義為中心的新傳統的出現以及內丹在早期并行發展的原因。

我要感謝柏夷(Stephen Bokenkamp)、康若柏(Robert Campamy)、莫尼卡(Monica Esposito)、紀安諾(Enno Giele)、馬克(Mark Kalinowski)、柯克蘭(Russell Kirkland)、伯查德·曼斯維特·貝克(Burchard Mansvelt Beck)、本杰明·彭尼(Benjamin Penny)、羅柏

松 (James Robson)、洛厄爾·斯 (Lowell Skar), 他們友好地付出時間和學識幫助我更加明確地聚焦到本書考察資料提出的幾個問題上。我感激他們所有人, 但書中任何錯誤完全由我負責。衷心感謝漢斯·波塞爾 (Hans Poser) 教授、漢斯·魏爾納·舒特 (Hans - Werner Schütt) 教授、維快 (Welf Schnell) 以及柏林科技大學哲學研究所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Technical University Berlin) 全體教職員工, 他們在 1999—2000 年間接待了我並向我提供了無數次幫助。我在柏林期間, 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對本書兩年的工作提供了研究基金。我還要感謝斯坦福大學宗教研究系 (Department of Religious Studies, Stanford University) 的 Carl Bielefeldt、Bernard Faure 以及其他同事, 到 2003 年底, 書稿在那裏經過多次修訂, 最初還得到德國科學基金會 (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 的幫助。還要感謝斯坦福大學出版社的匿名讀者, 他們的報告對本書形成更好的形式起到顯著的幫助。最後, 我要感謝 Phyllis Schafer 編輯了本書初稿, 感謝 Sally Serafim 編輯了最終稿。

對於一種逝去的傳統, 任何重建其特徵的努力都會包含許多疑慮, 並有可能錯誤, 工作期間, 我始終知道這一點, 現在書到了最後定型時期我更加意識到如此。然而, 如果本書反映了哪怕一點太清的片段, 便達到了我研究的目的。

玄英 (Fabrizio Pregadio)

2004 年 6 月

## 凡 例

### 文獻標題

下列標題引用時用縮寫形式：

九丹經訣            黃帝九鼎神丹經訣(CT885)

九轉還丹經要訣    太極真人九轉還丹經要訣(CT889)

琅玕華丹經        太微靈書紫文琅玕華丹神真上經(CT255)

神仙金鈞經        抱朴子神仙金鈞經(CT917)

縮寫 CT 後的數字為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編《道藏通檢》(Concordance du Tao - tsang: Titres des ouvrages, Paris: 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1975)目錄中所配編號。

### 物質名稱

物質的標準中文名稱以常用英語對應詞譯出，異名和隱名直譯。

### 度量衡

重量、容量和長度單位如下面表格所示，並列出西方米制四捨



五入後的平均等值，這些單位用於本書所涵蓋的漢至早唐時期。

單位		平均等值
長度		
分		約 0.24cm
寸	= 10 分	約 2.4cm
尺	= 10 寸	約 24cm
丈	= 10 尺	約 2.4m
重量		
銖		約 0.6g
兩	= 24 銖	約 14g
斤	= 16 兩	約 220g
容積		
升		約 0.2L
斗	= 10 升	約 2L
斛	= 10 斗	約 20L

參考資料：國家計量總局：《中國古代度量衡圖集》，第 41 ~ 50 頁；席文 (Sivin)：《中國煉丹術的初步研究》( *Chinese Alchemy: Preliminary Studies* )，第 253 頁。

譯者按：

為了兼顧讀者閱讀和查找方便，原書注釋和參考文獻中的外文人名和文獻在本書中分別採用漢譯加外文補注、外文加中文補注兩種方式。

注釋形式為：席文 (Sivin)：《金丹術的理論背景》(“The Theoretical Background of Elixir Alchemy”)。

參考文獻形式為：Sivin, Nathan (席文). “The Theoretical Background of E-

lixir Alchemy” (《金丹術的理論背景》)。In 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vol. 5: *Chemistry and Chemical Technology*, part IV: *Spagyric Discovery and Invention: Apparatus, Theories and Gifts*, 210 ~ 30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 目 錄

總 序 .....	1
中文版序 .....	1
圖 表 .....	1
凡 例 .....	1
序 言 .....	1
導 言 .....	1
一、起源和早期傳播 .....	2
二、左慈、葛玄和鄭隱 .....	5
三、上清經中的煉丹文獻 .....	8
四、太清煉丹術的主要特徵 .....	11
五、丹 .....	12
六、儀式的作用 .....	14
七、成仙的許諾 .....	16
八、煉丹術、儀式和當地傳統 .....	17
九、煉丹家和助手 .....	20

十、道教宇宙學中的太清 .....	23
-------------------	----

### 第一部分 太清天及其降經

第一章 中國早期煉丹史和太清道 .....	29
一、起源問題 .....	31
二、方士 .....	36
三、和太清的延續性 .....	41
第二章 太清天 .....	45
一、詞語“太清” .....	45
二、太清之神 .....	50
三、三清和三洞 .....	55
四、《無上秘要》中的道教天和丹 .....	60
第三章 太清經 .....	66
一、《太清經》及其注解 .....	68
二、《九丹經》及早期相關著作 .....	70
三、《金液經》及其同名作品 .....	72
四、《九轉還丹經》 .....	74
五、《琅玕華丹經》 .....	75
六、唐代選集 .....	76
七、《九丹經》注解 .....	79

### 第二部分 太清丹藥

第四章 釜和丹 .....	85
一、“丹”字 .....	86
二、丹及其相關概念 .....	89

第五章 儀式順序 .....	101
一、傳授儀式 .....	101
二、隱和齋 .....	105
三、戒和禁 .....	108
四、選址及保護 .....	111
五、建實驗室 .....	121
六、發火 .....	123
七、獻祭和服丹 .....	124
第六章 太清藥 .....	127
一、太清文獻共用之法 .....	128
二、太清丹 .....	137
三、九丹 .....	139
四、金液 .....	144
五、九轉還丹 .....	148
六、琅玕之華 .....	150

### 第三部分 太清之史

第七章 神、鬼和丹:4世紀江南的煉丹術 .....	155
一、葛洪及其《抱朴子內篇》 .....	155
二、金丹和“小術” .....	157
三、趨神辟鬼 .....	159
四、草藥、丹和愈疾 .....	163
五、養生和長生術 .....	167
六、煉丹術和冥想 .....	170
第八章 六朝太清道和道教 .....	175

一、太清和上清 .....	177
二、九丹和張道陵 .....	184
三、《道藏》太清部 .....	190

### 第四部分 太清文獻

第九章 《九丹經》 .....	197
第十章 《金液經》 .....	263
第十一章 《九轉還丹經》 .....	272

### 第五部分 太清遺產

第十二章 後期中國煉丹史和太清醫學 .....	293
一、冥想修行中的煉丹形象 .....	293
二、《周易參同契》及其影響 .....	306
三、一種新的煉丹觀 .....	312

附錄 A 外丹經的年代 .....	318
-------------------	-----

附錄 B 太清及相關文獻札記 .....	321
一、《三十六水法》 .....	321
二、《九丹經》 .....	322
三、《金液經》 .....	328
四、《九轉還丹經》 .....	330
五、唐代選集 .....	330

附錄 C 《九丹經》注解札記 .....	334
一、概要 .....	334
二、主要資料來源 .....	339

三、年代 .....	343
四、結論 .....	350
徵引文獻 .....	352
譯後記 .....	382
叢書後記 .....	385

## 圖 表

### 圖

1. 戶縣(陝西)墓罐銘文
2. 却鬼符
3. 玉台符
4. 入名山齎召高山君符
5. 辟百蛇印及能却虎狼不犯符
6. 合和防辟法
7. 九老玉券
8. 寶鎮符
9. 冥想中的生“內嬰”

### 表

1. 三清及相關分類
2. 擴展版太清經
3. 《九丹經訣》中與九丹有關的文字



4. 九丹藥物
5. 《道藏》之四輔
6. 《九丹經訣》引《本草經集注》文

## 導 言

本書介紹中國煉丹史上最早可辨識的傳統。太清以天域命名，其學說降自此天域并許諾上升其中，其遺產在3、4世紀之間興盛於江南，即長江下游南部地區。早期文獻關於中國煉丹術起源的證據太過零碎，而現存太清資料則提供了外丹的教義、儀式、技術、目的及其與同時代宗教傳統的關係方面的細節。

與其他中國煉丹文獻類似，太清經也使用煉丹隱喻來揭示存在物如何與道相關，以及修煉者如何纔能理解基於這種關係的法則。不過，他們採用了一種與後期更為人熟知的外丹的大部分文獻不同的方法，而迄今為止大部分研究都集中在這些文獻上。後期文獻賦予關聯性宇宙論體系以重要作用，它們使用一大套抽象象徵，提供給修煉者一個抽象宇宙模型來闡明其基本原理。這些文獻記錄了建立於5世紀後期至6世紀早期之間的傳統，該傳統在7—10世紀時達到極盛，此後經歷了緩慢但持續的衰落，并在那時被內丹取代。太清經代表了外丹的早期類型，其基本教義原理雖

與後期傳統相同，但基本框架并非由關聯性宇宙論的概念和象徵來提供，它們實際上忽略了這種宇宙論，而是由修煉者在每一煉丹階段所行的儀禮提供。<sup>①</sup>

## 一、起源和早期傳播

審視太清傳統如何出現、發展和衰落，首先需要鑒別那些包含在《道藏》中的相關資料。現存外丹文集包含約一百種文獻，其中很多聲稱記載了上古的教義和修行。斷代問題長期以來是研究這些文獻的主要障礙之一，因為大部分文獻要麼匿名而且沒有日期，要麼有祇具傳說意義而無可靠歷史依據的歸屬和日期。沿着何丙郁和陳國符<sup>②</sup>的兩部杰作指出的路綫，這一領域還需要做大量工作。目前，幸存下來的外丹文獻祇有不超過五分之一其斷代可信

① 對外丹宇宙論傳統的主要研究見席文(Sivin)《金丹術的理論背景》(“The Theoretical Background of Elixir Alchemy”)。關於關聯性宇宙論見馬克(Kalinowski)《中國古代的宇宙論和占卜：〈五行大義〉》(*Cosmologie et divination dans la Chine ancienne: Le Compendium des Cinq Agents*)。實際上，所有記載使用關聯性宇宙論的外丹文獻均與《周易參同契》有關。已知最早提及這一影響深遠的外丹相關著作的時間是在5世紀左右；見玄英(Pregadio)：《〈周易參同契〉的早期歷史》(“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Zhouyi cantong qi*”), 第157頁，以及本書第十二章。

② 何丙郁(Ho Peng Yoke)：《關於道教煉丹文獻的斷代》(*On the Dating of Taoist Alchemical Texts*)；陳國符：《道藏源流續考》，第285～381頁。關於中國煉丹術研究的這個問題及相關問題又見席文(Sivin)：《中國煉丹術的初步研究》(*Chinese Alchemy: Preliminary Studies*)，第11～34頁，及其《金丹術的理論背景》(“The Theoretical Background of Elixir Alchemy”)，第210～212頁。

度和精確性可以接受，其他很多甚至連寫作朝代都不確知。<sup>①</sup>

因此，研究中國煉丹史必須建立在對同源資料進行初步鑒別的基礎上。這些資料具有共性，可以大體上歸為同一時期。對於煉丹傳統的早期階段，《抱朴子內篇》在這方面提供幫助之多無出其右者，該書由葛洪(283—343)完成於317年前後，修訂於330年前後。該書提供的早期外丹研究的證據將在本書後面討論。<sup>②</sup>這裏祇須指出，外丹是《內篇》中兩篇文章的主題，其中一篇文章主要涉及基於礦物和植物的方法，另一篇文章主要涉及以金屬為主的方法。根據葛洪所言，這些方法的儀式背景都相似，但文獻分別屬於不同的派別。<sup>③</sup>

金屬篇所引資料在他處未見，但另一篇突出了葛氏家族擁有

① 具有可靠年代，或者通過內外證據能够比較準確斷代的外丹資料清單見附錄A。對外丹集的概述包括李約瑟(Needham)：《中國科學技術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第5卷，第3分冊，第50~220頁；趙匡華：《中國煉丹術》；孟乃昌：《道教與中國煉丹術》，第41~117頁；相關條目見任繼愈、鍾肇鵬：《道藏提要》。關於這一主要數據，以及其他研究的參考資料，見玄英(Pregadio)：《丹與煉丹術》(“Elixirs and Alchemy”)，第172~179頁。

② 見後面第七章。《內篇》概覽見賀碧來(Robinet)：《道教：一種宗教的成長》(*Taoism: Growth of a Religion*)，第78~113頁；康若柏(Campany)：《與天地同壽》(*To Live as Long as Heaven and Earth*)，第18~97頁；胡孚琛：《魏晉神仙道教》。其煉丹內容的主要研究見金大烈(Kim Daeyeol)：《中國古代生命力的象徵系統：道教煉丹術中的模式和意義》(“Le symbolisme de la force vitale en Chine ancienne: Modèles et significations dans l’alchimie taoïste opératoire”)。

③ 分別見《抱朴子》卷四、一六[威爾(Ware)譯：《公元320年中國的煉丹術、醫學和宗教》(*Alchemy, Medicine and Religion in the China of A. D. 320*)，第68~69和261~278頁]。關於這兩篇文獻的儀式特徵的陳述見卷一六，第283頁[威爾(Ware)譯：《抱朴子》(*Bao pu zi*)，第261頁]。

大約一個世紀的三部經書，葛洪認為它們對他所受的傳統至關重要。<sup>①</sup>《內篇》中一段著名文字涉及它們的起源以及到3世紀左右的傳播，說它們源自2世紀左右一位匿名神人對方士的啓示：

昔左元放（即左慈）於天柱山（位於今安徽）中精思，而神人授之金丹仙經，會漢末亂，不遑合作，而避地來渡江東，志欲投名山以修斯道。余從祖仙公（即葛玄），又從元放受之。凡受《太清丹經》三卷及《九鼎丹經》一卷《金液丹經》一卷。余師鄭君者，則余從祖仙公之弟子也，又於從祖受之，而家貧無用買藥。余親事之，灑掃積久，乃於馬迹山（位於今江西）中立壇盟受之，并諸口訣訣之不書者。（《抱朴子》卷四，第71頁）

葛洪補充說，當時大多數江南或他處道士對這三種文獻都了無所知。

《太清經》、《九丹經》和《金液經》構成了太清教義和文本遺產的核心。《內篇》對這些文獻的摘要、改述和引用，使我們能夠識別和鑒定它們現在的《道藏》版本，這些被普遍認可本敘述了

<sup>①</sup> 《抱朴子》卷四，第78～82頁[威爾(Ware)譯：《抱朴子》(*Bao pu zi*)，第83～89頁]。除了屬於三部主要太清經的內容以外，葛洪的著作卷四還包括其他方法的引文，它們原本見於其他文獻。見金大烈(Kim)：《中國古代生命力的象徵系統》(“Le symbolisme de la force vitale en Chine ancienne”)，尤其是第7章；李約瑟(Needham)：《中國科學技術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第5卷，第3分冊，第90～97頁。

十多種不同丹的煉製方法，並且提供了太清傳統的教義、技術和儀式特徵的信息——常常需要由其他資料包括《抱朴子》本身來補充。<sup>①</sup>

## 二、左慈、葛玄和鄭隱

雖然沒有證據表明太清煉丹傳統是葛洪家族所創，但 3—4 世紀早期時其家族對太清文獻的保存和傳播無疑起到重要作用。實際上，我們所知太清經早期傳播的全部都是從上引《抱朴子內篇》的段落總結而來，它與任何信史資料都不矛盾。根據葛洪記載，三部經書於 2 世紀末出自天柱山地區，始受者左慈將其傳給葛玄（164—244），再傳至鄭隱（？—約 302），最後傳至葛玄的侄孫葛洪手中。我們將會看到，不同的理想化傳承路綫在一個世紀之後被杜撰出來，那時外丹已經部分地融入六朝一個主要道派的經集中。然而，《內篇》纔是提供歷史細節的主要資料。<sup>②</sup>

在包含上引傳承段落的同篇中，葛洪云，左慈於漢末携太清經至江東以前，“江（即長江）東先無此書”<sup>③</sup>。這一記載提出一個問題，這些經書及其代表的傳統起源於何處？在中國不同時期和不同地區，曾有多座山稱為天柱，其中一座是東北部山東半島泰山山

① 關於這三部主要太清文獻及今《道藏》本見後面第三章，《九丹經》和《金液經》分別在第九、十章有翻譯。

② 關於太清經傳播的其他記載見後面第八章。

③ 《抱朴子》卷四，第 71 頁[威爾(Ware)譯：《抱朴子》(Bao pu zi)，第 70 頁]。

脉的一部分，一些學者曾認定它是太清降經發生的地方。<sup>①</sup> 然而，在葛洪的時代，天柱又是潛山的別名，公元前 106 年漢武帝命其為五岳之南岳。考慮到此山臨近據說為左慈出生地的廬江（今安徽），潛山很可能即是上述引文提到的天柱山。葛洪的陳述似乎可以證實這一斷定，他說太清經“江東先無此書”，此句似乎暗示左慈離開天柱山後，即携經書渡過長江。<sup>②</sup>

與方士左慈有關的其他資料沒有提供關於太清傳統起源的重要歷史細節。像大多數其他早期方士一樣，左慈是一個模糊形象。<sup>③</sup> 偽史和仙傳不僅將他描繪成一個煉丹家，而且他還精通占卜，擅長致神驅鬼，有變形的天賦。《後漢書》對其仙傳式記載有好幾種特徵與《神仙傳》相同，但不包括見於後者的丹經傳授文字，這裏描述左慈在天柱山的一個山洞中發現了太清文獻：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明五經，兼通星氣，見漢祚將衰，

① 如威爾（Ware）：《煉丹術、醫學和宗教》（*Alchemy, Medicine and Religion*），第 69 頁；本田濟：《抱朴子》，第 25 頁。在拙文《丹和煉丹術》（*Elixirs and Alchemy*）中，我也提到山東是太清傳統的起源地。鑒於下文提供的證據，這一看法應予以修訂。

② 關於中國歷史上不同時期南岳位置的變動見羅柏松（Robson）《南岳的多種場所》（“The Polymorphous Space of the Southern Marchmount”）。羅柏松（感謝他和我詳細地討論這個話題）指出，在漢武帝（前 141—前 87 年在位）將南岳的稱號授予潛山（或天柱山）之前，南岳指衡山（在今湖南）。幾個世紀後，隋煬帝（605—617 年在位）正式恢復了衡山這一稱號。

③ 關於方士見吳文綴（Ngo Van Xuyet）《占卜、方術和政治》（*Divination, magie et politique*），及杜志豪（De Woskin）《中國古代的醫、卜和巫》（*Doctors, Diviners, and Magicians of Ancient China*）。關於他們與煉丹術的關係見本章下文及第一章。

天下亂起，乃歎曰：“值此衰亂，官高者危，財多者死，當世榮華，不足貪也。”乃學道，尤明六甲，能役使鬼神，坐致行厨。精思於天柱山中，得石室中九丹金液經。<sup>①</sup>（《神仙傳》，載《太平廣記》卷一一，第76~78頁）

《神仙傳》繼續說，魏王曹操（155—220）聽說了左慈，將其招至都城洛陽，在那裏他表演了不可思議的技藝，見載於《神仙傳》、《後漢書》及其他幾種資料。<sup>②</sup>

葛洪從祖葛玄是另一個難以捉摸的人物，儘管他在六朝道教中扮演傳說的靈寶經始受者的重要背後人物角色。作為一個與方士背景有關的多科術士，不同資料對葛玄的描述——在葛洪的記載中，他被左慈取代——表明三部太清經可能確實通過他成為葛

① 六甲與遁甲占卜法有關，見吳文綴（Ngo Van Xuyet）：《占卜、方術和政治》（*Divination, magie et politique*），第190~195頁；馬克（Kalinowski）：《中國古代的宇宙論和占卜》（*Cosmologie et divination dans la Chine ancienne*），第87~88及384~387頁；施舟人（Schipper）和王：《道教儀式中的進退時間循環》（*Progressive and Regressive Time Cycles in Taoist Ritual*），第198~204頁。“行厨”表示神給予修煉者的神奇食物盛宴，見穆瑞明（Mollier）《老子和佛陀之厨》（“Les cuisines de Laozi et du Buddha”）。

② 對《神仙傳·左慈傳》的全文翻譯見康若柏（Campany）：《與天地同壽》（*To Live as Long as Heaven and Earth*），第279頁。《後漢書》的記載，見卷八二下，第2747~2748頁，由吳文綴（Ngo）譯出，見《占卜、方術和政治》（*Divination, magie et politique*），第138~139頁。關於左慈在後期道教傳統中的角色見賀碧來（Robinet）：《道教史上的上清降經》（*La révélation du Shangqing dans l'histoire du taoïsme*）第1卷，第9~24頁各處。關於左慈、葛玄和鄭隱的資料陳國符《道藏源流考》中有整理，見第90~95頁。



氏家族財富的一部分。<sup>①</sup> 至於鄭隱，雖然沒有理由懷疑他參與了太清經的早期傳播，但其作用不完全清楚。儘管葛洪稱他為葛玄的弟子，但據推測他並未真正從葛玄那裏接受太清文獻，而祇是將其傳給葛洪，因為那些文獻早已是葛家財產。更可能的是，鄭隱是這樣一個師父，他將太清及其他文獻的口訣告知葛洪，大約在 300 年時又正式將上述三部丹經傳給其弟子——那時他大概八十歲，正如上引段落葛洪所述。<sup>②</sup>

因此，關於太清傳統的肇始，我們瞭解的全部即它在公元 200 年左右起源於今安徽東部，而且很快越過長江傳至鄰近地區。顯然，三部主要經書的成形，或至少說初始傳播，發生在方士圈內。如果這一看法正確，說明外丹參與了早期宗教文化因素自楚地向瀕海地域的漸進東向傳播，這種傳播在 4 世紀時隨著上清的降經而告終。

### 三、上清經中的煉丹文獻

太清文獻稱煉丹術優於其他修行，如行氣、服草藥、辟穀，稱這

① 關於葛玄見柏夷 (Bokenkamp)：《靈寶經的起源》(“Sources of the Ling ~ pao Scriptures”)，第 436 ~ 442 頁；及康若柏 (Campany)：《與天地同壽》(To Live as Long as Heaven and Earth)，第 152 ~ 159 頁。

② 十四至十九歲時跟隨鄭隱學習的葛洪，在《抱朴子》卷一九中用了一長段令人回味的文字追憶其師，見第 331 ~ 333 頁。[威爾 (Ware) 譯：《抱朴子》(Bao pu zi)，第 310 ~ 313 頁]

些修行僅可延年，而煉丹學說可使人升至更高的神仙等級。<sup>①</sup> 我們將會看到，葛洪《抱朴子內篇》和其他資料都重申是說，並補充道冥想和煉丹是實現度世成仙的唯一修行方法。

儘管如此聲稱，但從教義和歷史的角度而言，太清傳統代表江南早期和晚期宗教遺產之間的過渡階段。太清經開始在江南流傳後，影響中國煉丹史的第一個重要發展是4世紀後半葉、葛洪完成《內篇》後不超過五十年內上清降經文集的創立。<sup>②</sup> 上清自稱降自太清天之上的天，如其名字也暗示，它提出一套東南宗教修行及其歷史或傳說代表人物的新等級秩序。上清強調內部存思，將其他技術包括煉丹術置於其教義和方法等級的底層。正如本導言後面以及後續章節的更多細節所見，這一現象是江南宗教傳統一系列變化的起點，它為理解太清煉丹術與中古道教的關係提供了綫索。

不過，上清同時也將早期南方傳統的幾種特徵融入自身的教義和修行中，並將其某些文獻納入自身的神降文獻。融合早期方法最著名的例子涉及《黃庭經》中描述的存思術，該書是一部3世紀的作品，將人類描繪成衆神的家園。上清將這些技術作為其自身冥想修行的典範，並將《黃庭經》收入自身經集中。<sup>③</sup> 類似過程

---

① 《九丹經訣》（即《黃帝九鼎神丹經訣》，CT885）卷一，第1a頁。又見《抱朴子》卷四，第70頁[威爾(Ware)譯：《抱朴子》(Bao pu zi)，第68~69頁]。關於煉丹術和其他修行的關係見後面第七章。

② 關於上清道教見賀碧來(Robinet)《上清降經》(*La révélation du Shangqing*)，及其《上清》("Shangqing: Highest Clarity")中的簡短概述。

③ 關於《黃庭經》及其與上清道教的關係見賀碧來(Robinet)：《道教冥想》(*Taoist Meditation*)，第55~96頁，及《上清降經》(*La révélation du Shangqing*)第2卷，第253~257頁。大部分學者認為《黃庭經》融入上清經導致一個新版本出現，現在稱之為“內”，經擴充的早期版本——仍然存在，現在稱之為“外”。

也發生在兩部煉丹著作《九轉還丹經》和《琅玕華丹經》上。儘管這兩種文獻似乎都不為葛洪所知，關於其起源也沒有確切資料可用，但其技術、儀式、語言和文體特徵有很多與太清傳統的文獻相同。我們可以輕而易舉地將其中純粹與外丹有關的部分和包含典型上清特徵的部分——尤其是對上清神的提及和上清冥想修行的描述——分離開，這表明它們現在的形式由道教史上常見的傳播和適應過程引起：當早期著作被納入上清經時，它們被修改或擴展，但最初的核心內容完好無損。<sup>①</sup>

上清經收錄的兩部外丹文獻（就《琅玕華丹經》而言，更確切地說是文本中的外丹部分）與葛洪提到的三部主要太清經之間的相似性表明，它們原本是某種遺產的一部分。有鑒於此，《九轉還丹經》和《琅玕華丹經》都算作本研究的主要資料。除此以外，本書所述對太清傳統的考察還包括與原經緊密相關的注解、選集以及其他著作，它們證明太清經的擴展一直到 8 世紀中期，那時該遺產衰落了，為其他煉丹學說和修行團體騰出空間。<sup>②</sup>

---

① 關於這兩種文獻見第三章。上清和外丹及太清傳統的關係將在後面第八章中作詳細考察。與外丹有關的其他上清材料（見第 180 頁注釋①）證明有一種不同於上述文獻的煉丹術存在。應當指出，《琅玕華丹經》所載丹藥物隱名名單與三部主要太清經中的名稱不匹配。這些名稱——其中一些暗指上清教義概念；見柏夷（Bokenkamp）：《早期道經》（*Early Daoist Scriptures*），第 292 ~ 293 和 334 頁——反而與另外一種明顯與太清傳統無關的上清外丹法相符，見《上清太上帝君九真中經》（CT1376）卷下，第 8b ~ 22b 頁。《九真中經》的名單稍長，表明《琅玕華丹經》中的隱名是在其書被納入上清經時借鑒自《九真中經》。

② 關於後期太清文獻見第三章及附錄 B 和 C。

#### 四、太清煉丹術的主要特徵

幾無例外，太清文獻在陳述丹方時都採用一種固定模式，用簡潔的語言、一貫的術語，首先給出每種方法技術特徵的細節，重點是藥物的預先處理、釜的製備、加熱過程以及丹的采集。在方法的末尾，描述服丹獲得的益處。這種模式使我們能夠觀察出煉丹家如何構想煉丹效果和服藥效用。太清丹藥由於兩個原因而具價值。第一，它們令人度世和成仙；第二，它們能夠招來善神，驅除惡鬼和其他各種造成困擾的原因，包括疾病和死亡——甚至不需要服食。

另一方面，太清文獻幾乎沒有進行教義陳述，也沒有對它所根據的原理作出說明。雖然它們偶爾也包含意在模擬基本宇宙模式的方法，如陰陽五行，但并不依賴關聯性宇宙論體系來闡述煉丹工作的意義。其他各種宇宙要素，尤其是易卦，在後期資料中從教義和修行兩方面為塑造煉丹話語作出了貢獻，在這裏全被忽略。

對方法、操作的重視將太清經置於這類外丹資料中，用席文（Nathan Sivin）的話說，它們“僅包括實驗操作指令，沒有嘗試給出理論依據”<sup>①</sup>。但是，雖然太清文獻主要關注操作細節，但我們不應斷定宇宙理論的缺失反映了“技術性”傾向。太清文獻貌似沉默，我們將會看到，它們清楚地提到其教義基礎。此外，關聯性宇宙論

---

<sup>①</sup> 席文（Nathan Sivin）：《金丹術的理論背景》（“The Theoretical Background of Elixir Alchemy”），第220頁。

祇是從唐初時纔進入外丹，直到那時，儀式——一個至今很大程度上被忽視的中國煉丹術的組成部分，尤其在其早期階段——是技術的明確配對物，它起到將教義和技術設計架構進一種修行的作用。<sup>①</sup>

## 五、丹

在中國煉丹傳統的後期，關聯性宇宙論的象徵起到兩個彼此緊密相關的作用。第一，它們象徵介於道和宇宙之間的本體狀態，或者說一、二和元氣蔓延生成萬物多樣性其他各階段之間的狀態。多種宇宙象徵模式被依次用來說明空間、時間、多樣性和變化如何與道的無限、永恒、非二元性、恒定相關。譬如五行被描述成從不可見的中心展開，穿行其間“皆稟(其)功”，對宇宙誕生過程而言如同提供能量的風箱。<sup>②</sup> 在其第二個作用中，關聯性宇宙論的象徵用來闡述煉丹活動和教義原理的關係。例如，易卦解釋了煉丹過程，如何由陰陽在宇宙中出現時從中汲取先於宇宙的真陰和真陽以及將其交合，以產生代表元一的丹所組成。<sup>③</sup>

---

① 根據上引席文(Sivin):《金丹術的理論背景》(“The Theoretical Background of Elixir Alchemy”),第220~221頁給出的定義,“理論”和“技術”傾向構成了煉丹範疇的兩面。這個定義已經證明對描述外丹的宇宙論傳統非常有利,席文該文大部分討論此傳統。不過在我看來,外丹中真正的“技術”傾向祇有與宋代和晚期資料相比纔比較清晰,它描述冶金過程,其中宇宙論和儀式都不起重要作用。到那時,外丹已經失去很多救世神學意義,已被內丹取代。

② 《周易參同契》,見陳致虛校訂《周易參同契分章注》第1,2節。

③ 下文第312~313頁。

因此，作為構成多樣性和變化基礎的存在的原初狀態和修煉者對此狀態達成的象徵，關聯性宇宙論是後期煉丹文獻用來闡述丹的意義的主要工具。相反，太清文獻不用關聯性宇宙論本身來表達教義要點或解釋技術含義。不過，它們通過突出煉丹過程的某些方面來提示其教義基礎——尤其是通過不斷陳述泥釜的必要性、對泥的詳細說明，以及描述這些內容的技術性術語。這些細節表明，儘管闡述方式不同，但是太清的“丹”概念和後期資料的概念相同。

此概念在本書其他地方有討論，但這裏需要注意其要點。我們將在第四章看到更多細節，從象徵、儀式和技術觀點而言，釜是太清煉丹家的主要工具。太清文獻教導修煉者，釜置於爐中之前要用幾層泥密封。這些操作說明以相似的形式在所有太清著作中重複出現，有時在同一文本中反復提及，其在《九轉還丹經》中所占篇幅就超過一半。除了防止釜加熱時破裂的實際用途以外，密封釜的兩種主要泥還起到重要象徵作用。第一種稱為玄黃，象徵天（玄）地（黃）或陰陽，用鉛和汞製成，有時也放在釜中主要藥物上下。通過玄黃，釜和丹將陰陽精華融合在一起。第二種泥稱為六一泥，通常由七種藥物製成，但據說藥物數量不同時也如此稱呼。這種泥所起的功能甚至比玄黃更重要。六一泥象徵性地關閉最初混沌之“體”的七竅。在本書後面要考察的一則記載中，最初的混沌據說由陰陽的出現而引起，因而導致宇宙的出現。

因此，玄黃和六一泥在釜中重新創造了陰陽仍然合一，分化和多樣性尚未出現的狀態。此媒介在火的作用下，丹的藥物被轉化或“還”成其“精”，凝結在上釜之下。一部太清文獻稱這種精為藥物之“重寶”。《九丹經》注解描述它相當於道自發流出，形成存在

物起源的“精”。<sup>①</sup>

## 六、儀式的作用

上文略述的概念是太清煉丹術教義基礎的一部分，它構成了有別於其他所有儀式或自我修行的特徵。要理解太清遺產如何成爲江南宗教傳統的一部分，如何發展的與其密切相關，以及新教義和文本集在當地獲得聲望時最後却被降級，我們反倒需要審視丹術的儀式本質和度世成仙的許諾。

兩點思考有助於我們找到解決這些問題的初始方向。第一，使太清煉丹術能在江南地區發展的決定性因素是煉服丹藥的信仰——哪怕僅僅將其用作儀式物或辟邪符——它們能提供與其他方法相同的益處：丹提供致神驅鬼祛病延年的力量。第二，同時但似乎與此前特徵相反，太清文獻認爲其教義和修行優於任何其他學說或方法。換句話說，太清煉丹術自認爲有雙重身份：丹提供其他修行的所有益處，又許諾它們所不能企及的事情。對於太清學說的信奉者，太清天代表最高仙境，丹是進入其中的鑰匙，其他修行（葛洪稱其爲“小術”）大都甚至完全無關緊要，因爲丹也能給予它們所能給的益處。與丹一樣崇高的唯一自我修行的方法是冥想，因爲存思內部神能提供和煉丹一樣的益處。<sup>②</sup>

在考察上述兩條看似矛盾的主張如何彼此相關之前，我們應簡單看一下太清文獻如何將煉丹過程設計進一系列儀式行爲中，

① 見下文第 100 頁。

② 關於葛洪對煉丹術的看法見後面第七章。關於煉丹術與冥想的關係見第十二章。

以及如何闡述其成仙的許諾。如我在第五章中所指出的那樣，煉丹是由幾個階段組成的更大過程的一部分，每一階段都用所行儀禮來標志。正是這一過程，而不僅僅是在釜中加熱藥物，構成了煉丹活動。受經訣、建丹室、發火和服丹，都需要向師父和神起誓，遵守隱居和齋的規定，施祭建立和保護儀式場地，并向最高神祈禱。爲了煉成丹，這些儀式行爲不被看作是煉丹工作微不足道的輔助，而是認爲其與藥物同等重要：

若藥物盡精好，齋戒修整，深隱清靜，此方神妙，無不成也。（《九轉還丹經要訣》，第5a頁）

施儀實際上是煉丹秘密的一部分：葛洪說，嚴禁俗人聽到關於丹的任何事情，因爲合藥包含向最高神致敬的儀式。<sup>①</sup>

當黃帝授予玄子《九丹經》時，傳授儀式模擬了人類歷史之初由黃帝主持的儀式。弟子宣誓後，師受弟子信物，並請求玄女（授經給黃帝的神）允許傳授丹法。如果神給以贊同的徵兆——天晴無風——師父可以傳授經和口訣。然後修煉者和一個或幾個隨從隱於山中或偏僻之地，與助手齋戒沐浴。選定工作地後，除去有毒之物，護以符印，在聖潔地當中建立丹室。祇有修煉者和隨從可以進入煉丹密室。

然後，利用傳統曆法計算系統選擇適宜的時間開始煉丹。齋畢，當時空條件都具備時，可以起火。在《九丹經》中，此階段仍以

---

<sup>①</sup> 《抱朴子》卷四，第84頁[威爾(Ware)譯：《抱朴子》(Bao pu zi)，第92~93頁]。



向神求助作為標志。修煉者提供食物和酒給神，請求監視操作，佑其成功。現在煉丹者的注意力方集中到釜上，依照書中指導和師授口訣煉丹。根據葛洪引述《太清經》的一段文字，最後還行另一種儀式，向多位神獻上不同數量的丹。最終向神再次致敬後，在拂曉時服丹。

## 七、成仙的許諾

服食了製好的藥物，修煉者會“神仙度世”“升虛”“上下太清，漏刻之間，周游八極”“乘雲升於天”。<sup>①</sup> 這種能力常簡單說成服一定量的丹就會變成神仙。例如，《九丹經》中的“吞一丸，日一，百日神仙”“食後服一丸，日一，十日仙矣”<sup>②</sup>。《琅玕華丹經》中的“一兩為一仙劑”<sup>③</sup>。在其他例子中，描述更加誇張和詳細。通過服丹藥，如標準本《金液經》所言，修煉者不僅能成仙，還能獲得天庭任命，成為最高神的助手：

取金水汞水各一兩，向日飲之，立為金人，身則光明，羽翼即生，上為中黃太一承叙元精。金水各飲半兩，長生無窮。<sup>④</sup>  
 （《神仙金液經》卷上，第 7a ~ b 頁）

① 《九丹經訣》卷一，第 1a、14a 頁。

② 《九丹經訣》卷一，第 7a、12a 頁。

③ 《琅玕華丹經》（即《太微靈書紫文琅玕華丹神真上經》，CT255），第 3a 頁 [柏夷 (Bokenkamp) 譯：《早期道經》(Early Daoist Scriptures)，第 334 頁]。

④ 關於本段見下文第 269 ~ 270 頁。

另一種複雜記載見於《九轉還丹經》，此處完成煉丹工作是修煉者得以度世的前提。服了煉好的丹，修煉者升天，祇有那時他纔被授予真正的丹藥，即金丹：

稱二兩為劑也。平旦向東，以新清水餌之，即能隱淪散形，飛翔太虛，太極遣使，迎以金丹羽輪。分形化景，作白鶴數千頭。上登太微，位為真仙。壽同三光，還童却老。面生玉映，項有曜靈。寔九轉還丹之力也。<sup>①</sup>（《九轉還丹經要訣》，第3b頁）

在丹的益處中，是否獲得超越，被想象成是否成為神仙或位列仙班，太清文獻全都包含這一點。此成仙的許諾對提高煉丹術在江南其他傳統中的聲望起到重要作用。

## 八、煉丹術、儀式和當地傳統

在葛洪的太清文獻摘要中，他引述了《太清經》一段不見於太清經任何現存資料的文字，稱“長生之道不在祭祀事鬼神”<sup>②</sup>。如果這句話出自一部強調煉丹過程象徵性方面的後期外丹文獻，我們可能把它解釋為注意力不應集中在儀式本身，而應在不需“事鬼神”的情況下，煉丹怎樣纔能模擬主宰宇宙的

① 關於本段見下文第281~282頁。

② 《抱朴子》卷四，第77頁[威爾(Ware)譯：《抱朴子》(Bao pu zi)，第81頁]。又見《九丹經訣》引葛洪之語，卷六第3a頁。

客觀原理。<sup>①</sup> 然而，這句話出自《太清經》中篇，與所有太清文獻令修煉者進行的衆多主要、次要儀式行爲明顯矛盾。

這一矛盾是煉丹術雙重身份的另一面，反映了在太清傳統中煉丹過程能够被理解的兩個層面。一方面，煉服丹藥使人接近神，與其交通，甚至准許進入其行列。實現這一目的需要在行齋并得到神的准許和保護時纔能進行操作。加熱釜中藥物前後煉丹過程諸階段的施行都是爲了這一目的。另一方面，煉丹過程揭示了宇宙的原初狀態，丹的淨化物是道流出之“精”的可視標志，萬物全都從中演化而來。葛洪引《太清經》的話表明，這是其著作中太清修煉者認爲最重要的方面。

不過，在一種像我們在這裏研究的傳統中，需要儀式將教義和技術設計進實踐中。沒有儀式性冥想，丹法會成爲實驗，教義不會提供接近自身的方法和獲得它們的行爲。正如關聯性宇宙論的象徵模式在後期外丹傳統中所做的那樣，太清傳統的儀式決定煉丹工作的時間并控制其進程。從丹法的傳播到丹的服餌，這項活動的所有主要階段都以向降下丹經、護佑煉丹以及丹成後被供奉的神們施行儀式爲標志。

太清遺產汲取了江南當地的宗教傳統，實際上所有的儀式形式都記錄在其文獻中。舉幾個例子，傳授儀式要求的供品和採取的行動，在同一地區同期或後期文獻也有提及，用以保護竈和釜的符與南方道教傳統文獻中的相同或相似，禱告的神在同地區流傳的同期資料中也提到過。尤其是，上引《金液經》一段文字中提到

<sup>①</sup> 例如，與《周易參同契》有關的兩部外丹著作，很可能都撰於唐代，云“大丹不在藥味，事在五行”，甚至“不用藥，用五行”，見《丹論訣旨心鑒》(CT935)，第3a頁；《還丹肘後訣》(CT915)卷中第4b頁。

的神，即太一和中黃神，是《老子中經》中衆神的一部分，此書是和太清經同期同地傳播的冥想修行的主要文獻之一。<sup>①</sup>發火以前，修煉者祈求大道君、老君和太和君，此三神在《老子中經》中也作為單組神出現，其中兩個——大道君和太和君——在此類修行的另一文獻《黃庭經》中也提到過。<sup>②</sup>

然而，煉丹術和地方傳統的密切關係超出了儀式範疇。如第七章將要指出的那樣，在神人的有益作用中，太清文獻充分分享了其他當地遺產的信仰，像它們一樣關心在人類生活中起作用的邪惡力量的有害影響。與南方當地傳統根源的關係也由太清資料的某些文本特性記錄下來。《九丹經》一段文字中發現有一個例子，該書的早期日期由葛洪《抱朴子內篇》的引述得到證實，此處修煉者：

神仙度世。與天地相畢，與日月同光……舉家升虛，無翼而飛。乘雲駕龍，上下太清，漏刻之間，周游八極。（《九鼎丹經訣》卷一，第1a頁；又見《抱朴子》卷四，第74頁）

這段文字幾乎全由短語和圖像組成，它們和早期南方傳統主要文獻之一《楚辭》的不少語句相同——很可能取自該書：“度世”“與天地相畢，與日月同光”“上下太清”“乘雲”“駕龍”“八極”。這些

① 《老子中經》，載《雲笈七籤》（CT1032，卷一八至一九），第1、2節。太一是道教的一個主要神，以神化形式代表了道生成宇宙的第一階段。中黃在《老子中經》中是“赤子”之父，代表修煉者的內在自我。

② 《老子中經》第5節；《黃庭內景經》第29節（載《雲笈七籤》卷一一至一二，第27b頁）。

借用表明，《楚辭》被太清傳統借鑒了大約一個半世紀後又為道教上清傳統提供靈感。<sup>①</sup>

太清煉丹術與早期及同期當地傳統的密切聯繫從另一個原因來看也很重要，它涉及金丹術的一個更大部分，而不僅僅是我們這裏所關注的。一般而言，煉丹術并不極端排斥不同於自身的傳統、方法和概念。實際上，借用其他傳統的神學、儀式、技術和詞彙形式，為煉丹術提供了得以建立其大部分話語和活動的元素，正如太清文獻也表明如此這般。<sup>②</sup> 同時，煉丹術自身的獨特視角使其移植了那些傳統的部分內容進入自身儀式和技術體中，但很少或根本不關心它們原來的背景。

## 九、煉丹家和助手

由於早期或同期傳統的元素融入太清煉丹術，因而這是理解太清傳統的性質需要考慮的重要特徵。但是，要弄明白太清煉丹術如何與同期江南宗教傳統聯繫在一起，還需要我們思考太清經針對誰而作，作為度世途徑的煉丹過程可以被誰掌握。考察這個要點，有助於說明學術文獻中關於煉丹術是針對社會精英的宗教

① 上引語句見《楚辭》，卷五第 8b 頁（度世），卷四第 8a 頁（與天地相畢，與日月同光），卷一六第 30b 頁（升虛），卷一六第 27 頁（乘雲），卷二第 16b 頁（駕龍），卷一七第 2b 頁（八極）。關於上清道教與《楚辭》和其他早期文獻反映的傳統之間的關係見賀碧來（Robinet）：《上清降經》（*La révélation du Shangqing*），第 147 ~ 159 頁。

② 極端拒絕僅出現在相反過程發生時，即一些作者反對借用煉丹教義特徵（例如，它們最初的技术術語）并將其應用於被認為與煉丹術不相容的領域的不同傳統。一個例證是一些內丹作者對房中術的強烈批判。

教義、還是常以方士總稱之的專家所施技術的矛盾觀點（但是我們將會看到，它們未必不相容）。

這個問題錯綜複雜，因為對方士的身份——從占卜到治療成分混雜的技術修煉群體——及其與社會上層包括朝廷內外文人圈的關係還不完全清楚。不過，似乎可以確定，當方士和文人間雙向都有一定量的傳播發生時，在部分共同的知識領域內他們的任務不同。<sup>①</sup> 換句話說，以方士修行為基礎的部分概念，自漢代起也為文人和朝廷官員提供政治理論和管理政策的支撐，但是行秘傳之術實際上是方士獨有的特點。<sup>②</sup>

這裏我們關心的主要特徵在範圍上更為有限，它存在於施行某些技術之人和為了其利益而行此技術之人的關係中。這些作用的差異反映出、甚至產生出社會差別。帶著這種模式去審視 4 世

① 從“技工”（確切地說是占卜者）到學術圈傳播的一項最近分析見夏德安（Harper）《醫者與卜者》（“Physicians and Diviners”），他考察了醫卜在《黃帝內經》中的痕迹。夏德安在其《戰國自然哲學和神秘思想》（*Warring States Natural Philosophy and Occult Thought*）還對漢代以前的秘術進行了延伸考察。對漢代的情況主要見吳文綴（Ngo）《占卜、方術和政治》（*Divination, magie et politique*）。

② 由漢代文人、官員和方士共用的這些概念為近代之前中國流行的世界觀的建構作出了重要貢獻。不過，對漢代“哲學家”和“技工”在這方面各自所起的作用，學者們有不同觀點。一些重要（而且經常截然不同）的陳述見葛瑞漢（Graham）：《論道者》（*Disputers of the Tao*），第 313 ~ 315 頁各處。席文（Sivin）《公元前最後三個世紀的國家、宇宙和身體》（“State, Cosmos, and Body in the Last Three Centuries B. C.”）；馬克（Kalinowski）：《中國古代的宇宙論和占卜》（*Cosmologie et divination dans la Chine ancienne*），第 47 頁。關聯性宇宙論的廣泛含義為馬克（Kalinowski）所強調，他評論五行體系（他通過此體系指稱整個關聯性宇宙論體系）說：“總的來說，將其約減為一個自然哲學體系，不僅能夠解釋其構成要素的極端多樣性和格物領域的多種應用，而且還能說明它在政治、宗教和藝術中的多種應用。”

紀早期江南的煉丹術，能揭示出外丹鮮為人知的一些事情。可用證據儘管有限，但表明想要煉丹的“主人”（即我們通常稱為“煉丹家”的人）雇傭幫手，一部收錄文獻提到他是“搗藥人”和“施火人”。<sup>①</sup> 這些對助手工作的提及表明他們纔是懂得必要技術的人——換句話說，他們纔是實際煉丹之人。“主人”是整個煉丹過程實施的倡議者和受益者，他為整個工作提供資金，知道受師文訣和口訣過程的重要性的目的。然而，為了煉丹，他依賴擁有必要技能的人：搗藥“萬杵”，塗泥於釜，以炭火或馬糞日夜養火——有時成月的做這一切，如一些太清丹的加熱過程需要達一百天。如多種太清文獻所述，主人和助手都必須行齋，並且均有煉成丹的純正意圖。

在這一關注中，儘管沒有明確迹象表明以上略述的兩種人物有時可以合并為一種人，既是“師父”又是“技工”。在後期道教更寬廣的背景下，這似乎的確出現過，那時“道士”一詞常作為“方士”的異名出現在《抱朴子內篇》和其他早期文獻中，意思變為“道之師”（*master of the Dao*），這裏的“道”還指“做某事的方法”，即“法”。“道士”後來的定義既包括教義，也包括各種技術——主要的，但不是唯一的，那些儀式——由初入道者或道士舉行，在此意義上，他們是方士而不是巫的繼承者，是預言者（和煉丹家）而不是巫師。<sup>②</sup> 在目前

① 見《琅玕華丹經》，第3b和4b頁[柏夷(Bokenkamp)譯：《早期道經》(*Early Daoist Scriptures*)，第334、335頁]。這兩段文字第一段下文第121~122頁有引述。其他太清文獻祇簡單地說煉丹者應該有“同人”協助。

② 關於道士和方士的關係見勞格文(John Lagerwey)《中國的文字和神聖的身體》(“*Écriture et corps divin en Chine*”)。尤其是勞格文評論道：“道教產生符號的方式，並不是靈媒的形而上的方式，而是卜者的科學的方式。”(見第282頁)

的語境中我們應當指出，儘管“方士”一詞沒有出現在早期太清資料中，但助手的任務基本上相當於方士，尤其是他們作為“技術擁有者”的角色，或者用索安(Anna Seidel)的確切說法，擁有“專門技能”(know-how)的人。<sup>①</sup>此外，我們能夠猜想，主人的助手不僅以具體的煉丹技術立身，還有積累的相關領域的實用知識，尤其是藥物學。如果這一點屬實，那麼助手們對煉丹的貢獻提供了煉丹術融合和利用早期實踐的另一個例證。

## 十、道教宇宙學中的太清

在4世紀後半葉，新的教義、文獻和修行團體的降經出現以後，太清天和煉丹術自身在江南傳統中的地位經歷了重要變化，它們得到了外丹之前所處背景中的家族們(包括葛洪的後裔和親屬)的推動和支持。上清經與靈寶經的編撰——分別在公元364年至370年間、約公元395年至405年間——導致東南宗教風俗及其歷史或傳說代表人物的重新排列，5世紀時新的等級制度在三洞體系中被編定，該體系的最早踪迹見於上清經。<sup>②</sup>

在這個形式上確定了六朝及後來道教身份的體系中，太清天和相關經典、教義和法術被列入上清經和靈寶經所系者之下，引起

① 索安(Seidel):《皇家寶藏與道教聖物》(“Imperial Treasures and Taoist Sacraments”),第294頁。

② 關於三洞見後面第二章。關於該體系在上清文獻中的前身見賀碧來(Robinet):《上清降經》(*La révélation du Shangqing*)第1卷,第75~85頁。關於靈寶道教見柏夷(Bokenkamp)譯:《靈寶經的起源》(“Sources of the Ling-pao Scriptures”),及山田利明(Yamada Toshiaki):《靈寶派》(“The Lingbao School”)。關於上清研究的參考資料見第9頁注釋②。



外丹聲望下降。在新的安排中，我們將在第二章和第八章中考察相關的大小事件，它們是理解六朝道教傳統和煉丹術之關係的關鍵。三洞體系的設計，是上清經和靈寶經出現以後江南各種宗教活動融為一體的嘗試的一部分。這一努力融合問題，同時也是努力解決教義聲望的問題，其要點之一是如何處理新教派興起以前就存在於江南的教義和文獻遺產，其中就包括太清傳統。除此以外，中古宗教分類創立者們面對的另一個相關問題是，如何解釋天師道并非起源於江南、却聲稱在當地的宗教活動中占據重要位置。<sup>①</sup>

融合的努力導致江南流行的各類宗教活動在一個統一連貫的體系中分出等級，三洞架構中的兩個較高等級被分配給上清和靈寶，有證據表明——見於本書其他地方——早期的和外來的教義、修行和文獻資料（包括天師道的和太清的）首次被合并到第三等級。此低層在形式上與三皇以及上清、靈寶傳統之前江南的一部主要經典《三皇文》關聯。這一細節不僅解釋了中古煉丹術為何常與三皇經有關，儘管其資料與《三皇文》之間缺乏文本聯繫，而且有助於我們理解天師道為何常與太清天有關，中古和後期資料為何認為天師道創始人張道陵具有煉丹知識。公元 500 年左右，出現了一種在正式三洞框架中解決此令人困惑問題的嘗試，在之前的分類上加上四輔，其中兩輔專用於煉丹術和天師道。不過，太清天的低等級現在成為既定事實，沒有教派或運動有疑問——唯一的例外，我們將會看到，是天師道自己。

<sup>①</sup> 關於天師道見柏夷 (Bokenkamp) 譯：《早期道經》( *Early Daoist Scriptures* )，第 29 ~ 148 頁；及倪輔乾 (Nickerson)：《南天師道》( “The Southern Celestial Masters” )。

與上面概述的事件同時，而且很可能也是對它們的回應的是新型教義和修行出現於公元 500 年左右。它們實際上放棄了任何形式的儀式支撐，轉而依靠關聯性宇宙論。在煉丹傳統中反映和支撐這些發展的文獻《周易參同契》，不僅成爲新型外丹的主要經文資料，而且爲我們今天所瞭解的內丹的出現鋪平了道路。本書最後一章審視標志著新型煉丹術的興起和發展、太清傳統同時走向衰落并最終消失的過程。



第一部分 太清天及其降經



## 第一章 中國早期煉丹史和太清道

煉丹術的起源是一個引人入勝的話題，已引起數代學者的關注。在對西方煉丹資料及研究的調查中，羅伯特·阿勒（Robert Halleux）指出在這方面可謂衆說紛紜。如他所言，學者間的爭論不僅涉及資料的斷代，尤其還包括煉丹術的構成，它與冶金和原始化學的區別，以及現存最早資料是否提供了它們的起源和背景的明確證據。對這些問題由於存在相當多的觀點，因而對煉丹術最早形成於何處、塑造煉丹術的思辨和儀式特徵在其中起到什麼作用都沒有達成共識。<sup>①</sup>

換言之，這一問題的關鍵在於煉丹術的定義。阿勒提出的煉丹術定義——“與金屬嬗變有關的活動和理論的集合體”——雖簡單明瞭，但指出了問題的複雜性，需要注意。<sup>②</sup> 另一方面，變煉金石

---

① 見阿勒（Halleux）：《煉金術文獻》（*Les textes alchimiques*），尤其是第47~49和59~72頁。

② 阿勒（Halleux）：《煉金術文獻》（*Les textes alchimiques*），第49頁（“思行合一與煉金的關係”）。

之術本身并非煉丹術，它們未必隱含教義和救贖背景。更準確地說，此背景一開始就存在，但由於多種原因技術層有可能獨立傳播。在中國傳統中，不僅外丹的原始化學技術如此，內丹的生理學技術亦如此。舉一個後一類煉丹術的例子，其重要代表人物之一陳致虛（1289—1335 年後），斷然拒絕將煉丹術僅僅理解為術，他說：“自後言修煉之道為黃老術，抑愚矣。此乃金丹之大道也，不可謂術。”<sup>①</sup>

另一方面，基於煉丹的教義原則由煉丹術和其他傳統、方術共同使用，因而煉丹并非理解它們的唯一途徑。在中國煉丹術中，無論是外丹還是內丹，煉丹過程植根於源自他處——具體而言，是道教內——的教義概念這一事實很明顯，煉丹術代表了其應用之一。換句話說，煉丹術不能僅由其技術或者教義基礎單獨來定義，用阿勒建議的表述，應當通過建立在“實踐和理論”或者技術和教義之間的獨特關係來定義。這一關係有多種形式，包括一些煉丹完全以隱喻的方式來表示的形式。

上述問題尤其與我們這裏關注的中國煉丹史的最早階段有關。在這個領域，證據有限并非研究的唯一障礙，因為可資利用的材料像西方資料一樣含糊不清，導致可能的解釋有多種。從歷史考古文獻到神話仙傳記載，這些材料透露了前帝國和帝國早期關於尋求不朽的信息和原始的化學知識。然而，再細察之，它們與嚴格意義上的煉丹術幾乎都不直接相關，大部分由傳說記載構成，例如自生於窮鄉僻壤之處的不死藥，或者涉及煉金石的人工技藝。

---

<sup>①</sup> 《金丹大要》(CT1067)卷三，第4b頁。

這些傳說和故事的一部分最初很可能從產生煉丹術的同一背景中流傳下來。然而，沒有早期文獻清晰記載這種聯繫。此外，我們不知道早期冶金工匠行會的秘密傳授和創始神話對煉丹術的出現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sup>①</sup> 我們應該準備接受這樣一種可能性，儘管煉丹術總是以基於教義原則的活動來表徵，但是現存的最早資料僅關注後一個方面，而對另一個方面沒有提供太多綫索，它們是口授的對象。

## 一、起源問題

雖然可用材料的缺乏和模糊，建議我們對於煉丹術的起源問題要謹慎，但是確定煉丹術的出現時間、辨別創始者、區分發展階段的嘗試還是常常會造成煉丹和其他思想或技術區分不清。有兩個例子尤其與這個問題有關。

### (一) 鄒衍的例子

歷史資料中一個主要的模糊性例子及其解釋與鄒衍（約前305—前240）有關，傳統上他被視為陰陽家的創始人。儘管過去一些學者猜測他在外丹起源中的作用，但鄒衍的傳記沒有包含任何

---

① 在這方面我們所知不多的內容已由金大烈（Kim Daeyeol）作了恰如其分的概述，《中國古代生命力的象徵系統》（“Le symbolisme de la force vitale en Chine ancienne”）（第4章，3.1）。又見席文（Sivin）：《中國煉丹術和時間控制》（“Chinese Alchemy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Time”），第113和117～118頁。



與煉丹術有關的提示，也沒有煉丹文獻曾托名於他。<sup>①</sup>《漢書》(約 90) 中陰陽著作目錄後的短評稱那些文獻處理星占和曆法預測。與此標示相一致，所輯鄒衍作品的佚文主要涉及五行系統的早期類型及其在朝代繼承理論中的應用，被稱為“五德之運”或“陰陽主運”。<sup>②</sup>

宣稱鄒衍與煉丹術有關主要是根據司馬遷《史記》(約前 90) 中一段常被引用的文字。這段文字將鄒衍描述成一些方士的鼓動者，他們建議諸統治者到瀕臨山東的東海中的蓬萊和其他神秘島嶼上尋找不死藥：

自齊威(前 334—前 320 年在位)、宣(前 319—前 301 年在位)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羨門高最後皆燕人，爲方仙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

① 鄒衍傳見《史記》(約前 90) 卷七四，第 2344 ~ 2346 頁。其翻譯包括馮友蘭(Fung Yu-lan)：《中國哲學史》(*A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第 1 卷，第 159 ~ 161 頁；席文(Sivin)：《自然學家們的神怪故事》(“The Myth of the Naturalists”)，第 9 ~ 10 頁。關於鄒衍與煉丹術的關係尤其見杜布斯(Dubs)：《煉丹術的發端》(“The Beginnings of Alchemy”)，第 77 頁；李約瑟(Needham)：《中國科學技術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第 2 卷第 240 頁及第 5 卷第 3 分冊第 12 頁。根據李約瑟(第 5 卷，第 3 分冊，第 14 ~ 16 頁)，稱為《計然子》或《計倪子》的書包含鄒衍和煉丹術有關聯的證據，李約瑟認為它屬於“和鄒衍有某種關係的南方自然學派，因而可推定其年代為前 4 世紀後期或前 3 世紀初期”。然而，該書現存佚文都與煉丹無關。

② 《漢書》卷三十，第 1733 ~ 1735 頁。關於現存鄒衍著作佚文見席文(Sivin)：《自然學家們的神怪故事》(“The Myth of the Naturalists”)，第 10 ~ 12 頁。吳文綴(Ngo)《占卜、方術和政治》(*Divination, magie et politique*) 分析了《呂氏春秋》(約前 240) 中據信反映了鄒衍政治理論的某些段落，見第 15 ~ 16 頁。

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史記》卷二八，第 1368 ~ 1369 頁）

一些現代學者在“形解銷化”這個詞中看到煉丹方法的暗示。即使這一看法正確，但是司馬遷既未明說也未暗示鄒衍是一個煉丹家，他的話清楚地表明，在他看來是方士曲解了鄒衍的學說。然而，“銷化”這個詞并未被證實與煉丹術有關。2 世紀的《史記》注解家服虔說它與尸解有關，此是道教度世升仙修煉的一種方法。<sup>①</sup> 這一注解應引起注意，因為“銷化”和“形解”以及“鬼神之事”一塊提及，表明這個術語與人的形體的分解和變化之幻術有關。通過形體的破碎和增加，或者熔化與隱藏來實現“形解”的方法，來自於好幾種資料，衆所周知，它們是極廣泛而多樣的“變化”概念的一部分。<sup>②</sup> 所以服虔的注解支持上引《史記》文字與外丹無關的結論。

作為鄒衍和煉丹術具有歷史關係的證據，一些學者還提到《漢書》的一段話，它提到鄒衍之術。以下是李約瑟對這段話的翻譯：

淮南(王劉安)在其(保藏的)枕頭中有一本書名為《鴻寶

① 《史記》卷二八，第 1369 頁注釋 10。關於尸解見賀碧來 (Robinet)：《道教中的變形和尸解》(“Metamorphosis and Deliverance from the Corpse in Taoism”)和康若柏 (Campany)：《與天地同壽》(《To Live as Long as Heaven and Earth》)，第 52 ~ 60 頁。

② 見賀碧來 (Robinet)：《道教中的變形和尸解》(“Metamorphosis and Deliverance from the Corpse in Taoism”)，第 48 ~ 50 和 51 ~ 55 頁。下文第 171 ~ 172 頁提到這種修行的一些例子。關於尸解和形解的關係見拙文《道教中的“形”概念及其解脫之道》(“The Notion of ‘Form’ and the Ways of Liberation in Daoism”)。

苑秘書》。該書談到神仙及其召鬼(使鬼物)和作金之法,以及鄒衍通過重複(變形)之道(重道)來延長壽命之術。<sup>①</sup>(《漢書》卷三六,第1928頁)

(譯者按,《漢書》原文為: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秘書》。書言神仙使鬼物為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

這段文字表明,鄒衍在死後約一百五十年後被認為具有長生之術——很可能由司馬遷所說的曲解鄒衍學說的那批方士所為——推測他與煉丹術有關的關鍵表述是“重道”一詞,李約瑟譯為“a method of repeated (transmutation)”[重複(變形)之道],六十年前杜布斯(Homer Dubs)譯為“a repeated method (of transmutation)”[(變形)的重複之道]。<sup>②</sup>李約瑟認為這個詞“非常重要,因為後來道教煉丹家痴迷於循環重複將汞和硫分離又化合”<sup>③</sup>。然而,煉丹文獻中沒有出現“重道”這個詞,其循環提煉過程的典型術語是“轉”、“還”或“返”。如果《漢書》裏的詞讀作“重(zhòng)道”而不是“重(chóng)道”(兩種讀法皆有可能),這句話的相關部分能更準確地翻譯為“鄒衍用以延長壽命的重要方法”,同樣沒有捲入煉丹

① 李約瑟(Joseph Needham):《中國科學技術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第5卷,第3分冊,第14頁(翻譯和其他傳統修訂)。關於《鴻寶苑秘書》見本章下文。《抱朴子》引述了一件根據《枕中鴻寶》所載方法作金的軼事,該書很可能與《鴻寶苑秘書》有關,見卷一六,第285頁[威爾(Ware)譯:《抱朴子》(*Bao pu zi*),第264~265頁]。

② 杜布斯(Dubs):《煉丹術的發端》(“The Beginnings of Alchemy”),第75頁。

③ 李約瑟(Joseph Needham):《中國科學技術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第5卷,第3分冊,第14頁注釋a。

術的跡象。

除上述材料以外，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可能更重要——使鄒衍對煉丹術產生積極作用，即他作為關聯性宇宙論系統的創立者的傳統形象。這一形象是否有歷史根據，或者是否反映了哪怕部分事實不是關鍵問題，這裏不需討論。重要的事實是，在鄒衍之後的大約八個世紀內，沒有中國煉丹文獻依據該體系。

## (二) 景帝的反鑄錢法令

早期資料提供的可疑證據的另一個例子是漢景帝（前 156—前 141 年在位）於公元前 144 年頒布的禁止偽造黃金的法令。過去一些學者從此文件中看到所有文明中最早的對煉丹術的明確暗示。也有人認為，“公元前 144 年後，煉丹術祇有在國家或皇家資助下纔能公開進行”，而且法令對煉丹術具有持久影響，如《淮南子》（約前 139）所見，該書“沒有任何明確的煉丹術內容，自從這種追求變得不合法以來，這一事實可以理解”。根據這種看法，自 1 世紀初到 2 或 3 世紀，歷史資料的缺失也可由“漢律反對該活動來解釋”<sup>①</sup>。

《漢書》這段關於反鑄錢法令的文字很簡短，但毫不含糊：

（前 144 年，景帝）定鑄錢偽黃金棄市律。<sup>②</sup>（《漢書》卷

① 杜布斯 (Dubs)：《煉丹術的發端》（“The Beginnings of Alchemy”），第 67、70、78 頁。又見李約瑟 (Needham)：《中國科學技術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第 5 卷，第 3 分冊，第 26～29 頁。

② 杜布斯 (Dubs)：《班固〈漢書〉》（*The History of the Former Han Dynasty by Pan Ku*）第 1 卷，第 323 頁；及其《煉丹術的發端》（*The Beginnings of Alchemy*），第 63 頁。

五，第 148 頁)

這一法令并非針對煉丹活動，它沒有提及煉丹。根據應劭（約 140—約 206）的注解，景帝祇是想廢除前皇帝的一項法令，後者在公元前 175 年允許人們可以未經批准而鑄錢。<sup>①</sup>

在煉丹史上這一特殊的模糊例子也值得注意。與煉丹術有關的法令解釋源於外丹和冶金的模糊區分。化學工匠和煉丹家一定熟悉彼此的方法，實際上中國與其他地方一樣，煉丹術的根源之一必定是冶金家們的工藝知識。但是將景帝的法令解釋為直接反對煉丹術，意味著不考慮煉丹家們的超凡需求或者交通神靈的努力——換句話說，即煉丹術的教義和儀式內容。如上文所述，祇有冶金或原始化學技術與這些內容明確組合纔能形成煉丹術。如果教義和儀式背景被忽視，變煉金石的活動就失去了救贖特徵，煉丹術便成為原始化學。

## 二、方士

如果除去上面討論的兩條證據——如果可以如此稱呼的話——書寫前漢和漢代煉丹術的歷史就沒有多少材料可用了。文學或者道教資料中的傳聞和仙傳記載儘管在其他方面重要，但很少有或者沒有基於史實上的意義：不僅這些資料的時代和

<sup>①</sup> 《漢書》卷五，第 148 頁注釋 1。又見席文 (Sivin)：《中國煉丹術的初步研究》(Chinese Alchemy: Preliminary Studies)，第 22 頁。

它們聲稱記載的事件的時間之間常存在顯著差異，而且它們的記載通常關注尋找長壽或不死或長生藥信念，而不是煉丹術本身。<sup>①</sup>

不過，我們對早期外丹史所知不多的材料應當引起注意，不僅僅因為其自身的緣由，還因為它與中國後期煉丹史、具體說是太清傳統具有連續性。如上引《史記》的文字所見，在那些相信邊遠之地生長不死藥的人當中，方士纔是宇宙學和秘術的行家，自公元前4世紀以來，好幾位統治者曾雇傭他們，在秦始皇（前221—前210年在位）和漢武帝（前141—前88年在位）統治期間，他們在朝廷的存在很突兀。<sup>②</sup> 方士擅長的主要領域是數占、天文、星占、曆法計算、占卜和解釋預兆，另外一些人精通魔術、祛邪、愈疾、服食和房中術。在早期煉丹史上，至少有兩個原因使得這個相當龐大但身份駁雜的修煉群體的功能不清楚。第一，我們對方士間的傳播方式實際上一無所知。第二，由於相關資料傾向不同，他們對煉丹術傳播的作用不清楚。一方面，歷史記載表明幾乎沒有方士精通外丹。實際上，《後漢書》35則方士傳記中祇有一條涉及不死藥——

① 對涉及與煉丹術關係的資料所做最廣泛的考察見李約瑟 (Needham):《中國科學技術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第5卷,第3分冊,第1~45頁。實際上可利用的資料全為仙傳文獻。例如,其角色包括茅盈、陰長生和馬鳴生這樣著名的神仙和傳說人物。在本書後續章節中我們將看到,他們都在與太清煉丹術有關的神仙傳統中起著重要作用,但是與他們有關的故事沒有基於史實上的意義。在李約瑟考察的資料當中,較其聲稱所載事件明顯晚的有六朝的《漢武帝內傳》(CT92)和七八世紀的《蓬萊山西竈還丹歌》(CT916)。

② 關於方士的研究見上文第6頁注釋③。

還不是煉丹。<sup>①</sup> 另一方面，後來的仙傳傳統將一些著名方士和丹法傳播聯繫到一起。例如，上文提到的羨門高假如確實存在的話，四五個世紀以後，葛洪的《抱朴子內篇》將他的名字與一種丹法聯繫在一起。<sup>②</sup> 再兩個世紀以後，另一則資料稱他服餌了琅玕之華，一種與太清傳統有關的丹藥。<sup>③</sup>

### (三) 李少君與最早的煉丹文獻

顯而易見，在早期外丹史上的作用被歷史和煉丹資料都承認的唯一方士是李少君。公元前 133 年左右，李少君向漢武帝建議進行一項複雜的活動。這種方法以祠竈開始，意欲讓一些神靈（“物”）協助皇帝煉製丹藥。實施過程中，丹砂會變成黃金，進一步鑄造用於飲食的容器。用這些器具飲食會延長皇帝的壽命，並且能使他與神仙相會。遇見神仙，并向天地行封禪禮之後，皇帝便會不死。李少君告訴武帝，黃帝那時正是如此這般。在《史記》的敘述中，這一事件是武帝應否以及如何行國家封禪禮的冗長辯論的一部分。在這個問題上，方士和朝廷官員的看法不同，官員們建議皇帝祇需向天地謝恩，因為九域恢復了統一，方士們則堅持皇帝應

① 見吳文綴 (Ngo)：《占卜、方術和政治》( *Divination, magie et politique* )，第 160 頁。杜志豪 (De Woskin)《漢六朝方士生平和技術資料》(“A Source Guide to the Lives and Techniques of Han and Six Dynasties *Fang-shih*”)，大約 24 種資料所載近 250 名方士的傳記當中，沒有任何涉及煉丹術的記載。

② 《抱朴子》卷四，第 79 頁 [威爾 (Ware) 譯：《抱朴子》( *Bao pu zi* )，第 84 頁]。

③ 《真誥》(CTI016) 卷一四，第 16a ~ b 頁，其中羨門高作為衍門子出現 [見司馬虛 (Strickmann)：《關於陶弘景的煉丹術》(“On the Alchemy of T'ao Hung-ching”)，第 131 頁]。

該效仿他們的主神黃帝，他曾在人世之初主持過那些儀式。《史記》所述事件如下：

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沙諸藥齊為黃金矣。<sup>①</sup>（《史記》卷二八，第 1385 頁）

現在我們要順便看看李少君對皇帝演說的一些特徵的更多細節。這裏我們首先要說，李少君的方法不包含服食丹藥，其丹金不能使人不死，祇能長生：皇帝在行封禪後纔會成為神仙。為了“壽與天地相保”而服食丹藥的最早證據出現在李少君後數十年，見於《鹽鐵論》中，該書以公元前 81 年舉行的朝廷辯論為基礎，但編撰於約二十年後。在儒家對秦始皇資助方士的斥責中，該書云這件事情據說發生在一個半世紀之前：

當此之時，燕、齊之士，釋鋤耒，爭言神仙。方士於是趣咸陽者以千數，言仙人食金飲珠，然後壽與天地相保。<sup>②</sup>（《鹽鐵

① 後來安期生也與太清傳統扯上關係，見下文第 182 頁和第 182 頁注釋②。

② 見席文 (Sivin)：《中國煉丹術的初步研究》(Chinese Alchemy: Preliminary Studies)，第 25 ~ 26 頁，引用時筆者稍作改動。又見李約瑟 (Needham)：《中國科學技術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第 5 卷，第 3 分冊，第 34 ~ 35 頁。“飲珠”之語的含義不明確，但是“珠”作為純汞出現在多個詞中，如流珠和玄珠。



論》卷二九，第 35 頁)

大概在《鹽鐵論》編撰的時代，第一種與煉丹文獻有關的詳細資料出現，此與劉向（前 77—前 6）聲名狼藉的作丹金嘗試有關，最終以失敗而告終。<sup>①</sup> 據說劉向受一部現已失傳之書《鴻寶苑秘書》的啓發，此書與鄒衍一塊在上文中已經提到過。該書現存佚文包含少量可能與外丹有關的文字，但語境無迹可尋。一個孤句說“丹砂能變為水銀”，它尤其可能出自某藥物學討論而非煉丹術，因為由丹砂提煉水銀在中國最早的藥典中也提到過。<sup>②</sup> 不過，目錄資料稱由淮南王劉安（公元前 179—前 122 年）資助編撰的《苑秘書》及其他文獻并不包含煉丹術內容。<sup>③</sup>

① 《漢書》卷三六，第 1928 ~ 1929 頁。見李約瑟 (Needham)：《中國科學技術史》(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 第 5 卷，第 3 分冊，第 13 ~ 14 和 35 頁。

② 漢代《神農本草經》丹砂條提到抽砂煉汞；見《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引文，卷三，第 79 頁。

③ 見白光華 (Le Blanc)：《淮南子》( *Huai - nan Tzu* )，第 43 ~ 45 頁；和羅浩 (Roth)：《〈淮南子〉的文獻史》( *The Textual History of the Huai - nan Tzu* )，第 23 ~ 25 頁。李約瑟翻譯了《鴻寶苑秘書》的佚文，見《中國科學技術史》(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 第 5 卷，第 3 分冊，第 25 ~ 26 頁。《淮南子》中沒有明確提到煉丹術，尤其是那段著名的礦石自然演化的文字也沒有明確暗示與煉丹術有關 [ 見席文 (Sivin)：《金丹術的理論背景》( "The Theoretical Background of Elixir Alchemy" )，第 224 ~ 225 頁；梅杰 (Major)：《漢代早期思想中的天地》( *Heaven and Earth in Early Han Thought* )，第 212 ~ 216 頁 ]。雖然這段文字與唐代發展出來的一些外丹概念具有某些相似性，但是它所根據的假說與煉丹術所根據的不同，沒有外丹文獻曾提到過它。

### 三、和太清的延續性

上文所考察資料的一個幾乎不能忽略的特點是它們都沒有指導煉過任何一種丹。不過，似乎具有歷史可靠性的最早文獻——《史記》中關於漢武帝和李少君的文字——出乎意料的令人費解，它像外丹一樣與神話、仙傳、儀式甚至國家典禮有關。不清楚李少君的複雜方法是源於他之前一個悠久但未記載的傳統，還是僅僅單純反映了他為迎合皇帝興趣而儘可能多地選取吸引人的內容，並將它們混合進“丹法”中。但是，儘管爐內具體發生的事情不得而知，但是李少君和劉向故事中的一些特點，使我們把有關他們的記載和後期外丹史尤其是太清傳統聯繫到一起。

#### (一) 煉丹儀式

首先，李少君的方法表明儀式的施行是煉丹活動的一部分，因為最早的記載提到過。我們不能確知哪些神參與了這一過程——也許其中有竈神<sup>①</sup>——但是，煉丹時召神及其他仙，這絕不是一個孤例：我們將會看到，同樣的特徵屬於太清傳統的核心內容。同樣令人感興趣的是上文所引的一段話，說《苑秘書》描述煉丹方法不僅與長生術有關，還與“使鬼物”儀式有關。

在這種聯繫中，後來對李少君方法的效仿值得注意。《九

---

① 薛愛華(Schafer)如是認為，《竈神與煉丹家》(“The Stove God and the Alchemists”),第263~264頁。又見李約瑟(Needham):《中國科學技術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第5卷,第3分冊,第29頁。

丹經》<sup>①</sup>(主要太清文獻之一)7世紀的注解提到李少君的方法,說以此金器飲食使人長生,因為它慢慢浸透到胃中,滲透進將食物轉變成營養精華的器官中。不過,注解對李少君不大尊重,實際上還因其方法而責備他,因為其法不基於丹金正訣,反而重視祠竈和左道(該詞通常指巫術)。注解接下來說,李離開漢武帝後,皇帝明白了太清傳統的方法是上等之法,即黃帝九鼎法和太一丹金法。因而,這種對李少君批評的關鍵不是他提倡行儀式,而是其法不是針對最高神。

## (二) 製作丹金容器

通過用金來鑄造容器也可以看出其與後期外丹史的延續性。太清和其他外丹資料都記載了丹金的這種用途。標準本《金液經》云:

以丹金作盤碗,飲食其中,長生不死,與天地相畢。以此盤承日月,當得神光醴。男女異器食之,立升天也。<sup>②</sup>(《神仙金鈞經》卷上,第6~7a頁)

《九丹經》也提到丹金的可塑性,指出鑄造工具是其用途之一:

(斤與銖)慎勿多,多則金剛,少則金柔,皆不中捶也。

---

① 《九丹經訣》(即《黃帝九鼎神丹經訣》CT885)卷一三,第2a~2b頁;又見卷六,第3b頁。丹金是金液變化得到的一種丹的名稱,與太一有關。見本章引述的下一段文字,另見下文第147頁。

② 《抱朴子》中有一段相應文字,卷四,第83頁,下文第147頁有翻譯。

(《九丹經訣》卷一,第5b頁)

這些例子在現存外丹文獻中并不孤立。<sup>①</sup> 這意味著關於中國煉丹術的研究中常被忽視的一點,即服食丹藥并不是煉丹的唯一目的。我們將會看到,除了鑄造容器以外,丹藥還有不需要服食的其他儀式功能,例如將其傅在眼上,塗在戶門和城牆上,或握在手中或繫在帶上,可以遠離魔鬼及其他危險,獲得神的佑護。<sup>②</sup>

### (三)水法

漢代早期外丹與後期外丹之間的第三個連續性內容包含在關於劉向的記載中。《苑秘書》據說是劉向進行煉丹試驗的文獻,傳說出自八公。劉安的這個核心顧問團還被認為是現存的一部關於製作礦物水法著作的作者團。這部作品的標準本題為《三十六水法》,但是早期包括太清傳統的資料表明,它最初享有“經”的地位。該書部分內容出自漢代的傳統說法無可辯駁。它敘述技術簡單明瞭,下面的丹砂水就是其中一個例子。丹砂水是煉丹的中間步驟:

以丹砂一斤,納生竹筒中,加石膽二兩,硝石四兩,漆固口如上,納華池中,三十日成水。(《三十六水法》,第2b頁)

由於太清經常提到《三十六水法》并引用其法,該書似乎是外丹最

① 用丹金鑄作容器的更多例子見李約瑟(Needham):《中國科學技術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第5卷,第3分冊,第31頁注釋a。

② 見下文第162頁。

早階段和太清道之間流傳下來的唯一文本紐帶。<sup>①</sup>

由上所見，關於中國煉丹術起源的少量可靠記載出現在公元前 2 至前 1 世紀，它們提供的證據可以歸納如下：煉丹術從公元前 2 世紀中期開始在朝廷內實施，在這個環境中，煉丹是在黃帝的佑護之下進行，其活動包括祠竈致仙，丹藥用來服食或者鑄造飲食器具。第一種記載煉丹的文獻是現已失傳的《鴻寶苑秘書》，它出自公元前 2 世紀中期，大約一百年後被用於宮廷煉丹。該書可能與現存的《三十六水法》有關。

本章考察了中國煉丹史的零散資料，接下來遇到的便是太清經。這是一個重要轉換，因為這些經書聲稱其教法源自神仙，它們記述了實際方法，提供了儀式活動的詳情，並且經書之間經常相互引用。換言之，嚴格意義上的中國煉丹史是從這些文獻開始的。下一章將介紹降下這些文獻的天和神仙。

---

<sup>①</sup> 關於標準本《三十六水法》(CT930)的時代以及《九丹經》對其引述見附錄 B。

## 第二章 太清天

太清經沒有提供任何關於其傳統歷史起源的綫索。像大多數其他外丹資料一樣，它們不關心這個問題，宣稱其法降自神仙和其他神人或半神人。這種缺失很重要。煉丹的教義和活動被認為沒有人間起源，相反，它們通過神啓或者抄寫最初保存在天上的經典而進入世間。

此天的歷史——寫於不同的時代和不同的語境——揭示出太清傳統本質的很多詳情。本章考察這一歷史的若干方面：用“太清”這個詞來表示一種內在的精神狀態，幾種太清和道教資料提到的太清天的特徵，以及當它失去最高天境的地位時面臨的命運。

### 一、詞語“太清”

在用來指稱道教宇宙學上幾個不同天域中的一個之前，“太清”一詞的意思是一種內在的精神狀態。這種含義見於數種文獻，

其中最早的可能是《莊子》(公元前4世紀)：

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sup>①</sup>（《莊子》，89/32/20~22）

“太清”一詞還出現在《莊子》其他地方。《莊子》將存在的客觀法則或狀態擬人化而虛構出一些人物，在他們的一則對話中，該書記錄了師父無始及其弟子太清之間的交談。太清在尋找道的過程中，他首先從另外兩個人，即無窮和無為那裏得到矛盾的答案，於是他便向無始徵求意見，以讓他教自己如何獲得真正的知識：

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為。無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sup>②</sup>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

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為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嘆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

---

① 華茲生(Watson)譯：《莊子全集》(*The Complete Works of Chuang Tzu*)，第356頁。

② “數”最初意為數字，但這個問題的關鍵是道是否有形。參見《莊子》(43/17/23)：“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無窮給出的答案證明了道的無形，無為的答案指道是像物一樣能夠抓住的東西。

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

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問道。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大初，是以不過乎崑崙，不游乎太虛。”<sup>①</sup>（《莊子》，59/22/57 ~ 60/22/65）

繼《莊子》之後，其他早期文獻提到太清的超自然狀態。根據《淮南子》（約前 139 年），聖人：

忘其五藏，損其形骸，不學而知，不視而見，不爲而成，不治而辯。感而應，迫而動，不得已而往，如光之耀，如景之放，以道爲紃，有待而然。抱其太清之本，而無所容與，而物無能營。廓攄而虛，清靖而無思慮。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不能寒也。大雷毀山而不能驚也，大風晦日而不能傷也。<sup>②</sup> 是故視珍寶珠玉，猶石礫也；視至尊窮寵，猶行客也；視毛嬙西施，猶顛醜也。<sup>③</sup> 以死生爲一化，以萬物爲一方，同精於太清之本，而游於忽區之旁？有精而不使，有神而不行，契大渾之樸，而

① 又見華茲生 (Watson) 譯：《莊子全集》(The Complete Works of Chuang Tzu)，第 243 ~ 244 頁。這段文字第一部分又見於《淮南子》卷一二，第 1a ~ b 頁。

② 參見《莊子》(6/2/71 ~ 72) [華茲生 (Watson) 譯：《莊子全集》(The Complete Works of Chuang Tzu)，第 243 ~ 244 頁]。

③ 毛嬙和西施是古代美女的杰出典範。見《莊子》6/2/69 [華茲生 (Watson) 譯：《莊子全集》(The Complete Works of Chuang Tzu)，第 46 頁]。



立至清之中。<sup>①</sup>（《淮南子》卷七，第 7b ~ 8a 頁）

在《淮南子》其他地方，太清的內在狀態被投射到無限的過去，如此存在的最初狀態便被描述為原始時期人類的生活之道：

太清之始也，和順以寂漠，質真而素樸，閑靜而不躁，推移而無故，在內而合乎道，出外而調於義，發動而成於文，行快而便於物。其言略而循理，其行悅而順情，其心愉而不偽，其事素而不飾，是以不擇時日，不占卦兆，不謀所始，不議所終，安則止，激則行，通體於天地，同精於陰陽，一和於四時，明照於日月，與造化者相雌雄。（《淮南子》卷八，第 1a ~ b 頁）

與《莊子》時代接近的《管子·內業》篇（前 350—前 300 年）中對太清的神聖狀態用了一個類似詞彙描述：

人能正靜，皮膚裕寬，耳目聰明，筋信而骨強。乃能戴大圓，而履大方，鑒於大清，視於大明。敬慎無忒，日新其德，遍

---

<sup>①</sup> 又見顧從義(Larre)譯：《淮南子：精神訓》(*Le Traité VII du Houai Nan Tseu: Les Esprits légers et subtils animateurs de l' Essence*)，第 63 ~ 65 頁。賀碧來(Robinet)：《道教冥想》(*Taoist Meditation*)，第 42 ~ 43 頁。同卷後幾段再次提到太清(卷七，第 11b ~ 112a 頁)；見顧從義、賀碧來和伊麗莎白·羅莎·德·拉瓦里(Rochat de la Vallée)：《淮南子諸訓》(*Les grands traités du Huainan zi*)，第 93 ~ 94 頁。

知天下，窮於四極。敬發其充，是謂內得。然而不反，此生之忒。<sup>①</sup>（《管子》卷一六，第 271 頁）

如上引一些段落所見，太清的內在狀態在外部對應一個純淨空間，在那裏聖人無拘無束地漫游。葛洪的《抱朴子內篇》也提到人實現超越後在其中自由漫游的太清：

果能登虛躡景，雲舉霓蓋，餐朝霞之沆瀣，吸玄黃之醇精，飲則玉醴金漿，食則翠芝朱英，居則瑤堂瑰室，行則逍遙太清。<sup>②</sup>（《抱朴子》卷三，第 52 頁）

夫得仙者，或升太清，或翔紫霄，或造玄洲，或栖板桐。<sup>③</sup>

① 又見羅浩(Roth):《原道:〈內業〉與道家神秘主義的基礎》[*Original Tao: Inward Training (Nei - yeh) and the Foundations of Taoist Mysticism*],第 76 頁;李克(Rickett):《〈管子〉:中國早期的政治、經濟和哲學文論》(*Guanzi: Political,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Essays from Early China*)第 2 卷,第 48 ~ 49 頁。相應文字見於《管子》卷一三“心術下”,第 223 頁[李克譯(Rickett):《〈管子〉:中國早期的政治、經濟和哲學文論》(*Guanzi: Political,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Essays from Early China*)第 2 卷,第 62 頁];《淮南子》卷二,第 5a ~ b 頁。

② 沆瀣、朝霞和玄黃是六氣中的三種。參見《楚辭·遠遊》卷五,第 4a 頁:“(我將)食六氣飲沆瀣,漱正陽含朝霞。”[柯睿(Kroll)譯:《關於〈遠遊〉》(On “Far Roaming”),第 661 頁,稍有改動]。關於六氣見葛瑞漢(Graham):《論道者:中國古代哲學論辯》(*Disputers of the Tao: Philosophy Argument in Ancient China*),第 325 ~ 330 頁;夏德安(Harper):《早期中國的醫學文獻:馬王堆醫學抄本》(*Early Chinese Medical Literature: The Mawangdui Medical Manuscripts*),第 307 ~ 309 頁。

③ 板桐是世界中央之山崑崙山的一個山峰。參見《楚辭·哀時命》卷一四,第 2a 頁:“攬瑤木之榲枝兮,望閔風之板桐。”[霍克思(Hawkes)譯:《楚辭》(*The Songs of the South*),第 263 頁]閔風是崑崙的另一個山峰。又見梅杰(Major):《漢代早期思想中的天地》(*Heaven and Earth in Early Han Thought*),第 152 ~ 154 頁。

(《抱朴子》卷十,第 189 頁)

葛洪甚至記載了太清天的準確位置,位於地上四十里遠。<sup>①</sup> 但是,其中一段文字他引用了冥想修行文獻,還提到作為內在天的太清。這段文字與那些通過這些活動得道之人有關:

乃咬吸寶華,浴神太清,外除五曜,內守九精。(《抱朴子》卷五,第 111 頁)

道教文獻後來將這一內在或外在空間描繪成神居住的天,丹藥可以使人進入其中。

## 二、太清之神

太清天之神造作了丹經,在它們以人類可以理解的形式寫成之前,丹經在神之間相互傳遞。傳入世間的那些經本質量較次,而且是神聖原本的不完整副本。根據葛洪所言,他那個時代流傳的《太清經》是一個人類從未見過的更長版本的最後部分:

《太清觀天經》有九篇,云其上三篇不可教授,其中三篇世無足傳,常沈之三泉之下,下三篇者,正是丹經上中下,凡三卷也。(《抱朴子》卷四,第 76 頁)

---

<sup>①</sup> 《抱朴子》：“或存念作五蛇六龍三牛交罡而乘之，上升四十里，名爲太清。太清之中，其氣甚罡，能勝人也。”見卷一五第 275 頁。

標準本《太清金液神丹經》是包含金液法的早期文獻之一，它最初是以原始之氣自發凝結而成的晦澀難懂的圖形寫成，祇有在仙人陰長生將其轉錄為合適的形式即“漢字”後，人類纔可以理解。<sup>①</sup>

《九丹經》也是最初保存在天上的一個文本的地上版本，在成為目前形式之前，它在神之間傳遞。最初玄女告（神授人啓示時慣常用語）黃帝，黃帝後來傳給玄子：

黃帝受還丹至道於玄女。玄女者，天女也。黃帝合而服之，遂以登仙……黃帝以傳玄子……（《九丹經訣》卷一，第 1a 頁）

玄女傳給黃帝之時，標志著《九丹經》離開天庭進入人世間，而黃帝傳給玄子是《九丹經》在地上的首次傳播。《九丹經》中記述那時的慶祝儀式是經本進入人間後師父與弟子間舉行的傳授儀式的模範。

### （一）神聖的兩對

在天啓之前，《九丹經》稱為“九天元道君九方之上經”<sup>②</sup>。這個題目表明，該書最初由元道君所降，她在《九丹經》的幾處注解中被稱為元君。葛洪提到她與《太清經》和《金液經》有關，它們是形成早期主要太清經的另外兩種文獻。在兩個例子中，元君都將經

① 《太清金液神丹經》(CT880)卷一，第 14b ~ 15b 頁。

② 《九丹經訣》卷二，第 1a 頁。

書傳給其子老子。<sup>①</sup>

《九丹經》的降經因而應歸功於神聖的兩對，每一對都包括一女一男：一對是元君和老子（在天上傳播），另一對是玄女和黃帝（在地上傳播）。這兩對成員之間的關係相似：元君是老子的母親和師父，而玄女是向黃帝說教的諸神之一。同樣相似的是兩個男性人物間和兩個女性人物間的關係。老子——或其神聖對應老君——和黃帝在好幾個方面都是同一神人的兩面：前者在非世俗階層，後者在人類時代，那時他統治於歷史之初。<sup>②</sup> 與此類似，元君與《九丹經》的天上版本有關，不面向人類，因此題目不同，而玄女則與其以當前的形式和題目傳給黃帝有關。元君與玄女之間的關聯由稱呼後者為九天玄女的資料得以凸顯，這個稱呼讓人想起《九丹經》注解提到的九天元道君。<sup>③</sup>

① 《抱朴子》卷四，第 76, 83 頁 [威爾 (Ware) 譯：《抱朴子》(Bao pu zi)，第 79, 89 頁，該處“元君”表示“最初之神”] 關於降《金液經》的文字見下文引述，第 144 頁。關於作為老子之母的元君見索安 (Seidel)：《老子的神化》(La divinisation de Lao tseu)，第 114 ~ 116 頁。杜光庭 (850—933)《墉城集仙錄》(CT783) 卷一第 7b 頁中關於她的記載提到幾種丹的隱名，與早期外丹集中的相似；見科恩 (Kohn)：《道之母》(“The Mother of the Tao”)，第 99 頁。關於作為煉丹術之師與弟子的老子見巴德里安 - 侯賽因 (Baldrian - Hussein)：《內丹：“內丹”一詞的起源和應用的注解》(“Inner Alchemy: Notes on the Origin and Use of the Term ‘Neidan’”)，第 171 ~ 177 頁。

② 索安 (Seidel)：《老子的神化》(La divinisation de Lao tseu)，第 50 ~ 58 頁。

③ 見《墉城集仙錄》中玄女的記載，卷六第 2a ~ 4a 頁 [柯素芝 (Cahill) 譯：《中世紀中國的升華》(“Sublimation in medieval China”)]。關於玄女又見索安 (Seidel)：《老子的神化》(La divinisation de Lao tseu)，第 40 ~ 41 頁；高羅佩 (Van Gulik)：《中國古代房中術》(Sexual Life in Ancient China)，第 73 ~ 76 頁。除了上述記載，《老君開天經》記錄了另一個傳說，說老子在舜帝時化為尹壽子作《太清經》。見《雲笈七籤》(CT1032) 卷二，第 13b 頁；薛愛華 (Schafer) 譯：《老君開天經》(“The Scripture of the Opening of Heaven by the Most Lord Lao”)，第 17 頁。

## (二) 黃帝的作用

在後來的道教傳統中，降《九丹經》和其他太清經的主要角色都由女神扮演。<sup>①</sup> 儘管《九丹經》的標題提到黃帝，但他祇是經書從天上傳到人間的過渡人物。《九丹經》和其他幾種作品都有這種特徵。黃帝統治人類歷史之初，與好幾項傳統和技術的起源有關，但他不是師，好幾種資料將他描繪成各種神人或半神人的弟子，包括玄女、素女、廣成子和歧伯。<sup>②</sup>

然而，黃帝與《九丹經》相關有重要意義。他不僅是經書從天上降到地下的紐帶，而且他的煉丹事迹經常被提及，特別是在非煉丹文獻中，作為他尋找建立完美統治系統學說之路上的頂點。例如，一部唐代作品描述他朝覲各種聖地，遇到傳授其學說和經書的神人。途中他在玉匣中發現了“九鼎九丹之經”，從玄女處收到了“九轉之訣”。<sup>③</sup> 《九丹經》注解也提到黃帝最初時的旅行，最後他

① 例如在上清道中，女神和女仙在降經中起到相似的作用；見戴思博(Despeux)：《中國古代的女仙》(*Immortelles de la Chine ancienne*)，第51~67頁各處。在中國宗教史上，包括現代和當代民俗，類似例子隨處可以重複觀察到。

② 索安(Seidel)：《老子的神化》(*La divinisation de Lao tseu*)，第50~51頁(“……黃帝不過是個君主，但他具有智慧，因此一直為信徒們所接受。他的老師是個使者，另一方面，像廣成子這樣的道教智者，也是一位神”)。關於黃帝和其他傳說帝王受神人之教的描述又見夏德安(Harper)：《中國古代的房中術》(“The Sexual Arts of Ancient China”)，第546~548頁。玄女和素女常常與房中術有關，本章下文所引《九丹經》注解的文字(《九丹經訣》卷五，第2a頁)提到二人，說黃帝向她們學習養生。廣成子在《莊子》卷一一中是黃帝的教導者，歧伯在《黃帝內經》中是教授醫術的天師。

③ 《廣黃帝本行記》(CT290)，第3b頁。“九轉之訣”可能與太清丹有關，太清丹即通過九轉製成(見下文第137頁)。

煉成了兩種能使他升天的丹藥：

昔黃帝涉王屋而授丹經，登崆峒而問廣成子，求道養生則聞玄素之說，覈窮神怪則記以白澤之詞，故窮盡道真，畢該秘奧，飛伏九轉於荆山之下，變化流珠於鼎湖之上。<sup>①</sup>（《九丹經訣》卷五，第 2a 頁）

上引文字最後一句詳細說明了黃帝與煉丹術建立聯繫的秘密——荆山鑄鼎及隨後升天。在早期資料中，王充（約 27—97）《論衡》記載了這個著名的典故：

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龍，群臣，後宮從上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龍胡髯籲號。故後世因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sup>②</sup>

① 相關文字見《九丹經訣》，卷三第 1a、3a 頁，卷四第 2a 頁。又見《上洞心丹經訣》（CT950）卷下第 1a～b 頁（關於此書見附錄 B），和《抱朴子》卷一八第 323～324 頁〔威爾（Ware）譯：《抱朴子》（*Bao pu zi*），第 302～303 頁〕。白澤是神話中的動物，它教給黃帝關於惡鬼形狀的知識，見江紹原（Kiang Chao-yuan）：《中國古代旅行之研究》（*Le voyage dans la Chine ancienne*），第 71～80 頁；夏德安（Harper）：《古代及中古中國噩夢幻術注解》（“A Note on Nightmare Magic in Ancient and Medieval China”）；及索安（Seidel）：《皇家寶藏與道教聖物》（“Imperial Treasures and Taoist Sacraments”），第 321 頁。鼎湖在荆山之下，位於一個仍然稱做靈寶的地區。

② 對“烏號”我遵循黃輝對王充著作所做批注進行的修改。《論衡》講述的這個故事是黃帝成仙傳說兩個主要版本之一。在另外一個版本中，黃帝死掉了并被掩埋。當其墓被打開時，人們發現裏面祇有他的劍和鞋：黃帝已尸解成仙。關於黃帝成仙的這兩種以及其他各種記載見康德謨（Kaltenmark）：《列仙傳》（*Le Lie - sien tchouan*），第 50～53 頁。

(《論衡》卷七,第 305 頁)

在古代中國,鼎是政治權力神聖起源的象徵。在向《九丹經》注解的第一個接受者唐高宗(649—683 年在位)提供煉丹指導時,之所以選擇《九丹經》作為文本支持,這條參考資料很可能起到作用。<sup>①</sup> 根據另外一種早期傳說,神話帝王禹在九鼎上刻上魔鬼和精靈,以便控制他們。我們將會看到,九鼎丹也擁有類似的驅邪力量。<sup>②</sup> 此外,一部標題提到九鼎的經書,適合用來加強中國祖輩相傳的九州和平統一狀態,三國和南北朝長期分裂之後,高宗即位之前這種狀態僅被恢復了幾十年。

### 三、三清和三洞

不僅太清文獻,其他資料也表明,在 4 世紀後期的降經重塑道教宇宙模型之前,太清天是最高天境——本章上文所引《莊子》和其他作品所述的內在精神狀態的外在對應。在這些資料中,道教冥想修行主要早期文獻之一的《老子中經》將人類描繪成衆神的主座,最重要的是他們也有天上對應物。《老子中經》中的最高神上上太一以及道君(它是太一多種面孔中的一個)居

① 關於鼎的儀式功能與政治權力的關係見索安(Seidel):《皇家寶藏與道教聖物》(“Imperial Treasures and Taoist Sacraments”),第 296 ~ 302 頁。關於《九丹經》注解的時代和首位接受者見下文第 79 ~ 80 頁和附錄 C。

② 關於禹帝的九鼎見魯威儀(Lewis):《中國早期的書寫與權力》(Writing and Authority in Early China),第 269 ~ 270 頁。應當指出,儘管《九丹經》的標題提到九鼎,但是其所述之法使用的器具是土釜。



住在太清中：

上上太一者，道之父也，天地之先也。乃在九天之上、太清之中、八冥之外、細微之內。（《老子中經》第一段）

道君者，一也……乃在九天之上，萬丈之巔，太淵紫房官中……上有太清元氣，雲曜五色。華蓋九重之下，老子、太和侍之左右。（《老子中經》第二段）

《老子中經》提到的另外兩個神，西王母及其配偶東王公也居住在太清鄉，在經中描述的一種冥想修煉中，修煉者被引導在體內運行太清之氣。<sup>①</sup> 這些資料表明，太清不僅是降下煉丹啓示的天庭，也是最高神居住的最高天界，丹藥和冥想修行都能使人進入其中。

然而，4世紀下半葉上清和靈寶降經出現以後，太清的地位下降。自六朝起，《道藏》中很多資料稱太清為三清之一。與早期的描述顯著不同，“清”字在這些文獻中具有了新的含義，不僅表示天境，還指相應的治神天尊。在這種安排下，早期之神沒有了位置，太清自身被置於底層，在玉清天和上清天之下。此外，三清占據了一個更大宇宙模型的中間位置，其上是最高天球，即大羅天，其下

---

<sup>①</sup> 《老子中經》，見《雲笈七籤》（卷一八至一九），關於西王母和東王公見第3節，關於氣見第32節。關於《老子中經》，見施舟人（Schipper）《〈老子中經〉的內在世界》（“The Inner World of the *Laozi zhongjing*”）；和勞格文（Lagerwey）《兩篇古代道教著作》（“Deux écrits taoïstes anciens”）。它對主要神和一些冥想修行的描述在拙文《早期道教冥想與內丹的起源》（“Early Daoist Medit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Inner Alchemy”）中有概述。

是四方天，再往下是三界，即無色界（包括四天）、色界（包括八天）和欲界（包括六天）。<sup>①</sup>

此分類方案的另一個特點，也是接下來要討論的最重要的特點，是三洞概念。“洞”原本指三皇（即天、地、人的統治者）各自之氣，六朝時又指道教三種主要教義和文獻總集。玉清與洞真和上清經相關，上清（不論其名稱）與洞玄和靈寶經相關，太清與洞神和三皇經相關。三皇之名出自《三皇文》，該書被視為上清和靈寶經創立以前南方傳統最具代表性的文獻。<sup>②</sup>

三洞方案僅考慮一個複雜體系的外部特徵，在此體系中，一個系列中的每一項和其他所有系列的相應項匹配。這一發展在煉丹史上帶來的後果將在本書後面考察（見第八、十二章），現在祇需指出，相關分類結構（見表 1）構成了中古道教很多教義、信仰和修行的基礎，並且在隨後幾個世紀內，從《道藏》經集的排列到科儀師的任命步驟，繼續界定著道教教義和修行的主要面貌。作為這一體系的一部分，太清天及其煉丹降經在中古和後期道教中分配到一個位置。

① 關於三清及相關分類體系的主要特徵見柏夷 (Bokenkamp) 譯：《早期道經》( *Early Daoist Scriptures* )，第 190 ~ 194 頁；大淵忍爾《道藏的形成》(“The Formation of the Taoist Canon”)。此處的概述和表 1 所列內容據《道教三洞宗元》，見《雲笈七籤》卷三，第 4b ~ 7a 頁；及《道教義樞》(CT1129) 卷七，第 5b ~ 6a 頁。

② 關於《三皇文》見下文第 159 ~ 161 頁。關於三洞乃三皇之氣見《無上秘要》(CT1138) 卷六，第 5b 頁。三洞是以陸修靜 (406—477) 撰於 471 年、今佚《三洞經書目錄》中的道經三分法為基礎；見《道教義樞》卷二，第 3b ~ 4a 頁。但是，正如上文指出的那樣，這一體系最早見於上清經。

表1 三清及相關分類

三清		
玉清	上清	太清
三天		
清微天	禹餘天	大赤天
三天尊		
元始天尊	靈寶天尊	道德天尊
三氣		
始青	元黃	玄白
三洞		
洞真	洞玄	洞神
三寶君		
天寶君	靈寶君	神寶君
經集		
上清	靈寶	三皇
神人		
聖人	真人	仙人

### (一) 陶弘景的“七天”

因而在三洞中，太清分配的地位來自新的教義和修行體的啓示，這些新教義和修行體依附於上清經和靈寶經，聲稱在中古道教教義和宗教等級體系中具有高級地位。本章下一節我們將介紹一部重要的綜合分類著作，它出自6世紀後期，正是以上述體系為基礎。在這稍早之前，上清派第九代宗師陶弘景(456—536)作了一次規模較小但是全面的體系化嘗試。在《真靈位業圖》中，陶弘景將宇宙分成七域，我們按從高到低的順序連同各自治神名稱列之如下：<sup>①</sup>

<sup>①</sup> 《真靈位業圖》原本是陶弘景《登真隱訣》的一部分。收錄本《登真隱訣》(CT167)並不包含它，不過閻丘方遠(?—902)重編本流傳下來。關於陶弘景的七重體系又見司馬虛(Strickmann):《關於陶弘景的煉丹術》(“On the Alchemy of T’ao Hung-ching”),第179~180頁。

玉清	元始天尊
上清	太上玉晨玄皇大道君
太極	金闕帝君,即李弘
太清	太上老君和上皇太上無上大道君
九宮	九宮尚書,即張奉
洞天	中茅君,即茅固
酆都	北陰大帝

陶弘景的七域除了第一個以外,如果考慮兩兩配對,實際上就減少到四域:上清、太極都位於北方,而太清和九宮分別在東方和西方,都在宇宙中心山脉崑崙之上。因此,陶弘景描述的背後是重申了上文概述的三層道教宇宙結構,再加上由洞天和酆都山組成的第四雙層,其中洞天位於主要神山之下,酆都山則是冥界總部。換句話說,陶弘景僅僅在三清方案上補加了一層地面。《真誥》中的一段文字重申了太清和九宮的緊密關係,它說,那些有上聖之德的人“游行太清,為九宮之中仙也”<sup>①</sup>。此外,在同書中,《登真隱訣》中也有兩次,陶弘景將太清認定為“家”,不僅承認它作為天的地位,而且還視為一個團體,教義和方術在其修煉者間傳播。<sup>②</sup>

陶弘景的七域名單還表明,在他的體系中,太清是唯一由兩位神統治的天,二者都是老君面貌,在太清經的神啓中起作用的老子

① 《真誥》(CT1016)卷一六,第10b頁。

② 《真誥》卷九,第13a頁;《登真隱訣》卷中,第21b頁和卷下第27a頁。

的神聖面貌上文已經指出。陶弘景在《真靈位業圖》中說老君是太清道君。<sup>①</sup> 在傳統的三清方案中，老君以道德天尊之名履行與太清最高神相同的公職，該稱號出自歸於他的文獻《道德經》的標題。在太清之上的天太極中，他以李弘的名義再次出現，這是老君作為即將到來的彌賽亞或後聖的名號。<sup>②</sup> 因此，在三洞體系以及陶弘景的放大版中，作為與太清相關的神，老子或老君繼續起著相同的作用。

對各天而言，除了主神，陶弘景還命名了其他有關的神人、仙人和歷史人物，他們分為兩類，以“左位”和“右位”標記。此外，他把另外兩組即“女真”和“散人”也列入到某些例子中，但不是太清，這些人是在非世俗官僚機構中尚未被委任公職者。陶弘景《真靈位業圖》太清部分所列名稱在上文提到過的一部大型綜合系統性著作中幾乎都可以找到，我們現在就要討論它。

#### 四、《無上秘要》中的道教天和丹

《無上秘要》通過宏大的設計和不同尋常的部頭，意在使讀者全面瞭解道教的教義和修行。這部公元 588 年完成的敕纂百科全書的撰者，試圖用一百卷——大約三分之一已佚——來敘述道教關於宇宙進化、宇宙結構、宇宙運轉、諸神、神書、人類、戒律、團體和個人的修行，以及心靈領悟步驟的教義。該書闡釋這些主題引

① 《真靈位業圖》(CT167), 第 11b 頁。

② 見柏夷 (Bokenkamp) 譯:《早期道經》(Early Daoist Scriptures), 第 281 ~ 283 及 295 ~ 297 頁。

述了一百多種文獻。這些文獻的大部分存於今《道藏》中。<sup>①</sup>

《無上秘要》衆多顯著特徵之一是編排成兩個主要部分。第一部分關注宇宙的創生和排序，第二部分關注幾種修煉類型。第一部分討論的問題按降序排列，以反映從道到人世的過程；第二部分的問題則按升序排列，以說明從人世到道相應的漸進過程。<sup>②</sup> 由此，《無上秘要》開頭諸卷先是討論道、一氣和最高天；然後是我們生活的世界，重點在日、月、星和山、洞、林；最後是人及其體內神。最後面的幾卷記述了大約三十個超凡之國，從低到高排列。這些卷尤其關注尸解、易形和長生，地仙與天仙的排名，上升月庭與日門，上登道教諸天，包括九宮、太清、太極、太微、上清、紫微、玉清、九天、玉京。最高境界是“入自然”，通過“洞冥寂”來返歸於道。<sup>③</sup>

① 關於《無上秘要》見勞格文 (Lagerwey) 《〈無上秘要〉：六世紀的道教總匯》(Wu - shang pi - yao: Somme taoïste du VI<sup>e</sup> siècle), 該書介紹了《無上秘要》編撰的歷史背景, 分析了其構成, 對現存諸卷作了擴展摘要, 並研究其資料來源。勞格文 (第 268 頁) 給出的引用文獻數量是 120 種左右。之前研究記載的數量雖然更多, 是因為很多文獻引用時使用了不同的題目。

② 關於《無上秘要》兩個主要部分的安排見勞格文 (Lagerwey): 《〈無上秘要〉：六世紀的道教總匯》(Wu - shang pi - yao: Somme taoïste du VI<sup>e</sup> siècle), 第 34, 44 頁。第一部分包括卷一至四十, 第二部分包括卷四一至一百。正如勞格文所論, 第一部分轉換到第二部分的標志是關於入道和經書傳承的幾卷 (卷三四至四十)。

③ 見勞格文 (Lagerwey): 《〈無上秘要〉：六世紀的道教總匯》(Wu - shang pi - yao: Somme taoïste du VI<sup>e</sup> siècle), 第 34 頁。超凡之國的名稱見卷八八至一百 [勞格文 (Lagerwey): 《〈無上秘要〉：六世紀的道教總匯》(Wu - shang pi - yao: Somme taoïste du VI<sup>e</sup> siècle), 第 47 ~ 48 和 187 ~ 221 頁]。與此有關的兩卷 (卷八九和九十) 佚失, 不過敦煌《無上秘要》目錄寫本 [P. 2861; 見勞格文 (Lagerwey): 《〈無上秘要〉：六世紀的道教總匯》(Wu - shang pi - yao: Somme taoïste du VI<sup>e</sup> siècle), 第 69 ~ 70 頁] 提供了丟失部分的題目。

在整個《無上秘要》中，我們發現凡是提及天界和天宮，以及描述居住在其中的神，通常以層級秩序排列。在這些段落中有一段，太清作為七“宮”之一出現，位於三界之內而非下方。太清之上是上清宮和太極宮，之下是天、地、洞和水諸宮。<sup>①</sup> 此外，太清宮據說由太素君居住的太素宮、太和君居住的太和宮和仙真玉籙居住的金華樓組成。<sup>②</sup> 在這裏，太清的次序與陶弘景體系中的相似，即上升入道所經過的七個中間地域之一。

這些及其他宮的名稱據說祇是統治它們的神的號。尤其是與三清相關的那些，是三個名為龍漢、赤明、上皇的主要前宇宙時代，其每一時代第一年各自神所起的稱號。<sup>③</sup> 在那些年代中，每一位神產生三種主要道經總集中的一種，即上清經、靈寶經和三皇經。<sup>④</sup> 在另一個更複雜的分類中，經書根據其與神界的關係和在“劫”中的持續時間分成三類。上等經是元始天尊本人所出，屬於無色界，從未遭毀。中等經包括“太清雜化（雜化即丹法）符圖、太平道經”，

① 《無上秘要》，卷二一和二二[勞格文(Lagerwey)：《〈無上秘要〉：六世紀的道教總匯》(Wu-shang pi-yao: Somme taoïste du VIe siècle)，第42~43和98~102頁]。在這一記載中，七宮依次位於四個高級宮之下，四宮中包括大羅和玉清。關於玉清與上清和太極分離而包含在高級宮中，見勞格文(Lagerwey)：《〈無上秘要〉：六世紀的道教總匯》(Wu-shang pi-yao: Somme taoïste du VIe siècle)，第100頁注1。

② 《無上秘要》卷二二，第21a~b頁。《無上秘要》的這些描述出自不明文獻，屬於洞玄(靈寶)經，現已失傳。

③ 《無上秘要》，卷二四第1a~b頁[勞格文(Lagerwey)：《〈無上秘要〉：六世紀的道教總匯》(Wu-shang pi-yao: Somme taoïste du VIe siècle)，第104頁]。

④ 《無上秘要》，卷三二第1a頁[勞格文(Lagerwey)：《〈無上秘要〉：六世紀的道教總匯》(Wu-shang pi-yao: Somme taoïste du VIe siècle)，第115頁]。

都屬於色界，大劫之後毀滅。下等經與養生修行有關，屬於欲界，在小劫後遭毀。<sup>①</sup>

《無上秘要》中與太清相關的神仙和歷史人物包括陶弘景在《真靈位業圖》相應部分所列的幾乎所有的名字，又補充了很多其他名字，他們也如陶弘景的方案一樣被分成兩組，根據等級較高還是較低來區分。第一高級組包括具有神資格的人，他們都不曾在世上真實生活過：神帝、君主、使者、玉女（包括神丹玉女）以及各種官員。他們祇有等級和稱號，而姓名以及經歷的德業不為人所知。<sup>②</sup> 他們中的一些人是通過學習獲得的神位，但其他的據說天生具有神性。這一組的最高神再度包含老君和大道君的兩個化身，他們分別住在太清北宮和南宮。

第二組由具有“真仙”資格的人組成。他們中的一些人據說正在升往神仙體系的下一個等級即太極天的路上。在那些與太清經或法直接相關的人中，數人已受太清丹，包括馬鳴生、陰長生和葛洪自己。在名單中甚至有更多各種各樣的人與煉丹術有關，但不確定是否與太清經或法有關，從中我們發現了劉安的八公、一些著名方士以及天師道的創始人張道陵，他與太清天的關係我們將在

① 《無上秘要》卷三一，第 5b ~ 6a 頁 [勞格文 (Lagerwey)]:《〈無上秘要〉:六世紀的道教總匯》(Wu-shang pi-yao: Somme taoïste du VIe siècle), 第 115 頁)。在這種安排中——它以早期靈寶經《度命妙經》為基礎——與太清有關的著作包括另一種早期文獻《太平經》，在三洞分類體系中，它最初位列最底層，後來在擴大的道藏中（見下文第 190 ~ 193 頁），被歸入其自身之“輔”。今《道藏》本《度命妙經》是《太上諸天靈書度命妙經》(CT23)，上面摘錄的文字見該書第 14a ~ 15b 頁。

② 德業也指“善業”。這兩種意思從根本上說是一致的，都指帶來功德圓滿的行為。



後文考察。<sup>①</sup>

正如一些人可以從太清進到太極，其餘的已經到達太極等級，却還居住在太清中。這樣的例子有李伯陽（老子的一個名字），在《無上秘要》中他被稱為“太清老君”；關令尹喜，他是第一個接受老子教義的人；左慈<sup>②</sup>，太清經的第一個接受者；涓子及其弟子蘇林，二人皆為上清派的重要聖人，但也被授予煉丹知識；<sup>③</sup>淳于太玄，作為淳于叔通更出名，據說他從魏伯陽處得到《周易參同契》。另一個與太極有關並為人熟知的杰出“真仙”是莊子，他煉成一種丹後升入此天，與其師居住在那裏。<sup>④</sup>

《無上秘要》還包含藥的名單，它們根據服食後得到的等級排成六等：玉清藥品、上清藥品、太極藥品、太清藥品、天仙藥品與地仙藥品。<sup>⑤</sup> 它們包括單味藥（尤其是植物）、丹藥以及神秘的

① 《無上秘要》卷八四，第 1a ~ 6b 頁 [勞格文 (Lagerwey)：《〈無上秘要〉：六世紀的道教總匯》(Wu-shang pi-yao: Somme taoïste du VI<sup>e</sup> siècle)，第 47 和 183 頁]。關於八公見上文第 43 頁。方士包括如衍門子、徐福和張巨。衍門子又稱為羨門高（見上文第 32 和 38 頁）。關於徐福和煉丹術見李約瑟 (Needham)：《中國科學技術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第 5 卷，第 3 分冊，第 17 ~ 18 頁。關於張巨見吳文綴 (Ngo)：《占卜、方術和政治》(Divination, magie et politique)，第 111 頁。張道陵和煉丹術的關係見下文第八章討論，根據那裏所論，《無上秘要》將張道陵置於太清天的底層值這個很重要。

② 《無上秘要》卷八三第 14 頁將左慈與九華丹聯繫在一起，九華丹是太清丹的另一個名稱。左慈據稱師從李仲甫，然後到了茅山（江蘇），最後委任於太極天。這些神化特徵反映了他在上清經中的形象，關於這一點見下文第 182 ~ 184 頁。

③ 關於涓子和蘇林見下文第 183 ~ 184 頁。

④ 《無上秘要》卷八四，第 6b ~ 11a 頁。

⑤ 《無上秘要》卷七八 [勞格文 (Lagerwey)：《〈無上秘要〉：六世紀的道教總匯》(Wu-shang pi-yao: Somme taoïste du VI<sup>e</sup> siècle)，第 47 和 180 ~ 181 頁]。

芝——超自然的植物和贅生物，能使人不朽，祇有修煉者纔能識別，而普通人看不到。<sup>①</sup> 這些藥使人獲得各種超越等級，從長壽三四百年到超越天自身而永恆。它們在等級制度中的升遷與其特性的變化相對應：植物在地仙藥品中被特別提及，丹藥的命名與太極以上的藥品在文字上沒有聯繫，兩個最高天的藥品中根本沒有配方。這意味著，人類不知道這些藥的製法，因為祇有最高神纔能接觸它們。

《無上秘要》對道教教義、神話史、宇宙學、衆神、文獻的廣泛描述，顯示出太清及其教義是如何緊密地融入六朝道教的教義基礎中。對《無上秘要》的撰者們來說，對書中引述的文獻而言更是如此，六朝期間在道教學說採取的不同形式之中，太清遺產構成了一個明確存在。因此，如我們所見，陶弘景在其《真靈位業圖》中使用“太清道”這個詞。此外，在《真誥》和《登真隱訣》中，陶稱太清為“家”，在類似情況下，它不表示“派”，而表示集中教義、修行、文獻和師徒傳承的遺產。

太清在中古和後期道教中的地位源自新教法體的降經，它們聲稱在諸教等級體系中具有高級地位。在此之前，在《莊子》和《淮南子》這樣的文獻中，太清首先指最高的內在精神狀態，而在太清經中，它被描繪成最高天界，其神授啓丹經。下一章將對這些文獻及其《道藏》收錄本進行概覽。

① 五芝（《無上秘要》太極、太清或天仙藥中有各種分類）的描述與《太極真人九轉還丹經要訣》（CT889）第6b~8a頁所載相符。見下文附錄B。

### 第三章 太清經

太清傳統并非建立在一批明確闡述了其教義的文獻之上，更遑論提供正式的師徒組織。從一種既定活動的角度而言，太清遠不是一個“派”，它最初主要與一組關鍵經書和修行有關，通過增加附屬文獻和修行獲得發展。很可能由於這些原因，所以任何一種現存資料中都沒有太清經的目錄或者典型太清經清單的痕迹。然而，當時最初的經集通過擴充舊經而得以擴大，如《太清經》，加入像與《九丹經》相關著作這樣的新經，以及加入像《金液經》注釋這樣的注釋彙編之作。

表2列舉了14種屬於廣義太清經或者被認為可能與其緊密相關的現存資料。這些資料分為六組，包括最初的三部主要經書、上清經中發現的兩種早期外丹經、與九丹有關的其他著作、早期有關文獻、唐代選集以及《九丹經》的十九卷注解。由於上述原因，這些著作不應被視為太清經之“藏”，列舉它們僅僅是為了對這一傳統的文獻遺產有一個概觀。

表2 擴展版太清經

---

早期太清經的主要經書
《太清經》
《九丹經》
《金液經》
上清經中的外丹經
《九轉還丹經》
《琅玕華丹經》
與九丹有關的其他著作
《九轉流珠神仙九丹經》
《九鼎丹隱文訣》
《歌》
《解》
早期有關文獻
《三十六水法》
《太清金液神丹經》
唐代選集
《太清丹經要訣》
《太清石壁記》
《九丹經》的注解
《黃帝九鼎神丹經訣》

---

而且，這個表格僅包括已知七八世紀左右仍然存在、其全部或部分保存在今《道藏》中的資料。除此以外，正史書目列有 28 種標題前有太清前綴的著作，宋代編撰的私藏目錄增加了約 12 種。根據它們的題目提供的信息來看，這些著作約有一半可能與煉丹術有關。但是因為這些著作大部分已失傳，所以不清楚其前綴表示真的與太清傳統有關，還是僅僅包含在《道藏》的太清部中，這個部分最初專用於太清傳統，但與其的關聯隨著時間越來越模糊。<sup>①</sup>

---

① 宋代文獻目錄中的“太清”文獻，見龍彼得(van der Loon)：《宋代收藏道書考》(*Taoist Books in the Libraries of the Sung Period*)，第 91 ~ 92 頁。關於《道藏》中的太清部分見後面第八章。

本章介紹表 2 列舉的大部分文獻及本章所提部分文獻的補充細節見後面附錄 B 和 C。

## 一、《太清經》及其注解

最重要的太清文獻是《太清經》。這部作品包括好幾種丹的煉製方法，其中兩種丹的煉製方法葛洪《抱朴子內篇》作了摘要即太清丹和九光丹。<sup>①</sup>《太清經》沒有流傳下來，但是《道藏》中兩部著作，其標題表明它們與該書緊密相關。第一部題為《太清神丹中經叙》，聲稱引述了元君關於神仙種類和等級的學說。<sup>②</sup>在其談話中，女神強調丹藥通向超越，但仍然屬於人類領域。因此，與真正的神的情況相比，煉丹術反映了人類的局限，真正的神不需要投身於這些活動。但是，儘管該書很重要——甚至內丹作者陳致虛在其一部著作中引述了它的一些話<sup>③</sup>——並且儘管它托名於神，如我們所見，即首次降下三部主要太清經的神，但是沒有證據表明《太清神丹中經叙》像存在於葛洪的時代那樣是《太清經》的一部分。它更可能是節錄自我們馬上要提到的這部經的一個擴展本。

與原本《太清經》最接近的現存著作是《太清經天師口訣》。其引言部分是關於傳授儀式，其後該書包含兩種所述方法彼此不相

① 《抱朴子》卷四，第 76 ~ 77 頁 [威爾 (Ware) 譯：《抱朴子》(Bao pu zi)，第 79 ~ 83 頁]。關於這些丹，分別見下文第 137 ~ 139 和 165 ~ 166 頁。

② 《太清神丹中經叙》見《雲笈七籤》(CT1032) 卷七三，第 16a ~ 17a 頁。

③ 《金丹大藥》(CT1067) 卷三，第 1a 頁。引述文字見《雲笈七籤》卷七三，第 16b ~ 17a 頁。

干的作品。第一種題為“太清神丹經訣”，包括原本《太清經》的部分引文和注解。第二種題為“赤松子肘後藥訣”，是兩位神仙赤松子和雲陽子之間的對話，其中前者傳授了“三散五膏”給後者。<sup>①</sup>像上文提到的《太清神丹經序》一樣，這三個部分很可能出自流通於六朝時期《太清經》的一個擴展本，它們在 7 世紀中期以前與其分離從而形成今本。該日期由《九丹經》注解所啓示，該書引述了《太清經天師口訣》引言部分關於傳授儀式的文字即第一部分的華池法，第二部分的却鬼藥。由於這些引文都出自《太清經天師口訣》，所以《太清經天師口訣》中的引言和兩種文獻肯定在公元 650 年前已經成爲一部獨立著作。<sup>②</sup>

《太清經天師口訣》標題提到的天師肯定是張道陵本人，天師道的創始人。在中古時期，據說老君於公元 142 年降經給他時，他得到一部四十六卷本的《太清經》。<sup>③</sup>這僅僅是煉丹傳統內外表明該書崇高地位的象徵之一。大約在公元 500 年，《太清經》之名成爲《道藏》的一個輔助部分。<sup>④</sup>在後來的時代，它成爲一個相當大的文獻遺產的源頭：最初的本子，一些書目列爲一卷，葛洪提到由三卷組成，到 10 世紀後期被擴展成十二卷，到 12 世紀擴展成六十二卷。<sup>⑤</sup>

① 《太清經天師口訣》(CT883)的兩個主要部分分別見第 1b ~ 4b 和 4b ~ 15b 頁(第一部分的題目與文本沒有明確區分開)。

② 《九丹經訣》卷三，第 4a ~ b 頁，卷一七第 5a 頁，卷五第 9a ~ 10a 頁。

③ 《道教義樞》卷二，第 9a ~ b 頁。關於張道陵與煉丹術之間的關係見下文第八章。

④ 見下文第八章。

⑤ 見《隋書》卷三四，第 1049 頁，《宋史》卷五一，第 5200 頁，都列有 1 卷本。《日本國見在書目錄》(10 世紀後期)第 37 部分(第 45 頁)提到是十二卷。《道藏闕經目錄》(CT1430)卷二第 1b 頁標示六十二卷。

陳國符不無道理地提出，這些擴展出於吸納其他丹法，尤其是各種各樣的養生著作。<sup>①</sup> 通過《醫心方》(984)所引擴展《太清經》的內容，陳國符的觀點被證實。《醫心方》是 10 世紀的一部日本著作，在不同標題下引述了《大清經》幾十段文字，其中一些包括行氣、導引、辟穀及相關科目，與今《道藏》中冠以“太清”前綴的文獻的內容相符。這表明，在太清傳統衰落以後，《道藏》太清部分是用來容納與養生修行有關的文獻。<sup>②</sup>

## 二、《九丹經》及早期相關著作

《九丹經》最主要的標準本見於《黃帝九鼎神丹經訣》第一卷，其後十九卷是注解，該書編撰於公元 649 年至 683 年年間，為當時在位的高宗所寫。另一個稍微不同的版本包含在《九轉流珠神仙九丹經》中，該書可以追溯到初唐或此前不久。<sup>③</sup>

① 陳國符：《道藏源流續考》，第 491 ~ 496 頁。

② 《大清經》引文見《醫心方》卷二、一三、一九、二一、二六至二九。關於卷二七的引文見坂出祥伸：《〈醫心方〉“養生篇”的道教特徵》（“The Taoist Character of the ‘Chapter on Nourishing Life’ of the *Ishinpō*”），第 791 頁。《醫心方》與《日本國見在書目錄》幾乎成書於同一時代。

③ 關於十九卷的注解見本章下文，關於其成書時代和資料來源見附錄 C。歸於太清真人的《九轉流珠神仙九丹經》(CT952) 在 7 世紀早期的《道典論》中被引用，卷四第 16a 頁，使用了一個與今本幾乎相同的標題，即《流珠九轉神仙九丹經》。我稱《九丹經訣》中的《九丹經》為“最主要的”版本，主要因為其形式，該本形成一個獨立部分，而《九轉流珠神仙九丹經》的本子則被安排成九丹歌文的注解，因而在歌文間顯得支離破碎。關於最主要的本子的更多詳情見附錄 B。

《九丹經》在後面第九章有翻譯，它是對煉丹活動整個儀式順序，從傳授儀式到服丹儀式做出詳細描述的少數現存資料之一。它包括三個主要部分：(1)關於降經書、丹藥益處、各種儀式規則的引言；(2)兩種預備物玄黃和六一泥的煉製方法；(3)九丹的煉製方法和功效。九丹是九種單獨製劑——煉丹家不需全部煉食它們，祇要一種即可——它們通過主要煉製步驟和帶來的好處而密切聯繫在一起。<sup>①</sup>

在《抱朴子內篇》中，葛洪提供了引言的一個延伸摘要，隨後是每一種丹功效的描述，二者都與《九丹經》標準本相符。<sup>②</sup> 葛洪的摘要<sup>③</sup>在《道藏》中有四部著作<sup>④</sup>引述過，也證明《九丹經》享有的威望不僅限於煉丹家。這種威望也被依據九丹而撰的其他文獻證實，它們包括兩部詩歌作品。一小段題為“訣”（可能出自第三種已失傳的修訂本），與九丹之第一丹有關。再者特別是《九鼎丹隱文訣》，它提供了所有九種煉製方法的寶貴細節。

① 分別見《九丹經訣》卷一，第 1a ~ 3a、3b ~ 4a 和 4a ~ 14b 頁。關於兩種預備組合物和九丹的煉製方法見後面第六章。

② 《抱朴子》卷四，第 74 ~ 76 頁 [威爾 (Ware) 譯：《抱朴子》(Bao pu zi)，第 75 ~ 78 頁]。葛洪的記載與《九丹經訣》文本相一致由陳國符最先注意到（《道藏源流續考》，第 317 頁）。

③ 對葛洪《九丹經》摘要的引述見：《神仙金鈞經》，卷中第 6a ~ 7a 頁，卷下第 1a ~ 2b 頁；《九丹經訣》卷二，第 1b ~ 4a 頁；《雲笈七籤》卷六七，第 6a ~ 8b 頁；以及《諸家神品要訣》卷三，第 13a ~ 14a 頁。

④ 關於這四種著作的說明見附錄 B。



### 三、《金液經》及其同名作品

葛洪的《金液經》摘要省略了製作金液的重要細節，<sup>①</sup>一些學者考察了該書的化學特徵。但是《抱朴子神仙金鈞經》尚未受到學者們的足夠重視，該書描述了相同的金液製作的全部過程。<sup>②</sup>

關於《神仙金鈞經》，後面第十章有其翻譯，金液方——標題和開頭幾句稱為金鈞，其餘全部稱為金水——被分為 30 小段，每一段後面都是匿名注者的注解。注解中兩次提到漢晉衡制的變化，表明原書成書時間的確可以追溯到漢代。<sup>③</sup> 注解中所用地名表明它寫於 5 世紀後期至 6 世紀後期，該成書時間由《笑道論》（《笑道論》是一部撰於公元 570 年的佛教著作）對經文和注解的引述得到

① 《抱朴子》卷四，第 82 ~ 83 頁 [威爾 (Ware) 譯：《抱朴子》(Bao pu zi)，第 89 ~ 91 頁]。

② 關於金液見下面第六章。《神仙金鈞經》在其首卷述金液法。第二、三卷分別抄錄《抱朴子》卷四，第 70 ~ 74 和 74 ~ 87 頁（抄錄的章節包括葛洪對《金液經》的總結。所以，我們可以認為《神仙金鈞經》也包含了對自身的總結）。它與《抱朴子》的主要區別是白先生之法（卷下第 7b 頁），不見於葛洪著作的收錄本。這些材料在 11 世紀前被編成一部單獨的著作，如《崇文總目》（1042）卷九第 21b 頁所引《神仙金鈞經》[見龍彼得 (van der Loon)：《宋代收藏道書考》(Taoist Books in the Libraries of the Sung Period)，第 130 頁]。關於葛洪所述金液的化學特徵見王奎克《中國煉丹術中的“金液”和華池》；李約瑟 (Needham)：《中國科學技術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第 5 卷，第 3 分冊，第 88 頁及其後。當然，將注解歸於葛洪沒有證據支持。

③ 《神仙金鈞經》卷上，第 1b, 8a 頁。葛洪在《抱朴子內篇》的一段文字也提到衡制的變化，他說：“合之用古秤黃金一斤。”見下文第 144 頁。

證實。<sup>①</sup>

金液在後期中國煉丹術中用來指一種丹而不是特定的製劑，許多資料包括非煉丹文獻，一般都用這個詞指“丹”。另外，在好幾種文獻中發現有所謂金液的明顯不同的製備方法，但是它們與原本《金液經》的關係并不明確。<sup>②</sup> 這些方法中最早的一種見於《太清金液神丹經》，此書包括時代不同的文字，這些文字很可能在唐代以前被編輯在一起。該書以七言歌文描述丹法的兩小節為中心，包含可以追溯到公元 500 年前、托名於張道陵的序言，隨後是托名於其著名弟子趙升和王長的注釋，以及其他幾種方法。<sup>③</sup> 第三也是最後一卷，可以追溯到 6 世紀早期，包含對出產礦石和其他藥物的西方國家的虛構描述。<sup>④</sup> 儘管第一卷包含早期材料，且標題前綴出現“太清”，但是沒有迹象表明該書是原太清經的一部分。葛洪《抱朴子內篇》的摘要表明，包含原初太清金液法的標準本毫無

① 《笑道論》，載《廣弘明集》(T. 2103)，第 150C 頁；科恩 (Kohn) 譯：《笑道》(*Laughing at the Tao*)，第 127 ~ 129 頁。陳國符《道藏源流續考》，第 27 頁)和孟乃昌《道教與中國煉丹術》，第 67 ~ 69 頁)根據注文所用地名都判斷注文出於六朝。《笑道論》的文字排除了王奎克認為此書是唐代偽作的意見(《中國煉丹術中的“金液”和華池》，第 59 頁)。

② 關於這些方法中的某些見孟乃昌：《道教與中國煉丹術》，第 156 ~ 165 頁。

③ 歌文部分見《太清金液神丹經》(CT880)，卷上第 13a10 ~ 14b9 頁和卷中第 1a3 ~ 6 頁。如《太平御覽》(983)卷六七一第 4a ~ 5b 頁中陶弘景《登真隱訣》引文所見，將序言歸於張道陵在公元 500 年時已經很流行。

④ 關於第三卷見馬伯樂 (Maspero)《遠東的一種道教文獻》(“Un texte taoïste sur l’Orient romain”)。根據所提地名扶林比馬伯樂知道的要早，石泰安 (Rolf Stein) (其日譯《論公元二世紀道教之政教活動》所附說明, *Remarques sur les mouvements du Taoïsme politico-religieux au II e siècle ap. J. - C.*, 第 ii ~ iii) 認為第三卷出自 6 世紀中期，也可能是早期。

疑問是《神仙金鈞經》。<sup>①</sup>

#### 四、《九轉還丹經》

上清經包含的兩部早期外丹著作的第一種是《太極真人九轉還丹經要訣》，該書主要由三部分組成。第一部分在後面第十一章中有翻譯，包含九轉還丹之法。<sup>②</sup> 第二部分記載了兩種次要的藥方：黃帝四扇散和王母四童散。<sup>③</sup> 第三部分由茅盈兄弟在茅山所種五種芝的記載構成，茅山是早期上清派的所在地。<sup>④</sup> 作為重要上清聖人之一的茅盈，其魅力形象對於《九轉還丹經》的持續傳承至關重要，該書作為茅盈神啓傳記的一部分而進入上清經，後來又與其分離——顯然是在7世紀中期以前——形成目前的本子。<sup>⑤</sup>

① 《內篇》的摘要與《神仙金鈞經》的比較見下文第144~148頁。關於《金液經》和《太清金液神丹經》的更多細節見附錄B。

② 《九轉還丹經要訣》，第1a~5b頁。關於此法見後面第六章。這部分在《九丹經訣》中被引為“九轉法”，卷二十第1b頁（對應於《九轉還丹經要訣》第5a頁，關於儀式場地的淨潔；見下文第83頁）和第16b~17a頁（對應於《九轉還丹經要訣》第3b頁，關於丹變成金銀；見下文第136頁）。

③ 《九轉還丹經要訣》，第5b~6b頁。兩種藥方都見於《雲笈七籤》卷七七，第10b~11b頁。根據陶弘景《真靈位業圖》第9b頁記錄的傳說，四童散由黃帝受自風后，此神又協助黃帝戰勝惡魔蚩尤。

④ 《九轉還丹經要訣》，第6b~8a頁。關於這部分的更多細節見附錄B。

⑤ 《隋書·經籍志》卷三四第1049頁指出一個比7世紀中期更早的日期，它將《太極真人九轉還丹經》列為一種獨立文獻。然而，書中提到錦州（第2a頁），該州於公元686年設立，位於今湖南省，是丹砂產地，這表明收錄本肯定在7世紀後期被重新編輯過。關於《九轉還丹經》又見司馬虛（Strickmann）：《關於陶弘景的煉丹術》（“On the Alchemy of T'ao Hung-ching”），第146~150頁。關於茅盈傳見賀碧來（Robinet）：《上清降經》（La révélation du Shangqing）第2卷，第389~398頁。

標準本《九轉還丹經》被視為是上清主神之一西城王君所啓示。他在書的首句就被提到，最後再次出現。在書中九轉還丹法被稱為“王君口訣”<sup>①</sup>。在全書中，這是表明它與上清派關係的唯一特徵。煉丹的技術及其描述語言與三部主要太清資料中的都相符——尤其是《九丹經》——這表明，一部早期文獻僅僅增加或更改了包含王君名字的兩句話就被吸納到上清經中。

## 五、《琅玕華丹經》

納入上清經的第二種早期重要外丹經今題為《太微靈書紫文琅玕華丹神真上經》。如標題所示，該書曾是《靈書紫文》的一部分。《靈書紫文》是上清核心經典的一種，現分成四種獨立的著作存在於今《道藏》中。<sup>②</sup>

如我們所見，《琅玕華丹經》記述的丹法分四步進行。第一步的產物——正是琅玕華丹——在此後三步中經過進一步煉製，最後埋入地下。三年後，它生出一棵樹，其特性等同於生長在中國的世界之軸崑崙山上的琅玕樹：其果實像那些樹長的一樣，食之可令人不朽。雖然後面三部分的語言密切反映出上清語言和形象，但

① 《九轉還丹經要訣》，第 1a 和 5a 頁。

② 關於《靈書紫文》見賀碧來 (Robinet)：《上清降經》( *La révélation du Shangqing* ) 第 2 卷，第 101 ~ 110 頁。柏夷 (Bokenkamp) 譯：《早期道經》( *Early Daoist Scriptures* )，第 275 ~ 372 頁，翻譯了此書的四個部分，并有對書的背景和內容的導言；外丹部分見第 331 ~ 339 頁。又見薛愛華 (Schafer)：《仙人維他命：琅玕華》( “The Transcendent Vitamin: Efflorescence of Lang - kan” )，第 35 ~ 37 頁；及司馬虛 (Strickmann)：《關於陶弘景的煉丹術》( “On the Alchemy of Tao - hung - ching” )，第 134 ~ 136 頁。關於這種方法，見後面第六章。

第一部分在內容、術語和風格上再次與太清文獻相近，所述方法與《九丹經》和上文提到的其他文獻也相似。尤其是加熱過程，實際上與煉九丹所用的方法相同。

此前對《琅玕華丹經》的研究形成一種意見，認為根據它提到的神，有一種可能的“外部影響”和起源要早於上清對該書的啓示：這些神包括山神地祇、織女和水伯。<sup>①</sup> 將該書與太清資料一起閱讀，更早的外部影響的特徵很明顯。<sup>②</sup>

## 六、唐代選集

一種宗教遺產達到頂峰常以選集和注解的編撰為標志，以期提供一種比早期原始資料更加廣泛的精選材料。與此同時，作品集和大型解經著作通常預示著這種遺產創作階段的結束。唐代太清資料證明了這兩種現象。這些資料包括兩部選集和十九卷《九丹經》注解，為研究 8 世紀中期的外丹提供了豐富資料。然而，它們都編撰於中國煉丹傳統已經轉形的時代。這些煉丹教義和活動的新趨勢，其主要特徵將在第十二章中考察。它們最終導致不僅

① 見賀碧來 (Robinet)：《上清降經》(*La révélation du Shangqing*) 第 2 卷，第 106 和 110 頁。這些神在《琅玕華丹經》第 2a ~ b 和 7a 頁被提到；柏夷 (Bokenkamp) 譯：《早期道經》(*Early Daoist Scriptures*)，第 333 ~ 339 頁（第一段下文第 106 頁有引述）。

② 《靈書紫文》另一部分提到《太清經》也表明琅玕法與太清傳統有關；見《上清後聖道君列記》(CT442)，第 8b 頁 [柏夷 (Bokenkamp) 譯：《早期道經》(*Early Daoist Scriptures*)，第 354 頁]，從上下文看，這裏的“太清經”似乎指的是《太清經》而不是整個太清文獻總集。反之亦然，“琅玕”這個詞在《九丹經》中也提到；見《九丹經訣》卷一，第 4b 頁。

是太清遺產而且還有外丹自身的消亡。

兩部太清選集除了包含幾十種方法外，還有另外一個有趣內容，它們都可能源自一種擴展本《太清經》。第一種選集是歸於孫思邈（在世期 673 年，傳統日期是 581—682）的《太清丹經要訣》。孫思邈在序中稱，他選擇有清晰指導並親自試煉過的方子。<sup>①</sup> 其書記載了三十多種方法，其中一種泥釜法與《九丹經》的記載相似，並詳細記載了泥的每一種成分。<sup>②</sup> 此外，《太清丹經要訣》還是教人煉丹時作丸以避惡鬼的三部太清文獻之一。<sup>③</sup>

第二種選集是《太清石壁記》，一部歸於楚澤先生的三卷本集子。書中有五六打方子後面接著是詳細的治療功效。第三卷主要關注服丹節度和功效描述。<sup>④</sup> 該書在唐乾元年間（758—760）被簡州（四川）一位匿名官員在蘇元明本的基礎上編輯過。<sup>⑤</sup> 傳說中的

① 《太清丹經要訣》包含在《雲笈七籤》卷七一。除了席文 (Sivin)《中國煉丹術的初步研究》(*Chinese Alchemy: Preliminary Studies*) 精湛的研究和翻譯外，又見李約瑟 (Needham)：《中國科學技術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第 5 卷，第 3 分冊，第 132 ~ 138 頁；孟乃昌：《道教與中國煉丹術》，第 48 ~ 49 頁。孫思邈的序（第 1a ~ 2a 頁）兩次用到“撰”字，意思通常是從一部更大的彙編中“挑選”和“編輯”。

② 《太清丹經要訣》，見《雲笈七籤》卷七一，第 3b ~ 9a 頁；席文 (Sivin)：《中國煉丹術的初步研究》(*Chinese Alchemy: Preliminary Studies*)，第 160 ~ 168 頁。

③ 《太清丹經要訣》，見《雲笈七籤》卷七一，第 27a 頁；席文 (Sivin)：《中國煉丹術的初步研究》(*Chinese Alchemy: Preliminary Studies*)，第 208 ~ 209 頁。關於此丸及與其相關的符見下文第 87 ~ 88 頁。

④ 見孟乃昌：《道教與中國煉丹術》，第 46 ~ 48 頁；（特別是關於第三卷）見李約瑟 (Needham)：《中國科學技術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第 5 卷，第 3 分冊，第 282 ~ 294 頁各處。

⑤ 《新唐書》卷五九，第 1521 頁。

蘇元明，也稱蘇元朗，別處說他 6 世紀末隱於羅浮山（廣東）。他的名字還與最早內丹的一則典故有關。<sup>①</sup> 這種聯繫僅僅依賴傳說，但有趣的是今《石壁記》包含一種製作內丹的方法（“造內丹法”）明顯指一個實驗過程。<sup>②</sup> 《石壁記》從《九丹經》中抄錄了一列合丹開始的吉日和凶日，並且其提煉鐘乳法的一種與《九丹經》注解相同。重要的是，《石壁記》所引後一種方法來自《太清經》本身。<sup>③</sup>

除了形式相似，其他細節也表明孫思邈的《要訣》和《石壁記》彼此緊密相關並且利用了一種共同的原始資料。丹藥的很多備用名字在《石壁記》中通常與其方列在一起，它們與孫思邈《要訣》中的相同。<sup>④</sup> 而且，《石壁記》記載了《要訣》提到但沒有記載方法的

① 見巴德里安 - 胡賽因 (Baldrian - Hussein)：《內丹術》(“Inner Alchemy”)，第 165 ~ 167 頁。蘇遠鳴 (Soymié)：《羅浮山：宗教地理研究》(“Le Lo - feou chan: Étude de géographie religieuse”)，第 102、122 頁；陳國符：《道藏源流續考》，第 314 ~ 318 頁。

② 《太清石壁記》(CT881) 卷中，第 4b 頁。我們祇能猜測此丹的名稱能否對蘇元明作為最早內丹師之一的傳說提供啓示（或者，反過來更有可能）。

③ 《太清石壁記》，卷上第 4a 頁，卷下第 1a 頁；《九丹經訣》，卷一第 2a ~ b 頁，卷一八第 2b 頁（最後之法）。黃帝九鼎丹和黃帝九鼎大還丹之法見於《太清石壁記》卷上，第 2a 頁 [李約瑟 (Needham)：《中國科學技術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第 5 卷，第 3 分冊，第 131 頁] 和 2b 頁，它們與九丹除了名字之外反而毫無共同之處。

④ 見席文 (Sivin)：《中國煉丹術的初步研究》(Chinese Alchemy Preliminary Studies)，第 257 ~ 261 頁。雖然在《太清石壁記》中別名列在相關方下，但孫思邈在其《太清丹經要訣》中將它們放在一個單獨的部分，第 2a ~ 3b 頁 [席文 (Sivin)：《中國煉丹術的初步研究》(Chinese Alchemy Preliminary Studies)，第 151 ~ 160 頁]。兩書中的好幾種異名與《石藥爾雅》(CT901) 中的一致。《石藥爾雅》在其書目中列有《石壁記》和《楚澤經》(參見今《石壁記》編者之名“楚澤先生”)，卷下第 3 和 7a 頁。

四種丹的方法。<sup>①</sup> 一部專論煉丹本草、名為《金石簿五九數訣》的唐代短作提供了這兩種文獻之關係的進一步證據。《石壁記》第三卷記載的十四種礦物的簡單描述與《金石簿》中的相一致，祇有一種除外，其中四種還見於《要訣》。很明顯，《金石簿》、《石壁記》和《要訣》的記述出自同一種原始資料。根據後兩種文獻與太清傳統的關係，此原始資料很可能是《太清經》的一個擴編本。<sup>②</sup>

## 七、《九丹經》注解

因其豐富的內容、清晰的結構和樸實的語言，《黃帝九鼎神丹經訣》是研究中國煉丹術的重要資料之一。啓迪匿名撰者的主要準則是通過廣泛徵引其他作品來擴大《九丹經》的主題，這使他能夠編撰出一部二十卷的文獻，除了專注於《九丹經》自身的部分（見表 3）以外，它還包括與《九丹經》不直接相關的大量材料，從而使注解成爲整個 7 世紀中國煉丹傳統的集大成之作。

① 見席文 (Sivin)：《中國煉丹術的初步研究》( *Chinese Alchemy Preliminary Studies* )，第 151 ~ 155 頁。席文列表中標爲 B1、C1、E1、G1 的丹分別對應《太清石壁記》卷上第 4b 頁、卷中第 10b ~ 11a 頁、卷上第 12a ~ b 頁、卷上第 10a ~ b 頁所見之法。

② 《太清石壁記》卷下，第 12b ~ 14a 頁；《太清丹經要訣》，見《雲笈七籤》卷七一，第 4b、14b、7a 頁。一些共同段落在後文附錄 B 有翻譯。關於《太清石壁記》和《太清丹經要訣》之間的關係又見席文 (Sivin)：《中國煉丹術的初步研究》( *Chinese Alchemy Preliminary Studies* )，第 76 ~ 79 和 258 ~ 259 頁。



“臣按”“臣聞”之語作為幾十個段落的開頭，表明《九丹經訣》是為皇帝而作。其他細節支持這一假設。君主對道的追求是注解第一卷的主題，同時代的皇帝對世界的有利影響也被反復提及。<sup>①</sup> 在一段稱注解採用樸實語言是為了更易理解的文字中，編者說他打算在著作完成後將其“供奉”，這一用語表明他會將書獻給統治者。<sup>②</sup> 對該書第一個接受者的身份的進一步暗示，見於引用葛洪《內篇》的一段文字，其中詞語“帝王”“天下”出於對皇帝的尊重而被更換為“公侯”“封畿”：

論其貴賤，雖爵為帝王（更換為“公侯”），不足以此法比焉。論其輕重，雖富有天下（更換為“封畿”），不足以此術易焉。<sup>③</sup>（《九丹經訣》卷六，第1a頁）

此書的引文、提到的人名和地名、使用的重量和容量單位、對避諱字的尊重，都一致表明該書注解日期在公元649年至683年年間，是寫給當時在位的唐高宗。<sup>④</sup>

---

① 《九丹經訣》，卷二第6b頁，卷八第4b~5a頁，卷一四第2a~b頁，卷一五第5b頁。又見下文附錄C。

② 《九丹經訣》卷一一，第4b頁。

③ 原文見《抱朴子》卷一四，第259頁[威爾(Ware)譯：《抱朴子》(Baopuzi)，第240頁]。譯者注：這段話實際上是《九丹經訣》撰者摘錄改編自《抱朴子》，嚴格講不是引用。實際上撰者這種暗中“抄襲”《抱朴子》的寫作方式在書中很常見。《九丹經訣》原文為：“論至貴賤，雖爵為公侯，不足以論。比其輕重，雖賞有封畿，不足以易。”

④ 關於《九丹經訣》年代的詳細情況見附錄C，在那裏我討論了注解的編撰與《新修本草》(659)存在密切關係的可能性。

表3 《九丹經訣》中與九丹有關的文字(直接引《九丹經》者以\*標記)

2. 1a, 2. 5a	降經
7. 2b( * ), 10. 6b	齋戒
7. 5a( * )	六一泥
8. 2b ~ 3b	煉水銀
8. 4a	雄黃水(玄黃法)
8. 4a ~ b	丹砂水(玄黃法)
8. 9b ~ 10a, 17. 6a ~ b	華池
10. 6a, 10. 6b	傳授儀式
10. 6b ~ 7a	購置藥物
12. 1b( * )	第二丹的异名
17. 1a	預備方法
17. 2a ~ b( * )	玄黃(內容有不同)
17. 3a ~ b	替代玄黃的玄白(第八丹法)
18. 3b ~ 4a	代赭石的使用
18. 4a	鹵鹹和戎鹽的使用
18. 5a ~ b	六一泥法中胡粉的使用
20. 16b ~ 17a	變金
20. 2a ~ b( * )	起火儀式
20. 3a ~ b	儀式
20. 7a ~ 15b	《九鼎丹隱文訣》

注解《九丹經》的匿名作者對煉丹傳統相當熟悉。他有外丹實踐的知識，因為他提供了煉丹的試驗證據。例如，他曾親自試驗作釜和泥的方法，發現它們“至妙”。另一方面，他指出假別藥代替難得之藥而作水法的方法其結果不令人滿意。他還記載了《三十六水法》中製作礬石水法所需的不同時間間隔，但是他指出，經過試驗發現它們全都需要五十天。<sup>①</sup>

注解可以分成兩個主要部分。第一部分(卷二至六，十，卷一九和二十的一部分)處理煉丹原理和其活動的儀式特性，諸如文獻的傳授、進入聖地及時間、各種戒律和規則。第二部分(卷七至九，

① 《九丹經訣》，分別見卷七第11a頁，卷八第4b~5a和3a頁。

一一至一八，卷一九和二十的剩餘部分)關注丹的合煉，并記載了其成分。主要原始資料是作為煉丹活動背景的葛洪的《抱朴子內篇》、作為方法的狐剛子失傳著作以及記載丹藥成分的陶弘景的《本草經集注》。<sup>①</sup>

三部主要太清經和兩部保存在上清經中的外丹文獻記載了大約十二種丹的合煉方法，以及太清傳統的教義基礎和煉丹過程的儀式順序方面的詳細情況。本章——尤其是《九丹經》注解——提到的有關資料為太清遺產增加了豐富的補充信息。同時，這些文獻使重建太清遺產的主要教義、儀式和技術特性成為可能。這三個方面將在本書接下來的三章中考察。

---

① 各卷梗概、主要資料的說明和注解斷代證據的討論見後面附錄 C。



## 第二部分 太清丹藥



## 第四章 釜和丹

本書此章及其後兩章分別討論太清煉丹術的教義、儀式和技術特徵。這些特徵間的區別在很多方面是人為的，正如在好幾個例子中煉丹過程的一個階段——尤其是丹藥藥物在釜中的加熱——同時與這三個特徵都有關。但是，僅僅將這些特徵彼此區分開，就有可能解釋煉丹過程發生的諸多層次。

雖然煉丹過程的儀式特徵和丹藥的辟邪治療功效使外丹能與江南其他遺產和傳統產生密切聯繫，但是煉丹術的顯著特點在於構成煉丹基礎的教義。煉丹過程的關鍵行為在於促使物質回復到“精”的狀態。當丹藥藥物在釜中加熱時，它們以相反的順序經歷宇宙發展階段。當藥物達到被認為與“精”——如我們所知，它從道自發流出並產生世界——等同的階段時，丹藥就煉成了。因此，丹藥不僅僅是用來近神驅鬼的儀式物，或者服之祛病延年的“藥”，它首先是“精”的象徵標志，通過它無形之道產生有形世界。

在煉丹過程中扮演關鍵角色的是釜。正如我們在本書導言中

評論的那樣，早期太清文獻不把藥物和宇宙法則聯繫在一起，不使用通常用來說明道和宇宙關係的象徵模式的方式（陰陽、五行、《易》卦，等等）將它們結合在一起。通過象徵性的、儀式性的和技術性的觀點，太清傳統的整個煉丹過程都由釜來維持。因此，太清文獻指出，煉丹失敗是由於製備容器時的過失。尤其是，它們反復強調釜必須密封，因為即使極小的孔都會導致藥物的“重寶”（即精）揮發和丟失。“重寶”是成丹之精。

## 一、“丹”字

要審視太清文獻所述構成煉丹過程基礎的教義，我們必須首先退後一步去考察中國早期煉丹術中“丹”概念的一些一般特徵。許慎的《說文解字》釋義圖形“丹”字（寫曰作或𠂔）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意思是“井”，另一部是其中的“丶”，代表其中心，或者包含或隱藏在裏面的東西。<sup>①</sup> 雖然許慎僅解釋丹為“巴越之赤石”（分別指今天四川和浙江的相關地區），後來語言學家們的遺產匯集在中國和日本的主要詞彙庫中。這裏列出丹的四種被普遍接受的意思：<sup>②</sup>

（1）顏色丹（日本字“に”），紅色（赤，日本字“赤い色”），

① 《說文解字注》，第 5B. 1a 頁。關於“丹”字的意義又見佐中壯：《丹的字義與本體的變遷》（丹の字義と實體の變遷），第 264 ~ 267 頁；白川靜：《漢字的世界》（漢字の世界）第 2 卷，第 186 頁。

② 特別是參見諸橋轍次：《大漢和辭典》，no. 99；張其昀：《中文大字典》，no. 101。

或淺紅色(日本字“薄赤い色”)。

(2) 礦物丹,也稱朱砂,釋義為“汞和硫合成的紅色石頭”<sup>①</sup>。

(3) 赤心。(日本字“まごころ”,相當於中國的“真心”)

(4) “提煉一種藥物得到的精油。”“一種精煉藥物,所謂的追求不死的藥物,避免年老和死亡;該詞常用於稱呼與神仙有關的物質。”<sup>②</sup>

為這四種意思找到共同起源,需要我們考察各自的語境。

在第一種意思中(一種顏色的名稱),“丹”是一系列表示不同紅色調的詞的一部分。五個主要的詞是紅、丹、朱、赤、絳。

在第二種意思中(礦物丹),“丹”一般出現在複合詞丹砂中,字面意思是“紅砂”。除了這個標準詞外,丹砂還可由幾個異名和隱名來表示,由於接下來的討論,我們這裏可以提到其中的朱砂、真珠、光明砂、火精、日精、太陽、陽成砂。<sup>③</sup>

對於第三種意思(誠心、忠誠、忠心),好幾種字典引用了張自烈的《正字通》(1627年版),它釋義“丹”為表示“赤心無僞”。“丹心”表達為“誠心”的意思至少從3世紀以來得到證實,而同義詞“赤心”的出現要早大約5個世紀。<sup>④</sup> 其他意義等同或相近的表述

① 諸橋轍次:《大漢和辭典》,no. 99;新村出:《廣辭苑》,第1941頁(s. v. に),有“赤色の土”。

② 諸橋轍次:《大漢和辭典》,no. 99;張其昀:《中文大字典》,no. 101。

③ 對於丹砂的異名見《石藥爾雅》卷上,第1b頁;《本草綱目》卷九,第517~519頁;陳國符《道藏源流續考》,第391~392頁。

④ 阮籍(210—263)《咏懷詩》,no. 31,見《阮籍集》,第101頁;《荀子》(前300—前250)卷五,第109頁。



有“丹寶”“丹款”“丹誠”“丹精”。<sup>①</sup>

根據傳統的語言學家，“丹藥”的意思是後來根據“丹”字的其他意義產生出來的。朱駿聲（1788—1858）稱“後世言藥石之精亦曰丹”<sup>②</sup>。對於從“精”到“丹”意義的轉變，段玉裁（1735—1815）說得更明確，根據其注釋，“丹者石之精，故凡藥物之精者曰丹”<sup>③</sup>。

這些定義、同義詞和相關詞表明，“丹”字的語義學領域從字根義“精”逐漸形成。其含義包括實在（reality）、原理（principle），或實體之真質或其本質部分（true nature of an entity or its essential part），乃至一體（oneness）、真實性（authenticity）、誠心（sincerity）、缺乏詭計（lack of artifice）、質樸（simplicity）和專心（concentration）的同根概念。這一語義學領域還可以用與包含與“丹”的語音系列相關的三個語音系列的其他詞來示範。<sup>④</sup> 第一個系列包括“單”和“禪”。第二個系列包括“亶”、“儻”和“檀”。第三個系列包括“坦”、“但”和“袒”。在唯一最基本、最重要和不可或缺的元素，屬性、品質、特性或事物的一個方面的意義上，這些補充詞彙也屬於丹作為“精”的含義。

① 複合詞丹心以相同的意思出現在現代漢語和日語中，不過現代日語保留了“丹精”“丹誠”的表達，意思是“誠心”，以及“丹念”，意思是“留心、專心”。見新村出：《廣辭苑》，第1623頁。

② 《說文通訓定聲》，引自《說文解字詁林》，第5B.322a頁。

③ 《說文解字注》，第5B.1a頁。

④ 高本漢（Karlgren）：《古漢語字典》（*Grammata Serica Recensa*），第147～149頁。下文提到的第一個字也出現在複合詞“單心”中（對照意為“丹心”的同音異義詞）。

## 二、丹及其相關概念

考慮“丹”字的字根義和多種含義能幫助我們更好地領會中國煉丹家如何理解他們的工作。然而，詞彙分析僅能夠指出，但不能解釋存在於我們上面提到的不同概念和實體中的象徵性相關概念。

這些相關概念在丹藥概念的形成中起到樞紐作用。紅色的象徵意義部分建立在血的意義上，其流通是生命的信號。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紅為心的顏色，而心是人類象徵性的中心。這個中心，無形而難以觸摸，有多個彼此相應的位置。除了心臟以外，它還居於腦和胃部上下。這三個位點名為丹田，此處的“丹”不是指丹砂，而是紅色：最早對下丹田進行長篇描述的文獻《老子中經》將其描述為中赤、左青、右黃、上白、下黑。<sup>①</sup>重要的是，《老子中經》解釋該體內紅色位點為精的儲藏處，精在人類中的物質形態在男是精液，在女是月經。

相應地，基於紅色的這些及相似聯繫是一個值得注意的更大更複雜背景的一部分。考察這一背景的適宜起點是“丹”字與紅色存在物諸如太陽、火和丹砂自身的關聯。正如我們所見，丹砂的一些異名和隱名——包括光明砂、火精、日精、太陽、陽成砂——暗示丹砂與陽、光和太陽有關。使用關聯性宇宙論語言的煉丹文獻根據五行體系來解釋這種聯繫，在五行中丹砂對應火。然而，古代中國與紅色有關的宗教思想和活動表明另外的解釋也

① 《老子中經》，見《雲笈七籤》（卷一八至一九），第 17 和 35 節。

有可能。

### (一) 光

幾十年以前，康德謨 (Max Kaltenmark) 指出，文學和圖像資料記錄了發生在已知最早的神仙傳統與同樣古老的信仰模式之間的聯繫。這些資料傳播了神仙的種類和形象，他們是有羽毛和翅膀、能夠飛升上天的超凡之人。<sup>①</sup> 衆所周知，“仙”字最初的圖形中的語義成分也反映了這一特徵，它指“通過像振動翅膀一樣振動胳膊飛升”。關於神仙的最早傳統類似於羽人神話，他們地處中國沿海地區，是夷族的祖先。夷有時也稱烏夷或佳夷（夷鳥），其祖先是鳥——一種野雞或者也許是鸚鵡。同時，他們的神話祖先顯示出太陽的特徵：太皞、少皞、高陽、東明。

如同這些人的神聖祖先，道教神仙是“羽人”。而且，如康德謨 (Kaltenmark) 所論，“變得與神相似意味著不僅回歸到他們有翼的本質，而且變成一個容光煥發的人：古代帝王有鳥作為其象徵，但他們也是太陽”。當人通過服丹達到超越狀態時，神仙的太陽和明亮特徵就被突出：根據一些文獻，服丹使人的身體像太陽一樣發光。<sup>②</sup>

在我們的語境中，更令人感興趣和與之相關的是楚地南方傳

① 康德謨 (Kaltenmark)：《列仙傳》( *Le Lie - sien tchouan* )，第 10 頁及其後。又見曾布川寬收集的擴展圖像文件，《漢代畫像石中的升仙圖系譜》( 漢代畫像石における昇仙圖の系譜 )。

② 康德謨 (Kaltenmark)：《列仙傳》( *Le Lie - sien tchouan* )，第 18 頁。關於服丹後變得像太陽一樣發光，如見上文第 16 和 19 頁《金液經》和《九丹經》的引文。

統，它把不朽與太陽和光聯繫到一起。在《楚辭·遠游》中，“詩人一巫師食太陽之氣……他訪羽人（神仙）於丹丘，留不死之鄉。他濯髮於湯谷，黎明時太陽從中升起。夜晚他露身於九陽之光……”<sup>①</sup> 2世紀的《楚辭》注解家王逸寫道，丹丘是“晝夜常明”之地。<sup>②</sup> 這讓人注意到中國宗教中一個鮮有人研究的題目，即具有永久之光的物體、地方或神話人物的思想——此光為它們所固有，因此超越了光明與黑暗或晝與夜的對立。<sup>③</sup> 在宇宙論上，“純陽”一詞表達這種概念，指一分離為陰陽前後的狀態。丹代表這一狀態，丹丘亦如此。康德謨（Kaltenmark）還指出，丹丘和成山（山東）間的地平面上有一座不夜城，羽人（即神仙）居住其中。<sup>④</sup> 我們還可以補充，傳說中的舜帝之女被稱為宵明，這也是一種植物的名稱；帶領禹帝到伏羲之處的兩種動物中的一種帶著一種珍珠，稱為夜明。<sup>⑤</sup> 此外，如丹丘和成山之城的例子一樣，洞天也具有晝夜常明的特點，它被認為隱藏在某些主要的山中。陶弘景謂其“內有陰輝夜光”<sup>⑥</sup>。

① 康德謨（Kaltenmark）：《列仙傳》（*Le Lie - sien tchouan*），第120頁。又見柯睿（Kroll）：《關於〈遠游〉》（*On "Far Roaming"*），第661頁。

② 《楚辭》卷五，第5a頁。

③ 關於不同傳統中的同類主題，見科爾賓（Corbin）：《伊朗蘇非派教義中的人類之光》（*L'homme de lumière dans le soufisme iranien*），特別是第149～154頁。

④ 康德謨（Kaltenmark）：《列仙傳》（*Le Lie - sien tchouan*），第20～21頁。

⑤ 見葛蘭言（Granet）：《古代中國之舞蹈與傳說》（*Danses et légendes de la Chine ancienne*）第2卷，第495～496頁。

⑥ 《真誥》卷一一，第6頁。見蘇遠鳴（Soymié）：《羅浮山》（“*Le Lo - feu chan*”），第97～103頁。

植物宵明和珍珠夜明還令人想起一種芝，像蘑菇一樣的超驗性贅生物，祇有修煉者能認出，而一般人甚至不能看到。其中某些具有恒久發光的特點。例如，石象芝發光，“晦夜去之三百步，便望見其光矣”。七明九光芝發光，“光皆如星，百餘步內，夜皆望見其光，其光自別，可散不可合也”。當吃了這兩種芝，“令人身有光，所居暗地如月，可以夜視也”。<sup>①</sup> 根據葛洪所述，這些芝與自然之丹相似，修煉者們可尋之服食以得長生。其書中提到一種九光丹，與七明九光芝共用其名。<sup>②</sup> 上文提到丹砂的一個異名光明砂，完全指同一特註。

## (二) 祥瑞、辟邪能力

其他資料提供了關於紅色象徵意義的進一步細節。紅色在服裝、建築和武器上的應用表明，在被黃色取代之前，紅與政治權力及其天命有關。<sup>③</sup> 至少迄至漢代，重要文件都用紅色書寫，包括甲骨也有丹砂的痕迹。<sup>④</sup> 天授德君之符和經同樣如此，這些作品常通

① 《抱朴子》卷一一，第 197、198 頁。

② 關於此丹見下文第 165 ~ 166 頁。

③ 勞幹：《中國丹砂之應用及其推演》，第 519 ~ 521 頁；熊谷治：《古代中國的朱砂》（古代中國の朱について），第 17 ~ 23 頁。兩位作者都提供了大量紅色應用的參考資料，祇是偶有重複。

④ 勞幹：《中國丹砂之應用及其推演》，第 522 頁；吉德煒（David Keightley）：《商代史料：中國青銅時代的甲骨文》（*Sources of Shang History: The Oracle - Bone Inscriptions of Bronze Age China*），第 55 頁。關於丹砂墨的使用見錢存訓（Tsien Tsuen Hsuin）的評論，李約瑟（Needham）：《中國科學技術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第 5 卷，第 1 分冊，第 109 頁。

稱為“丹書”，其中一個著名例子是《洛書》，它包含用紅色畫的圖。<sup>①</sup> 另一件著名丹書由赤鳥帶給吳王，此即《五符經》，是早期道教的一部重要文獻。<sup>②</sup> 其他幾種天降祥瑞也用“丹”字來描述。例如，丹石是另外一種符，丹鳥在文王成為周王時出現。<sup>③</sup>

紅色物還用於驅鬼儀式中。夏至日有一種習俗，那時陽最盛，在門上懸掛一條紅絲綢以阻止惡鬼進入。這種儀式可與《九丹經》中的一段文字對照：“以此伏丹書門戶，百邪衆精魑魅魍魎不敢前。”<sup>④</sup> 由於類似原因，尸體也塗以丹砂或其他紅色顏料，特別是氧化鐵和鉛丹。<sup>⑤</sup> 紅色的護佑和吉祥能力還在一個罐上被提到，此罐

① 勞幹：《中國丹砂之應用及其推演》，第 523 ~ 526 頁；索安 (Seidel)：《皇家寶藏與道教聖物》(*Imperial Treasures and Taoist Sacraments*)，第 297 ~ 302 頁。

② 康德謨 (Kaltenmark)：《靈寶：關於一個道教術語的筆記》(*Ling - pao: Note sur un terme tu Taoïsme religieux*)，特別是第 561 ~ 563 頁；柏夷 (Bokenkamp)：《桃花源與洞穴通道》(*The Peach Flower Font and the Grotto Passage*)。

③ 《漢書》卷九九上，第 4079、4091 頁。索安 (Seidel)：《皇家寶藏與道教聖物》(“*Imperial Treasures and Taoist Sacraments*”)，第 298 ~ 299 頁。

④ 熊谷治：《古代中國的朱砂》(古代中國の朱について)，第 19 頁；《九丹經訣》卷一，第 13b 頁。甚至現在，中國部分地區還在屋門貼上紅色的保護徽章。

⑤ 除了勞幹(《中國丹砂之應用及其推演》，第 522 頁)和熊谷治(《古代中國的朱砂》，第 20 頁)以外，其他幾位學者也提到這一習俗，包括亞瑟·韋利 (Arthur Waley) [《中國煉丹術札記》(“Notes on Chinese Alchemy”)，第 18 ~ 19 頁] 和李約瑟 (Joseph Needham) [《中國科學技術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第 5 卷，第 3 分冊，第 2 ~ 3 頁]。最徹底的、大約考察了二十座相關遺址的研究是田河禎昭《中國新石器時代墓葬中的塗紅人骨》(中國新石器時代の墓葬における塗朱人骨について)。我知道日本一個僅發生在幾十年前的類似例子。

發現於一座公元前 133 年的墓中，繪有一個用紅色所畫的太陽，和一段用紅色書寫的銘文(圖 1)：



1 戶縣(陝西)墓罐銘文,公元前 133 年

太陽之精，隨日為德。利以丹沙，百福得。如律令！<sup>①</sup>

此罐與李少君向漢武帝推薦的丹法幾乎完全在同一時代。<sup>②</sup>

### (三) 紅和陽

紅色、丹砂與陽之關係的其他方面對我們的主題也很重要。

---

① 糕振西：《陝西戶縣的兩座漢墓》，第 47 頁；索安(Seidel)：《漢墓喪葬作品中的宗教遺迹》(“Traces of Han Religion in Funeral Texts Found in Tombs”),第 25 頁。“如律令”一句經常出現在漢代官方文件和後來的宗教文件中，對此見索安：《漢墓喪葬作品中的宗教遺迹》，第 39 ~ 42 頁。

② 見上文第四章。

數種資料記載了早期人們對太陽的崇拜和儀式，太陽是紅色的，是光明的象徵。<sup>①</sup> 太陽的一個名稱叫做丹砂丸。<sup>②</sup> “丹”是“旦”的一個同音異義詞，一個細節可能與此相關，不僅由於這兩個詞的語音識別，還因為丹藥通常是在旦時面對旭日服食。<sup>③</sup> 劉安（前 179—前 122）云：“火氣之精者為日。”王充（27—約 97）同樣說：“日者，火之精。”<sup>④</sup>

有關的象徵意義見於幾種煉丹文獻。陳少微（活躍於 8 世紀初）呼應劉安和王充，他說：“丹砂者，太陽（即天體太陽）之至精。”以及“神明之本”。<sup>⑤</sup> 其書涉及七返丹的製備，這些丹的品質被認為越來越陽，也即明亮和太陽。另外，根據《流珠經》，“火精，上為熒惑星，下為丹砂也”。同書說：“太陽者丹砂，生於日，日生於火，火日之子。”<sup>⑥</sup> 在記載丹出自鉛汞的著作中，丹通常被稱為“金”，但其屬性與丹砂相同。譬如張九垓（活躍於 8 世紀中期）曾言：“黃金者，日之精也。”<sup>⑦</sup>

① 莫尼卡 (Esposito):《中國的太陽崇拜:上清道教光修煉的根源》(“Sun - Worship in China: The Roots of Shangqing Taoist Practices of Light”); Diény:《中國文學想象彙編》(“Pour un lexique de l’imagination littéraire en Chine”),第 145 頁。

② 張其昀:《中文大字典》,no. 101.93。

③ 例如見《九丹經訣》卷一,第 5a、7a、8a、13b、14a 頁。

④ 《淮南子》卷三,第 1b 頁;《論衡》卷一一,第 508 頁。關於其他資料中的類似陳述見 Diény:《中國文學想象彙編》(“Pour un lexique de l’imagination littéraire en Chine”),第 145 頁。

⑤ 《大洞煉真寶經修伏靈砂妙訣》(CT890),序言第 1b 頁,正文第 1a 頁。神明也指神聖人物。

⑥ 《九轉流珠神仙九丹經》(CT952)卷一,第 7a、7b 頁。

⑦ 《張真人金石靈砂論》(CT887),第 1a 頁。



#### (四)“重寶”

如我們所見，“丹”字有一個根義是“精”，指某物的真正本質，或其基本品質或特性。這一根義可由紅色的多種聯繫來說明。第一，紅與光和日有關，後二者進而又與陽有關。第二，紅是天降瑞物的顏色，尤其是神降（即真正的）之經和符。第三，紅色具有護佑和辟邪功能。由於這些概念中有的明顯與丹砂有關，它們通過“丹”字轉移到丹藥，“丹”字這二者都表示。

這種對“丹”及相關概念的理解澄清了太清煉丹術的一些核心特徵，它們祇在經中被間接提到過。除了提供護佑和驅邪功能外，“丹”還包含和代表內在真質和生命物質。這種質代表道以之產生出存在的永恒瞬間。換而言之，在所有可能的方面它都代表“原點”的概念，道產生的所有可能表現狀態都包含在裏面。從宇宙論而言，它是陽質，但不是在它代表與陰互補的這個意義上而言：由於輻射光超越了光明與黑暗之間的對立，成丹之質也包含陰陽，因此丹代表純陽一分為二之前的狀態。

如我們所言，在太清文獻中，支撐這些教義概念的角色不僅包括基本藥物，還有釜本身。在這方面，釜加熱前用以密封的兩種物質起到關鍵作用。第一種是玄黃，一種精汞和精鉛製作的化合物，也常作為釜中蓋頭和鋪底添加到丹藥藥物中。玄黃一詞常被引用的句子是《易傳》中的一句話，它說：“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sup>①</sup>因此通過這種化合物，釜和丹就包融天地之精。玄黃其

<sup>①</sup> 《易·文言·坤卦》，第4節。關於玄黃又見陳國符《道藏源流續考》，第218～220頁。

名與最初傳播《九丹經》的三位神——玄女、黃帝和玄子之間的關係，也表明玄黃在九丹法中很重要。<sup>①</sup>

第二種密封物六一泥具有的功能甚至更重要，它通常由七種藥物製成。據透露，除了防止釜在接觸火時開裂以外，這種組合物還起到另外的作用。《九丹經》注解解釋其名稱說：“六與一合為七也，聖人秘之，故云六一。”<sup>②</sup>因此，“六與一”不僅僅指藥物的數目。這種組合物的一個異名是神泥，此名也說明六一泥在煉丹過程中起到突出作用。<sup>③</sup>

根據本章第一部分考察的概念，六一泥的名稱和功能就更清楚了。一些早期文獻用不同的形象和風格來描述或暗指道產生宇宙的過程有七個階段。直接針對這些描述的含義，《莊子》反向描述了此過程的大致輪廓，從顯示之前的階段開始，退回到最遙遠的開端：

(7) 有始也者，(6) 有未始有始也者，(5) 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4) 有有也者，(3) 有無也者，(2) 有未始有無也者，(1) 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莊子》，5/2/49 ~ 51)

① 關於煉製玄黃的方法見下文第 129 ~ 131 頁。值得注意的是，在太清傳統中，鉛汞化合物不是一種丹，僅用於上述目的。相反，在後期外丹傳統中，很大程度上，鉛和汞成為丹的兩種主要成分。在內丹中，它們作為陰陽標記的象徵，作用變得更重要。奇怪的是，在中國煉丹術中，這兩種標志性金屬的歷史是從作為密封物的原料這一功用開始。

② 《九丹經訣》卷七，第 5a ~ b 頁。

③ 《琅玕華丹經》，第 1a 頁 [柏夷 (Bokenkamp) 譯：《早期道經》(Early Daoist Scriptures)，第 332 頁]。關於製作六一泥的方法見下文第 131 ~ 132 頁。

這段文字成爲《淮南子》中一個更複雜描述的基礎，可作摘要如下：

(7) 在“始”階段，物仍處於萌芽狀態而未成形，但有一種生命推動力。

(6) 在“未始有始”階段，天之氣始降，地之氣始升，陰陽合氣。

(5) 在“未始有夫未始有始”階段，天地尚未分離，物處於混沌狀態。

(4) 在“有”階段，萬物首次出現。

(3) 在“無”階段，無形無聲，無物無垠，祇“有”光耀。

(2) 在“未始有無”階段，唯一可描述的狀態是“大通”，其外內皆無存。

(1) 在“未始有夫未始有無”階段，絕對未分化，一種甚至光都會“退而自失”的狀態。<sup>①</sup>

《莊子》和《淮南子》的七個階段都發生在顯示之前，是發生在常稱爲混沌的早期狀態內的轉化階段。《莊子》中另外一段著名文

① 《淮南子》卷二，第 1a ~ 2a 頁。關於這段文字見諾曼·吉拉多特 (Norman Girardot)：《早期道教中的神話和意義：混沌主題》[ *Myth and Meaning in Early Taoism: The Theme of Chaos (hun-tun)* ]，第 15 ~ 152 頁。一些學者提出，雖然《淮南子》的每個階段都與《莊子》的觀點相關，但是二者彼此并不完全匹配。特別是白光華 (Charles Le Blanc) [《從本體論到宇宙的起源：〈莊子〉和〈淮南子〉注釋》(“From Ontology to Cosmogony: Notes in *Chuang Tzu and Huai-nan Tzu*”)，第 201 ~ 206 頁] 提出，如果將《莊子》的主張重新排列，將第四個(有)置於所有階段之前，也即作爲最近的階段，這兩個系列就一致了。然而，在上文提到的一段文字中，“有”并不表示目前的顯示階段，而是其基本原則。《莊子》假定其他階段發生在有(未顯示)和存在或萬物之間。

字用不同的形象表示這些概念。宇宙起源的七個階段在此處被描繪成北帝和南帝在混沌體內所開之七竅。二帝所象徵二元性的出現，導致混沌的死亡和無序到有序的轉換：

南海之帝爲儻，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儻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儻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sup>①</sup>（《莊子》，21/7/33 ~ 35）

太清文獻所述修行正是基於上引段落暗示過程的逆轉。玄黃和六一泥使煉丹家們能在釜內再造原初剛開始的階段。玄黃代表二元性出現之前的樣子，而六一泥的原料，用《莊子》中的隱喻來說，是用來關閉導致混沌——其“身體”即是釜自身——死亡的七竅。在釜內再造原初剛開始的階段，使藥物之精能夠通過火的作用得以釋放、上升并在上釜下凝結成丹。釜的特殊形狀使人想起太初混沌的狀態，它常被描繪為一個葫蘆的形象，其內部有一個類似原始時代的世界：弧形容器合以另外一個弧形容器就是葫蘆之形。<sup>②</sup>

① 吉拉多特(Girardot)：《早期道教中的神話和意義》(Myth and Meaning in Early Taoism)，第81頁。其評論見第81~98頁。

② 關於這個話題見石泰安(Rolf Stein)：《微縮世界：遠東宗教思想中的微縮園林與住宅》(Le monde en petit: Jardins en miniature et habitations dans la pensée religieuse d'Extrême-Orient)，第61~82頁及各處；吉拉多特(Girardot)：《早期道教中的神話和意義》(Myth and Meaning in Early Taoism)各處；小南一郎《壺型的宇宙》(壺型の宇宙)。關於後期中國煉丹術中釜作為“宇宙之蛋”的相關話題見席文(Sivin)：《金丹術的理論背景》(“The Theoretical Background of Elixir Alchemy”)，第292~297頁。

祇有在完全密封的容器中纔有可能重現“萬物”之前的樣子，使物質顯露出最初的真正狀態。如一部太清文獻稱，即使釜上留有一個如“蟻鼻”大小的孔，都會導致整個煉丹工作失敗：

謹候視之，無令釜有拆穿缺傷者，有如髮穿蟻鼻者，藥皆飛去，亡其精神，失其魂魄，但得其石，又失其重寶，即藥不良，服之無益於人。（《九轉流珠神仙九丹經》卷上，頁 6b）

在《九丹經》注解中，上引段落提到的“重寶”等同於“精”，如《老子》所言，它在道的中央，是存在的起源。<sup>①</sup>

當時間的污蝕作用被消除，净化後的物質構成金丹，這些物質與產生“萬物”的道之精相似。太清文獻把物回歸到原初物質的任務中的關鍵象徵角色分派給釜，特別是封泥，而不是如中國後期煉丹傳統那樣，在藥物和宇宙學原理間建立關聯。因而，丹和釜是煉丹過程全部教義意義的關鍵所在。這些概念也構成了煉丹過程中其他兩個主要特徵即儀式和技術的基礎，與這兩個程序有關的特徵，接下來的兩章將予以討論。

① 《九丹經訣》卷十，第 1b 頁；《老子》第 21 章。

## 第五章 儀式順序

如前章所見，煉丹復原了時間出現之前的物質狀態。當藥物被置於釜中，物質回復到精的狀態，就相當於道自動發出之精，是存在的起源。太清文獻和所有中國外丹資料都這樣理解煉丹過程的要旨，它們與其他著作的不同在於對活動單一階段所行儀式和典禮同樣重視。連同基本教義，這些儀式和典禮將煉丹術和一套單純的技術程序區別開來。煉丹家被教導遵從多種儀式規定，譬如受經於師的儀式，選擇適當的時間和地點進行活動的儀式，建立丹室并保護丹室的儀式，發火儀式，甚至購置藥物的儀式。本章將對基於數種太清資料而重建的煉丹過程的儀式順序進行概述。

### 一、傳授儀式

煉丹過程從爲了受丹經和口訣而設的傳授儀式開始。正如《九丹經》注解所述，沒有文訣將不能除去藥物的毒性，但是口訣對理解文訣的意思是必需的。注解稱，更重要的是，不能認爲煉丹活

動僅僅在於遵照書中之方：煉丹不能成功經常恰恰是因為活動更重要的方面并非由書面傳達，這正是劉向和陶弘景煉丹嘗試失敗的原因。<sup>①</sup>

太清資料所述傳授儀式與早期道經記載的儀式相似。煉丹家必須與其師訂立盟約，并奉上信物，以證明他承諾收到經書和口訣後保守秘密。在儀式的最後，弟子和師父通過歃血以正式明確彼此的責任，血有時用丹砂來代替（我們前一章所論的紅色與誠心和忠心概念之間的另一個象徵性聯系的例子）。<sup>②</sup>

受九丹法，弟子向東流水中投以金人和金魚作為誓的信物。<sup>③</sup> 受金液法舉行同樣的儀式：

《金液經》云，投金人八兩於東流水中，飲血為誓，乃告口

① 《九丹經訣》，卷三第 4a ~ 8a 頁，卷六第 1a ~ 2 頁。關於劉向和陶弘景未成功的外丹試驗分別見上文第 40 頁和下文第 181 頁。

② 關於道教的傳授儀式及其與政治忠貞儀式的類似，見石泰安 (Rolf Stein)：《中國盟誓面面觀》(“Aspects de la foi jurée en Chine”)；索安 (Seidel)：《皇家寶藏與道教聖物》(Imperial Treasures and Taoist Sacraments)，第 327 ~ 325 頁各處；賀碧來 (Robinet)：《上清降經》(La révélation du Shangqing) 第 1 卷，第 120 ~ 121 頁；穆瑞明 (Christine Mollier)：《五世紀的一部道教啓示錄：〈洞淵神咒經〉》(Une apocalypse taoïste du Ve siècle: Le Livre des Incantations Divines des Grottes Abyssales)，第 117 ~ 118 頁。

③ 《九丹經訣》卷一，第 1b 頁。關於道教傳授儀式中的供品金人以及向東流水中投符，分別見《無上秘要》(CT1138)，卷二第七第 7b 頁和卷三四第 12a ~ 16a 頁 [勞格文 (Lagerwey)，《〈無上秘要〉：六世紀的道教總匯》(Wu-shang pi - yao: Somme taoïste du VIe siècle)，第 109、124 頁]。又見陳國符：《道藏源流考》，第 283 ~ 284 頁。金大烈 (Kim Daeyeol)：《中國古代生命力的象徵系統》(“Le symbolisme de la force vitale en Chine ancienne”) 第 3 章第 2 頁指出，魚經常作為與神人交通的形象出現在早期中國文學和圖像材料中，並認為傳授儀式中提供的金人和金魚象徵修煉者的願望進入了仙界。

訣。(《抱朴子》卷四,第 83 頁)

受《九轉還丹經》所奉信物是金魚和龍形玉環,二者據說是代替歃血割髮的儀式。如果没有金魚和玉環,可以代以麻織物和絲織物:①

傳受神經丹訣,皆約齋盟誓,用金魚八兩,玉龍偃環,以代剪髮歃血之誓。世上如難得此物,又不可使靈術永閉也,可用青細布四十尺,以準金魚之信,重帛絹四十尺,以齊偃環玉龍之約。(《九轉還丹經要訣》,第 5a 頁)

受《太清經》也奉以麻織物和絲織物,其注解說:

依科盟書,用黃金八兩、黃布四十尺、白銀八兩、白絹四十尺爲信。限一百年內得傳一人。歃丹爲盟,不宣之約。② (《太清經天師口訣》,第 1a 頁)

① 《無上秘要》卷三四,第 12b 頁[勞格文(Lagerwey):《〈無上秘要〉:六世紀的道教總匯》(Wu - shang pi - yao: Somme taoïste du VIe siècle),第 124 頁],提到用金環和綠色絲綢代替血和剪髮。

② 以上提到的供品有金銀般的色澤,這是一個有關聯的細節,因爲煉丹術常稱黃白術,黃白指金銀兩種金屬。傳授《太清經》的文字被《九丹經》注解引用,把血換成丹砂;見《九丹經訣》卷三,第 4a ~ b 頁。注解卷三第 4b ~ 8a 頁還引用了出自狐剛子(關於此人見附錄 C)三部失傳作品和第四種匿名資料中傳授儀式的文字。



《九轉還丹經》命令傳經師將部分所受信物贈予其自身之師，另一部分施捨，剩下的視為聖物，永遠不為私用。<sup>①</sup>

傳授儀式還標志著弟子不泄露所受之教與經的承諾。上引《太清經》注解一段繼續記述不恰當的傳授所受的懲罰：

若一朝違科，傳非其人，違負漏泄，天帝擯仙，永謝玄路，泰玄仙都，使心迷意亂，萬向傾敗，九老仙君使精神昏濁，所學無成，太一司錄不上生錄，三天司命減算伐年，殃及七祖，受罰於太玄都。<sup>②</sup>（《太清經天師口訣》，第 1a ~ b 頁）

弟子奉以信物之後，《九丹經》的傳授儀式繼續指出要在近東流水處設一玄女座，以便女神可以降下觀摩儀式。一個大致類似的裝置的細節見於注解，它描述了用於相同目的的太一座位的建造。座位每一邊長三尺六寸，高二尺八寸，蓋上一塊新席子，上面放一條三尺長的綢緞。<sup>③</sup> 然後，根據《九丹經》，師父燒香并向天宣告擬將丹法和經書授予其弟子。傳授經和口訣之前，他要等待玄女的允許信號。如果天晴無風，師徒共飲白鷄血為盟。<sup>④</sup>

① 《太極真人九轉還丹經要訣》(CT889)，第 5a ~ b 頁。

② 九老仙君是太清天之神，見《真靈位業圖》，第 12a 頁。本章圖 7 複製了九老仙君的一種符。關於道經未准許的傳授和盜用見索安 (Seidel)：《皇家寶藏與道教聖物》(“Imperial Treasures and Taoist Sacraments”)，第 333 ~ 335 頁。《太平御覽》引用了《太清中經》關於傳授儀式的兩段佚文，見卷六七九，第 2a 頁。

③ 《九丹經訣》卷二十，第 3a 頁。

④ 《九丹經訣》卷一，第 1b 頁。一個稍微不同的傳授儀式的版本見《上洞心丹經訣》卷上，第 3b ~ 4a 頁。

## 二、隱和齋

接受了丹經和口訣後，煉丹家便隱於山中或偏僻之地，與兩三個隨從為伴，隨從的主要任務是搗藥和看火：

合丹可同心慕道，淳和忠信，不淫濫，守志行者，三人可也。若難其人，兩人可也。皆須齋戒沐浴。<sup>①</sup>（《九轉還丹經要訣》，第4b頁）

另一部太清文獻說，不得超過三個人幫助煉丹家，如果多了，“其心不齊”<sup>②</sup>。

如上引段落所見，所有參與合丹的人應當首先進行預備性的齋。聖地建在靠近東流水的山坡上，名為“精舍”，這個詞也指道士進行冥想修煉的房間。<sup>③</sup> 煉九丹時，施齋三次：受授丹法之前所需

① 相似文字見於《九丹經訣》卷一第2a頁，及《琅玕華丹經》第3a和4a頁[柏夷(Bokenkamp)譯：《早期道經》(Early Daoist Scriptures)，第334和335頁]。關於行齋之前的沐浴見《無上秘要》卷六六，第1a~4b頁[勞格文(Lagerwey)：《無上秘要》：六世紀的道教總匯》(Wu-shang pi-yao: Somme taoïste du VIe siècle)，第174~175頁]。

② 《太清石壁記》卷上，第4a~b頁。

③ 《抱朴子》卷四第83頁對《金液經》作了摘要(見下文第144頁)。關於早期道教中的“精舍”見石泰安(Stein)：《論公元二世紀道教的宗教—政治運動》(“Remarques sur les mouvements du taoïsme politico-religieux au II e siècle ap. J.-C.”)，第70~72頁；司馬虛(Strickmann)：《茅山的道教》(Le Taoïsme du Mao Chan)，第149~152頁；吉川忠夫：《“靜室”考》。

天數不詳，購置藥物之前需七日，合丹之前又需七日。<sup>①</sup> 根據其他文獻，它在百日內完成，或者分兩個階段，分別是四十日和百日。<sup>②</sup>

在行齋之初，正如《九轉還丹經》中一段話所言，修煉者應當淨潔儀式場地，該段文字又見於《三十六水法》：

齋起日，當先投清酒五斛於所止之流水中。若地無流水，當好井，投酒於中，以填地氣也。合齋皆飲此水也。（《九轉還丹經要訣》，第 5a 頁；《三十六水法》，第 11a 頁）

《琅玕華丹經》記述了行齋結束時舉行的一個類似儀式。在那時，煉丹者祈禱說：

齋畢，以清酒三斛，投之於東流水中。臨水祝曰：太玄清流，八海九江，山神地祇，上護丹精，美酒三斛，謹祠河靈。畢還勿顧，乃以其日納藥於釜中也。<sup>③</sup>（《琅玕華丹經》，第 2a ~ b 頁）

關於行齋的活動，除了涉及燒香（五香）和沐浴外，進一步的細節不得而知。<sup>④</sup>

---

① 《九丹經訣》卷一，第 1b、2a 頁。又見注解卷七，第 2b 頁。

② 《九轉還丹經要訣》，第 4b 頁；《琅玕華丹經》，第 1a 和 2a 頁 [柏夷 (Bokenkamp) 譯：《早期道經》(Early Daoist Scriptures)，第 331、333 頁]。

③ 柏夷 (Bokenkamp) 譯：《早期道經》(Early Daoist Scriptures)，第 333 頁。引用時稍有改動。

④ 《九丹經訣》卷一，第 2a 頁。關於五香見本章下文和柏夷 (Bokenkamp) 譯：《早期道經》(Early Daoist Scriptures)，第 358 頁。

## 擇時

在太清文獻中，很多注意力被放在確定擇時隱居的規則上。所有這些規則都以曆法禁忌為基礎，其中很多是根據五行、天干和地支間的吉凶關係。例如，在春季，木王火相水休金囚土死。五行中最好的關係是王相。因此，春季最吉日是天干和地支分別與木（甲或乙）和火（午或巳）相關的日子。<sup>①</sup> 應當指出，這些關聯性宇宙論的基本象徵在太清文獻中祇用來確定開始隱居的時間，以及下文所見的發火時間，它們不用來解釋丹藥藥物或丹藥自身與宇宙原理之間的關係。

其他有利的日子是被定義為保日（其干支對應兩行，其中第一個生第二個，例如木—火）、義日（其干支對應兩行，其中第二個生第一個，例如水—金）、專日（對此沒有給出細節）。凶日被認為是制日（其干支對應兩行，其中第一個剋第二個，例如土—水），或伐日（其干支對應兩行，其中第二個剋第一個，例如木—金）。<sup>②</sup>

甲子、甲午、甲寅、乙亥、乙卯、乙巳、丙戌、丙午和丙辰日據說

① 《九丹經訣》卷四，第 3b ~ 4a 頁。實際發生在這四種標識間的組合僅有甲午和乙巳。

② 《九丹經訣》卷四，第 4b ~ 5a 頁；引自《抱朴子》卷一七，第 303 頁 [威爾 (Ware) 譯：《抱朴子》( *Bao pu zi* )，第 286 ~ 287 頁]。葛洪標示出自《靈寶經》的相關文字現見於《太上靈寶五符序》( CT338 ) 卷下，第 8b ~ 9a 頁。在《淮南子》卷三，第 28b 頁，這些被說成是干支對應彼此相生的兩行的日子；見梅杰 (Major)：《漢代早期思想中的天地》( *Heaven and Earth in Early Han Thought* )，第 131 頁。在五行相生循環中，實際上沒有兩行能彼此相生。如梅杰在第 132 頁指出的那樣，《淮南子》文字的重要性與其說是宇宙學的，不如說是修辭學的。這可能是上面提到的三部書沒有提及“專日”的原因，它與實際操作的規則有關。

也吉利。<sup>①</sup> 另一方面，隱於五岳中的某岳煉丹或進行其他修煉，在天干或地支與山的方向一致的年裏，與山的方向相關的季節是禁忌，例如，在甲、乙、寅或卯之歲的春季不應入東岳，因為這些字與東有關。<sup>②</sup> 此外，在三十日的月份，不應在第三、十一、十五、十八、二十四、二十六和三十日入山；在二十九日的月份，不應在第一、五、十三、十六、二十六和二十八日入山。<sup>③</sup> 最後，在一年的十二個月裏，標識以下周期字的日子是禁忌：一月午，二月亥，三月甲，四月戊，五月戌，六月申卯，七月甲子，八月甲午，九月寅，十月辰，十一月乙，十二月丑。<sup>④</sup>

### 三、戒和禁

大量戒和禁也突顯了煉丹工作的儀式本質。《九丹經》云，合丹前不應接觸污穢，不應進入年輕婦女居住的房間或者舉行哀悼的地方。此外，也不應向“嫉妒多口舌人、不信道者”洩漏自己的意圖。<sup>⑤</sup> 《九轉還丹經》有相似的規則：

---

① 《九丹經訣》卷四，第 5a 頁；引自《抱朴子》卷一七，第 301 頁 [威爾 (Ware) 譯：《抱朴子》( *Bao pu zi* )，第 283 頁]，有改動。

② 《九丹經訣》卷四，第 4a ~ b 頁；引自《抱朴子》卷一七，第 299 ~ 300 頁 [威爾 (Ware) 譯：《抱朴子》( *Bao pu zi* )，第 280 ~ 281 頁]。

③ 《九丹經訣》卷四，第 5a ~ b 頁；引自《抱朴子》卷一七，第 301 頁 [威爾 (Ware) 譯：《抱朴子》( *Bao pu zi* )，第 283 頁]。

④ 《九丹經訣》，卷四，第 5b 頁；引自《抱朴子》卷一七，第 301 頁 [威爾 (Ware) 譯：《抱朴子》( *Bao pu zi* )，第 283 頁]，有改動。

⑤ 《九丹經訣》卷一，第 2a 和 2b 頁。

自齋以始，便斷絕人事，令待丹成也……（你和同伴）不得履穢穢見尸也，及鷄犬大忌之。（《九轉還丹經要訣》，第 4b 頁）

由玄子——第一個從黃帝受《九丹經》的人——口授的其他幾條規則，以四個標題列在《九丹經》注解中即：五忌、三諱、四敗、六畏。五忌涉及合丹日以及不應采取的有關行為，它們是：

（1）五石死日，即春壬辰，夏癸未，秋丙戌，冬丁丑。在這些日子裏，石精伏結，飛花不起。

（2）五邪生日，即春壬寅，夏癸巳，秋壬申，冬癸亥。在這些日子裏，不得購買煉丹藥物、講解丹事或入山。

（3）五岳傷絕日，即春庚寅，夏癸未，秋丙申，冬丁丑。在這些日子裏，神靈錄人魂魄，禁止合丹和尋藥。

（4）天開地破日，即春丙戌、丙辰，夏辛未、辛丑，秋壬辰、壬戌，冬癸未、癸丑。在這些日子裏，禁止作釜與合藥。

（5）男七月三日及七月甲寅日，女正月七日及正月庚申日。在這些日子裏，石精相互交戰，不得合丹。<sup>①</sup>

根據三諱，人們應當：

（1）遠離那些遭受苦難和不幸之人。

（2）不要說出弑賊的名號，它是丹的惡鬼，名為石蔥子，字混泥洗。

<sup>①</sup> 《九丹經訣》卷二十，第 1b 和 5a ~ 6a 頁。由於《九丹經訣》的印刷錯誤，第 1b 頁第 5 列以下一長段有關其他儀式規則的文字截斷了上面第二條忌日名單，原文從第 5a 頁第 10 列中斷處（“春”字）重新開始。《上洞心丹經訣》卷下第 16b ~ 17a 頁記載了相同的名單，沒有《九丹經訣》的錯誤。

(3) 遠離患病或將死之人，以及新生兒。<sup>①</sup>

四敗爲：

(1) 合丹之處地多震動，即使僅由車馬經過造成。

(2) 見嫉妒之人。

(3) 雷聲震釜。

(4) 酸辣味及燒鷄犬毛味。此外，如果聽到雷聲，應立即以濕布蓋釜上，以阻止藥精飛散。<sup>②</sup>

六畏爲：

(1) 風雨雷霆。

(2) 聽到喚魂魄聲。

(3) 無詳情。

(4) 無詳情。

(5) 聽到悲哭聲。

(6) 看到污穢血腥之事。<sup>③</sup>

### 購置藥物

規則和禁忌同樣支配著丹藥藥物的購置。根據《九丹經》，齋

---

① 《九丹經訣》卷二十，第 6a ~ b 頁。呼神靈或惡鬼的名字是爲了得以控制和制服它們。《上洞心丹經訣》中相應段落中“石蔥子”作“不蔥子”，見卷下第 17a ~ b 頁。

② 《九丹經訣》卷二十，第 6b 頁。《上洞心丹經訣》卷下也列有四敗，第 17b ~ 18a 頁，記載了第一敗的一個不同版本：地無丹氣，謂非神地。譯者注：第三敗二書所記也不同，《上洞心丹經訣》爲“侶非其友”。

③ 《九丹經訣》卷二十，第 7a 頁。又見《上洞心丹經訣》卷下，第 18a 頁。兩書的一條注解說原本脫第三、四條。

七日後，應在“執日”和“月德地”買藥，不得爭論貴賤。<sup>①</sup>《九丹經》注解解釋說空間和時間應正確對應，這由和藥物購置地點及月份相關的地支間的關係所決定。例如，一月選未日，二月選申日，其他月和支依次類推。對於地點，甲日選申地，乙日選庚地（可能是“酉”之誤），等等。另外，勿買服孝人之藥。<sup>②</sup>

#### 四、選址及保護

有關建立儀式場地的活動集中在選址、淨潔和保護上。淨潔和保護場地是爲了保護自己遠離山中惡鬼。祇要擁有像《三皇文》、《五岳真形圖》或《般若經》這樣的重要經書就可以做到這一點，它們能召神并得其護佑。<sup>③</sup>要趕走鬼魅，還應當能夠鑒別它們并喊出它們的名字，或者認出在某些日子裏偽裝成人或野獸的那些鬼魅。<sup>④</sup>根據《無上秘要》，合丹時爲了保護儀式場地，也可舉行宿啓儀。<sup>⑤</sup>

① 《九丹經訣》卷一，第 2a 頁。

② 《九丹經訣》卷十，第 6b ~ 7a 頁。關於一個類似計算體系見馬克 (Kalinowski)：《中國古代的宇宙論和占卜》( *Cosmologie et divination dans la Chine ancienne* )，第 233 ~ 234 頁。

③ 《九丹經訣》卷五，第 2b ~ 3a 頁，引自《抱朴子》，卷一七第 300 頁、卷一九第 336 ~ 337 頁和卷一八第 323 頁 [威爾 (Ware) 譯：《抱朴子》( *Bao pu zi* )，第 282, 314 ~ 316 和 302 頁；《抱朴子》沒有提到《般若經》]。這段文字的開頭和末尾部分還見於《上洞心丹經訣》卷下，第 6a 頁。

④ 《九丹經訣》卷四，第 5b ~ 7a 頁，引自《抱朴子》卷一七，第 304 頁 [威爾 (Ware) 譯：《抱朴子》( *Bao pu zi* )，第 287 ~ 289 頁]。

⑤ 《無上秘要》卷五七，第 1b ~ 2a 頁 [勞格文 (Lagerwey)：《〈無上秘要〉：六世紀的道教總匯》( *Wu - shang pi - yao: Somme taoïste du VIe siècle* )，第 169 頁]，引自《太真科》。關於宿啓見勞格文 (Lagerwey)：《中國社會與歷史中的道教儀式》( *Taoist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 and History* )，第 90 ~ 105 頁。除了《無上秘要》中的引文，《太真科》已佚。



然而，如《九丹經》注解所述，保護合丹最有效的方法是用符和印。<sup>①</sup> 在合丹之前，將它們佩戴在身上，粘貼於四方，放在通過住宅的路上，擲於爐中，或者燒成灰和水服下。

### (一) 驅鬼

以下兩個例子說明太清修煉者如何使用符。關於建立儀式場地的規則，三種太清資料提到一種稱為却鬼藥或却鬼丸的組合物。此組合物的幾種成分是有毒植物，其辟邪功能在藥典中也有提及。一種處方見於《太清經》注解，它提到這種丸和同名的却鬼符：

凡合大藥，必在山林靜所，作大藥屋，四面懸劍，并作却鬼丸、却鬼符，安之懸之，始可合大藥，不爾者，鬼神喻藥精氣。必作符藥，却惡鬼神也。

作却鬼丸藥法：用朱砂、雄黃、雌黃、鼈甲、藜蘆、桃仁、烏頭、附子、大半夏、野葛、石硫黃、巴豆、生犀魚、鬼白、麝香、鬼箭、蜈蚣，凡十七味，等分搗篩，用茵草汁和之，丸如鷄子黃大。合仙藥之時，四面懸之，中燒一丸，百鬼走去。又燒一丸，鬼等悉死。秘之大驗。（《太清經天師口訣》，第 14a 頁）

却鬼丸的一種相似處方見於孫思邈的太清法選集《太清丹經要訣》。相應的符《太清經》注解和孫思邈著作都沒有抄錄，但見

<sup>①</sup> 《九丹經訣》卷五，第 3b ~ 4a 頁。

於《九丹經》注解中(見圖2), 連同第三種相似的却鬼丸之方。<sup>①</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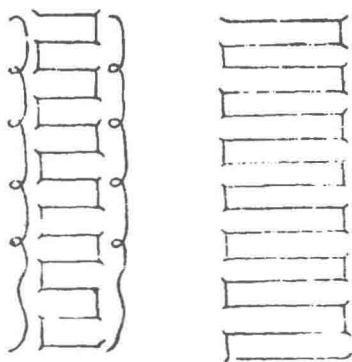


圖2 却鬼符(右邊是其內部的異本)

## (二) 玉台符

第二個例子涉及《黃帝玉台篇》的五種符。通過皇人教給黃帝的一種儀式,《九丹經》注解介紹了該符的副本(圖3)。在這種儀式中,修煉者齋一百五十日後,用泉水、白糧粉、朱砂、蜜和桑薪灰作五香湯。湯放在靜室之中,然後修煉者取五台符,圍繞盛湯的容器放在其四邊,在容器中央上方三尺處懸符。然後離開靜室,再進入,行禹步并閉氣。在湯上呼氣後禮敬五符,將湯從身體上方倒下沐浴。然後穿上乾淨的衣服,在身體的四個方向置符,將中央符

<sup>①</sup> 《太清丹經要訣》,見《雲笈七籤》卷七一,第27a頁[席文(Sivin):《中國煉丹術的初步研究》(*Chinese Alchemy Preliminary Studies*),第208~209頁];及《九丹經訣》卷五,第9a~10a頁,該處給出兩種版本的符,第二種內部有變動。孫思邈著作中的方法稱為“煉丹合殺鬼丸法”。

吞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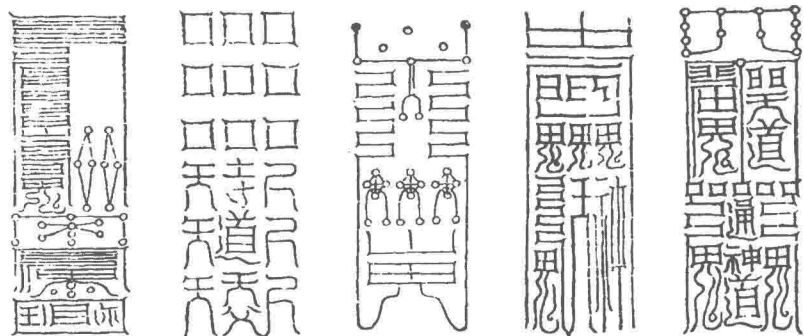


圖3 玉台符

再潔齋七日後，原文繼續說，神奇之光照室。修煉者不應害怕，繼續守一，直至神人出現并授予教義。修煉者尋找丹藥藥物時還應隨身攜帶五符，合丹時埋入爐的四邊和地下。<sup>①</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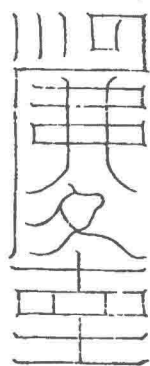
### (三) 其他符和印

除了却鬼符和玉台五符外，《九丹經》注解抄錄了另外五套符印，并對其材料、尺寸、顏色和用途作了解釋。其中幾種也出現在葛洪《抱朴子內篇》中，但是與後者相比，插圖和配文都有變化之處，有時變化很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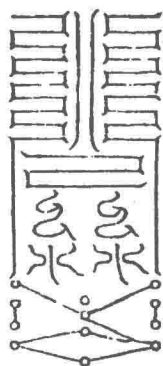
#### (1) 入名山賚召高山君符。(圖4)<sup>②</sup>

① 《九丹經訣》卷五，第 10b ~ 14b 頁。關於禹步見安德森：(Poul Andersen)：《步罡法》(“The Practice of Bugang”)；關於守一見下文第 170 ~ 173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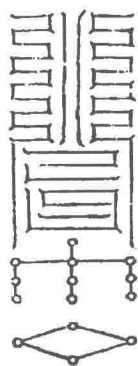
② 《九丹經訣》卷五，第 4a ~ 7a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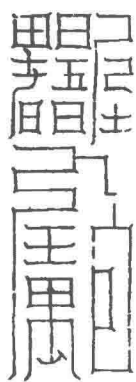
符1.i



符1.i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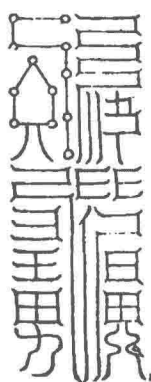
符1.iii



符1.iv



符1.v



符1.vi



符1.vii

圖4 人名山賚召高山君符

此套包括七種符：

- i. 召高山君使符，保護自己抵禦野獸。
- ii. 登山符，辟邪精惡鬼野獸和危險動物。古時仙人陳安世曾

用此符。<sup>①</sup>

iii. 前符的异本。

iv. 帶在身上之符(男左女右),粘貼在住處四方,或旅行時攜帶。<sup>②</sup>

v. 老君黃庭三十九真秘符,粘貼在合丹處。<sup>③</sup> 附文說合丹應在深山洞中,遠離人畜,近東流水。若不能在洞中合丹,可以居住在山之深處。若不能呆在無人烟處,可以隱入靜室。若無東流水,西流亦可。

vi. 此符粘貼在居所四邊和四角,以及距離入山穿行道路五十步遠處。<sup>④</sup>

vii. 遠離野獸之符。

(2) 辟百蛇印及能却虎狼不犯符。(圖 5)<sup>⑤</sup>

此套符包括六方印及符。

i. 佩帶在身上的兩種神印。

① 此符的附文又見《抱朴子》卷一七,第 308 頁[威爾(Ware)譯:《抱朴子》(*Bao pu zi*),第 295 頁],此處葛洪記載了《老子黃庭中胎四十九真秘符》,但没有提供插圖。《九丹經》注解倒是包含一種《老君黃庭三十九真秘符》(見下文),但附文不同。

② 此符附文,但不是符自身,與《抱朴子》卷一七第 310 頁[威爾(Ware)譯:《抱朴子》(*Bao pu zi*),第 296 頁]中的相近。

③ 見本頁注釋①。

④ 此符附文與《抱朴子》卷一七第 309 頁[威爾(Ware)譯:《抱朴子》(*Bao pu zi*),第 296 頁]中的相符,後者記述了五種老子入山符,很可能出自最初的《靈寶經》[柏夷(Bokenkamp):《靈寶經的資料》("Sources of Ling-pao Scriptures"),第 450 頁]。然而,五符沒有一種與《九丹經》複製的相似。

⑤ 《九丹經訣》卷五,第 8b ~ 10a 頁。這套符連同附文都在《上洞心丹經訣》中有複製,見卷下第 9a ~ 11a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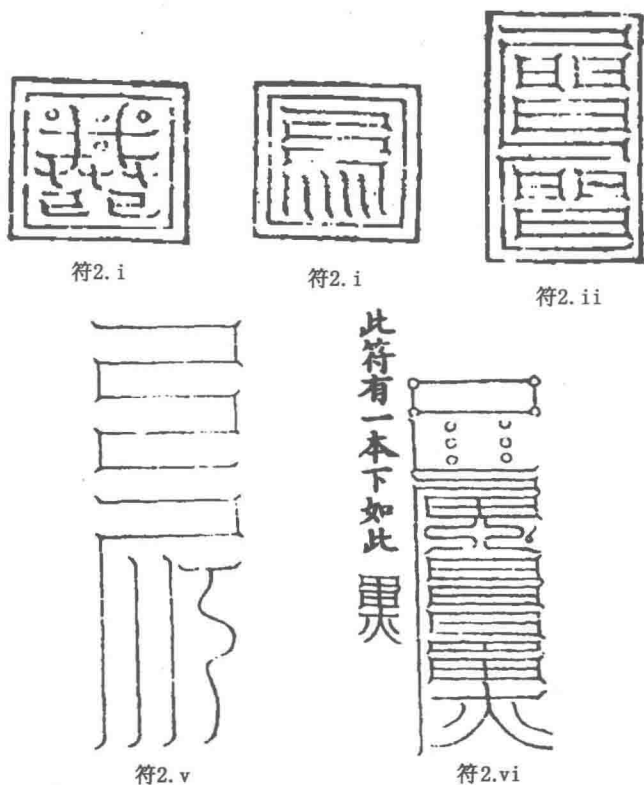


圖5 辟百蛇印及能却虎狼不犯符(符2. iii和2. iv見圖2)

- ii. 却野獸之印,也可用作符并吞服。
- iii. 却鬼符,合丹時粘貼在四方。(見圖2)①
- iv. 前符內部的異本。
- v. 山居符,置於門的四角,以遠離野獸。

① 此符與本章上文提到的却鬼丸有關。

vi. 作開山符的插圖(包括底部的一種異本)和說明。此符不僅能使人控制鬼魅,還能使山門打開,出經書和丹藥藥物。<sup>①</sup>

(3) 合和防辟法。(圖 6)<sup>②</sup>

i. 該符用於問中岳君是否可以開始合丹。

ii. 太一八寸素符,老子合丹時用之。<sup>③</sup>

iii. 該符若服之,可“令心開”。<sup>④</sup>

iv. 却害符,應投於竈中,以伏精。

v. 五神符(五神即五方之帝),保證合丹成功。這些符通過禮敬上皇道君所受,可吞服或戴在頭上,應在合丹十日前製備。此符及前面四符都由葛玄所受。<sup>⑤</sup>

(4) 九老玉券。(圖 7)<sup>⑥</sup>

合丹時,應向河中倒酒,以避免地氣的有害影響。還應祭

① 此符的附文與《抱朴子》卷一七第 310 頁[威爾(Ware)譯:《抱朴子》(*Bao pu zi*),第 296 頁]所見的部分相符,該處葛洪提到一種同名符但沒有複製,說應當“秘之”。《九丹經訣》中的異本可以使我們更好地理解葛洪的記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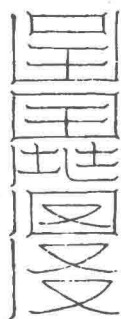
② 《九丹經訣》卷一九,第 4a~8b 頁。這套符的全部連同附文和介紹文字又見《上洞心丹經訣》卷下,第 12a~16a 頁。

③ 《九丹經訣》卷二十複製了另外一種八寸素符(見下文第五套符寶鎮符),但插圖和附文不同。

④ 此符插圖後面是引自《太清神丹寶經》(可能是《太清經》的一種變本標題)的四言六句韻文咒語,以及注釋說該符放在一個青錦囊中繫在頭上,可使丹精不飛。

⑤ 這五種符圖的附文包括服丹前所念的一段祈禱,《上洞心丹經訣》卷下第 16a 頁有最後一段文字的一個異本。《太清石壁記》卷上第 13b~14a 頁提到一套安在竈上方的五帝神符,每一符都與五石丹的一種藥物有關。

⑥ 《九丹經訣》卷二十,第 3b~4b 頁。第二幅插圖是第一幅的一個變本。關於九老君見上文第 104 頁注釋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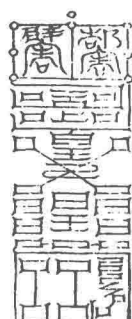
符3.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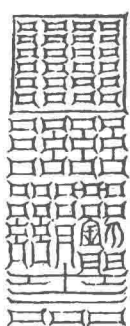
符3. i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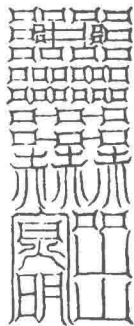
符3. ii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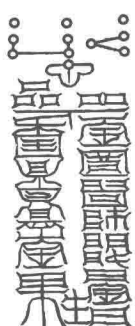
符3. iv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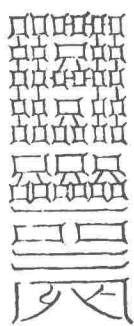
符3. v青帝符



符3. v赤帝符



符3. v黄帝符



符3. v白帝符



符3. v黑帝符

圖6 合和防辟法

神。然而，如果得到九老玉券，這些儀式都不需要了。根據附文，此符又稱八素真籙，或太清上符。修煉者始齋時，在一塊綠色綢布上畫二枚符，然後口中祈禱合丹成功。然後取一枚放在青錦囊中，以繫其背心前。另一枚剪成兩半，一半投所居水中，一半埋六一竈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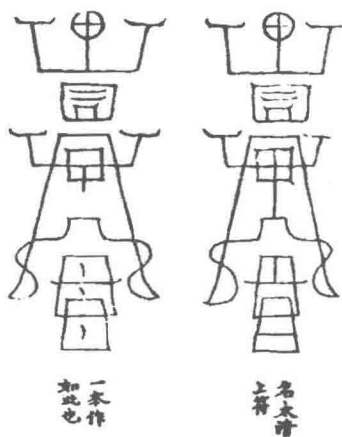


圖7 九老玉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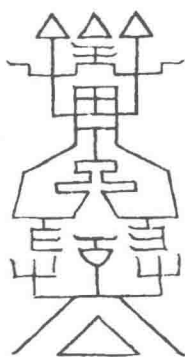


圖8 寶鎮符

(5) 寶鎮符(圖8)。<sup>①</sup>

① 《九丹經訣》卷二十,第5a頁。

此符又稱仙伯太一檢，或八寸符。<sup>①</sup> 以始齋日，或甲子、甲寅日，面向東，青筆畫在釜上。完全相同的符畫在一條白色絲綢上。最後口中祈禱。<sup>②</sup>

## 五、建實驗室

煉丹實驗室，通常稱為丹室或丹屋，其建設說明在《九轉還丹經》和《琅玕華丹經》中都有。根據《九轉還丹經》，煉丹家受丹法并行齋之後，入山建立實驗室（這裏稱為神竈屋），其中置爐，用鐵架支撐釜。煉丹家應當確保屋不接觸地面，且建在舊井或墓地之上：

臨東流水上作神竈屋。屋長四丈，廣二丈，起基四尺。又當先掘基下土三五尺深，如無故坎井冢瘞埋之所，然可築基蓋屋。開南戶、東戶、西戶三門也。乃立竈於屋中央，竈口向西，竈窠內須令安得鐵鏟，容坐得土釜，竈子四邊令去釜凡九寸，以磚并細土泥構立之。（《九轉還丹經要訣》，第 1b ~ 2a 頁）

《琅玕華丹經》給出一個相似的方法：

竈屋起基，先鑿地，去除穢土三尺，更納好土，築以滿之。

① 《九丹經訣》卷一九第 4b 頁有一種八寸素符插圖，與本符不同；見上文第 118 頁注釋③。

② 這段祈禱僅頭三個字見於《九丹經訣》，後面是五忌的名單；見上文第 109 頁注釋①。

又更於平土之上起基，高令二尺五寸。勿在故塚墓之處、及故居家之墟間為竈，而止也。竈屋令成巾長三丈，廣一丈六尺，高一丈六尺，潔盛治護，以好草覆之泥壁內外，令堅密。正東、正南門二戶，戶廣四尺，暮閉之。視火人及主人止室中。

以竈安屋下中央，竈口令向東，以好磚石繕作之。以苦酒及東流水，搗和細白土，并牛馬麋鹿毛為泥，泥竈，竈內安鐵鏟，以藥釜著鏟上，使釜在竈中央，釜四邊當去竈土，各三寸半，令竈高於釜上二尺，釜下去地一尺八寸。<sup>①</sup>（《琅玕華丹經》，第 3b~4a 頁）

以上所引兩種方法都見於《九丹經》注解，分別稱為“飛丹作屋法”和“作竈法”。然而，注解者補充說這些是“舊法”，他說在當時祇除其朽壤、實以好土并在釜下埋符即可。<sup>②</sup>

根據《九丹經》注解所見的另外一種方法，符室應該建在近東流水處，其長十二步，高二十四尺，有一個朝南的門。牆以香泥塗抹，四邊安符。在中央放分層的煉丹壇（這裏稱“三台”，名稱出自北斗下面的六顆星組成的星座）和釜的支撐（這裏稱“五岳”，五座神山的稱號）。在西邊放丹藥藥物和經書。<sup>③</sup>

① 柏夷(Bokenkamp)譯：《早期道經》(Early Daoist Scriptures)，第 335 頁，引用時稍有改動。根據《九丹經》注解對此段文字的引述（見下條注釋），竈泥用白泥、蒲臺泥、醋和東流水製成。蒲臺區（在今山東）在隋代首次設立，《琅玕華丹經》沒有提及。這一點及其他變動表明《九丹經訣》引《琅玕華丹經》的這段文字并非出自其《道藏》本(CT255)的同一版本。

② 《九丹經訣》卷七，第 2a~b 和 3b~4a 頁。

③ 《九丹經訣》卷七，第 3b 頁。關於三台和五岳作為煉丹術語見陳國符：《道藏源流續考》，第 35~36 頁。

## 六、發火

準備工作全部完成以後，煉丹家要選擇合適的時間煉丹。煉製九轉還丹的整個準備過程應當安排好時間，以便在九月九日黎明時發火。<sup>①</sup>《九丹經》及其他三種早期丹經列出一個開始合丹的吉凶日名單，其中儘管各書標示的吉日有所不同，但這段文字的共同來源很明顯。<sup>②</sup>在這些日子中，凶日是建、收和月殺。<sup>③</sup>最吉之日是五月五日和七月七日，<sup>④</sup>然後是開日和除日。<sup>⑤</sup>合丹還可以從干支日處於王相關係、彼此不相剋的日子開始。此外天應當晴朗，日月精明。<sup>⑥</sup>

這時終於可以起火了。在《九丹經》中，這個階段仍然需要用

① 《九轉還丹經要訣》，第4b頁。

② 《九丹經訣》卷一，第2a~b頁；《三十六水法》，第12a~b頁；《太清石壁記》卷上，第4a~b頁；《太清金液神丹經》卷上，第7a頁。

③ 在建除的雜合體系中，建日以與當月相同的地支來標識，收日是從建日開始的十二天循環的第十日。見魯惟一(Michael Loewe)：《睡虎地日書》[“The Almanacs (*jih - shu*) from Shui - hu - ti”]，第9~15頁；馬克(Kalinowski)：《睡虎地律書》(*Les traités de Shuihudi*)，第198~199頁；梅杰(Major)：《漢代早期思想中的天地》(*Heaven and Earth in Early Han Thought*)，第118~120頁。月殺是一個活躍在不同月份不同日的曆法惡鬼。十一月(子)在未，十二月(丑)在辰，一月(寅)在丑，等等。此惡鬼在公元前108年的曆法中被首次提及，見劉樂賢：《尹灣漢墓出土曆譜及其相關問題》，第256頁。感謝馬克(Marc Kalinowski)提供這條資料。

④ 《太清石壁記》卷上第4a頁和《太清金液神丹經》卷上第7a頁補充了七月七日。這三日被稱作“三陽時”，也被認為最適合伏鉛汞；見《九丹經訣》卷一一，第5a~b頁。

⑤ 開除日分別指從建日開始的十二日循環的第二和第十一日。

⑥ 《九丹經訣》卷七，第3a頁。

儀式來標志。煉丹者祈求大道君、老君和太和君，奉上飲食，央求他們監視這一過程，讓活動成功，並使其成爲至人，朝於北斗中的紫宮。<sup>①</sup>

《九丹經》注解記述了一個更複雜的儀式，稱爲“九丹祭”，在發火前舉行。煉丹家首先建壇，底層方九尺，上層方四尺，在壇西面六尺處放爐。在壇上放五條綢緞，每條上放一塊乾肉和一杯酒。在壇東的座上放九條綢緞，每條上放兩塊乾肉和兩杯酒。還要供奉小米、乾牛羊肉、蒸鯉魚、煮雞蛋、棗、梨和橘子或其他紅色水果。燒香，向杯中倒酒，然後跪在座前，自此以後纔可以起火。祭品被移到爐旁，放更多的乾肉和酒在三張桌上。肉應三日一換，酒一日三換。<sup>②</sup>

## 七、獻祭和服丹

準備儀式進行完畢後，合丹可以開始了。這時煉丹者的注意力集中在釜和火上，根據其師所授的書和口訣進行操作，由助手協助。丹煉成時，根據《九丹經》注解，煉丹者像發火前所做的那樣再次施祭，往壇上放更多的豬肉，並在壇東一座上放熟米飯、蒸鷄和炸乾魚。最後，祈禱云神藥已成，今請開釜，纔開釜。<sup>③</sup>

葛洪引述了服太清丹之前進行的一種儀式。在這種儀式中，

① 《九丹經訣》卷一，第 3a 頁；又見《九轉流珠神仙九丹經》卷上，第 5b ~ 6a 頁，《上洞心丹經訣》卷上，第 8b ~ 9a 頁。關於向其祈禱的三位神見上文第 15 頁。

② 《九丹經訣》卷二十，第 3a ~ b 頁。

③ 《九丹經訣》卷二十，第 3b 頁。

供奉不同數量的丹給天、天體和神，其餘部分放在市場中，給那些不能投身於煉丹的人：

金成，取百斤先設大祭。祭自有別法一卷，不與九鼎祭同也。祭當別稱金各檢署之。

禮天二十斤，日月五斤，北斗八斤，太乙八斤，井五斤，竈五斤，河伯十二斤，社五斤，門戶間鬼神清君各五斤，凡八十八斤。餘一十二斤，以好韋囊盛之，良日於都市中市盛之時，嘿聲放棄之於多人處，徑去無復顧。（《抱朴子》卷四，第 76 ~ 77 頁）

除了《抱朴子內篇》，其他資料都沒有記載這種儀式。葛洪提到如此大量的丹，不僅讓人對其記述的準確性生疑。

煉丹過程的最後一幕也用儀式來標志。《九丹經》再三勸告，再次齋戒并沐浴五周後纔能服丹。丹通常在六十干支周期的第一天，甲子日黎明時服之：煉丹家燒香，向神行禮，面向東鞠躬。根據注解，不應在寒風、雨、天陰或大露天服丹。此外，應住在純靜之處，忌酸食、房事和孝禮。<sup>①</sup>《琅玕華丹經》記載了一個比較簡單的規則：以十一月、四月、八月朔日平旦，以東流水服一兩。<sup>②</sup>

① 《九丹經訣》卷七，第 3b 頁，其出處為“狐剛子造大藥禁慎”。《太清經天師口訣》(CT883) 第 10a 頁建議在王相日（見上文第 107 頁）服丹。

② 《琅玕華丹經》，第 4b ~ 5a 頁 [柏夷 (Bokenkamp) 譯：《早期道經》(Early Daoist Scriptures), 第 336 頁]。《太清石壁記》卷下有服丹規則和禁令的一個擴展收集；關於其中的一部分，見李約瑟 (Needham)：《中國科學技術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第 5 卷，第 3 分冊，第 282 ~ 294 頁各處。

以上所述儀式順序是根據不同太清文獻所見的細節重構而成。《九丹經》是提供最完整記載的資料，而其他文獻僅提到應當施行的儀式步驟中的一部分。然而，這些唯一文獻給出的儀式的連貫細節和它們之間存在的區別，較之它們描述的技術細節要少得多。這些技術代表著太清煉丹家進行的煉丹過程的核心部分，對此我們將在下一章考察。

## 第六章 太清藥

太清傳統的核心是十幾種丹或藥，太清文獻也稱它們為還丹，這個術語有時譯為“循環轉化之丹(cyclically transformed elixir)”，但字面意思更多指“還丹(reverted elixir)”。該詞的使用透露了太清傳統煉丹過程的根本目的，對此我們在第四章已經討論過。在外丹中，“還丹”有兩種主要含義，指通過抽砂煉汞或者化合純鉛純汞而得到的丹。在第一種情況下，汞(陰)從丹砂(陽)中提煉出來，加入到硫(陽)中再煉。這一過程通常重複九次，產出一種被認為完全沒有陰的精華，因而包含純陽之質，它是陰陽出現之前的一的狀態。在第二種情況中，從丹砂(陽)中提煉出純汞(真陰)，從自然鉛(陰)中提煉出純鉛(真陽)。將純汞和純鉛相互化合在一起，得到的丹也相當於純陽。沒有任何一種太清組合物——包括九丹之第四丹，即使其名為還丹——是基於這些過程中的一種。在太清文獻中，“還丹”這個詞指使煉丹藥物返回其原初“精”的狀態，就得到了丹。

本章考察太清經中煉丹方法的一些方面，目的不是解釋煉製



太清丹涉及的所有技術細節——尤其是化學特性——而是在本書的範圍和視角內闡明其本質和主要特徵。在介紹不同文獻共有的主要技術後，剩下部分處理三種主要太清經和收入上清經的兩種早期外丹經中的方法。

## 一、太清文獻共用之法

合丹需要煉丹者及其助手運用技術作釜、填藥、泥釜、加熱釜，以及最後開釜。這些技術中有很多被不同的太清文獻共同使用，它們對這些技術的統一和連貫作出了貢獻。而且，爲了說明某個特別方法，諸文獻之間經常相互參考。例如，《太清經》注解說明作釜時說，封泥應當根據《九丹經》中的方法來製備，而且釜也可用來煉製所有其他重要的太清丹。相應地，《九丹經》的封泥藥物與《金液經》中的相同，後者僅漏掉一種成分。《琅玕華丹經》描述的加熱過程在很多方面與九丹之第一、三、四及六丹使用的加熱過程相似。《金液經》注解稱丹最後變成金應當依照《九丹經》之法來完成。類似共用方法的例證還有很多，本章將予以說明。

### (一) 釜

在太清法中，釜通常由兩個赤石脂容器疊加形成，且器口聯在一起。由於這一特徵，書中經常提到“兩釜”或“上下土釜”。根據《太清經》注解記載的方法，赤石脂搗篩，蒸一天，加入醋，形成一種泥，用以製作三對“兩釜”。然後用三十斤槲樹皮煮一天，除去渣滓，煎剩下部分，得到赤黑色的漆，稱爲“槲漆”，用來密封兩釜口及其內部。《太清經》注解說這種容器不僅可以用來煉太清丹，還可

煉九丹、金液、還丹和琅玕之華——換句話說，可以煉三種主要太清資料和上清經包括的兩種早期外丹經所載之法的所有丹。<sup>①</sup>

目前沒有發現其他早期太清文獻像《太清經》注解那樣如此詳細地描述釜的製備過程。在其他例子中我們即將會看到，重點在於講述釜的泥封過程。《九轉還丹經》僅說應當使用能盛三斗半，來自滎陽、長沙或豫章（分別位於今天的河南、湖南和江西）的釜，厚四分。<sup>②</sup>

## （二）玄黃

在《九丹經》的數種方法中，釜首先用一種稱為玄黃的鉛汞化合物密封，然後再用通常由七種成分製成、稱為六一泥的泥。除了加熱時防止釜開裂，如我們在第四章中所見，這兩種泥還起到重要的象徵作用。玄黃象徵陰陽相合以及融入到釜和丹中。六一泥象徵天體演化過程的階段，通過使丹的原料返回到原初物質的狀態，煉丹過程象徵性地將演化過程帶回到原點。

在玄黃中，純淨狀態的陽和陰由鉛汞之精代表，其精在煉丹家加熱自然物質時被釋放。然後鉛和汞在竹筒中反復蒸，最後以雄

① 《太清經天師口訣》，第 3a ~ b 頁；引自《九丹經訣》卷七，第 6a ~ b 頁，作“作赤土釜法”。

② 《九轉還丹經要訣》，第 1a 頁。對釜的簡單介紹還見於《神仙金鈞經》注解卷上，第 3a ~ b 頁。兩種唐代太清選集都記載了一種不同類型的容器，其下、上部分分別用鐵和泥製成。《太清丹經要訣》，見《雲笈七籤》，卷七一，第 3b ~ 9a 頁 [席文 (Sivin) 譯：《中國煉丹術的初步研究》(Chinese Alchemy: Preliminary Study)，第 166 ~ 168 頁]；及《太清石壁記》卷上第 5b ~ 7a 頁和卷中第 4a ~ b 頁 [何丙郁 (Ho Peng Yoke)：《理、氣和數》(Li, Qi and Shu)，第 206 頁]。

黃丹砂水和飛之。<sup>①</sup> 此過程最後一步的細節稱為“百蒸”，見於《九鼎丹隱文訣》。玄黃首先放入竹筒中蒸之，形成一種水溶液。然後把竹筒上下顛倒重複蒸之。如此一百次後，將複合物放入雄黃丹砂水中浸泡，置於密封的釜中，飛九遍。<sup>②</sup> 《九丹經》中鉛汞化合物所起的相同功能在其他太清文獻中由精鉛獨自承擔，稱為鉛丹或黃丹。<sup>③</sup>

根據《九丹經》注解，第八丹所用之釜另外可以用玄白來密封，此物也稱鉛白。<sup>④</sup> 兩種作玄白之法見於該注解。第一種，將鉛和金熔化，納入汞中，浸泡在一種稱為華池的酸液中七天。然後將溶液放在密封的竹筒中，再次浸入華池中三十六天。第二種方法祇用鉛和金，放入醋中三十六天。<sup>⑤</sup> 《太清經》注解中的一種方法也使用鉛白，用作塗釜，連同一層“如《九丹經》法”製備的六一泥和土、醋、鹽的混合物。<sup>⑥</sup>

① 《九丹經訣》卷一，第 3b 頁。

② 《九丹經訣》卷二十，第 8a 頁。同書（卷八，第 4a ~ b 頁）引用《三十六水法》（CT930）第 1b ~ 2a 和 2b 頁中的雄黃水法和丹砂水法 [曹天欽 (Ts' ao)，何丙郁 (Ho) 和李約瑟 (Needham)：《一部中古早期的中國煉丹水法文獻》（“An Early Mediaeval Chinese Alchemical Text on Aqueous' s Solutions”），第 125 ~ 126 頁。關於丹砂水見上文第 43 ~ 44 頁]。這兩種方法是題為“三精六液法”（卷八，第 3b ~ 4b 頁）一節的一部分，該標題涉及白礬石、雄黃和丹砂三種水，這部分共記述了六種方法（白礬石一種，雄黃兩種，丹砂三種）。“三精六液法”在《石藥爾雅》卷下第 4b 頁中也提到。

③ 見本章下文九轉還丹法和琅玕華丹法的摘要。

④ 《九丹經訣》卷一七，第 3a 頁。

⑤ 兩種方法見《九丹經訣》卷一七，第 3a ~ b 頁。又見卷二十，第 15a 頁，該處稱這種化合物為鉛白。關於原本《太清經》中的華池水法見本章下文。譯者注：兩種方法最後的放置時間《九丹經訣》原文均為三十日。

⑥ 《太清經天師口訣》，第 3a 頁。

除了用於泥釜，玄黃有時和九丹其他藥物一起放入容器內。這一用途的另一個示範見於《九丹經》注解記載的作九轉流珠法。自然鉛和丹砂首先精煉得其精華，加入二水（即雄黃丹砂水）後蒸一百遍。<sup>①</sup>到這一步，程序與作玄黃法相同。在《九鼎丹隱文訣》中，此法接著是將化合物分成九份，每一份依次用在盛有汞的釜內部，作為其上下層。并分九個階段加熱釜，直到鉛汞化合物全部耗盡。<sup>②</sup>

### （三）六一泥

釜的裏外和兩口處也要塗以六一泥，又稱神泥。在九丹法中，這種泥用礬石、戎鹽、鹵鹹、礬石、牡蠣、赤石脂和滑石製成。將這七種成分搗碎，在鐵器中加熱九日九夜，再搗篩，然後浸泡在華池中。釜首先用這種泥密封，然後用玄黃泥，最後置於太陽下乾十日。<sup>③</sup>

煉太清丹之釜被塗上一層“如《九丹經》法”製備的泥。封泥的說明實際上與《九丹經》記載的相同，也出現在《金液經》中，儘管其藥物中沒有滑石。<sup>④</sup>然而，泥封技術最詳盡和冗長的描述是見於

① 《九丹經訣》卷二十，第 1a ~ b 頁。

② 《九丹經訣》卷二十，第 8a ~ 9a 頁。

③ 《九丹經訣》卷一，第 3b ~ 4a 頁（注解亦引，卷七，第 5a ~ b 頁）。一種類似方法見於《太清丹經要訣》，見《雲笈七籤》卷七一，第 3b ~ 9a 頁 [席文 (Sivin) 譯：《中國煉丹術的初步研究》(Chinese Alchemy: Preliminary Studies)，第 160 ~ 168 頁]，對唯一藥物有附加說明。除上條參考資料外，《九丹經》還提供了第二種方法的說明，僅包括泥釜和放在釜內陰乾，見《九丹經訣》卷一，第 4a 頁。

④ 《神仙金鈞經》卷上，第 3b ~ 4a 頁。

《九轉還丹經》的一種，該書用了超過一半的篇幅用來描述它。煉丹家行齋以後，用牡蠣、白石脂、雲母粉、蚓蝮糞、滑石、白礬石作泥。此六物搗篩，置於醋中，形成一種泥，以泥兩釜內外。釜乾後再泥，重複以上過程總共三次。然後在藥物中加入鉛和醋，形成另一種泥，也塗在釜裏面。最後，合上兩釜，在口際處和釜的外面用相同的泥密封三層，再塗一層六一泥。<sup>①</sup>

在《琅玕華丹經》中，泥的藥物不同，但也是七種：牡蠣、蚓蝮糞、馬毛、滑石、赤石脂、羊毛和鹽。篩後加入醋，搗“三萬杵”，然後泥釜內外，逐漸行泥，令塗的每一層都晾乾。然後在醋中加入一些黃丹，復搗“三萬杵”，塗於釜內部。藥物納入釜中以後，先在際會處塗泥，然後塗釜外部。正如《琅玕華丹經》評論的那樣，這種方法較之金液和九轉還丹作釜所用之法要簡單，但是搗和封需要更用心：“謹密勿令華精泄散，泄散則無益。”<sup>②</sup>

#### (四) 華池

根據《九丹經》注解，藥物加熱之前用來浸泡的華池用煮熟的小麥、酵母、成分不明的青白石、鉛屑、丹砂末和蒸赤黍米製成，和醋一起置於密閉容器中。這種酸液應在丹室之中、吉兆之處製備，遠離婦女和家畜。夏天七十日成，冬天一百四十日成。<sup>③</sup>

① 《九轉還丹經要訣》，第 1a ~ b、2a ~ b 頁。

② 《琅玕華丹經》，第 1a ~ 2a 頁 [柏夷 (Bokenkamp) 譯：《早期道經》(Early Daoist Scriptures)，第 332 ~ 333 頁]。關於黃丹見本章下文。至唐早期，中國煉丹家作泥時有了更多種類的可供選擇，《九丹經訣》卷七選了一部分。

③ 《九丹經訣》卷一七，第 6a ~ b 頁。在這種方法中，醋稱為水，代表神水，是它最常見的異名之一。

另一種方法見於《太清經》注解，此華池的製備首先將一斤蜜納入五石淳左味中。然後在雨水中浸泡五斗穀。穀生芽時，收集起來放在太陽下曬乾，然後搗碎過濾，與米糕包裹礬石一起放入醋中。容器密閉後，三日華池成。最後再加入十斤硝石。<sup>①</sup> 正如《九丹經》注解引文表明的那樣，這種方法跟今佚原本《太清經》中的方法相同。<sup>②</sup>

### (五) 加熱方法

由於在火的作用下丹纔在釜中凝結，因此加熱釜是煉丹者執行工作的關鍵環節。唐代以來的好幾種外丹著作記載了關於火候的說明，這是一種根據宇宙時間的循環來調節火的強度的複雜體系。此體系基於好幾套宇宙學象徵，譬如《易經》十二辟卦、地支及其他十二進制的設置，它們象徵著道通過宇宙時間的循環而發出的元氣之點的升降。時間周期和加熱周期的聯繫表現在運用相同的象徵描述十二個主要加熱階段。目的不僅是反映整個宇宙循環在煉丹所需相對短的時間內完成，而且表現了元氣之點進入丹中。<sup>③</sup>

① 《太清經天師口訣》，第 1b 頁。

② 太清丹華池法在《九丹經》注解中出現兩次，見卷一七第 4b ~ 5a 頁。一例標示其出處為“太清中經上篇作華池法”，即《太清經》本身；另一例標示“天師太清華池口訣”，即今《太清經天師口訣》。這表明，今見於《太清經天師口訣》中的方法是《太清經》的原始程序。“太清中經上篇作華池法”的提及也表明，《太清經》在 7 世紀時以一種與三百年前葛洪所知相似的形式存在，也即分成三部分。

③ 關於外丹的“火候”見席文 (Sivin)：《金丹術的理論背景》(“The Theoretical Background of Elixir Alchemy”)，第 266 ~ 279 頁；關於這一體系的教義基礎見玄英 (Pregadio)《〈周易參同契〉中的時間表現》(“The Representation of Time in the *Zhouyi cantong qi*”)。

太清加熱方法簡單得多，其描述中没有宇宙學象徵。然而，金大烈 (Kim Daeyeol) 已經指出，某些早期外丹資料——包括《九丹經》——記載的四階段加熱循環和四季循環之間存在相似性。因此，太清文獻的加熱方法是唐及其後時期火候體系的前身。<sup>①</sup> 如《九丹經》所述，這些過程循環進行——通常是四或九個循環——每次循環九天。第一丹的說明是全書的典型：

先以馬通糠火去釜五寸，溫之九日九夜。推火附之，又九日九夜。（釜著火上，又九日九夜）以火壅釜半腹，又九日九夜。凡三十六日，可止火，一日寒之。<sup>②</sup>（《九丹經訣》卷一，第 4b 頁）

類似說明見於《九轉還丹經》，其加熱過程總共需要一百天。加熱最初分六個階段，每階段九天，然後中斷十天，最後再開始加熱三十六天。下面一段話還表明該書的技術術語和風格與《九丹經》非常接近：

先以糠煨火入鑊下，令去釜底六寸，九日九夜。又加火，去釜底三寸，九日九夜。又加火，齊釜底三寸，九日九夜。又加火，上釜腹三寸，九日九夜。又加火，再上釜腹二寸，共五寸，九日九夜。又加火，齊釜合際之下一寸，九日九夜。止，寒之十日，又加火至釜際之下半寸，頓三十六日晝夜。凡合九十

① 見金大烈 (Kim Daeyeol)：《中國古代生命力的象徵系統》（“Le symbolisme de la force vitale en Chine ancienne”），第 7 章，第 3 頁。

② 關於括號中增加的句子見下文第 216 ~ 217 頁。

晝夜。名曰九轉還丹。（《九轉還丹經要訣》，第 3a 頁）

在《琅玕華丹經》中，加熱過程也需要一百天，但它祇包含六個階段。像之前的例子一樣，這種方法在於使火逐步靠近釜。①

加熱過程結束時，用鋸或礪石除去兩釜口際的泥層，然後用鐵具打開釜，用兩年白鷄羽收集丹藥（一隻公鷄和一隻白色母鷄，與其他鷄分開飼養）。丹收集好以後，放入一個密封的金筒中，以錦囊盛之，絕不能單獨放置。②

## （六）變金

《九丹經》所述煉丹過程的最後行為是丹變成金，或者——在一個例子中——變成銀。第一和第四丹加水銀變成金，第二丹加磁石水變成金，第六丹加汞或鉛變成金，第七丹加鉛變成金或銀。這種嬗變被稱為“點”③，正如西方煉丹術中的“嬗變 (projection)”，指少量丹將其特性賦予加入到其中的其他物質的過程。這種嬗變宣稱的目的是驗證丹是否已正確煉製，但是《九丹經》在用丹金作容器時還暗示，它說以此法得到的金應當可塑。④ 在下面的例子

① 《琅玕華丹經》，第 4a ~ b 頁 [柏夷 (Bokenkamp) 譯：《早期道經》(Early Daoist Scriptures)，第 335 頁]。根據與三種主要的早期太清資料對照，沒有迹象表明本書和《九轉還丹經》所述加熱方法是上清外丹文獻的特徵。一種不同的觀點見席文 (Sivin)：《金丹術的理論背景》(“The Theoretical Background of Elixir Alchemy”)，第 269 頁。

② 《九丹經訣》卷二十，第 16a ~ b 頁。

③ “點”是與上文提到的“火候”有關的同類術語。在唐代外丹文獻中，其含義是元氣之“點”，由丹來代表，將其特性賦予整個宇宙。儘管表述不同，但同類概念構成太清文獻的基礎。

④ 關於作丹金器見上文第 42 ~ 43 頁。



中，金用來作筒，丹本身應當被保存在裏面：

更準前飛之。試之龍膏，丸之如小豆者。<sup>①</sup> 致猛火上，鼓囊吹之，食頃即成黃金。

又以二十四銖丹華點粉汞一斤，亦成黃金。黃金成，以作筒盛藥。又以一銖丹華投汞一斤，若鉛一斤，用武火漸令猛吹之，皆成黃金也。斤與銖慎勿多，多則金剛，少則金柔，皆不中捶也。（《九丹經訣》卷一，第 5a ~ b 頁）

《九轉還丹經》也記述了一種從丹中得到金銀的方法：

取鉛十斤著鐵器中，猛火火之令沸，投九轉之華一銖於鉛汁中，攪之，須臾立成黃金九斤矣。

取水銀一斤、錫七斤，<sup>②</sup>著鍋中，火之三沸，投九轉之華一銖於錫汁中，攪之，須臾立成白銀也。有此變化，是丹成耳。如試之未可，則依上法再燒九十日夜，無不成者矣。<sup>③</sup>（《九轉還丹經要訣》，第 3b ~ 4a 頁）

標準本《金液經》也提到變金，云“以金水、汞和黃土，猛火鍛之一日，盡化黃金”<sup>④</sup>。

① 關於龍膏見本章下文，及第 218 ~ 219 頁。

② 在外丹經中，“錫”常作為鉛的異名出現。

③ 該段文字又見《九丹經訣》卷二十，第 16b ~ 17a 頁。

④ 《神仙金鈞經》卷上，第 8a 頁。

## 二、太清丹

最主要的太清丹藥是太清丹，但該法及其經書已佚，我們所知的內容主要來自葛洪《抱朴子內篇》的摘要，以及見於《太清經天師口訣》的零碎細節。葛洪稱“作此太清丹，小爲難合於九鼎（即九丹），然是白日升天之上法也”<sup>①</sup>。他對該法概括如下：

合之當先作華池赤鹽艮雪<sup>②</sup>玄白飛符三五神水，乃可起火耳。一轉之丹，服之三年得仙。二轉之丹，服之二年得仙。三轉之丹，服之一年得仙。四轉之丹，服之半年得仙。五轉之丹，服之百日得仙。六轉之丹，服之四十日得仙。七轉之丹，服之三十日得仙。八轉之丹，服之十日得仙。九轉之丹，服之三日得仙。

若取九轉之丹，內神鼎中，夏至之後，爆之鼎熱，內朱兒（丹砂）一斤於蓋下。伏伺之，候日精照之。須臾翕然俱起，煌煌輝輝，神光五色，即化爲還丹。取而服之一刀圭，即白日升天。又九轉之丹者，封塗之於土釜中，糠火，先文後武。（《抱朴子》卷四，第 77 頁）

① 《抱朴子》卷四，第 77 頁[威爾(Ware)譯：《公元 320 年中國的煉丹術、醫學和宗教》(Alchemy, Medicine and Religion in the China of A. D. 320)，第 81 ~ 82 頁]。

② 對於艮雪，王明整理本誤作“艮雲”。其書第一版(中華書局 1980 年版，卷四，第 68 頁)給出了正確讀法。

葛洪還記述了服丹前舉行的儀式，言行儀的說明見於“別法一卷”。<sup>①</sup>

葛洪概述程序的某些方面的細節見於《太清經天師口訣》，其注解記述了七種方法：

- (1) 作華池。
- (2) 真珠(即精汞)水法。
- (3) 鉛錫汞合金水法，其產物被稱為“水銀”。
- (4) 作銀雪。
- (5) 作釜。
- (6) 作良雪。
- (7) 作雄雪。<sup>②</sup>

這些方法有三種法名稱——華池、赤鹽和良雪——與葛洪提到的預備法一致。然而，由於原本《太清丹經》不存，沒有線索確定上面所列的方法在煉太清丹的過程中起到什麼作用。而且，《太清經天師口訣》沒有透露飛符和三五神水指什麼，也沒有提及九個加熱周期和加入丹砂後丹的最終變化。

儘管如此，《太清經天師口訣》暗示水銀在煉太清丹之法中起到重要作用。注解中好幾部分提到水銀。真珠通過將水銀和硝石納烏翮中製成，用木頭和漆密封，浸泡在華池中七天或更長。服之百日可成仙。<sup>③</sup> 在《太清經天師口訣》中，水銀還作為鉛錫化合物的名稱(被描述為“水銀”，可能暗示從陰到陽特性的變化)以及其

① 關於這種儀式見上文第 125 頁。

② 《太清經天師口訣》，分別見第 1b, 1b ~ 2a, 2a ~ b, 2b ~ 3a, 3a ~ 4a, 4a, 4a ~ b 頁。

③ 《太清經天師口訣》，第 1b ~ 2a 頁。

他三種方法銀雪、良雪和雄雪的原料。作銀雪，水銀放在醋中煮九日九夜，然後加入成分不明的華石中并製成粉末。<sup>①</sup> 將此粉末放入釜中，覆以赤鹽。此鹽通過精煉礬石和鹽得到，葛洪摘要也提到此物。<sup>②</sup> 良雪通過將水銀放入盛有銅板和醋的容器中製得。汞合金再作成板，放入華池浸泡。如果將它和赤鹽放入釜中，可得到雄雪。<sup>③</sup>

### 三、九丹

在《抱朴子內篇》中，葛洪指出作九丹時面臨的困難：

① 《三十六水法》也提到華石，第 5b 頁。曹天欽 (Ts' ao)、何丙郁 (Ho) 和李約瑟 (Needham)：《一部中古早期的中國煉丹水法文獻》(“An Early Mediaeval Chinese Alchemical Text on Aqueous Solution”)，第 129 頁，提出它可能是花崗石(花石)或滑石。不過，兩部唐代太清傳統選集中的作良雪法提示，它相當於錫(即鉛)。兩部書使用汞和“錫”，其特性與《太清經天師口訣》中提到的幾乎相同。《太清丹經要訣》，見《雲笈七籤》卷七一，第 13a 頁[席文 (Sivin) 譯：《中國煉丹術的初步研究》(Chinese Alchemy: Preliminary Studies)，第 176 ~ 180 頁]，及《太清石壁記》卷上，第 5b ~ 7a 頁和卷中，第 4a ~ b 頁。

② 《太清經天師口訣》，第 2b ~ 3a 頁；又見《九丹經訣》卷九，第 6a ~ b 頁。赤鹽的另一種方法見於《抱朴子》卷一六，第 289 ~ 290 頁[威爾 (Ware) 譯：《抱朴子》(Bao pu zi)，第 273 頁]，它用礬石和鹽，外加紫石英和方解石。又根據《參同契五相類秘要》(CT905) 注解，赤鹽通過煉礬石和鹽製得，第 6a 頁；見曹天欽 (Ts' ao)、何丙郁 (Ho) 和李約瑟 (Needham)：《中古早期中國煉丹術中的分類理論》(“Theories of Categories in Early Mediaeval Chinese Alchemy”)，第 186 頁注釋 85。該文補充說赤鹽用於升華“霜雪”；參見《太清經》中的良雪。

③ 《太清經天師口訣》，第 4a ~ b 頁。《參同契五相類秘要》注解第 6a 頁暗示，煉二物稱為“雄雌二雪”。這涉及汞的雄或雌的意義；見陳國符：《道藏源流續考》，第 233 頁。

九丹誠為仙藥之上法，然合作之，所用雜藥甚多。若四方清通者，市之可具。若九域分隔，則物不可得也。又當起火晝夜數十日，伺候火力，不可令失其適，勤苦至難，故不及合金液之易也。（《抱朴子》卷四，第 84 頁）

這段文字的最後一句暗示作金液不需要任何加熱這一事實。

葛洪還記載了九丹和一些小丹之關係的細節，這些小丹見於非太清傳統的文獻中。在《太乙招魂魄丹法》中，“所用五石，及封之以六一泥，皆似九丹也”<sup>①</sup>。立成丹也有九首，“似九鼎而不及也”<sup>②</sup>。對五靈丹而言同樣如此，據傳它由八公授劉安：<sup>③</sup>

其次有《五靈丹經》一卷，有五法也。用丹砂、雄黃、雌黃、石硫黃、曾青、礬石、慈石、戎鹽、太乙餘糧，亦用六一泥，及神室祭醮合之，三十六日成。又用五帝符，以五色書之，亦令人不死，但不及太清及九鼎丹藥耳。（《抱朴子》卷四，第 78 頁）

---

① 《抱朴子》卷四，第 81 頁[威爾(Ware)譯：《抱朴子》(*Bao pu zi*)，第 87 頁]。

② 《抱朴子》卷四，第 79 頁[威爾(Ware)譯：《抱朴子》(*Bao pu zi*)，第 84 頁]。

③ 這些丹在《九丹經訣》中也提到，見卷八第 1a ~ 2b 頁和卷第二十第 10b ~ 11a 頁。

表4 九丹藥物

	1	2	3	4	5	6	7	8	9
丹砂	●					●			
水銀		●		●	●		●	●	
鉛		●							
雄黃			●	●	●	●			●
雌黃			●			●			●
曾青				●		●		●	●
礬石				●		●			
硝石				●					
鹵鹹				●					
禹餘糧				●	●				
礬石				●		●			●
石膽						●			
磁石						●		●	●

根據標準本《九丹經》，每種方法的主要步驟如下。將藥物（見表4）放在一個陶釜中，用另一個倒扣的釜蓋上。<sup>①</sup>用六一泥和玄黃泥密封釜，乾後置於火上。經過所需天數後冷卻，將其打開。用鷄羽收集丹，並加入其他物質。在一些情況下，它被認為煉成了。在其他情況下，必須放入釜中再次加熱。如果藥物精華沒有凝結在上釜底部，應當重複整個過程。

下面所述每種方法是根據《九丹經》、《隱文訣》和《流珠經》所作的說明。<sup>②</sup>

第一丹：丹華。第一丹由丹砂製得，《九丹經》稱真砂，《流珠經》稱朱兒。釜用六一泥和玄黃泥密封，加熱四個九天周期。如果

① 上文已指出，《九丹經》在題目中提到九鼎，但其法用土釜來進行。在《石藥爾雅》卷上第5b頁，“土鼎”是土釜的一個異名。

② 關於這些文獻見上面第三章和後面附錄B。

丹未成，應當加入磁石水和龍膏澤，再加熱三十六天。《隱文訣》給出了製作磁石水之法，并解釋龍膏澤可能是用七條蚯蚓以鹽覆之得到的蟲汁或者桑上露的隱名。爲了弄清丹是否已經成功製成，用它來變金。若金不成，丹亦不成，“或塗釜不密，或是犯禁所致”。

第二丹：神符。第二丹這節分成三部分，分別述作神符之法和其他兩種丹之法。這三種方法都以汞爲基礎，根據《隱文訣》，汞一開始需要精煉九遍以去其毒。在該法的第一部分中，釜首先用六一泥密封，然後再用牡蠣、赤石脂泥。汞加熱九個周期，每周期一天，并且每一周期將釜上下倒置。將升華產物冷卻，和以鯉魚膽，再飛九次。然後和以龍膏澤，得到神符。此丹和玄黃一起再加熱九個周期得到丹華之黃，或加入汞中得到還丹。<sup>①</sup>

第二部分記述煉另一種鉛汞化合物黃精的方法，將其加入磁石水中能變成金。第三部分述一種以汞和玄黃爲基礎的煉丹方法。加熱九天後，升華產物和以狗膽或鯉魚膽，然後置於火上再加熱九天。用此法可以得到神符還丹。

第三丹：神丹。第三丹的藥物是雌黃和雄黃，兩種分別與陰和陽有關的礦物。它們首先在包含牡蠣、赤石脂和磁石的華池中浸泡，然後放入釜中，以玄黃粉覆之。釜用玄黃泥和六一泥密封，加熱四個周期，每周期九天。收集產物，和以龍膏澤，根據《九丹經》再加熱三十六天，根據《流珠經》再加熱二十七天。

第四丹：還丹。第四丹由八種藥物製成：汞、雄黃、曾青、礬石、硫黃（亭脂）、鹵鹹、禹餘糧、礬石。釜首先用礬石、礬石、代赭、戎

① 《九丹經》中簡單提及的最後兩種方法，在《隱文訣》中有記述（《九丹經訣》卷二十，第 11b ~ 12b 頁）。

鹽、牡蠣、赤石脂、土龍矢、雲母、滑石製成的泥密封，然後再用六一泥密封，加熱九個周期，每周期九天。根據《隱文訣》，以上述九種藥物製備的泥塗於釜內，再塗上一層玄黃泥，隨後再放入丹的八種藥物。

第五丹：餌丹。第五丹的藥物是汞、雄黃和禹餘糧。釜用六一泥和玄黃泥密封，加熱兩個周期，每周期九天。

第六丹：煉丹。第六丹由八種礦物製成，根據《九丹經》是巴越丹砂（巴越分別在今四川和浙江）、雄黃、雌黃、曾青、礬石、礬石、石膽和磁石（《流珠經》將巴越丹砂列為兩種藥物，沒有提到礬石）。將藥物製成粉并和以龍膏澤。釜底部仍然塗上一層玄黃泥。釜先用牡蠣和赤石脂製成的泥密封，再用六一泥密封。（《九丹經》提供了兩種稍有不同的密封法版本，第二種與《流珠經》的方法相符）釜加熱三十六天（或根據《流珠經》為三十天）。如果此丹加入汞或鉛中，汞或鉛能變成金。

第七丹：柔丹。第七丹唯一的藥物是汞。根據《九丹經》，汞加熱四個周期，每周期九天，或者根據《流珠經》加熱二十天。釜用玄黃泥和六一泥密封。鉛加入柔丹，能變成金。

第八丹：服丹。第八丹由汞、曾青和磁石覆上一層玄黃製成。釜用一層玄黃（可以用玄白代替）、一層曾青磁石粉和一層六一泥密封。<sup>①</sup> 將釜加熱九個周期，每周期九天。最後，此丹和以龍膏澤，再加熱十天。《流珠經》提供了作第八丹法的兩種版本，二者在某些細節上有不同。

① 用玄白代替玄黃在《隱文訣》（《九丹經訣》卷二十，第 15a 頁）、《流珠經》（《九轉流珠神仙九丹經》卷下，第 3b 頁）和《九丹經》注解（《九丹經訣》卷一七，第 3a 頁）中有提到。關於玄白見上文第 130 頁。



第九丹：寒丹。第九丹用雄黃、雌黃、曾青、礬石和磁石煉製。釜用一層玄黃、一層六一泥、一層蚯蚓糞和黃土密封。藥物和流珠（即玄黃）一起放入釜中，加熱九天。

#### 四、金液

葛洪記載金液的特性與九丹相當，但是說金液較九丹更容易製備，因為其藥物除了金以外都很常見，而且也不用照看火候。<sup>①</sup>他對該法的摘要從《金液經》的一段引文開始，但不見於其標準本。該段引文涉及此經的神聖起源及其法的儀式背景：

金液太乙所服而仙者也，不減九丹矣……其經云，金液入口，則其身皆金色。老子受之於元君，元君曰，此道至重，百世一出，藏之石室，合之，皆齋戒百日，不得與俗人相往來，於名山之側，東流水上，別立精舍。（《抱朴子》卷四，第 82 ~ 83 頁）

葛洪所述金液法及其服食益處如下：

合之用古秤黃金一斤，并用玄明龍膏、太乙旬首中石、冰石、紫游女、玄水液、金化石、丹砂，封之成水……

百日成，服一兩便仙。若未欲去世，且作地水仙之士者，

---

<sup>①</sup> 《抱朴子》卷四，第 82、84 頁[威爾(Ware)譯：《抱朴子》(Bao pu zi)，第 89、91 頁]。

但齋戒百日矣。若求升天，皆先斷穀一年，乃服之也。若服半兩，則長生不死，萬害百毒，不能傷之，可以畜妻子，居官秩，任意所欲，無所禁也。若復欲升天者，乃可齋戒，更服一兩，便飛仙矣。（《抱朴子》卷四，第 82 ~ 83 頁）

此後是合藥階段的一段簡短摘要，但是省略了重要細節。

全法在《神仙金鈞經》中有記載，可以分成五個部分，分別涉及以下主題：

- (1) 作金液。
- (2) 作還丹。
- (3) 還丹的應用。
- (4) 金液特性。
- (5) 作辟仙丹。<sup>①</sup>

葛洪的摘要主要對應標準本的第二、三和五部分。

金液。根據標準本，作金液首先作金屑和汞的合金。將合金和硝石雄黃水一起放入一個竹筒中。原文說，硝石能使雄黃溶化，進而中和金毒。<sup>②</sup> 竹筒用帛和漆密封，放入醋中。一百日，金汞溶化形成金水（即金液本身）和汞水。

如標準本所示，煉製金液的藥物似乎與葛洪提到的不同，後者名單見上引段落，前者名單比較長，而且因為有些藥物使用隱名也比較複雜。然而，與公元 806 年的煉丹辭典《石藥爾雅》和《九丹

① 《神仙金鈞經》，分別見第 1a ~ 2b、2b ~ 6a、6a ~ 7a、7a ~ 8a、8a ~ b 頁。

② 根據注解，雄黃水應當根據《三十六水法》中的方法來製備。見下文第 264 頁。

《經》注解提供的異名對照，可提出如下等式：<sup>①</sup>

玄明龍膏	= 汞
太乙旬首中石	= 雄黃
冰石	= 方解石
紫游女	= 戎鹽
玄水液	= 磁石水
金化石	= 硝石

標準本的兩種主要藥物金和汞是葛洪所列的頭兩種，葛洪還提到雄黃水和硝石水。王奎克提出，其他藥物用來製備華池（即酸液），標準本簡單地稱為左味。<sup>②</sup>

《抱朴子內篇》沒有記述作金液之法，但葛洪說“又不起火，但以置華池中，日數足便成矣”<sup>③</sup>。這與標準本提供的說明吻合。

還丹。在標準本《金液經》中，下面接著記述製備還丹之法。金液中放入更多的汞煮，同時在上面倒醋。猛火加熱三十日後，汞呈紫色，以黃土甌盛之，甌內部塗以六一泥。注解解釋甌即釜，該器通常用來作其他太清丹。此外，正如注解指出，除了最後一種成

① 《石藥爾雅》，玄明龍膏見卷上第 1b 頁（收錄本中有玄水龍膏，但卷上第 3a 頁一條注釋稱太陰玄精和水銀都用異名玄明龍膏，這表明“水”是“明”之誤）；太乙旬首中石（雄黃）見卷上第 1b 頁；冰石（方解石）見卷上第 3a 頁；紫游女（戎鹽，《石藥爾雅》“戎鹽”條中有異名紫女，但它也包括紫石英的異名）見卷上第 3b 頁；金化石（硝石）見卷上第 2b 頁。對玄水液作為磁石水的隱名見《九丹經訣》卷二十，第 13a~b 頁。

② 王奎克：《中國煉丹術中的“金液”和華池》，第 59 頁。

③ 《抱朴子》卷四，第 84 頁。

分滑石標準本《金液經》沒有提到，該泥配方與《九丹經》的相同。從黎明到黃昏，相當於“六時”，還丹成。少量還丹成金銀，食之使人成仙。對於變金銀，注解再次提到《九丹經》所載之法。

在《抱朴子內篇》中，這個過程階段得到的丹被稱為“威喜巨勝”。<sup>①</sup> 這兩個版本之間唯一不同的細節是第二階段的加熱時間，據葛洪的記載需要“六十時”，當然這可能是“六時”之誤：

以金液為威喜巨勝之法，取金液及水銀一味合煮之，三十日，出，以黃土甌盛，以六一泥封，置猛火炊之，六十時，皆化為丹，服如小豆大便仙，以此丹一刀圭粉，水銀一斤，即成銀。（《抱朴子》卷四，第 83 頁）

還丹的應用。《金液經》第三部分涉及還丹的應用。放在火上，它會化成丹金。這可用來塗抹劍刃，“辟兵萬里”（此句也出現在《九丹經》中）。或者鑄盤碗，以此器飲食之人能長生不死，與天地相畢，因為這些器具就像方諸一樣能吸收日月精華。<sup>②</sup>

在其摘要中，葛洪提到變丹金和鑄盤碗：

又取此丹一斤置火上扇之，化為赤金而流，名曰丹金。以塗刀劍，辟兵萬里。以此丹金為盤碗，飲食其中，令人長生。以承日月得液，如方諸之得水也，飲之不死。（《抱朴子》卷四，

① 威爾(Ware)翻譯為“Black amber sesame”(黑琥珀芝麻)，第 90 頁。

② 這讓人想起李少君向漢武帝推薦的方法；見上面第一章。關於用丹辟兵又見《九丹經訣》卷一，第 9b 頁；關於方諸鏡見《抱朴子》卷三，第 53 頁 [威爾(Ware)譯：《抱朴子》(Bao pu zi)，第 62 頁]。

第 83 頁)

金液特性。第四部分述金液特性。應當面向太陽飲金水和汞水，《九丹經》也經常建議那樣做。服之，人的身體呈現金色，變成光而升天，成爲中黃丈人和太一的助手。根據注解，這兩位神掌管所有的神仙。祇服半兩金水者，則會長生無窮。標準本《金液經》的這個部分在《抱朴子內篇》中沒有對應內容，但上引葛洪的一段文字提到爲了推遲升天時間而服半劑丹藥。

辟仙丹。標準本《金液經》的第五也是最後一部分涉及另外一種丹。在金水和汞水中加入黃土，加熱一天後得到黃金，加熱兩天後得到此丹。服食此丹，可以入山或水爲仙。葛洪以完全相同的文字提到該法：

以金液和黃土，內六一泥甌中，猛火炊之，盡成黃金，中用也，復以火炊之，皆化爲丹，服之如小豆，可以入名山大川爲地仙。以此丹一刀圭粉水銀立成銀，以銀一兩和鉛一斤，皆成銀。（《抱朴子》卷四，第 83 頁）

《神仙金液經》和葛洪摘要的比較表明，這個本子毫無疑問包含太清最初的作金液之法。

## 五、九轉還丹

儘管九轉還丹法保存在上清經中，但是其合煉所需的技術和儀式實際上和三部主要太清資料的記載在所有細節上都一致。正

如我在本書前面提出，這是上清經從早期文獻中吸納的兩種秘方之一，它們要麼屬於太清傳統，要麼與其緊密相關。<sup>①</sup>

該方和其他一些與其不直接相關的材料見於《九轉還丹經要訣》中。涉及九轉還丹的部分可以分成七個方面，分別涉及以下主題：

- (1) 作釜。
- (2) 作竈。
- (3) 藥物和合釜。
- (4) 加熱和服丹。
- (5) 丹的其他應用。
- (6) 關於釜和加熱的補充細節。
- (7) 儀式規則。<sup>②</sup>

煉丹家受書和口訣後，齋百日。準備工作完成時，隱於山中一僻靜之地。在近東流水處建神竈屋，屋中間放竈，竈內放鐵架以承釜。然後準備六一泥和一種用鉛丹（即精鉛）和醋製成的泥。像在《九丹經》中一樣，兩種泥都用來密封釜。<sup>③</sup>

合丹從九月九日黎明時開始。其藥物是礬石、空青、白石英、丹砂、雄黃、雌黃和水銀。在加熱周期最後，冷卻釜七天。開釜之時，丹在上釜底部凝結，以三歲鷄羽收集。如果加熱百日後丹未成，是因為火不夠強，應當閉釜再加熱三十六天。黎明時面向東服

① 見第一、三章。關於另一種方見本章下一部分。

② 《九轉還丹經要訣》，分別見第 1a ~ b、1b ~ 2a、2a ~ b、2b ~ 3b、3b ~ 4a、4a ~ 5a、5a ~ b 頁。

③ 關於鉛丹見本章上文。關於《九轉還丹經》的傳授和神竈屋分別見第 80 ~ 81 和 95 ~ 96 頁。

丹。少量丹可變鉛汞成金銀。<sup>①</sup>

## 六、琅玕之華

上清資料記載的、技術和儀式特徵都與太清傳統密切相關的第二種丹是琅玕華丹，其法存於《琅玕華丹經》。如上所論，該書被納入上清經後，增加了三個部分，它們不描述發生在煉丹實驗室中的過程，而是作為冥想修行的一部分。<sup>②</sup>

製備琅玕之華，煉丹家先齋四十日，然後搗牡蠣、蚯蚓糞、滑石、赤石脂、羊馬毛、鹽作泥（稱為神泥），將其加入醋中。用數層泥密封釜，候乾。然後釜內部塗以黃丹泥（黃丹是表示精鉛的另一個詞）。在一個吉日再次起齋。準備工作最後，祈求山神地祇護佑合丹。<sup>③</sup>

再齋三十天後起火。琅玕華丹的十四種藥物——丹砂、雄黃、白石英、空青、紫石英、石黛、硝石、石硫黃、陽起石、雲母、金牙石、胡粉、戎鹽、雌黃——搗之，放入釜中，在上面加水銀。用另一個倒扣的釜合上，口際處以牡蠣泥密封，釜外部用黃丹泥。然後可以在

---

① 關於最後變成金銀的一段被《九丹經訣》引用，見卷二十第 16b ~ 17a 頁。

② 見第三章。對整個方法的概述見薛愛華 (Schafer)：《仙人維他命》(“The Transcendent Vitamin”)，第 35 ~ 37 頁；司馬虛 (Strickmann)：《關於陶弘景的煉丹術》(“On the Alchemy of Tao Hung-ching”)，第 134 ~ 136 頁。《琅玕華丹經》原本是《靈書紫文》的一部分，《靈書紫文》全文見柏夷 (Bokenkamp) 譯：《早期道經》(Early Daoist Scriptures)，第 275 ~ 372 頁；煉丹部分見第 331 ~ 339 頁。

③ 關於此祈禱見上文第 106 頁。

竈屋中起火。百日丹成。若在十一月、四月或八月朔日平旦服之，即頭生七色之氣，面有金華玉映，閉氣則立致八玄之輿，唾地則化為飛龍，左嘯則神仙立朝，右指則三素合風。

上述諸法代表了煉丹過程最主要的行爲。如我們所見，這些方法的幾個方面爲不同文獻所共有，對於應當遵守的程序的細節，它們之間經常相互參考。不同文獻使用的技術術語和文字風格，連同這些方法，進一步表明它們隸屬於一種獨一無二的遺產。







## 第三部分 太清之史



## 第七章 神、鬼和丹：4 世紀江南的煉丹術

考察完了太清傳統的主要教義、儀式和技術特徵，現在我們將更仔細地瞭解它與同時代江南宗教遺產的關係。由於導言提到的原因，這種關係在 4 世紀後半葉上清經和靈寶經創立後明顯改變。因此在接下來的兩章中，我將採取不同的途徑來考察這個話題。在本章中，我通過葛洪的視角來審視外丹和 4 世紀江南遺產的關係。在下一章中，我將對某些事件和現象進行考察，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煉丹術在中古早期同一地區道教傳統中的地位。

### 一、葛洪及其《抱朴子內篇》

《抱朴子內篇》是中國傳統學者較容易接近金丹術的一種途徑。過去一些中國學者稱該書為中國主要的煉丹著作，稱其作者葛洪(283—343)為中國偉大的煉丹家。直到幾十年前，很多持這種觀點的人都不能利用《道藏》外丹集中的文獻，甚至可能都沒有意識到它們的存在。這一點相當重要，因為葛洪的著作祇有在與

《道藏》中的資料比較時纔能完全反映出其獨特之處。非神授匿名經書，以合丹藥的方法為中心，（其技術術語或形象）富含面向初學者的語言，《抱朴子內篇》是一部折衷作品。該書幾乎全用易於理解的語言寫成，作者的觀點在其中起到突出作用，常以第一人稱講述自己的思想和信仰。

更重要的事實是，雖然仙傳記載葛洪晚年在羅浮山（廣東）煉丹，葛洪自己却言當時他在寫《內篇》而沒有煉過任何丹法。<sup>①</sup> 葛洪在煉丹方面缺乏親身經歷，這的確影響他作為煉丹家的形象——在相當程度上是後來的仙傳作者和現代學者的創造——並且可能是他書中一些煉丹過程敘述不清楚或不準確的根源。<sup>②</sup> 此外，《內篇》提供的文獻資料反映出作者試圖將不同團體零散的教義和修行融合為一種綜合觀點。應當注意，葛洪不是其中任何一個團體的師父或老師。

然而，儘管《內篇》有許多缺點，但有好幾個理由促使我們正確評價《內篇》提供的煉丹術的早期發展及其背景。葛洪稱，他最初收集不同來源的材料撰成手冊自用，後來擴充了那些摘錄和注釋成為一本書，“以貽將來之同志焉”。<sup>③</sup> 作為一部大量使用外部資料的彙編，《內篇》包含相當數量若未被收錄進去也許會失傳的材

① 《抱朴子》，卷四第 71 頁，卷一六第 283 頁 [威爾 (Ware) 譯：《抱朴子》(Bao pu zi)，第 70、262 頁]。

② 在《內篇》中不難挑出這些模稜兩可的例證。其中一個是葛洪對金液法的摘要，如果不借助記述此法的收錄本（見上文第 144 ~ 148 頁）幾乎不可理解。合六一泥的引述也不準確（見後面附錄 B）。最後在九丹提要中，葛洪僅關注服食益處，完全忽視記述它們的合煉方法。

③ 《抱朴子》，卷一七第 302 頁，卷一六第 288 頁 [威爾 (Ware) 譯：《抱朴子》(Bao pu zi)，第 284 和 271 頁]。

料，其中很多與煉丹術有關。在其他例子中，就像我們在太清資料中看到的那樣，葛洪的引述使我們能夠鑒別、確定《道藏》收錄的早期文獻版本。而且，葛洪對其他傳統的評論和提及讓我們得以洞見金丹術與當時宗教活動的關係。最後，該證據出自一個特殊家族成員之手，這個家族與其他幾個家族一道，致力於保存中國東南部的傳統知識，提高它們在江南貴族階層中的聲望：實際上葛洪的家族是——根據他自己的陳述，似乎沒有資料與其矛盾——最初時太清文獻的唯一擁有者。<sup>①</sup>

因此，《內篇》體現了太清文獻所針對的讀者圈中的一員對煉丹術的看法。無需指出，並非所有的太清煉丹家都必須像葛洪那樣看待煉丹術，但是在煉丹術如何與其他傳統建立聯繫方面，他們中很多人可能和葛洪持同樣的觀點，這是我們感興趣的關鍵地方。葛洪經常在不同的教義和修行趨向之間做出區分，盡力將它們容納到一個包羅萬象的觀點中，在這方面他的觀點與太清資料中的陳述從根本上是一致的。

## 二、金丹和“小術”

葛洪認為冥想與合服金丹勝於自我修行方法，如導引、行氣、房中術和各類服食，尤其包括辟穀。對他而言，用草藥低於冥想和煉丹術：葛洪稱，草木之藥僅可延年，守一能使人致神驅鬼，服太清丹使人成仙。不過，煉丹術和冥想的益處區別不是很清晰，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那樣，因為葛洪還說“服金丹大藥，雖未去世，百邪不

---

① 見上文第4頁。

近也”。因此對葛洪而言，煉丹術在兩個方面都能使人進入神聖：一方面是絕對的道，另一方面是鬼神的中間世界。

通過這種評價，葛洪在 4 世紀初將煉丹術描述為這樣一種學說，它把煉丹術和冥想一起定位於江南宗教儀式傳統之譜系的頂端。在底端，葛洪放置了一大群他點名批評的其他修行的追隨者。他稱呼他們為“雜猥道士”，這個定義暗示了他們的修行與葛洪支持的純潔學說之間的區別：

今雜猥道士之輩，不得金丹大法，必不得長生可知也。雖治病有起死之效，絕穀則積年不飢，役使鬼神，坐在立亡，瞻視千里，知人盛衰，發沈崇於幽翳，知禍福於未萌，猶無益於年命也。（《抱朴子》卷一四，第 259 頁）

葛洪將這群道士與“小術”聯繫在一起，如上引段落所示，它們包括治療活動、長生術、占卜和巫術。葛洪說，某些小術充其量祇能作為煉丹的預備工作。如果它們和服“小藥”一起進行，能使人延年，然後“乃可漸階精微”<sup>①</sup>。

在葛洪的觀點中矛盾的是，如上文解釋的那樣，儘管他認為煉丹術優於“小術”，但實際上他把通過他視為低劣的修行得到的益處都歸入服丹的益處中。然而，我們不應懷疑這是因為葛洪的誤解，或者反映了他自己的審視方式。《九丹經》和其他太清文獻反復將丹的致神驅鬼能力和使人成仙的特性一起提及。丹通常還提

---

<sup>①</sup> 《抱朴子》卷六，第 123 ~ 124 頁 [威爾 (Ware) 譯：《抱朴子》(Bao pu zi)，第 112 頁]。

供與不同於煉丹術的修行有關的力量，這些修行和煉丹術的差別不比它們和巫術的差別少：

以還丹塗錢用市物，錢即日皆自還至。（《九丹經訣》卷一，第 10b 頁）

與此類似，根據《九轉還丹經》，以神丸塗物，它們會“出手自還也”<sup>①</sup>。甚至葛洪用來稱呼“雜猥道士”的方法的一個詞彙，即“坐在立亡”，在《九丹經》服食其煉製的一種丹帶來的益處中也提到過。<sup>②</sup>

### 三、趨神辟鬼

現在讓我們更仔細地觀察《內篇》中描繪的江南宗教傳統圖景，並將其與太清資料的陳述進行比較。對葛洪而言，三組教義和文獻組成了這些傳統的上層：(1)《三皇文》、《五岳真形圖》及相關著作；(2)太清丹經；(3)冥想著作。在葛洪看來，這三組資料中的方法勝於他那個時代流行的其他所有修行，不過在《內篇》中他還是花了不少篇幅討論這些修行。

根據葛洪的陳述以及他處可用證據表明，在上清和靈寶神啓之前，《三皇文》和《五岳真形圖》包含了江南宗教知識的基本特徵。這兩部經的原本已不存，它們在葛洪時代的狀態——尤其是《真形

① 《九轉還丹經要訣》，第 4a 頁。

② 《九丹經訣》卷一，第 14a 頁。



圖》的情況——我們不能確切知道。<sup>①</sup> 不過，就本節討論的問題，我們應當將注意力集中到葛洪對其內容和用途的敘述上：

余聞鄭君言，道書之重者，莫過於《三皇內文》《五岳真形圖》也。古者仙官至人，尊秘此道，非有仙名者，不可授也。受之四十年一傳，傳之歃血而盟，委質為約……

其經曰，家有《三皇文》，辟邪惡鬼，溫疫氣，橫殃飛禍。若有困病垂死，其信道心至者，以此書與持之，必不死也。其乳婦難艱絕氣者持之，兒即生矣。道士欲求長生，持此書入山，辟虎狼山精，五毒百邪，皆不敢近人。可以涉江海，却蛟龍，止風波。得其法，可以變化起工。不問地擇日，家無殃咎。（《抱朴子》卷一九，第 336 頁）

《三皇文》還能用來召天神、司命和太歲神。<sup>②</sup> 這些神會現出人形，

---

① 可能包含原本《三皇文》或密切相關本的部分內容的道書中，有《無上秘要》卷二五[勞格文(Lagerwey)：《〈無上秘要〉：六世紀的道教總匯》(Wu-shang pi-yao: Somme taoïste du VIe siècle), 第106~107頁];《洞神八帝妙精經》(CT640), 第12a~29b頁;《道門定制》(CT1224)卷四, 第1a~7a頁。其他幾種聲稱包含最初的《真形圖》之符。見陳國符：《道藏源流考》，第71~78頁;福井康順：《道教的基礎研究》(道教的基礎研究), 第170~178頁;大淵忍爾：《道教史的研究》(道教史の研究), 第277~343頁;安德遜(Poul Andersen)：《與神語：早期道教中的預卜(三皇傳統)》[“Talking to the Gods: Visionary Divination in Early Taoism(The Sanhuang Tradition)”], 第13~17頁。

② 司命是裁決每個人壽命長短的神。太歲神決定世上時間循環的次序。見梅杰(Major)：《漢代早期思想中的天地》(Heaven and Earth in Early Han Thought), 第145頁;侯錦郎(Hou Ching-lang)：《中國的災星信仰》(“The Chinese Belief in Baleful Stars”), 第205~209頁。

“可問以吉凶安危，及病者之禍崇所由也”<sup>①</sup>。《真形圖》具有相同的力量，能令人召山神保護自己免受外部危脅。<sup>②</sup> 這些力量源自《三皇文》和《真形圖》所依據的強大的符。實際上，這兩部經本身就是符：如我們所見，擁有它們，甚至僅僅將它們握在手裏，就能得到保護，以抵禦魔鬼侵害、外力帶來的危險甚至死亡。

### （一）用丹召神驅鬼

像上面所述的信仰、修行與煉丹術、冥想——葛洪支持的其他兩組教義和文獻——的關係初看起來可能不清晰，因為我們習慣於認為中國煉丹術根植於關聯性宇宙論系統，習慣於認為道教冥想祇與存神或內觀有關。與此相反，煉丹術和冥想在葛洪的時代受到尊重的原因之一是它們提供的益處包含與《三皇文》和《真形圖》有關的益處：被善神保護和驅離凶神。

葛洪關於冥想的陳述將在本章後文考察。至於煉丹術，太清資料強調修煉者致仙及其他神人的能力，從太一這樣的最高神到山卿澤尉這樣的小神，從社稷神到風伯和雨師：

二百日登天入地，仙人來侍；一年太一以雲車龍馬迎之矣。（《九丹經訣》卷一，第 10b 頁）

萬神來侍衛，玉女皆可役。神仙迎之，上升天矣。百鬼社稷神風伯雨師皆來迎之，可使役。（《九丹經訣》卷一，第

① 《抱朴子》卷一九，第 337 頁。

② 《抱朴子》，卷一七第 300 頁和卷一九第 337 頁[威爾(Ware)譯：《抱朴子》(Bao pu zi)，第 282 和 316 頁]。

11a 頁)

服(神)丹百日,諸神仙來迎之,即玉男即玉女即玉童山卿澤尉皆來侍從,見形如人。(《九丹經訣》卷一,第9b頁)

同時,像《三皇文》和《真形圖》之符那樣,太清丹也授予修煉者驅除凶鬼和遠離有害物的力量。並且,不一定非要服丹,可以祇是將其握在手裏或者繫在帶子上——這是一個有啓發性的細節,因為經和符也能以相同的方式來使用:

辟五兵,帶繫之(神丹),夫神多所衛護辟兵。(《九丹經訣》卷一,第9b頁)

以如棗核大(伏丹)著手中而行,百鬼銷滅……又辟盜賊,乃至虎狼皆避之。若婦人獨守,賁持如大豆者,百鬼盜賊遠避不敢來。(《九丹經訣》卷一,第13b頁)

某些丹塗在眼睛、房門甚至城牆上,也具有辟邪特性:

以還丹書人目匡郭上,百鬼皆走避去。(《九丹經訣》卷一,第10b頁)

以此柔丹書門戶,百邪衆精魑魅魍魎不敢前。<sup>①</sup>(《九丹

---

① 魑魅和魍魎在山林中出沒。見江紹原(Kiang Chao-yuan):《中國古代旅行之研究》(*Le voyage dans la Chine ancienne*),第168~216頁。“目匡郭上”也可以被理解為“眼眶”。書中除本節外,第一章中“與太清的延續性”部分下的“製作丹金容器”一節也與此相關,應當注意。

《經訣》卷一，第 13b 頁)

這些例子表明，如《三皇文》和《真形圖》之符那樣，丹能够使神和其他神人出現，為修煉者提供保護。不過，丹同時給人那些經書無法企及的益處，使人不僅能召神，還能隨其升天。

#### 四、草藥、丹和愈疾

葛洪在其《內篇》中經常強調一點，即煉丹術、冥想、用符禁和守戒應當與服草藥區別開來。葛洪說，這些藥不足以規避鬼魅引起的危害：

不得金丹，但服草木之藥及修小術者，可以延年遲死耳，不得仙也。或但知服草藥，而不知還年之要術，則終無久生之理也。或不曉帶神符，行禁戒，思身神，守真一，則止可令內疾不起，風濕不犯耳。若卒有惡鬼強邪，山精水毒害之，則便死也。或不得入山之法，令山神為之作禍，則妖鬼試之，猛獸傷之，溪毒擊之，蛇蝮螫之，致多死事，非一條也。（《抱朴子》卷一三，第 243 頁）

這裏葛洪提出了兩類區別。第一類是丹藥和草藥之間的：丹使人成仙，草藥僅能延年。對葛洪而言，同樣重要的是另外一類區別，即煉丹術、冥想、使符禁和受戒可在不同層次與神聖交流，而草藥僅助人治愈“內疾”，仍令人遭受外患。《內篇》中經常強調從野獸

到惡鬼等“外來之禍”的重要性。在關於這一話題的一段文字中，葛洪引用了其師所授的教導，云：

服金丹大藥，雖未去世，百邪不近也。若但服草木及小小餌八石，適可令疾除命益耳，不足以攘外來之禍也。（《抱朴子》卷一八，第 327 頁）

因此，葛洪斷定，人會受到山神騷擾及精魅侵犯。

葛洪堅稱“草木之藥”的益處有限，并非因為他試圖證明與煉丹術相比醫學的地位低。其關鍵不是煉丹術和作為一套為了預防和治療疾病的理論和方法的精深體系的醫學之間的區別。他的批判尤其不是針對以《黃帝內經》及相關著作為基礎的宇宙學和醫學體系而言。葛洪在考慮一個不同的問題：如何處理超自然世界的危險。在他看來，草藥并非答案，因為它們沒有對抗邪鬼和“外來之禍”的力量。

因此，葛洪在書中沒有記載製作草藥的方法就不足為奇了。然而，與葛洪提到的方法關係密切的大量證據保存在其他著作中。《靈寶五符序》就廣泛收集了三四世紀江南不同傳統的有關著作。<sup>①</sup>除了關於五符、儀式和冥想的資料外，《靈寶五符序》還有一卷幾乎完全由幾十種草藥方組成，能使人不吃其他食物且克服饑餓常被認為是這些藥物產生的主要益處。另外，它們能治愈疾病，使人恢復精力，重獲青春，得到長壽。儘管偶爾提到成神仙和致鬼

---

<sup>①</sup> 關於《靈寶五符序》及其《道藏》收錄本（CT388）見柏夷（Bokenkamp）譯：《早期道經》（*Early Daoist Scriptures*），第 450 ~ 458 頁。

神，但整體來看，這不是這些藥物提供的主要益處。<sup>①</sup>

### (一) 丹和愈疾

正如丹藥汲取了符的辟邪效用，它還融合了草藥的愈疾功效。據說好幾種丹能使人恢復精力和治愈人的疾病，包括癩癩。<sup>②</sup> 九轉還丹據說像《三皇文》一樣有治療價值，甚至使人死後復生：

取土釜中丹滓，合搗五萬杵。合和以白砂蜜，丸梧子大，名曰太極還命神丸。其已死未三日者，開其口，投二丸，以新水下之，皆即活矣。其傷敗殘屈目盲耳聾，以神丸傳之，皆平復如故。病在內者，餌兩粒；病在外者，散二丸為粉，以摩傳之，即立愈。所治隨意任手也。（《九轉還丹經要訣》，第4a頁）

九光丹擁有同樣的愈合和恢復力量，根據葛洪所言，其法在今佚原《太清經》的第二卷：

作之法，當以諸藥合火之，以轉五石。五石者，丹砂、雄

① 關於今本《靈寶五符序》整個卷二中的這些藥方，見山田利明《長生術和〈靈寶五符序〉的編撰》（“Longevity Techniques and the Compilation of the Lingbao wufuxu”）；及蘇德朴（Stephen Eskildsen）：《早期中國宗教的禁欲主義》（*Asceticism in Early Chinese Religion*），第60～64頁。山田提供了包含這些藥方的原本撰於山東並在漢末傳入江南的證據。他還提出，水銀丹在《五符序》用於治“三蟲”的藥當中。不過應當指出，《靈寶五符序》卷中第4a頁在芝麻（通常稱為巨勝、胡麻或鬍子）的異名中列有流珠，為精汞的隱名之一。

② 《九丹經訣》卷一，第7a～b、12a、12b和14a頁。

黃、白礬、曾青、慈石也。一石輒五轉而各成五色，五石而二十五色，色各一兩，而異器盛之。欲起死人，未滿三日者，取青丹一刀圭和水，以浴死人，又以一刀圭發其口內之，死人立生也。欲致行厨，取黑丹和水，以塗左手，<sup>①</sup>其所求如口所道皆自至，可致天下萬物也。欲隱形及先知未然方來之事，及住年不老，服黃丹一刀圭，即便長生不老矣。及坐見千里之外，吉凶皆知，如在目前也。人生宿命，盛衰壽夭，富貴貧賤，皆知之也，其法俱在《太清經》中卷耳。（《抱朴子》卷四，第 78 頁）

九光丹除了愈疾的能力，還能提供好幾種與葛洪所說的“小術”有關的好處：隱形、占卜能力和巫術技藝。

## （二）丹藥優越性的理論依據

除了在給予好處方面部分相似以外，草藥和丹藥之間的密切關係還表現在製備方法和另一個特點，即二者都需要吞服纔能產生預期效果——當然也有例外。然而，丹法和製草藥法有一點根本性的不同：如我們在本書前面所見，煉丹過程使物質返回其原初“精”的狀態。這一點是葛洪認為丹優於草藥的基本理論依據：

然小丹之下者，猶自遠勝草木之上者也。凡草木燒之即燼，而丹砂燒之成水銀，積變又還成丹砂，其去凡草木亦遠矣。故能令人長生，神仙獨見此理矣。（《抱朴子》卷四，第 72 頁）

<sup>①</sup> 關於行厨見導言第 7 頁注釋<sup>①</sup>。

此外，葛洪宣稱草藥僅能供“外傳”，而丹的有益作用能滲入攝服者的全身：

夫金丹之爲物，燒之愈久，變化愈妙。黃金入火，百煉不消，埋之，畢天不朽。服此二物，煉人身體，故能令人不老不死。此蓋假求於外物以自堅固，有如脂之養火而不可滅，銅青塗脚，入水不腐，此是借銅之勁以扞其肉也。金丹入身中，沾洽榮衛，非但銅青之外傳矣。（《抱朴子》卷四，第71～72頁）

由於這些原因，根據葛洪所言，一個人服草木之藥能活數百歲，“忽怠於神丹，終不能仙”<sup>①</sup>。不過，《九丹經》肯定了一種現在熟悉的模式，建議煉神符丹，“以塗足下，行水上足不沒溺也”<sup>②</sup>。

## 五、養生和長生術

《九丹經》引言部分把能使人升天的煉丹術從行氣、導引和服草藥中凸顯出來，後者的好處不超過延年：

凡欲長生，而不得神丹金液，徒自苦耳。雖呼吸導引，吐故納新，及服草木之藥，可得延年，不免於死也。服神丹令人神仙度世。（《九丹經訣》卷一，第1a頁）

① 《抱朴子》卷一一，第208頁。

② 《九丹經訣》卷一，第8b頁。



葛洪在其《抱朴子內篇》中引述這段文字時意識到《九丹經》所做的區分。<sup>①</sup> 與這段陳述一致，他將行氣、導引、服草藥以及房中術和煉丹區分開，將它們單列一類。他把後者指定為養生，這是一個沒有具體定義但涵蓋數種有生理學基礎技術的綜合類目。這些技術之間的廣泛差異以及每種技術都存在大量方法，令葛洪勸告人們它們在修行上的區別：

凡養生者，欲令多聞而體要，博見而善擇，偏修一事，不足必賴也。又患好事之徒，各仗其所長，知玄素之術者，則曰唯房中之術，可以度世矣；明吐納之道者，則曰唯行氣可以延年矣；知屈伸之法者，則曰唯導引可以難老矣；知草木之方者，則曰唯藥餌可以無窮矣；學道之不成就，由乎偏枯之若此也。（《抱朴子》卷六，第 124 頁）

葛洪對這些科目的看法可以濃縮成一個重大問題：“夫所謂道，豈唯養生之事而已乎？”<sup>②</sup> 葛洪對這些技術的評價儘管有不一致之處，但在下面這段文字中他將它們描述成不及或附屬於煉丹術，具體地說僅能使人免於疾病：

養生之盡理者，既將服神藥，又行氣不懈，朝夕導引，以宣動榮衛，使無輟闕，加之以房中之術，節量飲食，不犯風濕，不

---

① 《抱朴子》卷四，第 74 頁 [威爾 (Ware) 譯：《抱朴子》(Bao pu zi)，第 75 頁]。關於導引見戴思博 (Catherine Despeux)：《導引：古代傳統》(“Gymnastics: The Ancient Tradition”)。

② 《抱朴子》卷十，第 184 頁。

患所不能，如此可以不病。但患居人閑者，志不得專，所修無恒，又苦懈怠不勤，故不得不有疹疾耳。（《抱朴子》卷一五，第 271 頁）

因而，葛洪批判的對象不在於這些技術本身是否有價值，而在於能否將它們作為成仙的唯一修行方式。這種態度的明確例證是他對房中術的評價。葛洪首先提醒讀者，這些技術的效果不會超過他排斥的“小術”：

夫陰陽之術，高可以治小疾，次可以免虛耗而已。其理自有極，安能致神仙而却禍致福乎？（《抱朴子》卷六，第 129 頁）

然後葛洪指出，與煉丹術和房中術都有關係的黃帝是通過修煉前者而不是後者纔成仙的：

而俗人聞黃帝以千二百女升天，便謂黃帝單以此事致長生，而不知黃帝於荆山之下，鼎湖之上，飛九丹成，乃乘龍登天也。黃帝自可有千二百女耳，而非單行之所由也。<sup>①</sup>（《抱朴子》卷六，第 129 頁）

因此，像服草藥一樣，養生術有益處，但這些益處與唯有煉丹術和冥想纔能賦予的益處不同。

① 關於黃帝合丹的傳說見上文第 54 ~ 55 頁。

## 六、煉丹術和冥想

對葛洪而言，高等修行是煉丹術和冥想，它們不僅能令人通神驅鬼，還能令人成仙，葛洪稱二者為仙道之極，說“長生仙方，則唯有金丹；守形却惡，則獨有真一”<sup>①</sup>。葛洪引用的一部匿名仙經聲稱煉丹術和冥想具有共同的神聖起源，與二者都有關的原始天書都藏在世界的中心崑崙山：

九轉丹，金液經，守一訣，皆在崑崙五城之內，藏以玉函，刻以金札，封以紫泥，印以中章焉。（《抱朴子》卷一八，第 324 頁）

不過，葛洪所知的另外一種文獻將冥想的地位置於《三皇文》避邪法和丹藥之上。根據《抱朴子內篇》和《靈寶五符序》都引用的匿名文獻，黃帝在最初游行世界期間接受了後兩組學說及其他學說。祇是在漫遊的最後，天真皇人纔在玉堂（老子居所）授予他守一法。<sup>②</sup>

在葛洪時代存在的幾種冥想方法中，守一被認為是最重要

---

① 《抱朴子》卷一八，第 324 頁。

② 《抱朴子》卷一八，第 323 ~ 324 頁 [威爾 (Ware) 譯：《抱朴子》( *Bao pu zi* )，第 302 ~ 303 頁]；《靈寶五符序》卷下，第 17b ~ 18a 頁。關於作為老子居所的玉堂見《抱朴子》卷一五，第 273 頁 [威爾 (Ware) 譯：《抱朴子》( *Bao pu zi* )，第 256 頁]。

的：①

吾聞之於師云，道術諸經，所思存念作，可以却惡防身者，乃有數千法。如含影藏形，及守形無生，九變十二化二十四生等，思見身中諸神，而內視令見之法，不可勝計，亦各有效也。然或乃思作數千物以自衛，率多煩難，足以大勞人意。若知守一之道，則一切除棄此輩，故曰能知一則萬事畢者也。②（《抱朴子》卷一八，第324頁）

葛洪對兩類關於“一”的冥想做出區分，他稱它們為“守真一”和“守玄一”。守真一，或簡稱守一，包括存想和冥想內部神，這些神被認為是“一”在體內的多種形式。這些神居住在體內的主要位點，尤其是三丹田。《抱朴子內篇》中另一段為人熟知的文字提供了有關這種修行的細節：

一有姓字服色，男長九分，女長六分，或在臍下二寸四分下丹田中，或在心下絳宮金闕中丹田也，或在人兩眉間，却行

① 關於守一見科恩 (Kohn)《守一：道教中的凝神冥想》(“Guarding the One: Concentrative Meditation in Taoism”)；賀碧來 (Robinet)：《上清降經》(《La révélation du Shangqing》)第1卷，第30～32和41～43頁；及其《道教冥想》，第120～138頁。

② 本段最後一句來自《莊子》，29/12/6。“二十四生”一詞可能指二十四個“生命神”，該詞僅在一部屬於《道藏》靈寶經的文獻(《二十四生圖經》CT1407)中出現過。在上引段落中，由於該詞與九變和十二化關係密切，我將其譯為“twenty-four generations”。這些不同名稱的精確含義不明，但可能指太一在人類中採用的不同面貌，人的內部神即被認為是該最高神的變身。

一寸為明堂，二寸為洞房，三寸為上丹田也。此乃是道家所重，世世歃血口傳其姓名耳。（《抱朴子》卷一八，第 323 頁）

葛洪提到的一些其他方法——尤其是“含影藏形”和“守形無生”——與第二類冥想修行有關，統稱為“守玄一”。根據葛洪，這些修行與守真一同樣有效，但更容易進行。他述之如下：

守玄一，并思其身，分為三人，三人已見，又轉益之，可至數十人，皆如己身，隱之顯之，皆自有口訣，此所謂分形之道……師言守（玄）一兼修明鏡，其鏡道成則能分形為數十人，衣服面貌，皆如一也。（《抱朴子》卷一八，第 325 ~ 326 頁）

葛洪的記述表明，雖然守真一包括觀看“一”在人體內呈現的容貌，守玄一能使人將形體變成數十甚至上千的分身（無處不在），或者完全隱藏（隱形）。①

然而，儘管“守真一”和“守玄一”有區別，這兩種方法能提供相同的益處，這些益處與通過服丹得到的益處一樣。一方面，守真一能使人進入神聖世界：“守一存真，乃能通神。”②另一方面，守一能

---

① 關於分身和隱形與道教冥想修行的關係分別見賀碧來 (Robinet)：《道教中的變形和尸解》(“Metamorphosis and Deliverance from the Corpse in Taoism”)第 48 ~ 50 和 51 ~ 57 頁。關於牽涉用鏡的道教冥想法見康德謨 (Max Kaltenmark)：《魔鏡》(Miroirs magiques)。除了葛洪提到的鏡，守玄一修行還依靠符。例如《抱朴子》卷一五第 270 頁關於大隱符 [威爾 (Wares) 譯：《抱朴子》(Bao pu zi)，第 251 頁]，卷一九第 337 頁關於玉女隱微符 [威爾 (Wares) 譯：《抱朴子》(Bao pu zi)，第 316 頁]。

② 《抱朴子》卷一八，第 324 頁。

令人防範鬼和其他有害之物：

陸辟惡獸，水却蛟龍；不畏魍魎，挾毒之蟲；鬼不敢近，刃不敢中……若在鬼廟之中，山林之下，大疫之地，塚墓之閑，虎狼之藪，蛇蝮之處，守一不怠，衆惡遠避。若忽偶忘守一，而爲百鬼所害。（《抱朴子》卷一八，第 324、325 頁）

與此類似，通過守玄一，“天靈地祇，皆可接見，山川之神，皆可使役”<sup>①</sup>。

避邪和愈疾方法被用於通神辟鬼以及治療疾病，通過與這些方法的緊密聯繫，太清傳統的煉丹術在江南傳統中發現了一方生長的沃土。同時，將自身界定爲高級形式的教義和修行，煉丹術不僅爲方士提供其他修行的益處，而且還提供更重要的關於道和神仙的知識。葛洪頻繁陳述他對這些問題的認識表明這是一個需要注意和澄清的要點。

從更寬泛的視角來看，太清傳統需要以這種特徵去確立它位列江南宗教和儀式遺產的最高等級：爲了成功做到這一點，煉丹術需要一邊取代和這些傳統有關的修行，一邊合并它們的益處并提供額外的功效。在爲其他傳統提供不同的教義基礎的同時從中吸收要素，是煉丹術的基本特徵之一。

因此，葛洪的觀點說明，之前考察的太清傳統的兩個方面同時存在，即作爲一種能使人獲得道的知識的超越方式，和一種對神和

<sup>①</sup> 《抱朴子》卷一八，第 326 頁。

其他超自然物施行的儀式活動。由於這一原因，在 4 世紀初時煉丹術和冥想仍然被定義為江南最高形式的教義和修行。然而，到了這個世紀末期，新的道教降經在同一地區出現，導致太清傳統和太清天被貶低到底層位置。下一章考察這種新背景下的某些方面。

## 第八章 六朝太清道和道教

上一章我們審視了太清煉丹術如何與葛洪時代的江南傳統建立起聯繫。天師道傳入以後，當地的宗教歷史經歷了深刻變化，這在4世紀後半葉為上清和靈寶神啓經集的創立提供了一個先決條件。在此新背景下，太清傳統的煉丹術在江南傳統中失去了顯赫地位。這些發展還引起煉丹遺產自身內部的變化，使新型教義和修行崛起，並最終導致外丹消亡。<sup>①</sup>

在本章的考察之前，需要對道教降經出現之後煉丹術發展背景的某些方面、上清道教和靈寶道教與外丹的關係作一些評論。在上清和靈寶的教義和修行中，很少或沒有外丹立足之地。實際上，外丹在靈寶中似乎沒有起到任何作用，後者的主要歷史功能是為第一部大型道教儀式法典彙編提供了教義背景。雖然一些學者試圖在靈寶背後找出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至今未成功），甚至一

---

<sup>①</sup> 對天師道、上清和靈寶的研究見第9頁注釋<sup>②</sup>、第23頁注釋<sup>②</sup>和第24頁注釋<sup>①</sup>。從六朝後期開始出現的新煉丹術在第十二章中考察。



個“調和性的社會團體”，但是這一遺產的主要任務是精心設計出以江南當地傳統為基礎的新型儀式，隨著天師道引入的儀式（以及當時也在同地區傳播的佛教）融合在一起。靈寶經創作的時代及其以後，施行那些儀式是天師道法師的任務。因此，靈寶充當了天師道融入江南傳統中的通道。因為靈寶主要與儀式有關，煉丹不在這種遺產的關注中可以理解。但是考慮到煉丹術得以發展的更大背景，最早明確提到“內丹”的恰恰是一部靈寶經，這一點很重要。<sup>①</sup>

上清正好相反，儘管它主要關注冥想，却將外丹文獻納入其自身文獻（如我們所見，以及本章中將要見到的更多細節），並將某些與煉丹有關的神和半神人納入自己的萬神殿。但是，儘管這標誌著一個大型道教傳統和煉丹術的第一次遭遇——顯然也是唯一的一次，上清經反映的對修行和聖人深思熟慮的等級排列是爲了精確表明上清教法優於之前的教法，包括太清傳統的教法，因而準備取代它們。

基於此，祇差最後一小步我們就可以斷定，外丹在六朝及後來的演變過程中，它和道教最多祇是一種邊緣關係。實際上，這一步在一些關於中國煉丹術的研究中已經邁出。除了包含在太清、太清天降下的“雜化符圖”、三洞體系內與煉丹術有關的神、聖人和仙的內容以外，《道藏》中一百多種外丹文獻的存在（若作爲整體考慮，這是此類收集最大的集子之一）反而表明，外丹是如何被密切地融入道士們在六朝期間的體系構建中——這種建立是有意識和有目的的，如該體系的複雜程度就

① 見下文第 295 ~ 296 頁。

表明了這一點。

本書第二章考察的《無上秘要》中太清天的形象是這一融合的證據之一。本章聚焦其他三種現象：太清和上清傳統之間的衝突，將煉丹知識歸於張道陵（天師道的創立者），以及名為太清的道藏之輔的形成。儘管這些事件跨越一百多年——從 4 世紀後期到 5 世紀末——但我們將會看到，它們彼此密切相關。

## 一、太清和上清

葛洪寫成《抱朴子內篇》之後不過五十年，江南出現的新發展深刻影響了隨後的煉丹術歷史。其中首先出現也是最重要的，是以發生在公元 364 年至 370 年年間的降經為基礎的上清經集的創立。該集的編撰引起江南傳統重新排列，這是在三洞體系下對江南不同遺產進行更廣泛整理邁出的第一步，三洞的最早提示正是發現於上清文獻中。<sup>①</sup>

《真誥》是陶弘景（456—536）撰寫的一部綜合性著作，它不僅將上清遺產系統化，而且還澄清了它與早先遺產的關係，將諸修行以下面的等級排列：

- (1) 上清冥想方法
- (2) 外丹
- (3) 房中術、行氣和導引（即養生修行）

---

<sup>①</sup> 關於陶弘景《真誥》中早期（即上清之前）傳統的等級排列見賀碧來（Robinet）：《上清降經》（*La révélation du Shangqing*）第 1 卷，第 35 ~ 50 頁。關於上清資料中三洞體系的預示見第一卷 75 ~ 85 頁。

## (4) 服草藥

很明顯這與兩個世紀之前葛洪《抱朴子內篇》宣傳的次序相同，唯一的重要區別是葛洪視外丹和冥想為兩種高級修行形式，而此處的冥想——以上清經贊同的形式——被指定為最高等級。陶弘景著作中的一段相關文字明確說，最重要的上清經《大洞真經》記載的冥想修行勝於任何其他方法，包括煉丹：

食草木之藥，不知房中之法及行炁導引，服藥無益也，終不得道。若至志感靈所存必至者，亦不須草藥之益也。若但知行房中導引行炁，不知神丹之法，亦不得仙也。若得金液神丹，不須其他術也，立便仙矣。若得《大洞真經》者，復不須金丹之道也。<sup>①</sup>（《真誥》卷五，第 11b 頁）

然而，正如太清傳統早先做的那樣，由於類似原因，上清吸收了它視為次等的教義和修行團體的某些內容。這解釋了上清和外丹關係複雜的原因。以上所引《真誥》的段落表明，上清并非絕對反對外丹，它視其優於辟邪愈疾活動和養生方法，并承認丹能使人成仙。實際上，陶弘景的《真誥》記載了外丹方法，如我們即將要看到，陶弘景曾親自進行煉丹活動。然而，在上清內部，煉丹被視為從屬於各種類型的冥想修行，如存想居住在天上或人體

<sup>①</sup> “金液”這個詞在本段中用的是“金液”，與出現在標準本《神仙金液經》標題中的相同。關於《大洞真經》中的冥想修行見賀碧來 (Robinet)：《道教冥想》(Taoist Meditation)，第 100 ~ 103 頁。

內的神。<sup>①</sup>

在這一背景下，對外丹的局部整合是以上清能想出的唯一可能方式來進行的。上清不關注煉服丹藥，它主要利用煉丹過程的某些特徵來幫助冥想修行。在第十二章中我們會看到，一些上清文獻用煉丹術語和形象描述修煉者所“服”的天上之氣或體內之氣——本身這是一種煉丹行爲——其目的是爲了“煉”自身，向體內神及其居住的位點提供營養，甚至生出一個不朽的內部“胚胎”或“嬰兒”，它代表修煉者自己的真悟。用這些以及其他方法，上清實際上令外丹的本質和目的服務其自身的結果，將煉丹術變成用於描述內部過程的隱喻，這種方式使人想到後來描述內丹的特點，這一傳統是其主要先兆之一。<sup>②</sup>

收入上清經中的兩部外丹經從純文本的角度展現了融合和修改是如何發生的。在《九轉還丹經》的例子中，一種外丹方成爲神啓茅盈傳記的一部分，并由王君傳授，二人都躋身上清派最高聖人的行列。在另一個例子《琅玕華丹經》中，另外一種外丹方被加上部分內容，將一種純粹外丹法和不可能發生在丹室而祇能出現在

① 關於《真誥》中的外丹法見賀碧來 (Robinet)：《上清降經》( *La révélation du Shangqing* ) 第 1 卷，第 44 ~ 48 頁；及坂出祥伸：《陶弘景的服藥和煉丹》( 陶弘景における服藥・煉丹 )。賀碧來在書中指出了早期教義、修行和文獻融入上清道教的很多其他的例子，見第 1 卷第 7 ~ 104 頁。

② 見司馬虛 (Strickmann)：《關於陶弘景的煉丹術》( “On the Alchemy of T’ao Hung - ching” )，第 169 ~ 178 頁；賀碧來 (Robinet)：《上清降經》( *La révélation du Shangqing* ) 第 1 卷，第 176 ~ 180 頁；柏夷 (Bokenkamp) 譯：《早期道經》( *Early Daoist Scriptures* )，第 289 ~ 295 頁 ( 特別是第 292 頁 )。應當指出，在這方面上清實際上沒有創新，祇是發展了有關冥想修行的早期資料記載的傳統，尤其是《老子中經》和《黃庭經》。見拙文《早期道教冥想和內丹的起源》和本書第十二章。

冥想中的過程糅合在一起。

除了這兩部經，上清還吸納了其他一些外丹方進入其文獻，這貫穿於其整個歷史。這些方法儘管沒有一種好像與太清傳統直接相關，但它們證明了煉丹術在上清內起作用，引發我們更仔細地審視二者碰撞的某些方面。<sup>①</sup>

### (一) 接受和融合

上清的核心經典是《大洞真經》，或者稱為《太清上道觀天內經》。從這個題目中我們能看到對未降下的全本《太清經》的影射，根據葛洪記載，其題目為《太清觀天經》。<sup>②</sup> 因此，上清最主要的經被描述為最重要的太清經未經刪節的上等本，後者的部分內容在

① 除了上面提到的兩種文獻，外丹法還見於下列上清著作中：a.《上清明鑒要經》(CT1206)，第4b~13b頁。b.《洞真高上玉帝大洞雌一玉檢五老寶經》(CT1313)，第53b~56a和57b~58a頁；又見《雲笈七籤》卷七七，第1a~2a頁[見賀碧來(Robinet)：《上清降經》(*La révélation du Shangqing*)第2卷，第77和272頁]。c.《洞真太上說智慧消魔真經》(CT1344)卷一[見賀碧來(Robinet)：《上清降經》(*La révélation du Shangqing*)第2卷，第179~186頁]。d.《上清道寶經》(CT1353)卷四，第3b~5a頁[見賀碧來(Robinet)：《上清降經》(*La révélation du Shangqing*)第2卷，第419頁]。e.《上清太上帝君九真中經》(CT1376)卷中，第8b~22b頁；又見《雲笈七籤》卷六八，第1a~9b頁，卷七四第19a~20b頁，及卷七七第7b~10b頁[見司馬虛(Strickmann)：《關於陶弘景的煉丹術》(“On the Alchemy of T'ao Hung-ching”)，第171~178頁；及賀碧來(Robinet)：《上清降經》(*La révélation du Shangqing*)第2卷，第72~73頁]。第六種文獻為《上清九真中經內訣》(CT908)，儘管其標題前綴有“上清”，但不清楚它是否包含外丹法，該書也與上清傳統有關；見賀碧來(Robinet)：《上清降經》(*La révélation du Shangqing*)第1卷，第204頁。這部文獻記載了三種服丹砂法(第1a~2b頁)，隨後記述合丹前進行的對太一的醮儀(第2b~5b頁)。

② 見上文第50頁。

葛洪時代尚“不可教授”，可是通過上清降經的途徑竟然可以使用了。<sup>①</sup>除了這個之外，其他證據也證明上清傳統是了解《太清觀天經》的。《太清經》在《靈書紫微》中被引用，後者是上清重要降經文獻，《琅玕華丹經》最初即是它的一部分。<sup>②</sup>《真誥》在提及九華丹時也引用了《太清經》，九華丹是太清丹的一個異名，指合煉期間製得的九種中間丹。<sup>③</sup>

至於《九丹經》，隨著它被陶弘景接受，它也同時被上清道教所接受，《真誥》提及“近古之人”曾在上清派最初所在地茅山（江蘇）上合煉九鼎丹。<sup>④</sup>衆所周知，6世紀早期時陶弘景曾親自研究過該經，當時他試驗外丹失敗。其傳記記載，他最後選擇致力於一種不同的外丹法，祇是因為他認為自己收藏的《九丹經》文字不太清楚。<sup>⑤</sup>陶弘景因而煉製了九轉還丹，其法如我們所見，已被降給茅盈。陶氏《登真隱訣》的佚文包含這種方法的細節——特別是關於傳授儀式、丹室的建造、釜的產地、封泥和丹的藥物以及發火吉

① 《太清上道觀天內經》這個題目見於《太平御覽》（卷六七三第8a頁）對《大洞真經》一系列引用的最後一則，表明這個別名來源於《大洞真經》本身。《大洞真經》收錄本沒有提到這個異名，而且碧來（Robinet）也沒有將其收入該經的異名清單中〔賀碧來（Robinet）：《上清降經》（*La révélation du Shangqing*）第2卷，第32頁〕。

② 見上文第76頁注釋②。

③ 《真誥》，卷一一第10a頁，卷一二第13b頁，及卷一四第9a頁。根據陶弘景，此法出自《太清中經》。

④ 《真誥》卷一四，第3a頁。

⑤ 《華陽陶隱居內傳》（CT300）卷中，第6a頁。見司馬虛（Strickmann）：《關於陶弘景的煉丹術》（“On the Alchemy of T'ao Hung - ching”），第143～151頁。

日——與其《道藏》收錄本一致。<sup>①</sup>

## (二) 新傳授路綫

外丹被部分地融入上清傳統，這一過程得到了新創作的神仙傳授路綫的支持。在這方面，上清遵循兩條路綫，或者把太清方法的起源歸於和太清文獻所載不同的神人或神仙，或者把太清神仙描述成上清神仙的弟子。陶弘景傳的作者選擇了前者，稱金液法最早并非由左慈所授，而是馬鳴生、陰長生和安期生，他們都被認為生活於左慈之前。<sup>②</sup>《真誥》是第二種路綫的典型：它接納左慈進入上清的神仙和半神人名單，但是聲明他從李仲甫受授教義和經書，李仲甫是重要上清聖人王君（也是教授《九轉還丹經》的聖人）的弟子。<sup>③</sup>

上清神仙們的傳記——正如賀碧來 (Isabelle Robinet) 已經指出的那樣，它們充當了接納早期傳統進入上清教法集的主要通道<sup>④</sup>——提到其他傳授路綫。這些傳記中描述到的修行科目已經獲得崇高的地位。在神仙們最初的探求期間，丹和煉丹術經常出

---

① 見司馬虛 (Strickmann)：《關於陶弘景的煉丹術》(“On the Alchemy of T'ao Hung - ching”)，第 146 ~ 148 頁。這些佚文在收錄本《登真隱訣》(CT421) 中丟失，但保存在《太平御覽》不同卷的引文中。

② 《華陽陶隱居內傳》卷中，第 6b 頁。見賀碧來 (Robinet)：《上清降經》(La révélation du Shangqing) 第 1 卷，第 11 頁。葛洪已經說過安期生和陰長生知道太清法；見《抱朴子》，卷三第 53 頁和卷四第 77 頁 [威爾 (Ware) 譯：《抱朴子》(Bao pu zi)，第 65 和 81 頁]。

③ 《真誥》卷一二，第 3b 頁；賀碧來 (Robinet)：《上清降經》(La révélation du Shangqing) 第 1 卷，第 10 頁。

④ 賀碧來 (Robinet)：《上清降經》(La révélation du Shangqing) 第 1 卷，第 51 ~ 57 頁。

現在他們發現的或受授的寶藏中。如我們所見，茅盈傳包含九轉還丹之法。此外，傳記中現存的一條佚文暗指一種丹變金之法與《九丹經》所述程序一致。<sup>①</sup> 另一種上清傳記將三部主要太清經全都置於周義山名下，此人更多以紫陽真人之名為人熟識，是另一位重要的上清聖人。其傳記記載他朝聖各種聖地，稱他首先從張子房處得到《太清真經》。然後繼續其旅程，“登鶴鳴山遇安君，受《金液丹經》《九鼎神丹圖》”<sup>②</sup>。

《九丹經》和紫陽真人的進一步接觸出現在關於玄子的故事中，玄子從黃帝受得該經。其他外丹經似乎沒有提及玄子，他祇在《九丹經》注解中出現過，詳細講解了一系列煉丹時須遵守的禁忌。<sup>③</sup> 然而，一部援引葛洪《九丹經》摘要的書將玄子的名字變成了涓子，而且葛洪《內篇》補充有重要細節，說涓子是黃帝最初朝聖時的一個諮詢對象。<sup>④</sup> 《列仙傳》在陳述涓子從伯陽（老子的名字之一）受《九仙法》時似乎印證了玄子和涓子的身份，《九仙法》可

① 《太平御覽》卷八一二，第 7a 頁，引自今佚《茅君內傳》。參見《九丹經訣》卷一，第 5a ~ b 頁。

② 《紫陽真人內傳》(CT303)，第 9b 頁；見波克特 (Manfred Porkert)：《〈紫陽真人內傳〉研究》(Biographie d'un taoïste légendaire)，第 86 ~ 87 頁。鶴鳴山（在今四川）因為與張道陵有關，非常有名。《九鼎神丹圖》即使曾經存在過也失傳了，不清楚它們是否與葛洪《九丹經》（見後面附錄 B）摘要提到的“自有圖法一卷”有關。這裏可能要注意，波克特說《九丹經》包括“房中秘方”（第 88 頁注釋 266）令人費解。而且他提出《九丹經》與房中術主要資料之一的《素女經》[Douglas Wile 譯：《房中術》(Art of the Bedchamber)，第 85 ~ 94 頁]有些段落相同，這與事實完全相反。

③ 《九丹經訣》卷二十，第 1b 和 5a ~ 6a 頁。關於這些禁忌見上文第 108 ~ 110 頁。

④ 《神仙金鈞經》卷中，第 6a 頁；《抱朴子》卷一三，第 241 頁 [威爾 (Ware) 譯：《抱朴子》(Bao pu zi)，第 215 ~ 216 頁]。



能就是《九丹經》本身：

涓子者，齊（在今山東）人也。好餌術，接食其精。至三百年乃見於齊。著《天人經》四十八篇。後釣於苒澤（山東），得鯉魚，腹中有符，隱於宕山（江蘇）。能致風雨。受伯陽九仙法。淮南王安（即劉安），少得其文，不能解其旨也。其《琴心》三篇，有條理焉。<sup>①</sup>

導致涓子和玄子形象出現聯繫的次序不容易確定，但上面援引《列仙傳》的段落包含另一個有趣細節。上清資料認為涓子為蘇林之師，而蘇林又是紫陽真人之師。<sup>②</sup> 如果將“九仙法”識別為九丹這一觀點正確，這將建立起該法的一條傳授路綫，從老子到涓子，再到蘇林，最後到紫陽真人，完全忽略了左慈起到的作用。

## 二、九丹和張道陵

上清經提供了一個將江南傳統列入新等級秩序的模式，它後

---

① 《列仙傳》，原文和加注譯文見康德謨（Kaltenmark）：《列仙傳》（*Le Liesien tchouan*），第 68～71 頁。《天地人經》列於《抱朴子》中的書目，見卷一九第 334 頁。關於伯陽作為老子之名見索安（Seidel）：《老子的神化》（*La divinisation de Lao tseu*），尤其是第 29～30 頁；康德謨：《列仙傳》，第 60～62 頁。《琴心》又被稱為《黃庭經》的另一個名字，見《黃庭內景經》，載《雲笈七籤》卷一一，第 2b 頁。

② 《紫陽真人內傳》，第 5b 和 9b 頁；安德森（Andersen）：《守三一法》（*The Method of Holding the Three Ones*），第 4～7 頁。感謝 Lowell Skar 提供這條資料。蘇林又稱為子玄，把玄子的兩個漢字顛倒形成此名。

來被發展編入到三洞體系中。在這一安排中，上清被置於最高等級，隨後是靈寶，第三層融合了各種傳統，包含像《太平經》和《三皇文》這樣歷史背景彼此不同的文獻，連同“諸雜法、導引、養生法術”，當然還有太清煉丹術。<sup>①</sup> 根據三洞體系反映的歷史背景，我們將要考察六朝時期太清傳統歷史的另一方面。

《九丹經》在煉丹傳統以外也享有很高的聲望，其最好的例證之一就是將它和張道陵天師道的創立者聯繫在一起的早期嘗試。最早記載這一聯繫的資料——再次提醒，從歷史角度而言它完全是虛構——是《神仙傳》。儘管這一資料被認可本的編撰日期和作者身份仍然有爭論，但它對張道陵的記載清楚地反映了其在六朝中期的形象。《神仙傳》沒有像其他資料那樣描寫張道陵精通治療和驅邪，而是突出他的九丹知識：

張道陵者，沛國人也。本太學書生，博通五經。晚乃歎曰：“此無益於年命。”遂學長生之道，得黃帝九鼎丹法。欲合之，用藥皆糜費錢帛，陵家素貧，欲治生，營田牧畜，非己所長，乃不就。

《神仙傳》繼續說，後來張道陵遷至四川，接受了老子所降的正一教法。自此以後，他纔有錢購置合九丹所需的藥物：

丹成，服半劑，不願即升天也……陵語諸人曰：“爾輩多俗態未除，不能棄世，正可得吾行氣導引房中之事，或可得服食草木數

<sup>①</sup> 《無上秘要》卷三一，第5b~6a頁[勞格文(Lagerwey)：《〈無上秘要〉六世紀的道教總匯》(Wu-shang pi-yao: Somme taoïste du VIe siècle)，第115頁]。關於三洞見上面第二章。

百歲之方耳。”其有九鼎大要，唯付王長。而後合有一人從東方來，當得之。<sup>①</sup>（《神仙傳》，見《太平廣記》卷八，第55～58頁）

“有一人從東方來”的人是指趙升，他和王長是張道陵的兩個重要弟子。本書第三章我們已經提及此二人，他們及其師傅是昇本《金液經》序言的假定作者。

首先，似乎有兩個原因可以被自然而然地用來解釋為何《九丹經》會被置於張道陵的宗教權威之下。一方面，江南的煉丹實踐者們可能希望通過把一部重要外丹經的傳播繫於張道陵，從而使他們面對張道陵時合法化。反之亦然，《神仙傳》的記載可能由天師道自己編造，以幫助他們的教派在江南傳播，尤其是在煉丹術自身面向的上層集團中。然而，審視六朝道教更寬廣的背景，似乎還有第三種可能性值得我們考慮。

### 天師道和太清天

除了像《神仙傳》這樣的文獻以外，其他資料把張道陵和明確的煉丹傳統聯繫到一起，這些資料較仙傳而言更具教義地位。正如第三章所見，張道陵據說從老子受《太清經》並為之作注。此外，昇本《金液經》序言也托名於他，甚至上清經中的一種外丹法也被認為出自他手。<sup>②</sup> 司馬虛 (Michel Strickmann) 認為這些偽造的作者

① 對《神仙傳·張道陵傳》的全文翻譯見康若柏 (Campany)：《與天地同壽》(To Live as Long as Heaven and Earth)，第349～354頁。

② 《上清太上帝君九真中經》卷下，第8b～18a頁。見司馬虛 (Strickmann)：《關於陶弘景的煉丹術》(“On the Alchemy of T’ao Hung-ching”)，第171～178頁。

歸屬關係源自江南天師道世家對天師們所做的忠誠誓約。由於煉丹術和藥物學成爲這些家族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面對新傳入的宗教時如何處理當地傳統的問題上，司馬虛寫道，“綜合是必然的答案”<sup>①</sup>。賀碧來(Isabelle Robinet)在其上清道的著作中提供了幾個這種綜合的例子。她特別指出，陶弘景使用“太清玄都正一”這樣的稱謂來聯繫天師道和太清。此外，陶稱“太清家擁有真一平氣”，天師章書是寫給太清天的，天師辟鬼法與太清修煉者施行之法等同。<sup>②</sup>

不過，賀碧來也舉出與司馬虛矛盾的例子。例如，她注意到陶弘景將天師之術稱爲“太清小術”。<sup>③</sup>更重要的是，她還注意到上清資料不僅沒有給予張道陵任何特別高的地位，相反在其他的“前聖”中分配給他一個相對低的等級。<sup>④</sup>該等級與上文所見《無上秘要》中的相一致，後者在太清聖人中提到張道陵。到《無上秘要》編撰的時代，太清無疑是被視爲最底層的天。<sup>⑤</sup>

換句話說，賀碧來提出的證據表明，張道陵在上清資料中的形象反映了江南貴族的“忠誠誓約”不是對天師們所發，而是對它們自己的傳統。從這個角度來看，張道陵煉丹身份的出現似乎是江

① 司馬虛(Strickmann):《關於陶弘景的煉丹術》(“On the Alchemy of T'ao Hung-ching”),第168~169頁。

② 《登真隱訣》卷下,第11b、25b和23b頁;《真誥》卷九,第13a頁。見賀碧來(Robinet):《上清降經》(*La révélation du Shangqing*)第1卷,第70~74頁。

③ 《登真隱訣》卷下,第5b頁。

④ 賀碧來(Robinet):《上清降經》(*La révélation du Shangqing*)第1卷,第73頁。

⑤ 見上文第63~65頁。

南不同傳統間爭奪優先權的奇怪結果。這種追求最高地位的一個方面尤其與我們的話題相關，即各傳統爲了表明其教義源自高於或先於其他派別之天界的努力。柏夷(Stephen Bokenkamp)將其恰當地定義爲追求“宇宙學的優先權”，這些努力是融合鬥爭的另一面，這些融合很明顯發生在與三洞有關的教義、修行、天和神的正規框架中。<sup>①</sup> 宇宙學，更確切地說是宇宙進化論，在這種爭奪優先權中起著重要作用。正是在這方面，天師們做了一個微妙但有效的舉措，以便在 5 世紀中期時已在江南立足脚跟的傳統中宣稱具有優越性。

最初的天師宇宙學與道教傳統內外其他構想相比相當簡單。它設想有三種稱作玄氣、元氣和始氣的氣，它們由道依次發出，並通過它們產生宇宙。<sup>②</sup> 這種描述在 5 世紀中期的《三天內解經》中出現明顯變化，此書包含宇宙產生前後和人類歷史之初最全面的天師“道的歷史”。《內解經》將太清“無極大道”和道德丈人聯繫到一起，宇宙老子(老君，這裏其實仍然是宇宙之前)的首次出現甚至在元君(老君之母)和老君產生之前。然後太清產生出上面提到的三氣，三氣相應地產生宇宙。<sup>③</sup>

① 柏夷(Bokenkamp)譯：《早期道經》(*Early Daoist Scriptures*)，第 190 頁。

② 《正一法文天師教戒科經》(CT789)，第 12a 頁；柏夷(Bokenkamp)譯：《早期道經》(*Early Daoist Scriptures*)，第 165 ~ 166 頁。又見索安(Seidel)：《老子的神化》(*La divinisation de Lao tseu*)，第 79 ~ 82 頁。這一宇宙進化論，如柏夷所評論(第 165 和 189 頁)的那樣，反映了《老子》第 42 章概述的宇宙進化論：“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③ 《三天內解經》(CT1205)卷上，第 2a ~ 3a 頁；柏夷(Bokenkamp)譯：《早期道經》(*Early Daoist Scriptures*)，第 207 頁。關於這部著作見柏夷，第 186 ~ 229 頁，包括對其宇宙進化論的詳細描述和第 1 卷的翻譯。又見索安(Seidel)：《老子的神化》(*La divinisation de Lao tseu*)，第 82 ~ 84 頁。

這兩種記載的區別，尤其是後者對太清天的提及，反映了天師道向江南宗教傳統的融合。像陶弘景也說，天師辟邪愈疾之術與之前的當地傳統知識表現出明顯衝突，在三洞體系內，它被分派到最底下的第三層，與太清相關聯。因而，天師們與彼層和彼天的關聯是自然而然的結果。此外，三洞體系將天師道和太清域關聯到一起，立刻解決了兩個問題：承認天師道在江南的存在，並效仿上清和靈寶降經的形式，宣稱當地傳統較其教派和修行等級高。

《內解經》包含天師們的回應。一方面，在修改其關於宇宙進化論的看法這一點上，他們是接受了和太清天的關聯：在《內解經》中，玄、元和始氣被描述成從太清域中發出。然而，正是通過這樣做，天師們在競爭“宇宙優先權”上巧妙地前進了一步。由於太清是初生之天，其他宇宙階段皆從中發出，天師們分配給太清一個較之在三洞框架中所享有的更高的地位。

到底是誰構想了張道陵作為煉丹家的形象仍然不得而知，但是上述情況表明，這一形象反映了5世紀江南不同宗教傳統之間的相互關係。似乎很明顯，三洞框架是天師們能用以正式融入那些傳統的唯一框架，並且是他們能夠進入該框架的唯一方式——其他兩層被分配給上清和靈寶——是通過與太清天關聯。這種混亂的困境在一個世紀內得到改變，大約在公元500年，四個輔助部分被補充進之前教法的規範分類中。本章下一節我們將會看到，天師道和煉丹術被分到其中的兩個部分，天師們從他們與太清天的形式關聯中被解放。

不過，張道陵和煉丹術的聯繫繼續得到肯定，關於他的煉丹故事最後變得越來越複雜。對於一個不知道張道陵在道教史上所起

到的關鍵作用的讀者，當他閱讀 14 世紀的《漢天師世家》中張道陵的生平記載時，他也許真的會認為張道陵是一個煉丹家。書中說，張道陵年少時習天文地理圖書讖緯，此後去了雲錦山（江西）煉九天神丹。甚至從唐代開始便是天師所在地的龍虎山，其名稱也與張道陵深厚的煉丹造詣有關：“丹成而龍虎見，山因以名。”後來，張道陵在嵩山（河南）得到《三皇文》《九丹經》《太清經》。老君授其正一之教後，張道陵接著把丹經傳予弟子，在其他山中游行時煉成九轉神丹和九華大藥。在該記載中，張道陵一生最後的行為仍然與煉丹術有關。他在雲臺峰煉成一丹，分給最親近的弟子，最後他與妻子駕雲升天。<sup>①</sup>

### 三、《道藏》太清部

所謂的四輔是在公元 500 年左右加到三洞上的，三洞不僅用來界定江南各傳統之間的關係，還用以排列 5 世紀時開始成形的道經集的內容。四個附加部分被指定用來保存在之前的主要分支中找不到合適位置的著作——也就是那些最初分配給低層的太清天的著作。在新創立的排列中，為了保持表面統一，四輔中的三個在形式上分別與三洞中的一個相關聯，而專用於正一——即天師道——的第四輔，從理論上講在某種程度上和三洞都有關聯。如表 5 所示，《太清經》將名字給了其中一輔，此輔很恰當地與三皇洞關聯，排列在與上清經和靈寶經關

<sup>①</sup> 《漢天師世家》(CT1463) 卷二, 第 1a ~ 5b 頁。關於這部著作見鮑菊隱 (Judith Boltz): 《道教文獻通論》(A Survey of Taoist Literature), 第 62 ~ 64 頁。

聯之洞的下面。<sup>①</sup>

表5 《道藏》之四輔

洞	輔	集
洞真	太玄	上清:《道德經》
洞玄	太平	靈寶:《太平經》
洞神	太清	三皇:《太清經》
	正一	天師道

在本書前面,我們看到《太清經》如何從一部三卷著作逐步擴展,在宋代時成爲一部六十二卷的著作。<sup>②</sup> 隨著四輔的創立,該經成爲一個更大文集的核心,已知在公元 1016 年的《大宋天宮寶藏》中,該文集包含五百七十六卷,如此使它在當時成爲僅次於以老子爲基礎、名爲太玄部的第二大部。<sup>③</sup> 正如我們評論的那樣,達到這一篇幅主要是通過增加養生類著作,它們因而繼續與太清天相關聯。

作爲天域和道經集名稱的太清的意義在公元 700 年左右的《道教義樞》中解釋如下:

大道炁之所結,炁清體太,故曰太清,以境曰經也。今謂此經,從所輔之境得名,何者? 此經既明金丹之術,服御之者,

① 關於四輔見大淵忍爾:《道藏的形成》(*The Formation of the Taoist Canon*),第 265 ~ 267 頁;及鮑菊隱(Boltz):《道教文獻通論》(*A Survey of Taoist Literature*),第 7 ~ 9 頁。

② 見上文第 68 ~ 70 頁。

③ 見龍彼德(Piet van der Loon):《宋代收藏道書考》(*Taoist Books in the Libraries of the Sung Period*),第 5 頁。



速升太清，故言泰清也。（《道教義樞》卷二，第 7b ~ 8a 頁）

因此，太清部的經書產生太清天的知識，因為它們被視為源出該天域并充當接近該天域的保障。

《道教義樞》在幾頁之後給出了三洞四輔的主旨和內容的詳情，說明了太清和其他天域如何與一班神仙們關聯，下面的段落從低到高提到了這些神仙。天師文獻反倒被說成“崇三洞”。

又須知三洞四輔，自相輔成。《正一經圖科戒品》云：“太清經輔洞神部，金丹已下仙品。太平經輔洞玄部，甲乙十部已下真業。太玄經輔洞真部，五千文已下聖業。正一法文宗道德，崇三洞，遍陳三乘。”（《道教義樞》卷二，第 11b ~ 12a 頁）

《道教義樞》描述了每一輔的特徵。關於太清，它說：

所以太清輔洞神者，洞神召制鬼神，必須太清，存守太一，服御金丹，助成此道，神用乃申。（《道教義樞》卷二，第 12a 頁）

《道教義樞》最後總結說，“太玄為大乘，太平為中乘，太清為小乘，正一通於三乘也”<sup>①</sup>。像這樣的整個段落，雖然其術語明顯借自佛教，該主張反映了上清和靈寶降經將太清天置於較低地位之後的教義和經書次序。不過，洞神經處理“守一”法而太清經用以“召制

<sup>①</sup> 《道教義樞》卷二，第 12b 頁。

鬼神”的陳述值得注意。冥想和煉丹術仍然像葛洪的時代那樣彼此相關，但是各自經集現在彼此分開，煉丹術是作為冥想的輔助科目。

通過將太清天納入三洞體系，並指定它為道經集的四輔之一，江南宗教分類系統的創立者們在規範界定了中國中古道教身份的體系內分配給太清傳統一個永久位置。在這一體系中，給太清的低等級位置反映了賦予新降經的優先權，從而幫助其形成了兩個新的更高修行體系：道教冥想和道教儀式。

在後來的時代，太清作為這一分類系統組成部分的最初身份越來越模糊。煉丹傳統——很可能也是對我們本章考察事件的回應——轉到另外一個方向，引起新型教義和修行，其主要特徵將在本書最後一章考察。至於太清部，在現行公元 1445 年印刷的《道藏》之前編撰的任何一部道藏中，其內容都不得而知。隨著從上文給出的宋藏數目顯著減少，現行《道藏》的太清部分祇包含 25 種著作，其中有葛洪的《抱朴子內篇》，但是沒有外丹經。太清傳統的衰落和最後消失，以及曾是六朝後期道藏太清部的一部分的文獻的損失，為納入和太清天最初的煉丹降經無關的文獻騰出了空間。





第四部分 太清文獻



## 第九章 《九丹經》

以下所譯文本見於《黃帝九鼎神丹經訣》卷一。我在評注中引用的與九丹有關的著作(見後面的附錄 B)列之如下：

《九丹經訣》 《黃帝九鼎神丹經訣》(CT885)卷二至二十

“隱文訣” “九鼎丹隱文訣”，見《黃帝九鼎神丹經訣》卷二十第 7a ~ 15b 頁

《流珠經》 《九轉流珠神仙九丹經》(CT952)

翻譯中，在方括號內注明《道藏》文本的頁碼。圓括號中以“按”字開頭的文字是《黃帝九鼎神丹經訣》中的編者按語，經常和正文沒有正式區分。我的評注以小字印刷。

\* 譯者注：本章以及第十、十一章是本書作者對三部太清丹經的英文翻譯和評注，為了方便讀者理解和參考，中譯本對這三章採取如下處理方式：首先抄錄丹經原文(原文小字注文以圓括號標示)，開頭以“[原文]”標示，斷句主要根據原英文翻譯；其次抄錄本書原英文翻譯，段落格式遵照原英文版式排列(其中作者對經文

所作補充或修改內容用方括號標示，少量注釋性內容用圓括號標示；作者視為丹經編者按語的內容以圓括號標示，以“按”字開頭；方括號內所注《道藏》頁碼移入丹經原文部分）；第三是將英文翻譯譯為現代漢語，以“[漢譯]”標示；最後將本書作者所作評注譯出，以縮進小字排列。

[原文, 1a] 黃帝受還丹至道於玄女。玄女者，天女也。黃帝合而服之，遂以登仙。玄女告黃帝曰：凡欲長生，而不得神丹金液，徒自苦耳。雖呼吸導引，吐故納新，及服草木之藥，可得延年，不免於死也。

The Yellow Emperor (Huangdi) received the Culminant Way of the Reverted Elixirs (*huandan zhidao*) from the Mysterious Woman (Xuannü), who is a celestial woman. The Yellow Emperor compounded and ingested them, and thereby rose to heaven as immortal.

The Mysterious Woman announced to the Yellow Emperor:

All those who want to live a long life, but do not obtain the Divine Elixirs (*shendan*) and the Golden Liquor (*jinye*), merely bring suffering upon themselves. Practicing breathing and *daoyin*, exhaling the old and inhaling the new breath, and ingesting medicines of herbs and plants can extend the length of one's life, but do not allow one to escape death.

[漢譯] 黃帝從玄女那裏接受了還丹至道，玄女是一位天女。黃帝煉而服之，從而作為仙人升天。玄女對黃帝說：所有想長生却得不到神丹和金液的人，祇能自己遭受痛苦。行氣和導引，呼出舊

氣并吸入新氣，以及服草木之藥，能延長人的壽命，但不能使人免於死亡。

《九丹經訣》卷四第 1a 頁、卷五第 1a ~ b 頁、卷七第 1a ~ 2a 頁詳細說明了煉丹術和其他各種修行的關係，引用了《抱朴子》卷六第 124 頁、卷五第 112 ~ 113 頁和卷九第 177 頁的文字[威爾(Ware)譯，《公元 320 年中國的煉丹術、醫學和宗教》(*Alchemy, Medicine and Religion in the China of A. D. 320*)，第 113 ~ 114、103 和 164 頁)。關於這個話題又見上面第七章。

[原文]服神丹，令人神仙度世。與天地相畢，與日月同光，坐見萬里，役使鬼神。舉家升虛，無翼而飛。乘雲駕龍，上下太清，漏刻之間，周游八極。不拘江河，不畏百毒。

When a man ingests the Divine Elixirs, he becomes a divine immortal (*shenxian*) and transcends the generations [of mortals]. He will be coeternal with Heaven and Earth, and as luminous as the Sun and the Moon; seated, he will see ten thousand miles away, and will have gods and demons (*guishen*) at his service. He will rise into the Void (*xu*) with his whole family, and will fly even though he has no wings. Mounting the clouds and steering a chariot pulled by dragons, he will roam in the Great Clarity (*Taiqing*) and in one instant will tour the eight poles (*baji*). He will not halt in front of a river, and will not fear the hundred poisons (*baidu*).

[漢譯]一個人服了神丹，他會變成神仙，超越[凡人]之生。他會與天地永遠共存，像日月一樣發光；坐著能看到萬里之外，而且能役使鬼神。他會舉家升虛，即使沒有翅膀也會飛。他乘著雲，駕



著龍牽引的車，漫遊於太清，剎那間能巡迴八極。他不會被江河阻擋，不會害怕百毒。

永恒之人和光人的狀態在好幾種著作中被一起提及。例如，《莊子》中的黃帝之師廣成子說：“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27/11/43)根據《淮南子》，卷二十第2b頁：“大人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對於《楚辭》中的一個類似短語，見上文第19~20頁。關於太清天見第二章。八極代表世界整體及其極端。在《莊子》中，和《九丹經》類似，聖人“乘雲氣”和“游乎四海之外”(2/1/29和6/2/72)。在道教中，像其他學說一樣，空間被想象成非二元的狀態；見顧從義(Larre)：《淮南子：精神訓》(*Le Traité VII du Houai Nan Tseu*)，第152~153頁。

[原文]黃帝以傳玄子，誡之曰：此道至重，必以授賢者。苟非其人，雖[1b]積金如山，地方萬里，亦勿以此道泄之也。得一足仙，不必九也。傳受之法，具以金人一枚重九兩，金魚一枚重三兩，投東流水為誓。金人及魚皆出於受道者也。先齋沐浴。設一玄女座於水上無人之地。燒香，上白：“欲以長生之道用傳(某甲)。”及以丹經著案上，置座在此。

The Yellow Emperor transmitted this way to the Mysterious Master (Xuanzi), and admonished him saying:

This way is of supreme importance, and can be transmitted only to those who are worthy of it. Let it not be disclosed to those who are not fit to receive it, even if they collect heaps of gold as high as mountains, or if they own ten thousand miles of land. Obtaining just one of these elixirs is enough to become an immortal; it is not required to obtain all nine of them.

*Rules for the transmission.* Throw a golden figurine of a man weighing nine ounces and a golden figurine of a fish weighing three ounces into an eastflowing stream, and utter an oath (*shi*). Both should be provided by the one who receives this Way. Before this, undertake the purification practices (*zhai*) and perform the ablutions (*myu*). On the banks of the stream, in a place unfrequented by other people, arrange a seat for the Mysterious Woman. Burn some incense and announce to Heaven: “I wish to transmit the Way to obtain a long life to (*name of the recipient*)!” Lay the *Scripture of the Elixirs* on a stand, and place the seat [for the Mysterious Woman] there.

[漢譯]黃帝將這種方法傳給玄子，并告誡他說：這種方法非常重要，祇能傳授給應得之人。不要泄露給不應得之人，即使他們積聚的黃金像山一樣高，或擁有萬里的土地。要想成為神仙，祇得到這些丹的一種就足够了：不必九種全都得到。傳受方法：將一枚重九兩的金人和一枚重三兩的金魚投到東流水中，并發誓。金人和魚都由受道者提供。在這之前，先齋沐浴。在溪水岸邊一無人之地，放一個座位給玄女。燒一些香，對天說：“我願意傳授長生之道給（接受者的名字）！”將丹經放在臺子上，將（給玄女的）座位設在那裏。

“座”是神來觀察儀式的地方。《九丹經訣》卷二十第 3a 頁有為太一設座的說明，見上文第 104 頁。《上洞心丹經訣》卷上第 3b 頁在“及以丹經”之後加上了“盟信之物”。關於其他太清經中的傳授儀式和預備淨潔活動見上文第五章。

[原文]今欲受道，向北伏一時之中。若天晴無風，可受之。受

之共飲白鷄血爲盟。并傳口訣合丹之要，及投金人金魚於水。萬兆無神仙骨之者，終不得見此道也。

When you are ready to transmit the Way, face north and do not disclose it for one [double] hour (*yishi*). If the sky is clear and there is no wind, the Way can be transmitted. [Master and disciple] seal their covenant by drinking together some blood of a white chicken. Transmit the oral instructions and the essentials of the compounding of the elixirs, and throw the golden figurines of the man and the fish into the stream. This is done so that the multitudes of those who are not suited for becoming a divine immortal never see this Way.

[漢譯]當準備傳授道的時候，面向北，一個時辰之內不要泄露。如果天晴無風，可以傳授道。（師傅和弟子）一起喝一些白鷄血訂立盟誓。傳授煉丹的口訣和要領，并將金人和金魚扔到水中。這樣做是爲了使那些不適合成爲神仙的衆人永遠不能得見此道。

有風也是妨礙煉丹的“六畏”之一，見上文第 110 頁。在《淮南子》卷三第 2a 頁中，風據說是天生氣的信號。“那些不適合成爲神仙的人”準確地說是“無仙骨者”，即沒有適合獲得不朽的内部體質。關於道教中的超凡性標志見柏夷 (Bokenkamp)：《早期道經》(*Early Daoist Scriptures*)，第 298 頁。

[原文, 2a] 黃帝曰：欲合神丹，當於深山大澤，若窮里曠野無人之處。若於人中作之，必於高墻厚壁，令中外不見，亦可也。結伴不過二三人耳。

The Yellow Emperor said:

When you want to compound the Divine Elixirs you should dwell

in the depths of a mountain, in a wide moorland, or in a place deserted and uninhabited for endless miles. If you compound them among other people you should stay behind thick, high walls, so that nothing can be seen between the inside and the outside. Your companions should not number more than two or three.

[漢譯] 黃帝說：當想煉神丹的時候，應當居住在山的深處，在曠野或者無窮遠都沒有人的地方。如果在其他人身邊煉，應當待在高牆厚壁之後，這樣內外間什麼也看不見。同伴的數目不應超過二三個。

《流珠經》卷上第 5a 頁補充說：“二人同心，其利斷金。”這句話出自《易·繫辭》，41/VI，與同人卦有關。關於煉丹家的助手和他們在煉丹中的作用見上文第 20 ~ 23 頁。

[原文] 先齋七日，沐浴五香，置加精潔。勿經穢污喪死嫁女之家相往來。

First undertake the purification practices for seven days, and increase your purify with ablutions and the five fragrances (*wuxiang*). Do not pass by filth and dirt, or by houses where mourning is being observed, or by houses inhabited by women of the age of marriage.

[漢譯] 首先行七天的齋，用沐浴和五香增加淨潔。不要經過污穢之處，或者守孝的房子，又或者到適婚年齡的女子居住的房子。

關於“五香”見上文第 112 頁；及柏夷 (Bokenkamp)：《早期道經》(*Early Daoist Scriptures*)，第 358 頁。

[原文] 黃帝曰：欲市其神藥，必先齋七日，以子丑日沐浴，以執日市之。當於月德地坐。勿與人爭貴賤。

The Yellow Emperor said:

When you want to purchase the Divine Medicines for the elixirs, first undertake the purification practices for seven days, and perform the ablutions on a day marked by the character *zi* or *chou*. You should buy the ingredients on an appointed day and in place governed buy the Virtue of the Month (*yuede*). Do not bargain over their price.

[漢譯] 黃帝說：當想要買神藥來煉丹時，首先行齋七天，在子丑日裏沐浴。應當在指定日期和月德所掌管的地方買藥。不要爭論價格。

子和丑是地支之首。關於買藥的這一條和其他規則見上文第 110 ~ 111 頁。

[原文] 玄女曰：作藥以五月五日大良，次用七月七日。始以甲子、丁巳開除之日爲善。甲申、乙巳、乙卯次之。作藥忌日：春，戊辰、己巳；夏，丁巳、戊申、壬辰、己未；秋，戊戌、[2b]辛亥、庚子；冬，戊寅、己未、癸卯、癸酉。及月殺，及支天，季四孟仲季月收、壬午、丙戌、癸亥、辛巳，月建、諸朔望，皆凶，不可用以起火合神藥。

The Mysterious Woman said:

To prepare the Medicines, the fifth day of the fifth month is most auspicious, followed by the seventh day of the seventh month. It is good to start on a *jiazi* or a *dingsi* day, or on a day of Opening (*kai*) or Removal (*chu*). The next best are the *jiashen*, *yisi*, or *yimao* days. The days on which the preparation of the Medicines is forbidden are:

in spring, *wuchen* and *jisì*;  
 in summer, *dingsì*, *wushen*, *renchen*, and *jiwei*;  
 in autumn, *wuxu*, *xinhai*, and *gengzi*;  
 in winter, *wuyin*, *jiwei*, *guimao*, and *guiyou*.

The day of the Killer of the Month (*yuesha*), the days in which the Branch (*zhi*) and the Stem (*gan*) are in opposition, the day of Receiving (*shou*), as well as the *renwu*, *bingxu*, *guihai*, and *xinsi* days in the first, second, and third months of each seasons, the day of Establishment (*yuejian*), and those of new and full moon, are all inauspicious and cannot be used for starting the fire.

[漢譯]玄女說：製備藥物，五月五日最吉利，其次是七月七日。最好從甲子或丁巳日開始，或者是開日或除日。其次是甲申、乙巳、乙卯日。禁止製備藥物的日子是：春天，戊辰、己巳日；夏天，丁巳、戊申、壬辰、己未日；秋天，戊戌、辛亥、庚子日；冬天，戊寅、己未、癸卯、癸酉。月殺日，支干相反的日子，收日，以及每個季節的第一、第二和第三個月中的壬午、丙戌、癸亥和辛巳之日，新月日和滿月日，全都不吉利，不可以用來起火。<sup>①</sup>

關於起火的吉日和凶日見上文第 123 頁。

[原文]慎不得與俗間愚人交通。勿令嫉妒多口舌人、不信道者聞知之也，神藥不成。

When you compound the Divine Medicines, beware of intercourse

① 對地支天干一句我依照《太清金液神丹經》卷上第 4a ~ b 頁和《三十六水法》第 12a ~ b 頁，其“及支天”作“反支干”。

with common and dull people. Do not let the envious, those who talk too much, and those who do not have faith in this Way hear or know about it. If they do, the compounding of the Divine Medicines would not be successful.

[漢譯]當煉神藥的時候，謹防與普通人和愚人交往。不能讓妒嫉、多舌和不相信道的人聽到或者得知道，如果他們這樣做，煉神藥就不會成功。

關於支配煉丹的禁忌見上文第 108 ~ 110 頁。尤其是見到妒嫉之人是“四敗”(見第 86 頁)之一。“慎不得與俗間愚人交通”之後，《流珠經》卷上頁 6a 和《太清金液神丹經》卷上第 7b 頁補充了“婦女小兒喪家污人”。

[原文]神藥成，便為真人，上天入淵，變化恍惚。可以舉家皆仙：何但一身？

When you achieve success in making the Medicines you will become a Perfected (*zhenren*). You will rise to heaven and enter the abyss, you will transform yourself and be “vague and indistinct” (*huanghu*). You will become an immortal with your family: how could you do that alone?

[漢譯]作神藥成功了，會變成真人，上天入淵，而達到恍惚的層次。將和全家一起變成神仙：怎麼可能自己那樣呢？

換句話說，修煉者將會擁有像道自身一樣的品質，是為“恍惚”(《老子》第 14 和 21 章)。“上天入淵”指沿著連接存在的不同狀態的軸綫自由移動的能力。

[原文]俗人惜財，不合丹藥。及信草木之藥，且草木藥埋之即

朽，煮之即爛，燒之即焦。不能自生，焉能生人？可以療病益氣，又不免死也。還丹至道之要，非凡所聞。

The common people are fond of wealth, and do not compound the alchemical Medicines. They believe in medicines obtained from herbs and plants, but these putrefy when buried, decompose when boiled, and burn when heated. If those medicines cannot keep themselves alive, how could they do so for humans? They can heal illnesses and increase the pneuma (*qi*) but cannot make one escape death. Only a few can hear the essentials of the Culminant Way of the Reverted Elixirs.

[漢譯] 普通人愛財，不煉丹藥。他們相信草木之藥，但是它們埋之會腐爛，煮之會分解，燒之會變焦。這些藥不能讓自己存活，怎麼能讓人活？它們可以治病益氣，但是不能使人免除死亡。祇有少數人能得知還丹至道的要領。

這裏《九丹經》再次提到丹優於草藥，正如它在開頭也如此說。關於丹和草藥見上文第七章。

[原文, 3a] 黃帝曰：起火時，當於釜邊施祭。以好白酒五升，牛羊脯各三斤，黃粱米飯二升，大棗三升，梨一斗，熟鷄子三十枚，鯉魚三頭，各重三斤。凡用皆三案，案皆用二杯燒香。

The Yellow Emperor said:

When you start the fire you should perform a ceremony (*ji*) beside the crucible. Take five pints of good quality white liquor, three pounds of dried ox meat, the same amount of dried mutton, two pints of yellow millet and rice, three pints of large dates, one peck of pears, thirty



cooked chicken's eggs, and three carp, each weighing three pounds. Place them on three stands, and on each stand burn incense in two cups.

[漢譯]黃帝說：起火的時候應當在釜的旁邊施祭。用五升好白酒，三斤牛肉乾，同量羊肉乾，二升黃米和大米，三升大棗，一斗梨，三十枚煮熟的雞蛋，三條鯉魚，每條重三斤。將它們放在三個臺子上，每個臺上用兩個杯子燒香。

《流珠經》避免動物供品，卷上第 5b ~ 6a 頁：它沒有提到雞蛋和鯉魚，用香餅代替牛肉乾。

[原文]再拜，祝曰：小兆(臣某)，共誠惟大道君、老君、太和君。哀，小兆(臣某)貪生樂，道某令藥不飛不亡，皆使伏火！藥已好善，隨手變化，黃白悉伏！服藥飛仙，朝於紫宮，命長無極，得至真人！

Pay obeisance twice and utter the following invocation:

This petty man, (*name of the officiant*), verily and entirely devotes his thoughts to the Great Lord of the Dao (*Da Daojun*), Lord Lao (Laojun), and the Lord of the Great Harmony (Taihe jun). Alas, this petty man, (*name of the officiant*), covertly the Medicines of life! Lead him so that the Medicines will not volatilize and be lost, but rather be fixed by fire! Let the medicines be good and efficacious, let the transmutations take place without hesitation, and let the Yellow and the White be entirely fixed! When he ingests the Medicines, let him fly as an immortal, have audience at the Purple Palace (Zigong), live an unending life, and become an accomplished man (*zhiren*)!

[漢譯]行禮兩次，祈禱如下：小人(主祭者名字)，確實完全相

信大道君、老君、太和君。嗚呼，小人（主祭者名字）渴望得到生命之藥！<sup>①</sup> 引導他令藥不揮發不散失，而全部被火固定！令藥好且靈驗，令變化立即發生，黃白全部被固定！服了藥，使其像仙一樣飛，朝於紫宮，長命無極，成為至人！

關於祈禱中提到的三位神見上文第 19 頁，及《老子中經》第 43 頁的文字。在“隱文訣”本中，卷二十第 2a ~ b 頁，和《流珠經》卷上第 5b ~ 6a 頁中，修煉者稱其渴望得到生命之藥後，供奉酒，起身并行禮九次。此外，根據“隱文訣”和《流珠經》，祈禱開始的時候修煉者應當將他煉九丹的意圖告訴天，並聲明他還相信幾位女神：玉女、玄女、素女、青腰玉女。紫宮位於宇宙中心處的北斗星座內。

[原文]行酒，起，再拜。畢，諸赤果木橘柚皆上之訖，然放火如法。

Offer the liquor, rise, and pay obeisance two more times. Finally offer kaya nuts, mandarins, and pomelos. After that, the fire may be started according to the method.

[漢譯]供奉酒，起身，再行禮兩次。最後供奉堅果、柑橘和柚子。然後，可以根據方法起火了。

《九丹經訣》卷二十第 3a ~ b 頁記載了一種更複雜的發火儀式，稱為“九丹祭”，見上文第 123 ~ 124 頁。

[原文]黃帝曰：欲作神丹，皆先作玄黃。[3b]玄黃法。取水銀十斤，鉛二十斤，納鐵器中，猛其下火。鉛與水銀吐其精華，華紫

---

① 我把“樂”理解成“藥”。不這樣修改的話，這段應當譯為：“……此小人渴望生命熱愛道。”

色，或如黃金色。以鐵匙接取。

The Yellow Emperor said:

When you want to make the Divine Elixirs, you should always first prepare the Mysterious and Yellow (*xuanhuang*).

#### METHOD OF THE MYSTERIOUS AND YELLOW

Take ten pounds of quicksilver (*shuiyin*) and twenty pounds of lead (*qian*). Place them in an iron vessel, making the fire underneath intense. The lead and the quicksilver will breathe out their Essence and Flower (*jinghua*), which will be purple or like gold in color. Gather and collect it with an iron spoon.

[漢譯] 黃帝說：當想要作神丹的時候，一律首先製備玄黃。玄黃法：取十斤水銀和二十斤鉛，將它們放在鐵器中，在下面用猛火。鉛和水銀會吐出它們的精華，精華是紫色的，或者像黃金的顏色。用鐵勺子收集它。

關於玄黃和它在太清方法中的作用見上文第四章。《九丹經》的這種方法又見於《九丹經訣》卷一七第 2a ~ b 頁，和《太清金液神丹經》卷上第 15a ~ b 頁；另一種翻譯見席文：(Sivin)《金丹術的理論背景》(“The Theoretical Background of Elixir Alchemy”)，第 256 頁。根據《九丹經訣》卷一七第 2b 頁，水銀應當首先煮三十六遍，或者可以在凝固的狀態下使用。鉛應當煉五遍。《太清金液神丹經》卷上第 15a 頁有“水銀九斤、鉛一斤”“土釜”“鐵器”。它還稱加熱應當“從黎明到第九個時辰的後半段”(從旦至日下晡，第九個時辰是申時，相當於下午三至五點，分為上晡和下晡兩部分)注意在《九丹經》中，鐵器僅用來製備玄黃和六一泥，其他方法用土釜。

[原文] 名曰玄黃，一名黃精，一名黃芽，一名黃輕。

This is the Mysterious and Yellow; some call it Yellow Essence (*huangjing*), others Yellow Sprouts (*huangya*), and others Yellow and Weightless (*huangqing*).

[漢譯]這是玄黃，一些人稱其黃精，還有人稱其黃芽，還有人稱其黃輕。

《九丹經訣》卷一七第 2b 頁給出的異名是黃芽和龍輕。《太清金液神丹經》卷上第 15 頁給出的是飛輕和飛流。

[原文]當納藥於竹筒中百蒸之，當以雄黃丹砂水和飛之。(雄黃丹砂水在三十六水中。)

Place this Medicine in a bamboo cylinder, steam it one hundred times, and sublimate it with aqueous solutions of realgar (*xionghuang*) and cinnabar (*dansha*).

(NOTE: The solutions of realgar and cinnabar are part of the Thirty – six Aqueous Solutions. )

[漢譯]將此藥放在竹筒中，蒸一百遍，用雄黃水和丹砂水升華它。(按：雄黃水和丹砂水是三十六水的一部分)

正如《九丹經》的編撰者在按語中所言，溶解雄黃和丹砂的方法見於《三十六水法》(CT930, 第 1b ~ 2a 和 2b 頁; 曹天欽 (Ts' ao)、何丙郁 (Ho) 和李約瑟 (Needham) 譯:《一部中古早期的中國煉丹水法文獻》(“An Early Mediaeval Chinese Alchemical Text on Aqueous Solution”), 第 125 ~ 126 頁)。《九丹經訣》卷八第 4a ~ b 頁引述了這兩種方法。“隱文訣”, 卷二十第 7b ~ 9a 頁記載了飛兩種溶液和玄黃的方法; 見上文第 129 ~ 130 頁。

[原文]黃帝曰:又當作六一泥。泥法:用礬石、戎鹽、鹵鹹、礬

石四物，先燒，燒之二十日；東海左顧牡蠣、赤石脂、滑石。凡七物分等，多少自在，合搗萬杵，令如粉。

The Yellow Emperor said:

You should also prepare the Mud of the Six - and - one (*liuyi ni*).

METHOD OF THE MUD [OF THE SIX - AND - ONE]

Use alum (*fanshi*), Turkestan salt (*rongyan*), lake salt (*luxian*), and arsenolite (*yushi*), heating them first for twenty days; also use left - oriented oyster shells (*zuoigu muli*) from Donghai, red clay (*chishi zhi*) and talc (*huashi*). Take the desired amount of these seven substances in equal parts, and pound them together ten thousand times until they become powder - like.

[漢譯]黃帝說：還應當製備六一泥。[六一]泥法：使用礬石、戎鹽、鹵鹹、礬石，先將它們加熱二十天；還用東海左顧牡蠣、赤石脂和滑石。將所需量的這七種物質等分，合在一起搗一萬下，直到它們變成粉。

關於六一泥見上文第四章。東海在今天山東。《太清金液神丹經》卷上第 15a 頁解釋說：“視土釜大小自在，令足以泥土釜耳。”

[原文]於鐵器中合裏，火之九日九夜，猛其下火。藥正赤如火 [4a] 色，可復搗萬杵。下絹篩，和百日華池以為泥。

Place them together in an iron vessel, and heat them for nine days and nine nights, making the fire underneath intense. When the Medicines take on a vivid scarlet color like fire, pound them again ten thousand times. Sift them through a piece of thin silk, and add them to

a hundred - day Flowery Pond (*huachi*), forming a mud.

[漢譯]將它們一起放在鐵器中，加熱九天九夜，使下面的火猛。當藥呈現像火一樣的鮮紅色時，再搗一萬下。用一塊薄絹篩之，加到百日華池中，形成泥。

關於華池見上文第 132 ~ 133 頁。

[原文]當開，以泥赤土釜。土釜令可受八九升，大者一斗。

When you start [compounding the elixirs], use this mud to lute a red earthenware crucible (*chitu fu*) holding eight or nine pints, or at most on peck.

[漢譯]當開始[煉丹時]，用此泥塗赤土釜，土釜能容八九升，最多一斗。

《流珠經》卷上第 4b 頁中的“解”云“一斗半”。它補充說“土釜滎陽、河南、洛陽及潁川郡者，大多一枚直十四五錢耳”。三個地區在今之河南，而潁川安徽東北部附近。

[原文]塗之，令內外各厚三分，暴之於日中十日，令乾燥。乃取胡粉，燒之令如金色。復取前玄黃各等分，和以百日華池。

Smear the crucible with the mud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making each layer three - tenths of an inch thick, and let it dry in the sun for ten days. Then take some white lead (*hufen*), and heat it until it becomes golden. Place it in a hundred - day Flowery Pond with an equal amount of the Mysterious and Yellow prepared earlier.

[漢譯]用泥塗抹釜內外，令各厚三分，放在太陽下乾燥十日。然後取一些胡粉，加熱它直到變成金色。把它連同等量的前面製

備的玄黃放到一百天的華池中。

《流珠經》卷上第 4a ~ b 頁的“解”補充說：“令如泥，治之萬杵。”又根據《太清金液神丹經》卷上第 15b 頁的一段相似文字，胡粉應當“與玄黃等分，和以左味，治萬杵，令如泥”。

[原文] 令土釜內外各三分。暴之十日，令大乾燥，乃可用飛丹華矣。

Lute [again] the crucible with this compound,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making each layer three - tenths of an inch thick. Leave the crucible in the sun for ten days so that it becomes completely dry, whereupon you use it to sublimate the *Flower of Cinnabar*.

[漢譯] 用此泥[再次]泥釜內外，每一層厚三分。將釜放在太陽下十天，使它完全乾燥，於是可以用它來升華丹華了。

《太清金液神丹經》卷上第 15b 頁補充說：“無令燥拆，輒以泥隨手護之。”丹華是九丹的第一丹。

[原文] 又法。作藥釜及六一泥。訖之時，著瓮內蓋口陰乾。瓮去地三四尺，勿令濕。

*Another method.* Prepare the Crucible of the Medicines (*yaofu*) and the Mud of the Six - and - one. When both are ready, put the crucible in a closed jar and let it dry in the shade. Keep the jar three or four feet from the ground, and avoid humidity.

[漢譯] 另一種方法。製作藥釜和六一泥。二者做好時，將釜放在一個封閉的瓮內陰乾。瓮離開地三四尺，避免潮濕。

## [第一丹：丹華]

[原文]第一神丹名曰丹華。

The First Divine Elixir is called *Flower of Cinnabar (danhua)*.

[漢譯]第一種神丹名為丹華。

該丹的名稱也可以譯為“Cinnabar Flower”，其中“華”指升華物，“丹”指其顏色：如下文所言，該丹“或正赤如丹”。《太清金液神丹經》卷上第 15b ~ 16b 頁記載了一種類似的方法，其中丹砂和雄黃、雌黃一起煉，像玄黃在《九丹經》之法中那樣，這兩種礦物將陰陽融合在釜中。對《九丹經》這一部分的另外一種翻譯見威爾(Ware)《公元 320 年中國的煉丹術、醫學和宗教》(*Alchemy, Medicine and Religion in the China of A. D. 320*)，第 78 ~ 79 頁。

[原文]作之法，用真砂一斤，亦可二斤，亦可十斤，多少自在，隨人富貧。

To prepare it, use one, two, or ten pounds of Real Powder (*zhensha*, cinnabar), in the desired amount according to your wealth.

[漢譯]製作它，使用真砂(丹砂)一斤、二斤或者十斤，所需量根據你的財力。

真砂是丹砂的隱名。在《流珠經》卷上第 4b 頁，該丹的原料稱為“朱兒”，是“降陵朱兒”的縮寫形式，後者列入《石藥爾雅》(CT901)卷上第 1b 頁丹砂異名中。《太清金液神丹經》中的相應方法用真砂的常名“丹砂”稱呼。

[原文]納釜[4b]中。(云以鹵鹹覆搗之)以六一泥塗釜口際會，無令泄也。



Place it in a crucible

(NOTE: Someone says that the Powder should be covered with pounded lake salt. )

and smear the mouths [ of the two halves ] with the Mud of the Six - and - One. Make the joints tightly fit together so that there is no less [ of pneuma ].

[漢譯]將其放入釜中(按:有人說真砂應當用搗碎的鹵鹹覆蓋)并用六一泥塗抹[兩釜的]口部,使接口連接緊密不漏[氣]。

下面一句話稱釜為“玄黃赤土釜”,表明該器也應當塗上一層汞鉛化合物。在一條談及第一丹之法的資料中有進一步說明(卷上第 14a 頁)。用鹵鹹覆蓋丹砂的說明在其他九丹文獻中沒有記載。

[原文]謹候視之,勿令有拆,如髮,則藥皆飛失其精華,但服其糟滓無益也。塗訖,乾之十餘日乃可用。(不乾燥,不可火之也)先以馬通糠火去釜五寸,溫之九日九夜。推火附之,又九日九夜。以火壅釜半腹,又九日九夜。凡三十六日,可止火,一日寒之。

Carefully examine the crucible, and make sure that there are no cracks, even as thin as a hair. The Medicine would otherwise entirely volatilize and lose its Essence and Flower, and the ingestion of the mere residue would be of no benefit. You can use the crucible after you have smeared it and left it to dry for ten days.

(NOTE: If it is not dry it cannot be placed over the fire. )

First keep the crucible five inches above a fire of horse manure or chaff, and heat it for nine days and nine nights. Then increase the fire so that it touches the crucible, for nine more days and nights. [Then

put the crucible over the fire, for nine more days and nights. ] Finally let the fire cover the lower [ half of the ] crucible for nine more days and nights. After thirty - six days altogether, you can extinguish the fire and let the crucible cool for one day.

[漢譯]仔細檢查釜，確保沒有裂縫，即使像頭髮一樣細。否則，藥會全部揮發丟失精華，僅服食殘渣沒有益處。塗完釜并乾十天之後可以使用。（按：如果沒有乾，不能放在火上）首先使釜在馬糞或糠火之上五寸，加熱九天九夜。然後增進火使其接觸釜，九天九夜。[然後將釜放在火上，九天九夜]最後將火覆蓋下[半]釜又九天九夜。總共三十六天之後，可以停火讓釜冷卻一天。

方括號中的句子在《九丹經》標準本中脫漏，見於《流珠經》卷上第5a頁的“解”。《九丹經》的脫漏肯定是因為抄寫錯誤：該經此處說加熱用三十六天，而且下面補充說如果重複整個過程，總共會需要七十二天。《抱朴子》卷四第74頁的摘要也作“三十六天”。關於太清文獻中的加熱方法見第133~135頁。

[原文]藥皆飛，著上釜。如五彩琅玕，或如奔星，或如霜雪。或正赤如丹，或青，或紫。以羽掃取。一斤減四兩耳。

The Medicine will have entirely sublimated, and will adhere to the upper crucible. It will be similar to the five - colored *langgan*, to shooting stars, or to frost and snow. Sometimes it will be of a vivid scarlet color like cinnabar, sometimes it will be azure and sometimes purple. Collect it by brushing it off with a feather. One pound will have reduced to only four ounces.

[漢譯]藥會全部升華，附著在上釜上。它與五彩琅玕相似，或

者像奔星，或者像霜雪。有時候它會像丹砂一樣是鮮紅色，有時候是藍色，有時候是紫色。用羽毛掃取之。一斤將會減少到僅剩四兩。

關於琅玕，一種長在崑崙山上的傳奇之樹，見上文第 75 頁。《流珠經》卷上第 2a ~ b 頁給出的說明中，該丹應當用三歲雄鷄羽收集。一種開釜法見於《九丹經訣》卷二十第 16a ~ b 頁，見上文第 135 頁。

[原文]若藥不伏火者，當復飛之。和以玄水液、龍膏澤，拌令浥浥，復置玄黃[5a]赤土釜中。封其際如始法。猛火飛之三十六日，藥成，凡七十二日畢矣。

If the Medicine has not been fixed by the fire, it must be sublimated again. Add it to Liquor of the Mysterious Water (*xuanshui ye*) and to Grease of Dragons (*longgao ze*). Mix to make the compound moist, and put it again in the red earthenware crucible of the Mysterious and Yellow (*xuanhuang chitu fu*). Seal the joints as in the initial method. Sublimate the compound over an intense fire for thirty - six days, and the Medicine will form after altogether seventy - two days.

[漢譯]如果藥沒有被火固定住，必須再次升華。將它加入玄水液和龍膏澤中，攪拌令其濕潤，再次將其放入玄黃赤土釜中。像開始的方法那樣密封接合處。在猛火上升華此物三十六天，總共七十二天後藥將會形成。

“隱文訣”，卷二十第 13a ~ b 頁，解釋說玄水液是磁石水。根據同書，卷二十第 9a ~ 10a 頁，龍膏澤通常是在容器中用鹽覆蓋七條蚯蚓而製得。但是，該書說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殺死小動物超出了仁和惻隱的原

則，“龍膏”這個詞也可以理解為西龍膏，是桑上露的隱名。在《九丹經》中，龍膏澤有龍膏、龍膏澤或者土龍膏的不同稱呼。

[原文] 欲服藥，齋戒，沐浴五七日。焚香，乃以平旦東向禮拜長跪。服之如大黍粟，亦可如小豆。

When you want to ingest the Medicine, undertake the purification practices, observe the precepts (*jie*), and perform the ablutions for five times over seven days. At dawn, burning some incense, kneel down and pay obeisance facing east. Ingest the Medicine in pills the size of large grains of millet, or of small beans.

[漢譯] 要服藥的時候，行齋守戒，七天中沐浴五次。黎明時，燒一些香，跪下面向東禮拜。服食大黍粟或者小豆大小的藥丸。

根據“隱文訣”，卷二十第 10a 頁，該丹應當六十天周期之初服用。

[原文] 上士服之七日乃升天，中士服之七十日得仙，愚人服之以一年得仙成。以其丹華釜飛第二之丹及九丹一切神丹，大善也。玄女曰：作丹華成，當試以作金。金成者，藥成也。金不成者，藥不成；藥未伏火而不可服也，或塗釜不密，或是犯禁所致。

A superior man will rise to heaven after he ingests it for seven days, an ordinary man will obtain immortality after he ingests it for seventy days, and a dull man will obtain immortality after he ingests it for one year. After you have prepared it, it will be good to use the crucible of the *Flower of Cinnabar* to sublimate the Second Elixir and all the Nine Divine Elixirs.

The Mysterious Woman said:

After you prepare the *Flower of Cinnabar*, you should test it by making gold with it. If gold forms, the making of the Medicine has been successful. If it does not form, it has not been successful; the Medicine has not been fixed by fire, and cannot be ingested. This is because you have not luted the crucible hermetically, or because you have transgressed against the precepts.

[漢譯] 上士服後七天會升天，中士服後七十天得仙，愚人服後以一年得仙。製備好了以後，盡量用丹華的釜升華第二丹和所有九種神丹。玄女說：作好丹華以後，應當用它作黃金來試一試。如果形成了黃金，作藥已經成功。如果沒有形成黃金，藥沒有成功：藥沒有被火固定住，不能服用。這是由於你密封釜不嚴密或者犯禁所導致。

關於丹變成金見上文第 135 ~ 136 頁；關於用丹金作器具見第 42 ~ 43 頁。

[原文] 云：更準前飛之。試之龍膏，丸之如小豆者。致[5b]猛火上，鼓囊吹之。食頃，即成黃金。又以二十四銖丹華點粉汞一斤，亦成黃金。黃金成，以作筒盛藥。又以一銖丹華投汞一斤若鉛一斤，用武火漸令猛吹之，皆成黃金也。斤與銖慎勿多，多則金剛；少則金柔。皆不中捶也。

She [also] said:

Sublimate the Medicine again as in the previous method. To test it, add to it some Grease of Dragons, and make it into pills the size of small beans. Place them over an intense fire and blow the fire with a bellows. Gold will form it the time it takes to have a meal.

Gold also will form by projecting twenty - four scruples of *Flower of Cinnabar* onto one pound of powdered mercury (*hong*). When gold has formed, make it into a cylinder and store the Medicine in it. Similarly, if you pour one scruple of *Flower of Cinnabar* onto one pound of mercury or lead, put it over a fierce flame, and blow to make the fire increasingly intense, the whole will form gold. Be careful not to use excessive amounts [of the ingredients], or the gold will be hard; but if there is not enough, the gold will be soft. Neither would be malleable.

[漢譯]她[還]說:像前面的方法那樣再次升華藥物。試之,加一些龍膏,做成小豆大的丸。將它們放在猛火上,用風箱吹火。在一頓飯的工夫內,黃金會形成。將二十四銖丹華投到一斤粉汞中,黃金也會形成。黃金形成時,將其作成筒來盛藥。同樣,如果將一銖丹華倒入一斤汞或者鉛中,放在猛火上,吹使火逐漸增強,都會形成黃金。小心不要使用過量[藥物],否則金會硬;但是如果[藥物]不夠,金會軟。二者都不能鍛造。

二十四銖相當於一斤。

[原文]又云:金若成,世可度。金不成,命難固。徒自損費,何所收護也?

The Mysterious Woman also said:

If you prepare gold, you can transcend the generations [of mortals].

If you do not prepare it, you can hardly secure your destiny.

Doing nothing but harm to yourself,

Where would you find repair?

[漢譯] 玄女又說：如果製成金，你可以超越[凡人]之生。如果製不成金，你不能確保你的命運。除了傷害自己什麼也不能做，哪裏能找到補救呢？

[第二丹：神符]

[原文] 第二神丹名曰神符也。

The Second Elixir is called *Divine Tally* (*shenfu*).

[漢譯] 第二種神丹名為神符。

像在“隱文訣”，卷二十第 11a ~ 13b 頁中那樣明確，第二丹一節分別由涉及神符、黃精和神符還丹的三部分組成。“第四種方法”在“隱文訣”提到并作了很簡潔的描述，卷二十第 13b ~ 14a 頁，與九丹有關的文獻中沒有任何相符的內容。現行《抱朴子》卷四第 75 頁稱此丹名為“神丹或神符”。然而，三種引述葛洪《九丹經》摘要的文獻祇有“神符”，見《九丹經訣》卷二第 2a 頁、《神仙金鈞經》（即《抱朴子神仙金鈞經》，CT917）卷下第 1a 頁及《雲笈七籤》（CT1032）卷六七第 7b 頁。

[原文] 取無毒水銀，多少自納在六一泥釜中，封之乾訖，一如調治丹華法也。飛之九上下。

Take quicksilver free from poison, in the desired amount. Place it in a crucible smeared with the Mud of the Six – and – One, which you should seal and let dry exactly as in the method for compounding the *Flower of Cinnabar*. Sublimate it nine times above and nine times below.

[漢譯]取所需量的沒有毒的水銀，將其放在塗抹六一泥的釜中，正如作丹華法那樣，釜應當密封并乾燥。升華它，九次在上九次在下。

“九上九下”指在每個周期最後將釜翻轉。“隱文訣”卷二十第 11b 頁，解釋了這一過程的更多詳情：“立三鐵鍋上，去地九寸，以糠火火之一日夜。以下釜為上，不須開之，復一日夜。如是九上九下。”同樣的方法用於加熱第八丹。

[原文]寒發。掃取，和以鯉魚膽。復[6a]封塗如初，復飛之九上下。寒發。掃取，和以龍膏。名曰神符。

Let the crucible cool, and open it. Collect the elixir by brushing it [with a feather], and add to it some carp gall (*liyu dan*). Then smear and seal the crucible once more as before, and sublimate the elixir again, nine times above and nine times below. Let the crucible cool, and open it. Collect the elixir by brushing it [with a feather], and add to it some Grease of Dragons. This is the *Divine Tally*.

[漢譯]讓釜冷卻，開釜。[用羽毛]掃取丹，加一些鯉魚膽。然後再次向以前那樣泥封釜，并再次升華丹，九上九下。讓釜冷卻，打開。[用羽毛]掃取丹，加入一些龍膏。這是神符。

關於鯉魚膽連同汞的使用見下文第 233 頁。“隱文訣”卷二十第 11b 頁，用西龍膏代替龍膏，如我們上文所見，它還解釋說這個詞是桑上露的意思。

[原文]取鉛黃華十斤置器中，以炭火之。即又取水銀七斤投鉛中，猛火之，須臾精華俱上出。

Take ten pounds of Yellow Flower of Lead (*qian huanghua*), put



it in a vessel, and heat it over a fire of charcoal. Pour seven pounds of quicksilver onto the lead, make an intense fire, and in one instant their Essence and Flower will arise together.

[漢譯]取十斤鉛黃華，放在一個容器中，用炭火加熱。倒七斤水銀到鉛中，用猛火，瞬時精華便一起上來。

這裏所述方法除了藥量以外和上面的作玄黃法都相同。鉛黃華通常指黃丹或鉛丹，但也指精鉛（見《石藥爾雅》卷上，第1a頁）。

[原文]狀如黃金，又似流星、紫赤流珠、五色玄黃。即以鐵匙接取之。得十斤，即化九轉。

Their appearance will be similar to gold. They will also resemble shooting stars, the purple and scarlet Liquid Pearl (*liuzhu*), and the five-colored Mysterious and Yellow. Gather and collect the Essence and Flower with an iron spoon. You will obtain ten pounds, which you should transmute in nine cycles [with the *Divine Tally*].

[漢譯]它們的外觀類似黃金，又類似於流星、紫赤流珠和五色玄黃。用鐵勺子采集精華。你將得到十斤，應當用九個周期將其[連同神符一起]轉變。

九轉變化之法見於“隱文訣”，卷二十第11b~12b頁。玄黃分成九份，每一份又分為兩份，用作盛有神符（九飛水銀）之釜的底層和上層。收集升華物，放在有兩層玄黃的釜中，再次升華。這個過程總共重複九次。該法與作流珠法（“隱文訣”，卷二十第8a~9a頁，見上文第131頁）相同，在《九丹經》本段中也提到了。

[原文]名曰丹華之黃，一名玄黃之液，一名天地之符。

This is the Yellow of the Elixir Flower (*danhua zhi huang*); some

call it Liquor of the Mysterious and Yellow (*xuanhuang zhi ye*), and others Talisman of Heaven and Earth (*tiandi zhi fu*).

[漢譯]這是丹華之黃，有人稱它玄黃之液，其他人稱天地之符。

對於丹華之黃，《流珠經》卷上第 8a 頁作“丹黃之華”。

[原文]即搗治，汞化為丹，名曰還丹。聖人秘之，非凡俗道士之所知見也，非殊達者不能知也。

Pounded, it transmutes mercury into an elixir called Reverted Elixir (*huandan*). The sage keep this method secret, and the common practitioners (*daoshi*) cannot know or see it. Only those who are extremely penetrating can know it.

[漢譯]搗，它將汞變成丹，名為還丹。聖人對此法保密，普通道士不能知道或看到，祇有極其洞明的人纔能知道。

“隱文訣”，卷二十第 12b 頁，記載了這種嬗變的方法，包括加熱一斤汞，倒入少量神符上面。關於“道士”一詞見上文第 22 ~ 23 頁。

[原文]火名子明，汞亦名子明。一者，鉛精也，一名太陰，一名金公，一名河車，一名姤女，一名立制石。

Fire is called Child - Light (*ziming*), and mercury too is called Child - Light. The One (*yi*) is the Essence of Lead (*qianjing*); some call it Great Yin (*taiyin*), others Duke Metal (*jüngong*), others River Chariot (*heche*), others the Handsome Maiden (*chanü*), and others “quickly conquered stone” (*lizhi shi*).

[漢譯]火被稱為子明，汞也被稱為子明。一是鉛精，有人稱它

太陰，又稱金公、河車、姤女和立制石。

這裏是第二丹第二部分的開始。本段的意思是火源自太陽(光)，汞出自丹砂(丹砂也與光有關，見上文第四章)。由於它們都和光有關，太陽和丹砂的產物(即火和水銀)有共同的名稱。《流珠經》卷上第8b頁的文字與其不同：“丹精生日精，光明也。日子者，火也，故火名子明也。”這裏丹砂代表陽，太陽和火都源自其中。至於鉛，其自然形態代表陰。在本段中，《九丹經》提出一些在後來的煉丹傳統中會取得重要地位的概念，其中從陽中提取陰(從丹砂中煉汞)和從陰中提取陽(從天然鉛中煉鉛)構成了煉丹過程的基本形式。

[原文,6b]下愚治調，直用山中立制石，實非也。真人曰：石膽皆出鉛中。凡人愚昧，治調神藥反用羌里石膽。非也，去道萬里，為藥故不成也。

The inferior and foolish people who compound the elixirs only use the “quickly conquered stone” found on the mountains. They are wrong, as the Perfected say that the Stone Gall (*shidan*) is always obtained from lead. The common people who foolishly compound the Divine Medicines instead use the Stone Gall that comes from the lands of the Qiang; This is mistaken, and is ten thousand miles away from the Way; it is the reason why the Medicine cannot be successfully compounded.

[漢譯]下人和愚人煉丹祇用山中的立制石。他們錯了，因為真人說石膽都是從鉛中製得。普通人愚昧地使用羌地石膽煉神藥，這是錯誤的，離道萬里，這是煉藥為什麼不成功的原因。

換句話說，那些誤解立制石是膽礬之異名的人用膽礬代替鉛來煉丹(鉛和膽礬的異名都是立制石，見《石藥爾雅》卷上第2a和2b頁)。石膽

是膽礬的常用名稱，但由於立制石肯定是鉛的異名，石膽同樣如此。羌在今天青海、甘肅和四川。

[原文]真人曰，以丹砂精化為流珠霜雪，鉛精化為還丹黃白乃成。

The perfected say that the Essence of Cinnabar (*dansha jing*) should be transmuted into the Liquid Pearl (*liuzhu*) and into Frost and Snow (*shuangxue*), and that the Essence of Lead (*qianjing*) should be transmuted into a Reverted Elixir and into the Yellow and White (*huangbai*).

[漢譯]真人說丹砂精應當被變為流珠和霜雪，鉛精應當被變為還丹和黃白。

“流珠”在這裏是煉丹砂所得之汞的異名，見《石藥爾雅》卷上第1b頁。“霜雪”也是精汞的幾個隱名之一。“黃白”通常指金銀，提到它與鉛精有關的原因還有待查清。《九丹經訣》卷十二第1b頁描述的作玄黃法中以“白雪”代替“黃白”，此寫法可能更正確。

[原文]服之神仙矣。不用此二物調治藥，雖得丹服之，猶候死矣。太陰者鉛也，太陽者丹也。

By obtaining and ingesting them, you become a divine immortal. If you do not use these two substances to compound the Medicines, even though you may obtain an elixir and ingest it, you would still be awaiting death.

Great Yin is lead, and Great Yang is cinnabar.

[漢譯]得到并服食它們，就變成神仙了。如果不用這兩種物

質煉藥，即使你得到丹并服用了，仍然是在等待死亡。太陰是鉛，太陽是丹。

本句所提到的丹砂是產出純汞的礦物。

[原文]取汞九斤，鉛一斤，合置赤土釜中，猛火上，從平旦至日午上晡。一云日下時。

Take nine pounds of mercury and one pound of lead, and put them together in a red earthenware crucible over an intense fire, from dawn until midday or the first half of the ninth hour (*shangbu*).

(NOTE: Someone says until sunset.)

[漢譯]取九斤汞和一斤鉛，一起放入赤土釜中，釜置於猛火之上，從黎明到正午或者第九個時辰的上半段(上晡)。(按：有人說直到日落。)

關於上晡之時見上文第 210 頁。《九丹經》編者指出的異文與《流珠經》卷上第 9b 頁的文字相符。

[原文]水銀與鉛精俱出，如黃金色，名曰黃精，一名黃芽，一名黃輕，一名黃華。以井華水火之，名曰黃[7a]華池，一名黃龍，一名黃服，一名立制石。

The Essences of quicksilver and lead will arise together, and will be like gold in color. This is the Yellow Essence (*huangjing*); some call it Yellow Sprouts, others Yellow and Weightless, and others Yellow Flower (*huanghua*). If it is heated with pure water from a well, its name is Yellow Flowery Pond (*huang huachi*); some call it Yellow Dragon (*huanglong*), others Yellow Feed (*huangfu*), and

others “quickly conquered stone.”

[漢譯]水銀和鉛之精一起出來，顏色像黃金，這是黃精，有人稱其黃芽，又稱黃輕，又稱黃華。如果它和井中純水加熱，其名爲黃華池，有人稱其黃龍，又稱黃服，又稱立制石。

上面所述方法還是作玄黃法的另一種異本。異名黃精、黃芽和黃輕已經在上面玄黃部分出現過。

[原文]取玄黃和以玄水液，合如封泥。

Take the Mysterious and Yellow [just prepared], and add it to Liquor of the Mysterious Water, making it similar to the sealing mud.

[漢譯]取(剛製好的)玄黃，加到玄水液中，使其像封泥一樣。

關於玄水液見上文第 218 頁。“隱文訣”，第 12b ~ 13a 頁記載了初步的步驟：“[作玄黃訖，]和以流珠九轉玄黃水……和之令如泥。以鐵器中火之令赤，乃和以玄水液。”

[原文]丸之，納赤土釜中。以六一泥內伏之，令各厚三分。令乾十日，無令泄。以馬通若糠火火之八十日，當成金藥。

Shape it into pills, and place it in a red earthenware crucible. Smear the crucible with the Mud of the Six - and - One to a thickness of three - tenths of an inch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Let the crucible dry for ten days so that there are no leaks [of pneuma]. Heat it for eighty days over a fire of horse manure or chaff, and you will obtain a Golden Medicine (*jinyao*).

[漢譯]將其製成丸，放入赤土釜中。用六一泥塗釜，內外各厚

三分。<sup>①</sup> 令釜乾十天，不漏[氣]。用馬糞或者糠火加熱八十天，將得到金藥。

《流珠經》卷上第 10b 頁是“八十一日”而不是“八十日”，這可能是正確的寫法。

[原文]取玄黃一刀圭，納猛火，以鼓囊吹之，食頃皆消成黃金。

Similarly, if you take a speck of Mysterious and Yellow, place it in a crucible over an intense fire, and blow it with a bellows, it will melt and form gold within the time it takes to have a meal.

[漢譯]同樣，取一刀圭玄黃，放入猛火上的釜中，用風箱吹火，一頓飯的時間它會融化形成黃金。

這裏“刀圭”譯為“speck”，指極少量的粉末狀藥物。陶弘景定其值為一方寸匕的十分之一，見《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卷一第 35 頁引《本草經集注》的文字。

[原文]黃金若不成，藥仍生，未可用也。當更納赤土釜中，如前封泥，火之八十日。藥乃可用服矣。

If gold does not form, the Medicine is still raw (*sheng*) and cannot be used. You should place it again in the red earthenware crucible, seal it with the mud as before, and heat it again for eighty days. Then you can ingest it.

[漢譯]如果形不成黃金，藥仍然是生的，不能使用。應當再放入赤土釜中，像之前一樣泥封，再加熱八十天。然後纔可以服

---

① “內伏之”理解為“內外塗之”。

用它。

此處“八十天”《流珠經》還是“八十一天”，見卷上第 7a 頁。變玄黃為金銀之法與上面嬪變丹華之法相同。

[原文]玄黃一名伏丹，一名紫粉。

The Mysterious and Yellow is called by some Fixed Elixir (*fudan*), and by others Purple Powder (*zifen*).

[漢譯]玄黃被一些人稱為伏丹，另一些人稱為紫粉。

第八丹的名稱也叫伏丹，但是其煉製方法與上述之法不同。

[原文]欲服之，當以甲子日平旦向東再拜，服如小豆。吞一丸，日一，百日神仙。萬病皆愈，大癩大癩并愈，[7b]無所不瘥。即服<sup>①</sup>以百日華池和玄黃，令如泥。

When you want to ingest the elixir, at the dawn of a *jiazi* day, pay obeisance twice facing east. Ingest it in pills the size of small beans. By swallowing one pill a day for one hundred days you will become a divine immortal. It also will heal the ten thousand diseases, and cure convulsions and leprosy. There is no illness it will not treat.

Then again add the Mysterious and Yellow to a hundred - day Flowery Pond, so that it becomes like mud.

[漢譯]想服丹時，在甲子日的黎明面向東拜兩次，服之如小豆大。每天吞一丸，一百天將成為神仙。它還能治療萬種病，治愈癱瘓和麻風病，沒有疾病是它不能治療的。然後再次將玄黃加到百

① “服”應當被修改為“復”：根據上面的六一泥法，第一次塗釜玄黃已經加到華池中。



日華池中，使其變的像泥。

從這裏起是第二丹的第三也是最後一部分。

[原文]以置苴兩赤土釜中，內外各厚三分。納水銀一斤，亦可十斤，作藥多少任意。三斤可以仙一人耳，可得玄黃精十兩。取汞三斤納土釜中，復以玄黃覆其上，厚二寸許。以一土釜合之，封以六一泥，外內固濟，無令泄。置日中暴令大乾，乃火之，濕者不可，得火即坼破。如調丹華法，以馬通若糠火火之九日夜。

Coat a double red earthenware crucible with it, to a thickness of three - tenths of an inch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Place one or even ten pounds of quicksilver in the crucible, according to the amount of Medicine that you intend to prepare. Three pounds can make one person into an immortal, and from them you can obtain ten ounces of Essence of the Mysterious and Yellow. Therefore take three pounds of mercury and place it in the earthenware crucible. Cover the mercury with more Mysterious and Yellow to a thickness of about two inches. Close the crucible with its other half, and seal both of them outside and inside with the Mud of the Six - and - One, making the joints tightly fit together so that there are no leaks [of pneuma]. Leave the crucible in the sun so that it becomes completely dry. Then place it over the fire; if it is humid this is not possible, as it would break when you heat it.

As in the method for compounding the *Flower of Cinnabar*, heat the crucible for nine days and nine nights over a fire of horse manure or chaff.

[漢譯]用它塗兩個赤土釜，內外各厚三分。根據想作藥量的

多少，在釜中放一斤乃至十斤水銀。三斤可以使一個人成仙，從中可以得到十兩玄黃精。取三斤汞放入土釜中，再在汞上面覆上玄黃，厚大約二寸。把另一半釜合上，兩釜內外都用六一泥密封，使接口處緊密不漏[氣]。將釜放在太陽下使其徹底乾燥。然後放在火上，如果釜潮濕則仍不可接受，因為加熱時會破裂。像煉丹華法那樣，用馬糞或者糠火加熱釜九天九夜。

如上所見，根據《九丹經》，煉丹華需要四個周期，每個周期九天。這一矛盾祇能解釋為這裏假定祇是提到四個加熱周期中的一個，以上所譯之句應當理解為“加熱釜[四個周期，每個周期]九天九夜”。

[原文]寒一日，發之。藥皆飛著上釜。狀如霜雪，紫紅朱綠，五色光華。厚二分寸餘。以羽掃取之，和以黃狗[8a]大膽，亦可以河伯餘魚者。訣云是鯉魚膽，和之。一云以此玄黃令如封泥。注云其所丸之物，訣云是水泉也。

Let the crucible cool for one day and open it. The Medicine will have entirely sublimated, and will adhere to the upper half of the crucible. Its appearance will be like frost and snow; it will be purple, red, vermilion, and green, like a five-colored luminous efflorescence. It will have a thickness of two inches or more. Brush it with a feather to collect it, and add to it the gall of a yellow dog (*huanggou dadan*), or the Leftover Fishes of the Count of the River (*hebo yuyu*).

(NOTE: The “Instruction” say that these are the carp gall. [Moreover] someone says that the Mysterious and Yellow should be made similar to the sealing mud. According to a note, this substance to

be made into a pellet is what the “Instruction” call Water Spring [shuiquan].)

[漢譯]將釜冷却一天，打開。藥將全部升華，附著在上釜。其外觀像霜雪，呈紫色、紅色、朱色和綠色，像五色光華。它厚二寸或更多。用羽毛掃取，加入黃狗大膽，或者河伯餘魚。（按：“訣”說這是鯉魚膽。[此外]有人說玄黃應當作成像封泥那樣。根據一條注釋，作成丸之物，“訣”稱為“水泉”）

不清楚“訣”指哪一種文獻，《九丹經》注解和其他相關文獻中都沒有這條注釋。第二句提到的“注”——我的翻譯是嘗試性的——也沒有在有關九丹的其他著作中出現。

[原文]復丸，納土釜中，已下同。丸納土釜中，復以玄黃覆之，令厚一寸。一云釜合蓋之。

Make it into pills, and place it again in the earthenware crucible, covering it with the Mysterious and Yellow to a thickness of one inch.

(NOTE: Someone says that the crucible should be closed with another crucible.)

[漢譯]將其作成丸，放在土釜中，再用玄黃蓋上，令厚一寸。（按：有人說釜應該用另一個釜蓋上）

這條异文與《流珠經》卷上第 11b 頁的文字相符。

[原文]以六一泥封之如初法，暴十日，令大燥。乃火之，濕者不可也，得熱釜即拆也。復火九日夜可止，一日寒之，發開。以羽掃取著上釜精飛。若但紫，名曰神符還丹。

Seal the crucible with the Mud of the Six - and - One, and, as in

the initial method, leave it in the sun for ten days so that it becomes completely dry. Then place the crucible over the fire; if it is humid this is not possible, as it would break when you heat it. Heat it again for nine days and nine nights. Then you can extinguish the fire, let the crucible cool for one day, and open it. Brushing with a feather, collect the sublimated essence (*feijing*) that adheres to the upper crucible. If it is of an intense purple color, it is the *Reverted Elixir of the Divine Tally* (*shenfu huandan*).

[漢譯]像最初的方法那樣用六一泥密封釜，放在太陽下十天，令其完全乾燥。然後將釜放在火上，如果釜潮濕則仍不可接受，因為加熱時會破裂。再加熱九天九夜。然後可以停火，讓釜冷卻一天，打開。用羽毛掃取附著在上釜的飛精。如果是深紫色，它是神符還丹。

“飛精”是丹。唯獨《九丹經》這一句作“精飛”，《流珠經》卷上第11b頁給出了正確寫法。

[原文]和以龍膏，丸如小豆。常以甲子平旦，東向再拜長跪，服之。百日與仙人相見，玉女來至。於是從諸神方[8b]而飛行矣。欲渡大水，和神符以龍膏，若河伯餘，以塗足下，行水上足不沒溺也。

Add some Grease of Dragons to this elixir, and make it into pills the size of small beans. At the dawn of a *jiazi* day, kneel down and pay obeisance twice, and ingest it. In one hundred days Immortal Men will visit you, and the Jade Women (*yunü*) will appear. Following these divine beings you will rise and fly. If you want to cross a great river,

add Grease of Dragons, or Leftovers of the Count of the River (*hebo yu*), to the *Divine Tally*, and smear it on the soles of your feet. When you walk on the water, you will not sink.

[漢譯]加些龍膏到此丹中，製成小豆大的丸子。在甲子日黎明，向東拜兩次，服之。一百天仙人來相見，玉女出現。跟隨這些神仙你將飛升。如果想過大河，加些龍膏或者河伯餘到神符中，將其塗在脚底，行走在水上時，你不會沉沒。

最後兩句不見於《流珠經》，後者作：“得道度世，百病除身得不死。”（卷上第 12a 頁）“河伯餘”同“河伯餘魚”，根據《九丹經》這一部分之前的文字，它是鯉魚膽的名字。

[原文]欲入火，服一丸即不熱也。服藥百日，三尸九蟲皆自敗壞，長生不死也。

If you want to pass through a fire, ingest one pill and you will not burn. Ingesting this Medicine for one hundred days, the Three Corpses (*sanshi*) and the Nine Worms (*jiuchong*) will be destroyed, and you will live a long life free from death.

[漢譯]如果想從火上通過，服一丸就不會被火燒到。服此藥一百天，三尸和九蟲都被消滅，你將長生不死。

三尸九蟲作為致死因素的代表經常在道經中提到。以上翻譯的最後兩句也不見於《流珠經》，後者反倒解釋了水銀、蚯蚓和鯉魚膽的關係，它說：“土龍魚膽皆陰精也，水銀者陽精也。故陰能制陽，為藥伏不敢起也。真人神人仙人秘不得傳。”（卷上第 12a 頁）

### [第三丹：神丹]

[原文]第三神丹名曰神丹也。先以六一泥泥兩赤土釜，內外

令厚各三分。又取牡蠣、赤石脂、磁石。法無磁石，存本不改。

The Third Divine Elixir is called *Divine Elixir (shendan)*. First lute a double red earthenware crucible with the Mud of the Six - and - One, making it three - tenths of an inch thick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Then take oyster shells, red clay, and magnetite (*cishi*).

(NOTE: According to the rule, magnetite should not be used, but I follow the text without altering it.)

[漢譯] 第三種神丹名為神丹。首先用六一泥塗兩個赤土釜，內外各令厚三分。再取牡蠣、赤石脂和磁石。（按：根據規定，不應使用磁石，但我依從文本沒有更改。）

編者按語可能指作第六丹和第九丹所用泥的原料，祇用牡蠣和赤石脂。

[原文] 凡三物分等，調治之萬杵，令如粉。和以百日華池令泔。一云以苴釜中，塗釜內服，又以玄黃華著此苴上，令厚一寸許。

Pound together equal parts of these three substances ten thousand times, until they become powder - like. Add them to a hundred - day Flowery Pond and make the compound moist.

(NOTE: Someone says to coat the inner part of the crucible with this compound, smear the crucible with it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and then place some Flower of Mysterious and Yellow over the coating, to a thickness of about one inch.)

[漢譯] 將等份的三種物質一起搗一萬下，直到變得像粉。將其加入百日華池中，使其濕潤。（按：有人說以此物敷在釜內部，塗

抹在釜內外，<sup>①</sup>再在塗層上面放一些玄黃華，厚大約一寸)

按語給出的說明一部分和《流珠經》中的內容相符，卷上第 13b 頁。

玄黃華同玄黃，見下文第 256 ~ 257 頁。

[原文]乃取帝男二斤(雄黃也)，帝女一斤(雌黃也)。[9a]先以百日華池小沾之濡之，乃即上不敢飛。乃鐵臼中調搗之萬杵，令如粉。上釜中，復蓋以黃粉，令厚一寸許。以一釜合之，封以六一泥，勿令泄氣。乾之十日。

Then take two pounds of Imperial Man (*dinan*)

(NOTE: That is, realgar, *xionghuang*.)

and one pound of Imperial Woman (*dinü*).

(NOTE: That is, orpiment, *cihuang*.)

First slightly moisten the mixture in a hundred - day Flowery Pond, so that it would not dare to volatilize when it is placed in the crucible. Then pound it ten thousand times in an iron mortar, until it becomes powder - like. Place it in the crucible, and cover it with Yellow Powder (*huangfen*) to a thickness of about one inch. Close the crucible with another crucible, and seal it with the Mud of the Six - and - One so that there are no leaks of pneuma. Let it dry for ten days.

[漢譯]然後取二斤帝男(即雄黃)和一斤帝女(即雌黃)。先用百日華池輕輕地濕潤混合物，這樣它放在釜中時就不會揮發。然後在鐵臼中搗其一萬下，直到變成像粉一樣。將其放在釜中，用黃粉覆蓋，厚大約一寸。用另一個釜合在此釜上，用六一泥密封不

① “服”理解為“外”。

漏氣。讓它乾十天。

黃粉是玄黃粉，見《流珠經》卷上第 13a 頁。

[原文]乃以馬糞糠火火之九日夜，火去釜邊五寸也。以推火擁之，九日夜也。推火至釜一日，猛火九日夜。以大壅至釜半腹，火之九日夜止。凡三十六日，一日寒之。以羽掃飛精上著者。和以龍膏，通納釜中也。

Heat the crucible over a fire of horse manure or chaff for nine days and nine nights, keeping the crucible five inches above the fire. Then increase the fire so that it comes near the crucible for nine more days and nights. Then intensify the fire so that it reaches the crucible for nine more days and nights. Finally, make it so strong as to cover the lower crucible, for nine more days and nights. After thirty - six days altogether, extinguish the fire and let the crucible cool for one day. Brush it with a feather to collect the sublimated essence that adheres to the upper crucible. Add to it some Grease of Dragons, and place it again in the crucible.

[漢譯]在馬糞或者糠火之上加熱釜九天九夜，釜保持在火上五寸遠。然後增強火至接近釜，又加熱九天九夜。再增強火至與釜接觸，加熱九天九夜。最後，使火強至蓋住下釜，加熱九天九夜。總共三十六天停火，令釜冷卻一天。用羽毛掃取附著在上釜的飛精。加入一些龍膏，再放入釜中。

《流珠經》卷上第 13b 頁在解釋九丹的一句歌文時說：“治九丹神藥飛精，不得龍膏藥不神。”



[原文]復泥封之乾之，復火之三十六日。一云二十七日止。

Seal it again with the Mud, let it dry, and heat it for thirty - six more days.

(NOTE: Someone says for twenty - seven days.)

[漢譯]再用泥密封，令其乾燥，加熱三十六天。（按：有人說二十七天）

异文和《流珠經》卷上第 13a 頁的文字相符。

[原文]一日寒發之。以羽掃取之，名曰飛精。[9b]治之者曰神丹。上士服之一刀圭，日一，五十日神仙。中士服之百日，愚人服之一年乃神仙矣。

Extinguish the fire, let the crucible cool for one day, and open it. Brush it with a feather to collect the product. This is the sublimated essence. When it is made into a powder, it has the name of *Divine Elixir*.

A superior man will become a divine immortal after he ingests a speck of this elixir per day for fifty days. An ordinary man and a dull will become divine immortals after they ingest it for one hundred days and for one year, respectively.

[漢譯]停火，冷卻釜一天，打開。用羽毛掃取之，這是飛精。製成粉末時，它稱為神丹。上士每天服一刀圭，五十天後將成為神仙。一般人和愚人服用後各一百天和一年後成仙。

《流珠經》卷上第 13b 頁補充說：“非有鬼神，藥使然。”

[原文]凡夫男女小兒奴婢六畜以與服之，皆仙而不死矣。辟

五兵，帶繫之，夫神多所衛護辟兵。服丹百日，諸神仙來迎之，即玉男即玉女即玉童山卿澤尉皆來侍從，見形如人。度代無種，事在人耳。

Men, women, children, servants, and the six domestic animals will also become immortal and free from death if this elixir is given to them to ingest. If you want to keep away the five sorts of weapons (*wubing*), you should carry it at your belt. Divine beings will offer their protection and keep the weapons away. After you ingest this elixir for one hundred days, the divine immortals will give you their welcome. Jade Men (*yunan*), Jade Women (*yunü*), Jade Lads (*yutong*), the Ministers of the Mountains (*shanqing*), and the Officers of the Moorlands (*zewei*) will become your attendants, appearing in human form.

Transcending the generations [of mortals] is not inherited,  
Everything is in one's own hands.

[漢譯] 男人、女人、小孩、奴婢和六畜如果給他們服用這種丹，都會成仙不死。如果想遠離五兵，應當將其繫在帶子上，神會提供保護並且使兵器不能靠近。服丹一百天後，神仙們會來迎你，玉男、玉女、玉童、山卿和澤尉將成爲你的侍從，現出人形。超越[凡人之]生不是遺傳的，一切都掌握在自己手中。

#### [第四丹：還丹]

[原文] 第四神丹名曰還丹。取礬石、礬石、代赭、戎鹽、牡蠣、赤石脂、土龍矢、雲母、滑石。

The Fourth Divine Elixir is called *Reverted Elixir* (*huandan*). Take alum, arsenolite, red hematite (*daizhe*), Turkestan salt, oyster shells, red clay, excreta of Dragons of Earth (*tulong shi*, worms), mica (*yunmu*), and talc.

[漢譯]第四種神丹名爲還丹。取礬石、礬石、代赭、戎鹽、牡蠣、赤石脂、土龍(蚯蚓)屎、雲母和滑石。

對於土龍是蚯蚓的隱名見《石藥爾雅》卷上第4a頁。

[原文]凡九物，皆燒之一日一夜，猛其火。皆合治搗令如粉。和以[10a]左味，令如泥，以苴一釜中。

Heat these nine substances together for one day and one night, making the fire intense. Pound them together until they become powder-like. Add them to vinegar (*zuowei*) making them like mud, and coat a crucible with it.

[漢譯]將這九種物一起加熱一天一夜，用猛火。將它們一起搗直到變得像粉一樣。將其加到醋(左味)中，使其像泥，用其傳釜。

根據“隱文訣”，卷二十第14b頁，這種泥應當在釜裏邊且用玄黃覆蓋。玄黃之上放汞和本丹的其他七種藥物。

[原文]納汞一斤，次以帝男，次以曾青，次以礬石亭脂，次以鹵鹹，次以太一禹餘糧，次以礬石，礬石在上，而水銀獨在下也。

Place one pound of mercury in the crucible, then add, in this order: Imperial Man (*realgar*), laminar malachite (*cengqing*), alum, Fat of the Pavilions (*tingzhi*, sulphur), lake salt, Leftovers of the

Food of Yu the Great One (*Taiyi yu yuliang*, hematite), and arsenolite. Arsenolite is therefore on the top, while quicksilver is on its own beneath.

[漢譯]在釜中放一斤汞，然後依該順序加入：帝男（雄黃）、曾青，礬石、亭脂（硫黃），鹵鹹、太一禹餘糧（赤鐵礦）、礬石。<sup>①</sup> 因礬石在上面，而水銀獨自在下面。

亭脂和太一禹餘糧分別是硫黃和赤鐵礦的常用異名。

[原文]凡七物各異器調搗之，令如粉。以水銀一斤獨在下，餘先乃以次納之。以一釜合上，以左味和六一泥泥之，封令密，暴之十日。置鐵弋三柱上，令高九寸。以馬通糠火火之，去釜底五寸。候其火[微其火]九日夜，沒增火至釜半腹，九日夜。常以濕布加釜上，令藥不飛，視布乾，取復濡濕之。凡八十一日止。

You should pound these seven substances in separate vessels until they become powder-like. Then, with the pound of quicksilver on its own beneath, place them one on top of one other in the crucible. Close the crucible with another, lute it hermetically when Mud of the Six and One added to vinegar, and let it dry for ten days.

Place the crucible on a three-legged iron stand, so that it is nine inches over the ground. Heat it over a fire of horse manure or chaff, which should be kept five inches from the bottom of the crucible. Keep the fire low for nine days and nine nights, then increase it so that it

① 在此藥物名單中，最後一種礦物《九丹經》作“礬石”。但是礬石在前面已經提到，而且下一句說礬石在上。《流珠經》卷上第 15a 頁給出了正確的寫法。

reaches the lower crucible, for nine more days and nights. Constantly keep a damp cloth on the crucible, so that the Medicine does not volatilize, and check the cloth, dampening it again when it becomes dry. After eighty - one days altogether you can extinguish the fire.

[漢譯]應當用不同的容器搗這七種物質，直到變成粉末。然後將一斤水銀獨自放在釜下面，七種物質逐層放入。用另一個釜蓋在釜上，用加入醋的六一泥密封，乾十天。將釜放在一個三腳鐵架上，離地九寸。用馬糞或者糠火加熱，火距離釜底五寸。微火<sup>①</sup>九天九夜，然後增強火<sup>②</sup>到接觸下釜，九天九夜。通常用一塊濕布蓋在釜上，這樣藥不會揮發，檢查布，變乾了再弄濕。總共八十一天後可以停火。

“八十一日”的寫法似乎正確，儘管我們可能期望是“十八日”。《流珠經》卷上第 15b 頁表明是“九九八十一日”，而且明確提出“如治丹華法”。這裏又是祇記載了加熱過程的一部分。反過來，如果“十八日”是正確的，這裏所述方法將與煉第二丹之法相似，其加熱有九個循環，每循環一天，在每一周期的最後將釜翻轉，整個過程重複兩次。

[原文]寒之一日，發[10b]之。藥皆飛著上釜。釜出五色。飛法一同藥之要也。以鷄羽掃取之，合以百草花。

Let the crucible cool for one day and open it. The Medicine will have entirely sublimated, and will adhere to the upper crucible. The crucible will emit [ vapors of ] the five colors. The method of sublimation is always the foundation for compounding the Medicines.

① 我依照《流珠經》卷上第 15b 頁的文字，用“微其火”代替“候其火”。

② 我依照《流珠經》卷上第 15b 頁的文字，其“没增”作“復增”。

Brush the crucible with a chicken's feather to collect the elixir, and add to it the Flower of Hundred Plants (*baicao hua*).

[漢譯] 冷却釜一天，打開。藥將全部升華附著在上釜。釜發出五色[之氣]。升華之法始終是煉藥的基礎。用雞的羽毛掃釜收集藥，加入百草花。

百草花是蜂蜜的異名，參見《石藥爾雅》卷上第 5a 頁的百卉花醴。

[原文] 以井華水一服之。一百日朱雀鳳凰翔覆其上，神人玉女至。二百日登天入地，仙人來侍；一年太一以雲車龍馬迎之矣。

Ingest it with pure water from a well. In one hundred days, vermilion birds and male and female phoenixes will circle above you, and Divine Men and Jade Women will appear. In two hundred days you will rise to heaven and enter the earth, and the immortals will become your attendants. In one year the Great One (Taiyi) will welcome you in a chariot of clouds pulled by dragons and horses.

[漢譯] 用井中純水服丹。一百天內，朱雀鳳凰會環繞在你上方，神人和玉女出現。二百天內你會升天入地，仙人成為你的侍從。一年內太一會坐在龍馬拉的雲車裏來歡迎你。

“服之”之後，《流珠經》卷上第 15b 頁補充說“卧石室中”。

[原文] 服此丹，令人不飢不渴。百歲輒飲石泉，食棗栗二十枚，牛羊脯五寸。又以還丹塗錢用市物，錢即日皆自還至。

When a man ingests this elixir, he will never be hungry or thirsty. Even if he is one hundred years old, he will drink only water from a spring and will feed himself only on two dozen dates and chestnuts, or

on a five - inch piece of dried meat of ox or mutton. Moreover, if you smear coins with the *Reverted Elixir* and use them to buy something, all those coins will return to you on that very day.

[漢譯]服用此丹時，會永遠不飢不渴。即使不是一百歲，也將祇喝泉水，祇吃二十枚棗栗，或者五寸牛羊肉乾。此外，如果用還丹塗在錢上，拿它買東西，錢在當天會全部返回。

還丹的這一特性與構成其名字的“還”字有關。

[原文]以還丹書人目匡郭上，百鬼皆走避去。又以藥一刀圭，粉水銀一斤，火之立成黃金。一法以龍膏和藥，火之九日夜，乃成真金也。

And if you smear the eyes of a person or the walls of a city with the *Reverted Elixir*, the hundred demons (*baigui*) will flee.

One speck of this Medicine and one pound of powdered quicksilver will immediately form gold when they are heated.

(NOTE: According to another method, if you add Grease of Dragons to this Medicine, and heat it for nine days and nine nights, it will form real gold. )

[漢譯]如果用還丹塗人的眼睛或者城牆，百鬼將逃走。一刀圭藥和一斤粉水銀加熱會立即形成黃金。（按：根據另外一種方法，如果把龍膏加到此藥中，加熱九天九夜，會形成真黃金）

《九丹經》編者提到的這種方法在《流珠經》中有記載，卷上第16a頁。

## [第五丹：餌丹]

[原文, 11a] 第五神丹名曰餌丹。取汞一斤，置六一釜中。

The Fifth Divine Elixir is called *Elixir in Pellets (erdan)*. Take one pound of mercury, and put it in a crucible of the Six - and - One (*liuyi fu*).

[漢譯] 第五種神丹名為餌丹。取一斤汞，放在六一釜中。

根據“隱文訣”，卷二十第 14b 頁，釜的裏面必須先泥玄黃。

[原文] 又取帝男一斤，搗之如粉，加汞上。禹餘糧一斤，搗之如粉，加帝男上。以六一釜合之，封其際，以六一泥泥之，令乾。加馬通糠火，火之九日夜。止，更以炭火，燒之九日夜。乃止火，寒之一日，發之。藥皆飛著上釜，如霜雪。以羽掃取之，和以龍膏、少室天雄分等。

Then take one pound of Imperial Man (realgar), pound it until it becomes powder - like, and cover the mercury with it. Then take one pound of Leftovers of the Food of Yu (*Yu yuliang*, hematite), pound it until it becomes powder - like, and cover the Imperial Man with it. Close the crucible with another crucible of the Six - and - One, seal the joints luting them with the Mud of the Six - and - One, and let it dry.

Place the crucible over a fire of horse manure or chaff for nine days and nine nights. Extinguish the fire, and place the crucible over a fire of charcoal for nine days and nine nights. Extinguish the fire, let the crucible cool for one day and open it. The Medicine will have entirely sublimated, and will adhere to the upper crucible. It will be



similar to frost and snow. Brushing with a feather, collect it, and add to it equal quantities of Grease of Dragons, and of Celestial Male (*tianxiang*) from Mount Shaoshi (Shaoshi shan).

[漢譯] 然後取一斤帝男(雄黃),搗成粉,用它覆蓋汞。再取一斤禹餘糧(赤鐵礦),搗成粉,覆蓋帝男。用另外一個六一釜合上,用六一泥密封接口處,令乾燥。將釜放在馬糞或糠火上面,加熱九天九夜。停火,將釜放在炭火上加熱九天九夜。停火,讓釜冷卻一天,打開。藥全部升華,附著在上釜,像霜雪。用羽毛掃取,加入等量的龍膏和少室天雄。

“天雄”是烏頭的隱名。少室在今天河南省。

[原文] 乃鷄子服(一云鷄子血)一刀圭三十日,羽飛仙矣。

After ingesting a speck of this elixir for thirty days, a chick will grow wings and become a flying immortal.

(NOTE: Someone says “blood of a chick.”)

[漢譯] 服一刀圭此丹三十天,小鷄會長出翅膀成爲飛仙。(按:有人說是小鷄的血。)

編者按語似乎暗示,根據他看到的一種《九丹經》本子,該丹應當和鷄子血一起服之。但是《流珠經》卷下第1b頁云,“服一刀圭[此丹],神鷄會立即萬里仙去,渡江海。服之三十天,能飛矣”。長出翅膀是成仙的象徵。

[原文] 萬神來侍衛,玉女皆可役。神仙迎之,上升天矣。百鬼社稷神風伯雨師皆來迎之,可使役。

The ten thousand gods will become your attendants and offer protection, and the Jade Women will be at your service. The divine

immortals will welcome you, and you will rise to heaven. The hundred demons, the Gods of Soil and Grain (Sheji), The Count of the Wind (Fengbo), and the Master of Rain (Yushi) will welcome you, and you will have them at your service.

[漢譯] 萬神將成爲你的侍從并提供保護, 玉女成爲你的僕人。神仙來歡迎你, 你將升天。百鬼、社稷神、風伯、雨師都來歡迎你, 你可以役使他們。

### [第六丹: 煉丹]

[原文, 11b] 第六丹名曰煉丹。取八石而成之。八石者, 取巴越丹砂, 帝男、帝女, 飛之; 曾青、礬石、礬石、石膽、磁石。

The Sixth Elixir is called *Refined Elixir (liandan)*. Eight minerals are necessary to compound it. Take cinnabar from Ba or Yue, Imperial Man (realgar), and Imperial Woman (orpiment), and sublimate them; also take laminar malachite, alum, arsenolite, chalcantithite (*shidan*), and magnetite.

[漢譯] 第六種丹名爲煉丹。需要八種礦石煉之。取巴越丹砂, 帝男(雄黃)和帝女(雌黃), 升華它們; 又取曾青、礬石、礬石、石膽和磁石。

《流珠經》卷下第 2a 頁, 給出的藥物名單中巴越(分別位於今天的四川和浙江)丹砂被視爲兩種不同的物質, 礬石沒有提到。

[原文] 凡八物等分, 多少在意, 舂搗令如粉, 和以土龍膏。乃取土龍矢二升, 以黃犬肝膽合爲釜。牡蠣、赤石脂各三斤, 搗令如

粉，以左味和爲泥。塗釜內外，各厚三分，乾之。一法八味多少自在，以土龍膏。土龍矢一升以和黃狗膽。合土龍矢二升、牡蠣、赤石脂末之如粉，和以爲泥。塗釜內外，各厚三分，乾之。

Pound separately equal parts of these eight substances in the desired amount until they become powder-like, and add to them some Grease of Dragons of Earth. Then take two pints of excreta of Dragons of Earth, compound them with gall of a yellow dog and make the crucible [with this mixture]. Pound three pounds each of oyster shells and red clay until they become powder-like, and add them to vinegar making a mud. Smear the crucible with it, making it three-tenths of an inch thick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and let it dry.

(NOTE: According to another method, take the eight ingredients in the desired amount, and [add to them] some Grease of Dragons of Earth. Add one pint of excreta of Dragons of Earth to gall of a yellow dog [and make the crucible]. Pound together two pints of excreta of Dragons of Earth, oyster shells, and red clay until they become powder-like, and make a mud. Smear the crucible, making it three-tenths of an inch thick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and let it dry.)

[漢譯]這八種物質，分別搗等份所需之量，直到它們成粉，加一些土龍膏。然後取二升土龍屎，和<sup>①</sup>黃狗膽<sup>②</sup>一起搗，[用這種混

① 我恢復了“和”字，沒有此字整個句子需要另行句讀，而且意思不好理解。“和”出現在《流珠經》卷下第2a頁的相應文字中，以及《九丹經》上面記載的方法中。

② 《九丹經》作“黃犬肝膽”，但是《流珠經》卷下第2a頁和“隱文訣”卷二十第14b頁，及《九丹經》編者記載的這種方法的異本（見下文）作“黃狗膽”。

合物]作釜。搗牡蠣、赤石脂各三斤，令如粉，加入醋中和成泥。用其塗釜，裏外各厚三分，令其乾燥。（按：根據另外一種方法，取所需量的八種藥物，[加入]一些土龍膏。將一升土龍屎加到黃狗膽中[作釜]。① 將二升土龍屎、牡蠣和赤石脂一起搗，直到變成粉，作成泥。塗釜，使裏外各厚三分，令其乾燥。）

《九丹經》編者所述的异文與《流珠經》卷下頁 2a 文字相符。

[原文]八石各異末之如粉者乃納，丹砂在下，次以帝男，次[12a]以帝女，次以曾青，次以礬石，次以礬石，次以石膽，次以磁石。

Having separately pounded the eight minerals until they have become powder - like, place the cinnabar at the bottom, then the Imperial Man, the Imperial Woman, the laminar malachite, the alum, the arsenolite, the chalcantinite, and the magnetite.

[漢譯]分別搗八種礦物，直至變成粉，在底部放丹砂，然後是帝男、帝女、曾青、礬石、礬石、石膽和磁石。

根據“隱文訣”，卷二十第 15a 頁，釜底還要放半寸厚的玄黃。

[原文]磁石獨在上。以六一釜合之。以六一泥封其會際，乾之如上法。乃以馬通糠火火之三十六日。

The magnetite is on its own on the top. Close the crucible with another crucible of the Six - and - One. Lute the joints with the Mud of

① 這裏我又恢復了兩個脫漏的字“作釜”，它們出現在《流珠經》中，及《九丹經》上述該法的第一種异本。

the Six - and - One, and let the crucible dry as in the previous methods.

Heat it for thirty - six days over a fire of horse manure or chaff.

[漢譯]磁石獨自在上面。用另一個六一釜合在釜上。用六一泥密封接口，像上面的方法一樣使釜乾燥。用馬糞或者糠火加熱三十六天。

《流珠經》卷下第 2a 和 3a 頁為“三句”。

[原文]止，寒之一日，發之。藥皆飛上著，如霜雪。羽掃取之，和以龍膏，丸如小豆。食後服一丸，日一，十日仙矣。鬼神來侍衛之，役使亦可。以作服黃金。非但男子，女人亦得飛仙。若欲辟穀，常絕房事，但飲水，勿交接也。

Extinguish the fire, let the crucible cool for one day and open it. The Medicine will have entirely sublimated and will adhere to the upper crucible. It will be like frost and snow. Brush it with a feather to collect it, and add to it some Grease of Dragons, making pills the size of small beans.

Ingesting one pill a day of this elixir after your meal, you will become an immortal in ten days. Gods and demons will become your attendants and offer protection, and you will have them at your service. You can also prepare gold and ingest it. Not only a man, but also a woman will become a flying immortal. If you want to abstain from cereals, and cease sexual relations, [you will be able to] just drink water and not have intercourse.

[漢譯]停火，讓釜冷卻一天，打開。藥都升華，附著在上

釜，像霜雪。用羽毛掃取，加入一些龍膏，製成小豆大的丸子。飯後每天服一丸此丹，十天將成仙。鬼神會成爲你的侍從并提供保護，你可以役使它們。還可以作黃金服之。不僅是男子，女人也可以成爲飛仙。如果你想辟穀和斷絕房事，[你祇能]飲水，不要交合。

《流珠經》卷下第 2b 頁補充說：“若與婦女交通，道必不成。”

[原文]此丹下滓可療百病。一法鉛合之成黃金。以煉丹刀圭合水銀一斤，火之成黃金也。一[12b]云柔丹與煉餌丹相似，滑澤易食之。

The residue of this elixir can heal the hundred diseases.

According to one method, if you add lead to this elixir it will form gold. And if you add a speck of *Refined Elixir* to one pound of quicksilver, and heat it, gold will also form.

(NOTE: Someone says that the *Soft Elixir* is similar to the *Refined Elixir* and the *Elixir in Pellets*, as all are soft and easy to ingest.)

[漢譯]此丹的渣滓可以治療百病。根據一種方法，如果把鉛加到此丹中會形成黃金。如果把一刀圭煉丹加到一斤水銀中，加熱也會形成黃金。（按：有人說柔丹與煉丹和餌丹相似，都柔軟易食）

柔丹和餌丹分別是第七丹和第五丹。

### [第七丹：柔丹]

[原文]第七丹名曰柔丹。用汞三斤。以左味和玄黃，合如泥。

以塗土釜內外，各厚三分。乃納汞，合以一釜，用六一泥塗其際會，乾之十日。乃火之如太丹華法，三十六日。止，寒之一日，發之。以羽掃取上著釜者，和以龍膏。服如小豆，日三，令人神仙不死。以缺瓮<sup>①</sup>汁和之，九十歲老翁服之，更二十日白頭黑。益陽精陰氣，雖交則生子無數。以柔丹畫梧桐，爲人也。以柔丹書字，奴婢終不逃走。八十婦人服之皆有子，[13a]長吏服之得遷。

The Seventh Elixir is called *Soft Elixir (roudan)*. Use three pounds of mercury. Add vinegar to the Mysterious and Yellow, and make them into a mud. Smear with it a crucible, making it three - tenths of an inch thick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Place the mercury in the crucible. Close the crucible with another crucible, smear the joints with the Mud of the Six - and - One, and let it dry for ten days. Then heat it for thirty - six days, as in the method of the great *Flower of Cinnabar*. Extinguish the fire, let the crucible cool for one day and open it. Brush it with a feather to collect what adheres to the upper crucible, and add to it some Grease of Dragons.

Ingesting this elixir three times a day in pills the size of small beans, it will make a man into a divine immortal free from death. Ingesting it with juice of wild raspberries, the white hair of a ninety - year - old man will turn black in twenty days. The elixir will be beneficial for his Yang essence (*jing*) and will strengthen his Yin pneuma (*qi*). Having intercourse with women he will generate a

① “缺瓮”理解成“缺盆”，如《流珠經》卷下第3a頁和《抱朴子》卷四第75頁。

multitude of children. A kola tree drawn with the *Soft Elixir* will transform itself into a man. If servants are marked with this elixir, they will never escape. An eighty-year-old woman who ingests it will bear children, and an officer who ingests it will be promoted.

[漢譯]第七種丹名為柔丹。用三斤汞。在玄黃中加醋，和成泥。用它塗土釜，裏外各厚三分。放入汞，用另一個釜合上，用六一泥塗接口處，乾十天。然後像太丹華法一樣加熱三十六天。停火，冷卻一天，打開。用羽毛掃取附著在上釜之物，加入一些龍膏。一天服用三次像小豆大的丹，會令人神仙不死。和野生覆盆子汁服之，九十歲老翁的白髮二十天將會變黑。該丹有益於陽精，能增強陰氣，與女子交能生許多孩子。<sup>①</sup>用柔丹畫一棵梧桐樹，會變成入。如果用柔丹給奴婢作標記，他們永遠不會逃走。八十歲的婦人服了會生子，官員服之會升遷。

最後一句話基於“遷”和“僊”諧音。

[原文]與鉛合，火成金銀。一名黃金。

Compounding this elixir with lead and heating it, it will form gold and silver (yin).

(NOTE: Someone says gold.)

[漢譯]將此丹和鉛一起煉，加熱會形成金銀。（按：有人說是黃金）

<sup>①</sup> 《九丹經》的文字錯誤，部分意思無法理解：“益陽精陰氣，雖交則生子無數。”為了理解這句話的意思，我把“雖”理解為“強”。《流珠經》卷下第3a頁作：“欲求子，和以缺盆，九十老公服之陽氣大強，可復生子。”



[第八丹：伏丹]

[原文]第八丹名曰伏丹。

The Eighth Elixir is called *Fixed Elixir (fudan)*.

[漢譯]第八種丹名為伏丹。

《流珠經》卷下第 3b ~ 4b 頁兩次記載這種方法，細節上有一些不同。

[原文]其色頗黑紫，如有五色之彩。取汞一斤，亦可多之。以玄黃華苴其土釜，令內外各厚三分。

Its color is partly black and partly purple, as though it has hues of the five colors. Take one pound or more of mercury. Cover an earthenware crucible with Flower of Mysterious and Yellow (*xuanhuang hua*), making it threetenths of an inch thick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漢譯]其顏色部分黑部分紫，仿佛有五色之彩。取一斤或者更多的汞。用玄黃華塗敷土釜，裏外各厚三分。

《九丹經訣》卷一七第 3a 頁，和“隱文訣”卷二十第 15a 頁的相應文字表明，玄黃華是玄黃的異名。根據《九丹經訣》，煉本丹所用的釜也可塗以玄白和玄黃類似之物，但還含有黃金。見上文第 130 頁。

[原文]復搗曾青、磁石，令如粉。以著玄黃華，及曾青、磁石末覆汞上。以一釜合，以六一泥塗其會際，乾之十日。乃以馬通糠火火之九日夜。轉以上釜為下釜，復火之九日夜。

Then pound laminar malachite and magnetite until they become powder-like. Cover with them the Flower of Mysterious and Yellow,

and also the laminar malachite and the magnetite. Close the crucible with another, and smear the joints with the Mud of the Six - and - One. Let the crucible dry for ten days.

Heat the crucible for nine days over a fire of horse manure or chaff. Turn it upside down, and heat it again for nine days and nine nights.

[漢譯]然後搗曾青和磁石，直至變成粉末。用它們覆蓋玄黃華以及曾青和磁石。用另一個釜合上，用六一泥塗接口處。令釜乾十天。將釜在馬糞或者糠火之上加熱九天九夜。將其翻轉，再加熱九天九夜。

“轉以上釜爲下釜”，逐字翻譯是“翻轉使上(半)釜爲下(半)釜”。

見上文第 223 頁。

[原文]又復以下釜爲上釜，火之九日夜。如是九上九下。乃止，寒之一日，發之。以羽掃之，取其飛著上者，和以龍膏，後還納釜中，更火之[13b]一句乃止。寒一日，發之。以羽掃取飛上著者。搗之如粉，盛以金銀筒，若生竹筒中。常平旦面東向日再拜長跪。以井華水服一刀圭，便爲神仙也。以如棗核大著手中而行，百鬼銷滅。以此柔丹書門戶，百邪衆精魑魅魍魎不敢前。又辟盜賊，乃至虎狼皆避之。若婦人獨守，資持如大豆者，百鬼盜賊遠避不敢來。

Then turn it upside down again, and heat it for nine more days and nine more nights. Do this nine times altogether. Extinguish the fire, let the crucible cool for one day and open it. Brush it with a feather to collect what has sublimated and adheres to the upper crucible, ( and add to it some Grease of Dragons. Place it again in the

crucible and heat it for ten more days. Extinguish the fire, let the crucible cool for one day, and open it. Brush it with a feather to collect what has sublimated and adheres to the upper crucible. ) Pound it until it becomes powder – like, and store it in a cylinder made of gold or silver, or of fresh bamboo.

At dawn, kneel down and pay obeisance twice facing the sun. Ingest a speck with pure water from a well, and you will become a divine immortal. If you walk keeping in your hand one pill of this elixir of the size of a date pit, the hundred demons will be exterminated. Marking the doors with the *Fixed Elixir*, the hundred calamities (*baixie*), the myriad sprites (*zhongjing*), and the *chimei* and *wangliang* demons will dare not come before you. This elixir will also keep off thieves and robbers, and even tigers and wolves will run away. If a woman who lives alone keeps one pill the size of a large bean in her hand, the hundred demons, thieves, and robbers will flee and dare not come near her.

[漢譯]然後再次將釜翻轉，加熱九天九夜。如此總共九次。停火，讓釜冷卻一天，打開。以羽毛掃釜，收集升華附著在上釜之物，加入一些龍膏，再將其放入釜中加熱十天。停火，冷卻釜一天，打開。用羽毛掃釜收集升華附著在上釜之物。將其搗成粉末，裝在金銀筒中，或者生竹筒中。黎明時，跪下面向太陽拜兩次。用井中純水服一刀圭，便成為神仙。如果將棗核大的丹握在手中行走，百鬼消滅。用伏丹<sup>①</sup>在門戶上作標記，百邪衆精魑魅魍魎不敢近

① “柔丹”理解為“伏丹”，柔丹是第七丹。

前。此丹還可以避開盜賊，乃至虎狼都躲開。如果婦人獨自生活，在手中握大豆大的丹，百鬼、盜賊會逃走而不敢靠近。

“魑魅魍魎”見第 162 頁注釋①。

### [第九丹：寒丹]

[原文]第九丹名曰寒丹。法用赤土釜。以六一泥泥其內外，令各厚三分，乾之，如治丹華法。取帝男、帝女、曾青、礬石、磁石各一斤，舂搗之如粉。[14a]先以玄黃直以六一釜，如丹華法。乃內流珠一斤於釜中，次以帝男加流珠上，次以帝女，次以曾青，次以礬石，次以磁石。

The Ninth Elixir is called *Cold Elixir (handan)*. Regularly use a red earthenware crucible. As in the method for compounding the *Flower of Cinnabar*, lute it with the Mud of the Six - and - One. Make the crucible three - tenths of an inch thick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and let it dry. Take one pound each of Imperial Man (realgar), Imperial Woman (orpiment), laminar malachite, arsenolite, and magnetite, and pound them separately until they become powder - like. As in the method of the *Flower of Cinnabar*, first coat the crucible of the Six - and - One with the Mysterious and Yellow. Then place in it one pound of Liquid Pearl, and cover it with the Imperial Man, the Imperial Woman, the laminar malachite, the arsenolite, and the magnetite.

[漢譯]第九種丹名為寒丹。一般使用赤土釜。像煉丹華法那樣，用六一泥泥，內外各厚三分，令其乾燥。取帝男（雄黃）、帝女

(雌黃)、曾青、礬石、磁石各一斤，分別搗成粉末。像丹華法一樣，先用玄黃塗六一釜。然後在裏面放一斤流珠，上面覆蓋帝男、帝女、曾青、礬石和磁石。

《流珠經》卷下第 4b 頁“流珠”作“水銀”，但在這裏此物應該是從玄黃中得到的流珠（見上文第 223 ~ 225 頁）。如我們所見，在九丹法中，玄黃經常被放在釜底。

[原文]磁石最上。以一釜合之，以六一泥塗其會際，令厚三分。復以土龍矢、黃土各半斤令爲泥。一云以牡蠣赤石脂塗其上，厚三分，又以土龍矢塗，厚三分。

The magnetite is therefore on the top. Close the crucible with another, and smear the joints with the Mud of the Six - and - One to a thickness of three - tenths of an inch. Then make a mud with half pound each of excreta of Dragons of Earth and yellow soil (*huangtu*). Smear the crucible to a thickness of three - tenths of an inch.

(NOTE: Someone says to smear the crucible [first] with oyster shells and red clay to a thickness of three - tenths of an inch; then use the excreta of Dragons of Earth. )

[漢譯]磁石因此在最上面。用另一個釜合上，用六一泥塗接口處，到三分厚。然後用土龍屎、黃土各半斤作泥。塗釜令厚三分。（按：有人說[首先]用牡蠣和赤石脂塗釜至三分厚，再用土龍屎塗）

按語記載的譯文與《流珠經》卷下第 5a 頁中的方法相符。

[原文]暴之十日，令乾。乃微火，先文後武九日夜。寒一日，

發之。以羽掃取著上者，和以龍膏、黃犬膽，丸如小豆許。

Let the crucible dry in the sun for ten days.

Heat the crucible over a tenuous fire, first keeping the heat gentle but then making it fierce, for nine days and nine nights. Let the crucible cool for one day and open it. Brush it with a feather to collect what adheres to the upper crucible, and add to it some Grease of Dragons and gall of a yellow dog. Make it into pills about the size small beans.

[漢譯] 令釜在太陽下乾十天。用微火加熱釜，先文後武，九天九夜。冷卻釜一天，打開。用羽毛掃釜，收集附著在上釜之物，加入一些龍膏和黃狗膽，將其製成小豆大的丸子。

《流珠經》卷下第 5a 頁說，該丹“正如鐘乳”。

[原文] 平旦以井華水向日再拜，吞一丸。令人身輕，百日百病除愈。玉女來侍。司命消除死籍，名著仙籙。

At dawn pay obeisance twice toward the sun, and ingest one pill with pure water from a well. It will make your body light, and in one hundred days the hundred diseases will be healed. The Jade Women will become your attendants. The Director of Destinies (Siming) will delete your name from the records of the dead (*siji*) and enter it in the registers of immortality (*xianlu*).

[漢譯] 黎明時向太陽拜兩次，用井中純水服一丸。將會使身體變輕，一百天內百病愈合。玉女會成為你的侍從。司命從死籍中刪除你的名字，登記到仙籙上。

司命是代表太一掌管每個人壽命長短的神。他的職責是在死籍或

仙籙上登記個人的名字。

[原文]飛行上下，出入無間。不可拘制：坐在立亡。輕舉乘雲，升於天矣。

You will travel through the air in any direction, and enter and exit the world without interruption. Nobody will be able to hold or restrain you: one moment you will be sitting, and then you will rise up and disappear. Lightly you will ascend riding the clouds, and rise to heaven.

[漢譯]你將在空中任意飛行，隨意進出世間。沒有人能拘束或者限制你：你這一秒還在坐著，下一秒瞬間起身消失。乘著雲輕輕地上升到天上。

## 第十章 《金液經》

下面所譯文本見於《抱朴子神仙金液經》(CT917)卷上,注文沒有翻譯。翻譯中,在方括號內注明《道藏》文本的頁碼。我把文本分成五部分,對應於上文第 144 ~ 148 頁對該法的概括和與葛洪《抱朴子內篇》摘要的比較。我的評注以小字印刷。(見於《九丹經》翻譯中的評注這裏不再重複)

[原文,1a]金液還丹,太一所服而神仙,白日升天者也。求仙而不得此道,徒自苦也。其方列之如後。

It was by ingesting the Reverted Elixir of the Golden Liquid that the Great One (Taiyi) became a divine immortal, and rose to heaven in broad daylight. Those who search for immortality and do not obtain this Way merely bring suffering upon themselves. Its method is described below.

[漢譯]太一是通過服金液還丹纔成爲神仙的,在光天化日之下升天。那些求仙但得不到此道之人祇能自己遭受痛苦。其法列



之如後。

### 金液法

[原文]上黃金十二兩，水銀十二兩。取金鑪作屑，投水銀中，令和合。乃以清水洗之十過也，[1b]加雄黃、硝石各二兩。

[Use] twelve ounces of gold (*huangjin*) of superior quality, and twelve ounces of quicksilver (*shuiyin*). Take the gold, grind it to powder, and cast it into the quicksilver so that they combine with each other. Wash them in pure water more than ten times, adding thereafter two ounces each of realgar (*xionghuang*) and saltpeter (*xiaoshi*).

[漢譯][用]上等黃金十二兩，水銀十二兩。取金，磨成屑，投到水銀中使其相互溶合。用清水洗它們超過十遍，加入雄黃和硝石各二兩。

對於雄黃的溶解，注解參考了《三十六水法》，該書的標準本 (CT930) 出現有兩種方法，第 1b ~ 2a 頁 [曹天欽 (Ts' ao)、何丙郁 (Ho) 和李約瑟 (Needham) 譯：《一部中古早期的中國煉丹水法文獻》(“An Early Mediaeval Chinese Alchemical Text on Aqueous Solution”)，第 125 ~ 126 頁]，這兩種方法都被《九丹經訣》(即《黃帝九鼎神丹經訣》，CT885) 引用，見卷八第 4a 頁。注解還給出了試驗硝石質量的說明；與此有關的一種方法見於《九丹經訣》卷八第 12a 頁 [卷一六第 8a 頁有重複；李約瑟 (Needham)：《中國科學技術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第 186 ~ 187 頁]。

[原文, 2a]漆其口板。固之帛際，須令際會。內左味中百日，勿令少日也。日足即藥成。日數少即不能化也，却如此置之，令藥

成也。筒不能顛倒也。[2b]百日皆化爲水。

[Put the amalgam in a bamboo cylinder, and] varnish with lacquer the tablets that close its two openings. Tighten the tablets with silk, so that they perfectly fit the cylinder. Put the cylinder in vinegar (*zuowei*) for one hundred days, not a single day less. After the required amount of time, the Medicine will form. If the number of days is not sufficient, the Medicine cannot transmute itself; in that case, leave the cylinder [in vinegar] again as before and let the Medicine form. The cylinder should not be turned upside down. After one hundred days, the entire content will transmute itself into the [Gold] Water.

[漢譯][將汞合金放在竹筒中,并]用漆漆板子以閉合其兩口。用帛繫緊板子,與筒完全配合。將筒放在醋(左味)中一百天,一天也不能少。所需時日之後,藥將形成。如果日數不足,藥不能變化自身;如果是那樣的話,像前面那樣再置筒[於醋中],令藥形成。筒不能顛倒。一百天後,全都化成[金]水。

金水即金液。

### 還丹法

[原文]以金水煮水銀二斤,以淳苦酒汨漬其上。苦酒與水銀自別不合。[3a]猛火中煨之三十日,水銀皆紫色。水銀以黃土甌盛之,[3b]以六一泥。

Boil two pounds of quicksilver in this Gold Water (*jinshui*), and quickly pour some pure vinegar (*chun kujiu*) onto it. The vinegar will

stay apart from the quicksilver without mixing with it. Calcine (*duan*) them over an intense fire for thirty days, until the quicksilver takes on a purple color. Fill with it a yellow earthenware bowl (*huangtu ou*), [and lute it] with the Mud of the Six - and - One.

[漢譯]在金水中煮二斤水銀，迅速倒一些醋（淳苦酒）在上面。醋和水銀會分離不混合。在猛火上煅燒它們三十天，直到水銀呈現紫色。將水銀裝在黃土甌中，用六一泥[泥之]。

注解解釋說黃土甌就是普通土釜。

[原文]作六一泥法。以礬石、戎鹽、鹵鹹、礬石四物，先燒二十日；取東海左顧牡蠣、赤石脂。等分，多少自在，合搗萬杵。細羅下，和百日苦酒，令如泥。

*Method for making the Mud of the Six - and - One.* Take alum (*fanshi*), Turkestan salt (*rongyan*), lake salt (*luxian*), and arsenolite (*yushi*), and first heat these four substances for twenty days; [also] take left - oriented oyster shells (*zuogu muli*) from Donghai and red clay (*chishi zhi*). Take the desired amount of these substances in equal parts, and pound them together ten thousand times. Sift them through thin silk, and add them to hundred - day vinegar, making them like mud.

[漢譯]作六一泥法。取礬石、戎鹽、鹵鹹、礬石，首先加熱這四種物質二十天；[再]取東海左顧牡蠣和赤石脂。取所需量的這些物質等分，合搗一萬下。用細綢緞篩它們，將其加入百日苦酒中，使其像泥一樣。

東海在今天山東。這段文字幾乎完全照搬《九丹經》中的作六一泥

法；見上文第 212 頁的翻譯。第七種藥物滑石脫漏，可能因為抄寫錯誤。

[原文]乃可用泥黃土甌裏，令厚三分，可至五分。曝之於日，極燥乃用。[4a]從旦至暮，皆化為丹，所謂之還丹也。刀圭粉提，黃白成焉。

You can use [this mud] to lute the inner part of the yellow earthenware bowl for a thickness of three – tenths of an inch, or up to half an inch. Leave the bowl under the sun, and use it when it is perfectly dry. From dawn to sunset its entire contents will transmute themselves into an elixir, called Reverted Elixir (*huandan*). Take a speck of it with a spatula, and it will form the Yellow and White (*huangbai*).

[漢譯]可以用[此泥]泥黃土甌裏面，令厚三分，或者至五分。將甌放在太陽下，完全乾了之後使用。從黎明到日落，全都化成丹，稱為還丹。取一刀圭丹，丹會形成黃白。

如注解所言，黃是金，白是銀，在服丹之前都要作金銀來試驗一下（《內篇》中的相應文字祇提到銀）。對於這種嬗變，注解說應當遵循九丹之第一丹的方法。見上文第 221 頁的翻譯。

[原文,4b]黃土甌中所煅作還丹，可服餌也。吞如小豆，白日升天。神明奉迎，龍虎煩冤。

The Reverted Elixir obtained by calcinations in the yellow earthenware bowl can be ingested. Swallow it in pills the size of a small bean, and you will rise to heaven in broad daylight. Divine beings (*shenming*) will welcome you, and dragons and tigers will plea for

your assistance.

[漢譯]在黃土甌中煨燒得到的還丹可以服食。以小豆大的丸子吞服，會在光天化日之下升天。神明來迎，龍虎請求幫助。

根據注解，服此丹的煉丹家享有的地位高於山川河流土地之神。這些神左有青龍右有白虎，即本文給出的圖景。注解還稱服此丹不必遵守任何時間禁忌。

[原文, 5b]金水汞水，極用不耗。但漬苦酒耳，此二物水可煮萬斤。

The Gold Water and the Mercury Water (*hongshui*) should be used entirely. Nothing should be wasted. Merely pour more vinegar onto them, and you will be able to use these two Waters to boil ten thousand pounds [of quicksilver].

[漢譯]金水和汞水應當全部使用，一點也不浪費。祇不過在上面多倒醋，能用這兩種水煮一萬斤[水銀]。

為了解釋這句話(“此二物水可煮萬斤[水銀]”)和本節開頭一句話(“在金水中煮二斤水銀”)的明顯矛盾，注解認為金水在服用之前，祇用來試驗還丹的質量。

[原文]神丹道畢矣。

The method of the Divine Elixir is thus completed.

[漢譯]神丹的方法結束了。

### 還丹的應用

[原文, 6a]取丹一斤，置猛火上。極扇韜之，神丹為金下也；

[6b]其色正赤，名曰丹金。以塗刀鐔，辟兵萬里。以丹金作盤碗，飲食其中，長生不死，與天地相畢。[7a]以此盤承日月，當得神光醴。男女異器食之，立升天也。

Take one pound of this elixir, and place it over an intense fire. Fan vigorously, and the Divine Elixir will melt and form a gold; this will have a vivid scarlet color and is called Elixir - Gold (or; Cinnabar Gold, *danjin*). If you smear the blade of a sword with it, that sword will keep the other weapons ten thousand miles away.

If you cast plates and bowls with the Elixir - Gold, and take food and drinks from them, you will live a long life free from death, and will be coeternal with Heaven and Earth. By collecting [the essences of] the Sun and the Moon with these plates, you obtain a Nectar of Divine Radiance (*shengguang li*). Men and women should take their food from different vessels, and they will immediately rise to heaven.

[漢譯]取該丹一斤，放在猛火之上。猛力扇，神丹會融化形成黃金；它有鮮紅的顏色，名字叫做丹金。如果用它塗劍身，劍能辟兵萬里。如果用丹金鑄作成盤子和碗，用它們吃飯喝水，你將長生不死，與天地永遠共存。用此盤收集日月[之精]，能得到神光瓊漿（神光醴）。男女應當用不同的器具吃飯，立即升入天上。

根據注解，這些器具類似於吸收太陽精華的方諸鏡。見上文第147頁。

### 金液的特性

[原文]又取金水汞水各一兩，[7b]向日飲之，立為金人。身則

光明，羽翼即生。上爲中黃太一承叙元精。[8a]金水各飲半兩，長生無窮。

Moreover, if you take one ounce each of Gold Water and Mercury Water, and drink them facing the sun, you immediately will become a Golden Man (*jinren*). Your body will be radiant and will grow feathers and wings. On high you will put in motion the Original Essence (*yuanjing*) on behalf of [the god of] the Central Yellow (*zhonghuang*) and of the Great One (*Taiyi*). If you drink half an ounce each of Gold Water [and Mercury Water], you will live a long life without end.

[漢譯]此外，如果取金水和汞水各一兩，面向太陽喝下，會立刻變成金人。身體會發光，長出羽毛和翅膀。在高處爲中黃和太一[神]帶動元精。如果祇喝半兩金水[和汞水]，將長生無窮。

注解解釋說，成爲天神，并幫助中黃和太一根據四季的順序平穩地調節天氣。關於這兩個神見上文第 16 頁，和第 19 頁注釋①。注解還說“古之半兩，今之一兩也”。最後一句話，副詞“各”表明應當恢復“金水”一詞。

### 辟仙丹法

[原文]又以金水、汞和黃土，猛火鍛之一日，盡化黃金。燒之二日，皆化成丹，[8b]名曰辟仙。服之如小豆，可以入名山大水，而爲仙也。

Moreover, if you add yellow clay to the Gold Water and the Mercury [Water], and calcine them over an intense fire for one day,

they will entirely transmute themselves into gold. If you heat them for two days, they will transmute themselves into an elixir, called Elixir for the Nomination to Immortal (*bixian dan*). If you ingest this elixir in pills the size of a small bean, you will be able to enter a famous mountain or a great river, and become an immortal.

[漢譯]此外,如果將黃土加到金水和汞[水]中,在猛火之上鍛燒一天,它們將全都化成黃金。如果加熱兩天,它們將化成丹,叫做辟仙。如果服像小豆大的此丹,可以進入名山或者大河,成爲神仙。



## 第十一章 《九轉還丹經》

下面所譯文本見於《太極真人九轉還丹經要訣》(CT889), 第 1a ~ 5b 頁。翻譯中, 在方括號內注明《道藏》文本的頁碼。我把文本分成七部分, 對應於上文第 148 ~ 150 頁對該法的概括。我的評注以小字印刷。(見於《九丹經》翻譯中的評注這裏不再重複)。

[原文, 1a] 西城王君曰:

Lord Wang of the Western Citadel (*Xicheng Wangjun*) said:

[漢譯] 西城王君說:

正如上文第 74 ~ 75 頁所論, 這裏和文本最後一部分對這位神的提及是表明該文本屬於上清經的唯一信息。

作釜

[原文] 欲合九轉, 先作神釜, 可容三斗半者。當用滎陽、長沙、豫章土釜, 厚四分。取東海左顧牡蠣、白石脂、雲母粉、蚓螻糞、滑

石、白礬石，凡六物分等，各搗二萬杵。畢都冶合，又共搗三萬杵。畢以細絹羅之。

If you want to compound the [Reverted Elixir in] Nine Cycles, first make a Divine Crucible (*shenfu*) holding three and a half pecks. Use earthenware crucibles from Xingyang, Changsha, or Yuzhang, four-tenths of an inch thick. Take equal quantities of left-oriented oyster shells (*zuogu muli*) from Donghai, white clay (*baishi zhi*), powdered mica (*yunmu*), earthworm excreta (*yinlou fen*), talc (*huashi*), and white arsenolite (*bai yushi*). Pound each of these six ingredients twenty thousand times. Mix them, and after this is done pound them again thirty thousand times. Then sieve them through a piece of fine silk.

[漢譯] 如果想煉九轉[還丹]，首先作神釜，大小可容納三斗半。使用出自滎陽、長沙或者豫章的土釜，厚四分。取等量的東海左顧牡蠣、白石脂、雲母粉、蚓螻糞、滑石和白礬石，這六物各搗二萬下。將它們混合，做完後再搗三萬下。然後用細絹篩之。

滎陽、長沙和豫章分別位於今天河南、湖南和江西。《流珠經》的“解”中也提到釜的產地滎陽，見卷上第4b頁。東海在今山東。

[原文] 了又取百日苦酒和之，令如泥。又搗一萬杵。了以泥泥上下土釜內外，使厚三分。於陰室中乾之。

When this is completed, mix the six ingredients with hundred-day vinegar (*kujiu*), making them like mud. Pound this mud again ten thousand times. When this is completed, lute with it a double earthenware crucible (*shangxia tufu*)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for a

thickness of three - tenths of an inch. Let the crucible dry in the shade in a room.

[漢譯] 這個完成了，將六種藥物和百日醋混合，令其像泥。再搗此泥一萬下。完了用它泥上下土釜的裏面和外面，使厚三分。令釜在一個房間中陰乾。

“上下土釜”由兩個釜口對口疊加而成。

[原文] 了又於微日中更上泥，三分，乾之十日如前。凡三過上泥，令內外通厚一寸三分也。伺泥乾之。取[1b]鉛丹和苦酒爲泥。

When this is completed, lute it again under a tenuous sunshine for a thickness of three - tenths of an inch, and let it dry for ten days as before. Apply the mud altogether three times, so that the inner and the outer parts are one and three - tenths inches thick. Always examine the mud while it is drying.

Take some Lead Elixir (*qiandan*), and mix it to vinegar forming a mud.

[漢譯] 這個完成了，在微弱的陽光下再泥，厚三分，像前面一樣乾十天。總共用泥三次，使裏外都厚一寸三分。泥在乾的時候要始終查看。取一些鉛丹和醋混合形成泥。

鉛丹還是四氧化三鉛的常用名，但是在這裏指一種性質和功能類似於《九丹經》的玄黃的物質。

[原文] 合搗三萬杵。了以泥兩土釜之內，而令厚三分，又陰乾五日夜。又加泥二分，陰乾。勿令有細坼如絲髮，即不可用。隨以羊鬚爲筆，和泥塗縫，令密塞之。作九轉還丹之神釜畢矣。

Pound it thirty thousand times. When this is completed, lute with it the inner parts of the double earthenware crucible for a thickness of three - tenths of an inch, and let it dry again in the shade for five days and five nights. Add two - tenths of an inch of mud, and let it dry [once more] in the shade. Do not let there be a crack even as minute as a hair, or the crucible could not be used. For this purpose, make a brush with mutton hair, and spread evenly the mud with it so that the crucible is perfectly tight.

The preparation of the Divine Crucible for the Reverted Elixir in Nine Cycles is completed.

[漢譯]搗三萬下。完了用泥塗兩土釜裏面，令厚三分，再陰乾五天五夜。加二分厚的泥，[再次]陰乾。不要讓釜有哪怕像頭髮一樣細的裂紋，否則釜不能用。爲了這個目的，用羊鬚做一個刷子，均勻塗泥，以使釜密塞。作九轉還丹的神釜完成了。

### 作竈

[原文]然後當在名山無人迹之處，臨東流水上作神竈屋。屋長四丈，廣二丈，起基四尺。又當先掘基，下土三五尺深，如無故塚井冢瘞埋之所，然可築基蓋屋。開南戶、東戶、西戶三門也。乃立竈於屋中央，竈口向西。竈窠內須令安得鐵鏟，容坐得土釜，竈子四[2a]邊令去釜凡九寸。以磚并細土泥構立之。亦勿令有穿拆也。神竈之法畢矣。

Afterward, you should dwell in a famous mountain, in a place where there are no traces of other people. Build the Chamber of the

Divine Stove (*shenzao wu*) near an east - flowing stream. The Chamber should be forty feet long, twenty feet wide, and its foundation should be four feet from the ground. First dig the earth for a few feet; if you do not find an old well or a tomb, you can raise the foundation there. The Chamber should have three doors, facing south, east, and west. Place the stove in the center, with the mouth facing west. Arrange an iron stand inside the stove and set the crucible on it, so that it is nine inches from the walls of the stove. Cover the stove with bricks plastered with fine clay. Do not let there be any crack.

The method of the Divine Stove is completed.

[漢譯]此後，應當居住在名山中沒有人迹的地方，在臨近東流水之處蓋一個神竈屋。屋子應當長四丈，寬二丈，其地基應距地四尺。首先挖土數尺，如果沒有碰到舊井或者墳墓，可以在那裏築地基。屋子應當有朝南、朝東和朝西三個門。將竈放在屋子中央，口朝西。在竈裏面放置一個鐵架子，上面放釜，離竈壁九寸。用抹了細泥的磚蓋住竈。不能有任何裂紋。神竈之法結束了。

關於建造煉丹實驗室的方法見上文第五章。

### 藥物與合釜

[原文]用藥法。礬石(一斤)，空青(三斤，如有曾青，祇用曾)，白石英(二斤)，丹砂(十斤，色光明不染紙者，辰錦州上)，雄黃(四斤，精明赤色不染紙上)，雌黃(五斤)，水銀(六斤)。

*Rules on the use of the ingredients.*

Alum (*fanshi*), one pound.

Nodular malachite (*kongqing*), three pounds. If you have the laminar variety (*cengqing*), then use laminar malachite.

Quartz (*baishi ying*), two pounds.

Cinnabar (*dansha*), ten pounds. Use the lustrous (*guangming*) variety that does not tinge the paper. Cinnabar from Chenzhou or Jinzhou is superior.

Realgar (*xionghuang*), four pounds. The luminous red realgar that does not tinge the paper is the best.

Orpiment (*cihuang*), five pounds.

Mercury (*shuiyin*), six pounds.

[漢譯]用藥法。礬石，一斤。空青，三斤。如果有曾青，那麼用曾青。白石英，二斤。丹砂，十斤。使用不染紙的光明砂，出自辰州或錦州的最好。雄黃，四斤。亮紅色不染紙的最好。雌黃，五斤。水銀，六斤。

辰州和錦州在今湖南。錦州設立於公元 686 年，提到它表明今本《九轉還丹經》在 7 世紀後期被重編過。

[原文]凡七物，唯汞不搗耳，其六般各搗三萬杵。了先入礬石著釜下，次納空青，次納白石英，次納丹砂，次納雄黃，次納雌黃，雌黃獨在上。調按令平正，乃以水銀六斤灌注雌黃上。都畢，[2b]乃以神釜蓋蓋合之。仍先用鉛丹泥泥下釜際上，乃安上釜。釜際亦先泥縫之，使兩釜相合際密也。又以鉛丹泥泥兩際之外，稍令厚一寸二分。此是用土釜法，若以土燒成者。瓷釜子及金銀鑰銅為之者，量其事而泥之，不在一寸二分厚也。其泥土釜凡三遍。上泥遍遍，須泥兩釜際，令乾，則再上之，至一寸二分畢也。又以六一泥泥

鉛丹泥之外，令厚一寸二分。如鉛丹泥法，漸漸乾，乃上泥也。共是二寸四分，都畢矣。

Of these seven ingredients, mercury alone should not be pounded. Each of the other six ingredients must be pounded thirty thousand times. When this is completed, first place the alum at the bottom of the crucible, then add nodular malachite, quartz, cinnabar, realgar, and orpiment. Orpiment therefore is on its own on top of the other ingredients. Spread [the ingredients] evenly, then pour the six pounds of mercury over the orpiment.

After this is done, cover the crucible with another Divine Crucible, first luting the mouth of the lower crucible with the mud of Lead Elixir, and then placing the upper crucible over it. Lute the joints with the mud, so that the two crucibles perfectly fit together. Then lute the outer part of the joints with the mud of Lead Elixir, for a thickness of about one and two - tenths inches.

This is the method to follow if you use an earthenware crucible. If you use a porcelain or a metallic crucible, lute it as necessary instead of one and two tenths inches.

The mud should be applied on the crucible altogether three times. Each time, you must lute the joints and let the crucible dry, repeating this until the lute reaches a thickness of one and two - tenths inches. Then cover the mud of Lead Elixir with the Mud of the Six - and - One, for a thickness of one and two - tenths inches. Follow the same method used for the mud of Lead Elixir, letting it dry and gradually adding more mud. When it reaches a thickness of altogether two and

four - tenths inches, [ the luting ] is completed.

[漢譯]這七種藥物,祇有汞不搗,其餘六種各搗三萬下。結束後先在釜底部放礬石,然後加入空青、白石英、丹砂、雄黃、雌黃,雌黃獨自在其他藥物上面。均勻攤開[藥物],然後在雌黃上面倒六斤水銀。做完後,用另一個神釜蓋在釜上。首先用鉛丹泥泥下釜口際處,再將上釜蓋上。用泥塗口際處,使兩釜緊密結合。然後用鉛丹泥塗口際處外面,令厚一寸二分。如果使用土釜,這是遵循之法。如果用瓷釜或者金屬釜,根據需要泥之,不必非得一寸二分厚。泥土釜應當總共三次。每一次必須泥口際處并令釜乾燥,重複泥直至厚一寸二分。然後用六一泥覆蓋鉛丹泥,厚一寸二分。像鉛丹泥的使用方法一樣,泥乾後逐漸再加。當總共達到二寸四分厚時,[上泥]完成了。

### 加熱和服丹

[原文]然後安在鐵鑊上閣之。鐵鑊[3a]脚四,脚如鑿脚狀,但令高九寸也。先以糠煨火入鑊下,令去釜底六寸,九日九夜。又加火,去釜底三寸,九日九夜。又加火,齊釜底三寸,九日九夜。又加火,上釜腹三寸,九日九夜。又加火,再上釜腹二寸,共五寸,九日九夜。又加火,齊釜合際之下一寸,九日九夜。止,寒之十日。又加火,至釜際之下半寸,頓三十六日晝夜。凡合九十晝夜,名曰九轉還丹。日滿,寒之七日。乃出釜下竈,去上釜。其飛精九色,流光煥爛,皆懸著上釜矣。以三歲雄鷄羽掃之,盛[3b]以密器,帶之肘後。

Afterward, arrange the crucible over the iron stand. The stand has



four legs; it is similar to a plate for cooking cakes, but should be nine inches high. First light a fire of chaff under the stand so that it is at up to six inches from the base of the crucible, for nine days and nine nights. Then increase the fire so that it is at three inches from the base of the crucible, for nine days and nine nights. Then increase it again so that it covers the base of the crucible for three inches, for nine days and nine nights. Then increase it again so that it covers the belly of the crucible for three inches, for nine days and nine nights. Then increase it again so that it covers the belly of the crucible for two more inches—making five inches altogether—for nine days and nine nights then increase it again so that it is at one inch under the seal of the crucible, for nine days and nine nights. Extinguish the fire and let the crucible cool for ten days. Then increase the fire again so that it is at half an inch from the joints [of the lower and the upper parts of the crucible], for thirty six days from dawn to night. This makes altogether ninety days and ninety nights [of heating]. You will obtain the Reverted Elixir in Nine Cycles.

At the end of the required number of days, let the crucible cool for seven days. Take the crucible out of the stove, and disjoin the upper half. The sublimated essence (*feijing*) will have nine colors. It will be glossy, brilliant, and glistening, adhering to the upper crucible. Brush it off with a feather of a three-year-old chicken, and store it in a tight container to be carried with you.

[漢譯]此後，將釜放在鐵架上。架子有四條腿，和做蛋糕的盤子類似，但是高九寸。首先在架子下面生糠火，距離釜底六寸，九

天九夜。再加火，距離釜底三寸，九天九夜。再加火，覆蓋釜底三寸，九天九夜。再加火，覆蓋釜腹部三寸，九天九夜。再加火，覆蓋釜的腹部再多二寸——總共是五寸——九天九夜。再加火，在釜的密封處之下一寸，九天九夜。停火，令釜冷卻十天。再加火，至[上下釜]接合處之下半寸，從早至晚三十六天。總共[加熱]九十晝夜，將得到九轉還丹。當日子滿了的時候，將釜冷卻七天。把釜從竈中取出，打開上釜。其飛精有九種顏色，有光澤，閃閃發光，附著在上釜。用三年公鷄的羽毛掃之，裝在一個密閉的容器中，帶在身上。

“飛精”是《九丹經》經常用來稱呼丹的同一詞彙。

[原文]秤二兩爲劑也。平旦向東，以新清水餌之，即能隱淪散形，飛翔太虛。太極遣使，迎以金丹羽輪。分形化景，作白鶴數千頭。上登太微，位爲真仙。壽同三光，還童却老。面生玉映，項有曜靈。實九轉還丹之力也。

Two ounces form one dose. Ingest it at dawn with freshly drawn clear water, facing the sun. You will be able to dissolve your form becoming invisible (*yinlun sanxing*) and to fly soaring to the Great Void (*taixu*). An envoy of the Great Ultimate (*taiji*) will welcome you with the Golden Elixir (*jindan*) and the Winged - Wheel [Chariot] (*yulun*) You will multiply your form and transform your shadow (*fenxing huaying*), making them into thousands of white cranes. You will rise to [the heaven] of Great Tenuity (*Taiwei*) and will receive the rank of a Perfected Immortal (*zhenxian*). Your longevity will equal that of the Three Luminaries (*sanguang*); you will revert to youth and

move away from old age. Your complexion will shine like jade, and in one instant you will obtain a radiant spiritual force (*yaoling*). Such indeed is the power of the Reverted Elixir in Nine Cycles.

[漢譯]二兩爲一劑。黎明時面向太陽用新取的清水服用，能隱淪散形，飛翔太虛。太極的使者會用金丹和羽輪[車]迎你。你將分形化影，變作幾千隻白鶴。你將升入太微[天]，得到真仙之位。你的壽命將等同三光，還童却老。你的臉色會像玉一樣發光，瞬時獲得曜靈。這確實是九轉還丹的力量。

三光是日、月和五星，或者是日、月和北斗。關於羽輪車見《無上秘要》(CT11138)卷一九第 8a 頁。《無上秘要》將太微定位在太清天和上清天之間，見上文第 61 頁。

### 丹的其他應用

[原文]取鉛十斤，著鐵器中。猛火火之令沸。投九轉之華一銖於鉛汁中，攪之，須臾立成黃金九斤矣。

Take ten pounds of lead and place it in an iron vessel. Heat it on an intense fire and bring it to a boil. Pour one scruple of Flower of the Nine Cycles (*jiuzhuan zhi hua*) onto the liquid lead and stir. In one instant it will form nine pounds of gold.

[漢譯]取十斤鉛，放入一個鐵器中。在猛火上加熱使其沸騰。倒一銖九轉之華到鉛汁中并攪拌，瞬間形成九斤黃金。

九轉之華是從九轉還丹也即前法中製得的丹。

[原文]取水銀一斤、錫七斤，著鍋中。火之三沸。投九轉之華

一銖於錫汁中，攪之，須臾立成白銀[4a]也。有此變化，是丹成耳。如試之未可，則依上法再燒九十日夜，無不成者矣。

Take one pound of quicksilver and seven pounds of tin, and place them in a pot (*guo*). Heat them, and bring them to a boil three times. Pour one scruple of Flower of the Nine Cycles onto the liquid tin, and stir. In one instant it will become silver. If the elixir can produce these transmutations, its compounding has been successful. If the test fails, repeat the heating according to the previous method for ninety days and ninety nights, and you will not fail in obtaining the elixir.

[漢譯]取一斤水銀和七斤錫，放入一個鍋中。加熱它們，使其沸騰三次。倒九轉之華一銖到錫汁中并攪拌，瞬間變成白銀。如果丹能產生這些變化，說明其煉製成功了。如果試驗失敗，根據前面的方法重複加熱九十晝夜，你將成功得到丹。

在外丹經中，“錫”是鉛的常用異名。上面翻譯的這段文字引自《九丹經》(即《黃帝九鼎神丹經訣》，CT885)卷二十的“試藥法”，第16b~17a頁。

[原文]取土釜中丹滓，合搗五萬杵。合和以白砂蜜，丸梧子大，名曰太極還命神丸。其已死未三日者，開其口，投二丸，以新水下之，皆即活矣。其傷敗殘屈目盲耳聾，以神丸傅之，皆平復如故。病在內者，餌兩粒；病在外者，散二丸為粉，以摩傅之。即立愈。所治隨意任手也。旦服一丸，壽同天地。

Take the residue of the elixir from the crucible, mix it, and pound it fifty thousand times. Add some sugar or honey to it, and make it into pills the size of kola nuts. These are the Divine Pills of the Great

Ultimate for Reverting to Life (*Taiji huanming shenwan*). If you place two of these pills in the mouth of those who have died no more than three days earlier, and make them ingest those pills with freshly drawn water, they will come back to life. If the Divine Pills are given to those who suffer loss or injury, or who have become blind or deaf, they will revert to their previous condition. If you have an internal ailment, ingest a couple of pills; if the ailment is an outer one, pulverize two pills and apply the powder by rubbing. You will heal in a short time. One can easily heal any illness in this way. If you ingest one pill at dawn, your longevity will equal that of Heaven and Earth.

[漢譯]取土釜中丹的渣滓，搗五萬下。加入一些糖或者蜂蜜，做成梧子大的丸子，這些是太極還命神丸。已死不超過三天的人，如果放兩丸在嘴裏，用新取水服下，他們會復活。那些遭受損失或受傷的人，或者目盲耳聾的人，如果給予神丸，他們會恢復先前的狀況。如果病在內，服兩丸；如果病在外，粉碎二丸成粉，以摩傳之。你會在很短的時間內恢復健康。用此法可以輕易治愈任何疾病。如果在黎明時服一丸，你的壽命將等同天地。

“旦”可能是“日”之誤。

[原文]以神丸塗物，出手自還也。

If you smear an object with the Divine Pills, it will come back to you by itself upon leaving your hands.

[漢譯]如果用神丸塗物，此物離開你的手後它會自己回來。

## 關於釜和加熱的補充細節

[原文]其故土釜，慎勿毀之，乃復可以合丹，因前泥[4b]用之。但當更密塞其上下釜之口。勿穢慢之。臨用之時，更泥內外，以鉛丹泥，令厚分寸如前法也。若火劣而日滿，其丹華未飛者，火少耳。更復固釜口際如法，再火之三十六日，萬無不成也，則不須九十晝夜矣。

Be careful not to break the old crucible, so that you can use it for compounding another elixir with the same luting. You will only have to seal the mouths of the upper and lower halves again. Do not let the crucible become dirty, and do not handle it carelessly. When you are ready to use it again, lute again the inner and the outer parts with the mud of Lead Elixir, for the same thickness indicated before.

If the fire is inadequate, and at the end of the required number of days the Flower of the Elixir (*dan hua*) has not yet sublimated, this is because the heating was insufficient. Seal the joints of the two crucibles once more according to the [previous] method, and heat them again for thirty - six days. You will not fail to obtain the Elixir, and it will not be necessary to wait for ninety days and ninety nights.

[漢譯]小心不要打破舊土釜，可以帶著前泥用它來煉另外的丹。祇是需要再次密封上下釜之口。不要讓釜變髒，不要亂用。當準備再次使用之時，用鉛丹泥再泥其裏外，厚度如前法。如果火不足，在所需日數最後，丹華沒有升華成，這是因為加熱不充分所致。根據[前]法，再次密封兩釜的口際，再加熱三十六天。你會得到丹，不必等到九十晝夜。

### 儀法

[原文]當先清齋百日。乃泥作神釜，成搗藥。令計至九月九日平旦發火。自齋以始，便斷絕人事，令待丹成也。合丹可同心慕道，淳和忠信，不淫濫，守志行者，三人可也。若難其人，兩人可也。皆須齋戒沐浴，不得履穢穢見尸也。及鷄犬，大忌之。

Before [you compound the elixir], you should perform the purification practices (*qingzhai*) for one hundred days. After that, you may lute and prepare the Divine Crucible, and then pound the ingredients. You should time the whole process so that the fire can be started at the dawn of the ninth day of the ninth month.

From the day on which you undertake the purification practices, you should discontinue common human activities, so that you may devote yourself entirely to making the elixir. The compounding can be performed by three persons who share the same heart and love the Dao, are devout and trustworthy, are not vulgar or lewd, and are firm in their intentions. If it is difficult to find three such persons, two may be enough. They should all undertake the purification practices, observe the precepts, and perform the ablutions. They should not approach sickness and filth or see corpses. Domestic animals also must be carefully avoided.

[漢譯][煉丹]之前，首先應當行清齋一百天。此後，纔可以泥作神釜，然後搗藥。應當計算整個過程，以便能在九月九日黎明時發火。從行齋之日開始，應當斷絕平常的人事活動，以便能完全專

心於煉丹。煉丹可以三個人來進行，他們同心愛道，淳和忠信，不粗俗淫蕩，意圖堅定。如果難以找到這樣的三個人，兩人也足够了。都應當齋戒沐浴，不得接觸病者或污穢，或者看見屍體。還必須小心避免家畜。

相似的文字見於《九丹經》（見上文第 202 ~ 203 和 205 ~ 206 頁），和《琅玕華丹上經》（即《太微靈書紫文琅玕華丹神真上經》，CT255）第 3a 和 4a 頁 [柏夷 (Bokenkamp) :《早期道經》(Early Daoist Scriptures), 第 334 和 335 頁]。

[原文]人[5a]間難修養者，良由茲乎？此九轉神丹方王君口訣，流利易合作也。若藥物盡精好，齋戒修整，深隱清靜，此方神妙，無不成也。齋起日，當先投清酒五斛於所止之流水中。若地無流水，當好井，投酒於中。以填地氣也。合齋皆飲此水也。

Considering all this, is it not truly difficult to devote oneself to the practices of self-cultivation (*xiuyang*) among the common people?

This method of the Divine Elixir in Nine Cycles is the oral instructions (*koujue*) of Lord Wang. It is clear and easy to perform. If the ingredients are utterly pure (*jinjing*), and if you duly perform the purification practices, observe the precepts, and cultivate yourself dwelling in deep retirement and attaining to a state of clarity and tranquility (*qingjing*), this divine and wondrous method will never fail.

On the day on which you undertake the purification practices, first toss five bushels of pure liquor (*qingjiu*) into a stream that flows near your dwelling. If there is no stream, you can toss the liquor into a



well. This is done to pacify the pneuma of the earth (*diqui*). Regularly drink some of that water during the purification practices.

[漢譯]考慮到所有這些，普通人中投身於修養還會真的困難嗎？這種九轉神丹方是王君的口訣，明白易行。如果藥物全都純淨，並且按時進行齋戒，深隱修煉和達到清靜的狀態，這種神妙的方法永遠不會失敗。行齋的那天，首先投五斛清酒到流經居處的流水中。如果沒有流水，可以將酒投到一個井中。這樣做是爲了平定地氣。行齋期間常喝一些這樣的水。

上面翻譯的這段文字又見於《三十六水法》(CT930)，第11a頁。關於煉琅玕華丹之前進行的類似活動見上文第106頁。

[原文]傳受神經丹訣，皆約齋。盟誓，用金魚八兩，玉龍偃鑲，以代剪髮歃血之誓。世上如難得此物，又不可使靈術永閉也，可用青細布四十尺，以準金魚之信，重帛絹四十尺，以齊偃鑲玉龍之約。并奉有經之師，當營散以[5b]施山栖之寒學。不得自割以爲身用，所以明天約也，示無私矣。

To receive this divine scripture and the instructions on the elixir, make a bond (*yue*) [with your master] and undertake the purification practices. Sanction the covenant with an oath, using a golden figurine of a fish weighing eight ounces and a dragon - shaped jade ring. These replace the oath made by having your hair cut and smearing your mouth with blood. But these sacred arts (*lingshu*) cannot be kept forever secret. Therefore, if you are unable to find those objects, you may replace the token (*xin*) of the golden fish with forty feet of fine azure hemp fabric, and the bond of the dragon - shaped jade ring with forty

feet of heavy silk. Give both of them as offerings.

The master who has the scriptures should make arrangements in order to distribute [the received tokens] by giving them to those who study in the cold of a mountain hut. He should not bring harm to himself by using them for his own advantage. Thus he demonstrates his own bond with Heaven, and shows that he does not act for personal benefit.

[漢譯]接受這種神經和丹訣,要[和你的師傅]立約并行齋。盟誓,使用一條重八兩的金魚和一條龍形的玉環,用這些代替剪髮和歃血之誓。但是這些靈術不能永遠保密。因此,如果你找不到那些物品,可以用青細布四十尺代替金魚之信,用重帛絹四十尺代替龍形玉環之約。擁有經書之師應當作出安排,以散發[所收信物],把它們給那些住在山中小屋在寒冷中學習之人。不能爲了自己的利益使用它們而帶來傷害,由此證明自己和天的聯繫,表明不爲私利。

參見《無上秘要》(CT1138)卷三四第8a頁:“受經法信當十分。折二以送祖師,又二散乞貧人、山栖道士。餘信營已法用燒香然燈,爲弟子立功。”

[原文]違盟漏泄四極,有法。秘之!慎之!

There are laws concerning the disclosure [of this scripture] to the four corners of the world against the covenant of transmission. Keep it secret! Beware!

[漢譯]有關於違背傳授盟約而向世界四極泄露[此經]的律法。保守秘密!要謹慎!





第五部分 太清遺產



## 第十二章 後期中國煉丹史和太清醫學

太清經是基於上面第四章所述煉丹過程視角的第一批道經。這一視角是它們留給中國煉丹史上後期傳統的主要遺產，它躲過太清傳統的衰落，甚至在內丹接納改造外丹時躲過了外丹的消亡而幸存下來。本章對導致太清傳統最終消亡、內丹出現和發展這些中國煉丹史上的主要變化進行概述。我們將會看到，這兩種現象彼此緊密相關，實際上并行發生。

### 一、冥想修行中的煉丹形象

如我們所見，將煉丹知識托名於張道陵和上清經中包含的煉丹著作，標志著煉丹術和既定道教活動之間的第一次相遇。公元500年左右，當太清經被歸為道藏三洞四輔中的一輔時，外丹和道教的關係被正式重申。然而，此時導致太清傳統在唐代衰落的事件已經在江南發生，並且從宋代起最終導致外丹慢慢消亡。六朝後期出現的新型教義和修行不僅對外丹，還對中國煉丹術的整體

發展造成了影響，正是通過它們纔發生了向內丹的轉向。

冥想是對這些發展影響最大的科目。司馬虛 (Michel Strickmann) 和賀碧來 (Isabelle Robinet) 二人為研究煉丹術和道教史上這一重要關節點開闢了道路，揭示出上清冥想修行使煉丹過程內化，因而對內丹的出現和發展至關重要。<sup>①</sup> 他們的著作使我們能以更廣闊的視角來評價公元 364 年至 370 年的上清降經之前的中國文獻所見冥想修行的一些綫索。

### (一) 最早的徵兆

已知最早使用煉丹化形象來描述冥想修行的例子正好出自上清降經前兩個世紀。公元 165 年的《老子銘》稱老子為人體內存思之神，云其“出入丹廬，上下黃庭”。<sup>②</sup> 丹廬和黃庭分別是上下丹田的名稱，但是如果不注意丹廬和另一個“丹廬”類似，我們幾乎無法看懂這句話。

《老子銘》和另一碑文《王子喬碑》都出自公元 165 年，後者也包含首次提到後來在內丹中很有名的一個詞，即丹田。《老子銘》用這個詞指下丹田，位置在紫房旁邊，紫房是膽的名稱。《老子銘》的詩文也提到神聖一面的老子：

① 見上文第 179 頁注釋②。

② 索安 (Seidel)：《老子的神化》( *La divinisation de Lao tseu* )，第 47 ~ 48 和 128 頁。關於老子作為冥想修行中所存之內神又見《抱朴子》，第 273 ~ 274 頁 [ 威爾 (Ware) 譯：《抱朴子》( *Bao pu zi* )，第 256 ~ 257 頁 ]。

規矩三光，四靈在旁；存想丹田，太一紫房。<sup>①</sup>

《王子喬碑》講述了王子喬墓發生不尋常事件後，縣令建神廟祭祀這位神仙的故事。碑文說，那時“或弦琴以歌太一，或覃思以歷丹丘”<sup>②</sup>。

對“內胎”的首次提及也出現在 2 世紀後期，這是內丹最獨特的概念之一。有些出人意料，它見於《老子想爾注》，此書撰於公元 200 年左右，與天師道有關。《想爾》批評那些相信可以在人體內部找到道的冥想者，云：

今世間僞伎因緣真文（即《老子》）設詐巧，言……又培胎練形，當如土為瓦時。<sup>③</sup>（《想爾》，第 14 頁）

綜合考慮，兩篇碑文和《想爾》表明，煉丹化描述在 3 世紀之交被用於冥想修行，“內胎”的概念在那時已經存在。

## （二）《抱朴子內篇》中的踪迹

從居住在人體內的“胚胎”概念到產生“內嬰”的思想，這一步其實并不大。內嬰等同於內丹，代表自己的真吾。實際上，早在 5

① 見索安(Seidel):《老子的神化》(*La divinisation de Lao tseu*), 第 44 和 123 頁。三光是太陽、月亮和五星(或北斗)。四靈是四方的象徵動物(東方青龍、南方朱雀、西方白虎、北方玄武)。

② 見索安(Seidel):《老子的神化》(*La divinisation de Lao tseu*), 第 58 ~ 59 頁。侯思孟(Holzman):《王子喬碑》(“The Wang Ziqiao Stele”), 第 79 頁。

③ 柏夷(Bokenkamp)譯:《早期道經》(*Early Daoist Scriptures*), 第 92 頁。



世紀時屬於靈寶經的一部文獻便說“金丹在子形”<sup>①</sup>。但是形成這一說法的過程很複雜，要理解它，我們應當關注一下發展了上引兩篇碑文所見術語的其他資料。

這些資料中有兩種現已失傳，但在葛洪《內篇》中留有踪跡。葛洪提到煉丹和冥想的經書都藏在崑崙山之後，他從一本匿名文獻中引述了這段文字：

一在北極大淵之中，前有明堂，後有絳宮；巍巍華蓋，金樓穹隆！（《抱朴子》卷十八，第 324 頁）

另外一段文字韻律不同，因此可能出自不同文獻：

夫始青<sup>②</sup>之下月與日，兩半同升合成一。出彼玉池入金室，大如彈丸黃如橘，中有嘉味甘如蜜，子能得之謹勿失。既往不追身將滅，純白之氣至微密，升於幽關三曲折，中丹煌煌獨無匹，立之命門形不卒，淵乎妙矣難致詰。（《抱朴子》卷六，第 128 頁）

這兩首詩有好幾個詞出現在當時的冥想文獻和後來的內丹文獻中：明堂（上丹田，或其“室”之一）、絳宮（中丹田）、華蓋（兩眉和上丹田）、玉池（嘴）、金室（肺）、幽關（兩腎中間的地方）和命門（下丹田，或該區域一個位點）。這些比擬表明，到 3 世紀時存在一套

---

① 《八威召龍妙經》(CT361)卷下，第 13a 頁。見賀碧來 (Robinet)：《道教》(Taoism)，第 228 頁。

② “始青”是最初的陰陽合和後生命的第一個階段。

同源的冥想修行，並且有通用的編撰術語來描述它們。

### (三)《老子中經》和《黃庭經》

在隨後的幾個世紀中，冥想修行及相關術語先是在和冥想相關的傳統中、然後是在和內丹相關的傳統中繼續傳播。記載這些傳統和內外丹關係的兩種主要資料是《老子中經》和《黃庭經》，3世紀期間它們都在江南傳播。一個細節足以表明這兩種文獻和上引文獻之間具有延續性。《老子中經》在描述身體內部時提到黃庭、丹田和紫房，也即公元165年的兩篇碑文的四個詞中的三個。<sup>①</sup>《黃庭經》兩個版本中的一個提到廬、黃庭和丹田，另一個版本提到全部四個詞。<sup>②</sup>

《老子中經》和《黃庭經》都令修煉者存思居住在他們體內的神。這些神起到多種相互關聯的作用：他們充當身體的管理者，使人與外部衆神中的主神交通（在一些情況下是相應的神），以及將無形的道或者陰陽五行一類的客觀概念人格化。此外，在《老子中經》和《黃庭經》中，冥想內部神和存思精氣結合在一起，修煉者通過身體駕馭這些精氣並將其傳遞給五臟、三丹田和其他位點中的神，以便給他們提供營養。上清和內丹不僅融合這些修行，也融合很多附屬的形象。

① 《老子中經》，載《雲笈七籤》（卷十八至十九），“黃庭”見第3、11、17、25、27、30、36節，“丹田”見第3、17、20、23、26、32、35、36、45、50節，“紫房”見第3~5、11、19、23、28、36、37、39、40節。

② 《黃庭內景經》，“廬”和“丹田”見第2節，“黃庭”見第4節，“紫房”見第23節。《黃庭外景經》，“廬”見第32a頁和54b頁，“黃庭”見第29a、30a和53b頁，“丹田”見第29b和30b頁。

尤其是《老子中經》經常教導修煉者存思分別代表月亮和太陽的“黃庭”和“赤氣”。修煉者們應當將其互相融合，並在體內運行它們：

常思兩乳下有日月。日月中有黃精赤氣來入絳宮，復來入黃庭紫房中。黃精赤氣填滿太倉中。（《老子中經》，第 11 節）

在此修煉中，黃精和赤氣通過絳宮（心）、黃庭（脾）和紫房（膽），最後到達太倉（胃），目的是滋養赤子，一個住在太倉中的嬰兒，據說代表人的“真吾”。在另一個例子中，黃精和赤氣結合在一起然後被攝入：

聖人銷珠，賢人水玉。銷珠水玉，其道同法。銷珠者，服日之精，左目日也。水玉者，食月之精，右目月也。（《老子中經》，第 39 節）

相關的修煉包括躺下並反復存思黃精和赤氣從眼睛降下進入嘴中，以便可以吞下。<sup>①</sup>

《黃庭經》提到相同的精氣，譬如說：

迴紫抱黃入丹田，幽室內明照陽門。（《黃庭內景經》，第

---

① 《老子中經》中類似的修煉尤其見第 21、30、34 ~ 36 節。加藤千惠在其《〈老子中經〉與內丹思想的源流》（《老子中經》と內丹思想の源流）中提供了對這些及相關段落的出色導讀。

## 2 節)

這裏有兩種氣被運行并被導入上丹田，而存思下丹田命門（或陽門）就好像被從腎（幽室）發出的光照亮一樣。

《老子中經》的修煉者傳送給其體內神的日月精氣和內丹修煉者在其體內運行的結丹或滋養“內胎”的陰陽精氣之間明顯有關聯。當《老子中經》談到存思日氣從心下降、月氣從腎上升的時候，這些關聯變得很清楚；修煉者應當“合即為一，布行四友”<sup>①</sup>。內丹修煉者合心火腎水產生第一階段的內丹時，所進行的是一種類似修煉。<sup>②</sup>

與煉丹過程的相似性在關於滋養體內神及其住所的另一種藥物上也很明顯，即修煉者自己的津液。這些津液的主要功能是輔助修煉者攝入精氣，但它們也用來“灌”內臟，以及我們馬上會看到的喂養體內神。<sup>③</sup>《老子中經》和《黃庭經》用源自內丹或具有煉丹含義的詞彙來稱呼這些津液，例如玄珠、玉漿、玉英、玉池、玉液、金醴，甚至金液。其他資料稱它們為神水、白雪和金精，這些名稱全都被認為是外丹丹藥藥物的異名。這些詞表明，在為修煉者及其體內神提供優良營養方面，津液起到的作用類似於外丹中的丹或其原料。精、氣和津液與外丹的相似性結束在它們與內丹相似性開始的地方：修煉者滋養自身及其神并非通過攝入外部物質，而是

① 《老子中經》，第 51 節。

② 戴思博 (Catherine Despeux) :《〈修真圖〉——道教與人體》(Taoïsme et corps humain: Le Xiuzhen tu), 第 152 ~ 158 頁。

③ 關於津液和它在《黃庭經》的修煉中的作用見賀碧來 (Robinet) :《道教冥想》(Taoist Meditation), 第 90 ~ 94 頁。

通過其體內自身成分，他在身中找到至關重要的藥物，而且其攝入過程發生在體內。

與內外丹的兩種相似關聯在《老子中經》諸法的另一特徵上也很明顯。儘管為體內神提供營養是普遍情況，但有時候修煉者要求神為自己傳送營養。要做到這一點，他要向神祈禱，這令人想起太清煉丹家在釜下點火之前的祈禱。<sup>①</sup> 然而，現在他不是要求神批准煉丹，反而要求施給他丹：

太上神字元光太一君……下在人心中，常以平旦、日中，甲午日、丙午日，呼之曰：“南極老人元光太一君，某甲欲願得太一神丹長生之道！”（《老子中經》，第 25 節）

在向赤子之父黃裳子的祈禱中，修煉者要求得到“藥酒”和其他營養品：

黃裳子！黃裳子！黃庭真人在于已！為我致藥酒，松脯，粳糧，黍臠諸可食飲者，令立至！（《老子中經》，第 11 節）

肝神藍藍，正是老君自己，也被祈以相同的目的：

肉子藍藍！與已為友，留為已使！某欲得太一神丹服食之！令某甲長生！勿去某身！常在紫房官中，與道合同也！（《老子中經》，第 28 節）

---

① 見上文第 123 ~ 124 頁及第 208 頁《九丹經》的翻譯。

“內丹”這個詞如果不是已經被賦予其他意義和關聯，它可以被恰當地定義為為體內神提供的營養。實際上，無論其丹是“外”還是“內”，《老子中經》將煉丹術和冥想等同看待，說：“兆不能服神丹金液，勞精思念，當自苦耳。”<sup>①</sup>在另一段中，《老子中經》說：“身常食氣，乃得長生神仙。存神食丹，乃為真人。”<sup>②</sup>

#### (四) 赤子和內胎

如我們所見，黃精和赤氣導入胃中為居住在人體內最深處的神赤子提供營養。《老子中經》對他描述如下：<sup>③</sup>

吾者，道子之也。人亦有之，非獨吾也。正在太倉胃管中，正南面坐珠玉床上，黃雲華蓋覆之，衣五彩珠衣。母在其右上，抱而養之；父在其左上，教而護之。（《老子中經》，第12節）

赤子之母是玄光玉女。通過她提供的營養，赤子“食黃金玉餌，服神丹芝草”。但是赤子還應當由修煉者來提供營養：“食黃

① 《老子中經》，第21節。沒有提及冥想的同一句子見於《九丹經》首段；見《九丹經訣》卷一，第1a頁。

② 《老子中經》，第38節。

③ 下面引述段落的開始部分幾乎無法恰當地翻譯，因為“老子”（《老子中經》的講話者）在第一個人和第三個人中都指他自己。他介紹自己為“吾”，說他住在每個人中（“人亦有之”，即“他”）。因此，他是人自己之“吾”，用赤子來代表。相似的陳述見第23節（“元陽子丹者，吾也”），第37節（“胃為太倉，太子之府也，吾之舍也”“子丹者，吾也”）和第39節（“道者，吾也”）。

精赤氣，飲服醴泉。”醴泉是津液的別稱，得名於冥想修煉。赤子之父是黃庭之神中極黃老，他的任務是“教而護之”。《老子中經》經常稱呼他黃裳子。<sup>①</sup>赤子還以子丹和黃裳為名在《黃庭內景經》中被提到，而在《黃庭外景經》中，子丹是全書唯一提到名字的神。<sup>②</sup>

與赤子的滋養有關的煉丹化描述——金、玉和神丹本身——不需要再強調，另一點反而需要注意，即赤子和內丹的內胎之間的關係。這種關係很複雜，因為胚胎的形象根據對內丹本身的理解會有所變化：儘管某些內丹文獻強調通過修煉而“生”內胎和“升”內胎，但是其他文獻稱胚胎和丹本身為人自身之真吾和自身覺醒狀態的形象，它是固有的，不需要被“生”。兩種看待方式和“內嬰”形象有密切關係，因為它出現在《老子中經》中。一方面，冥想中滋養赤子和內丹中“生”及“升”胚胎通過類似修煉來實現，即合和與日月或者陰陽有關的精氣。另一方面，“內嬰”和內胎都代表“真吾”，正如《老子中經》裏的赤子那樣，他是先天的，由維持生命的同一力量——在《老子中經》中由赤子的父母代表——升起，而且還需要不斷地提供食物和營養。

#### 上清冥想修行中的煉丹形象

《老子中經》和《黃庭經》融合發展出好幾種在較早或同時代資料中都很明顯的趨勢：存思體內神，引導體內精氣的修煉，尤其是使用煉丹形象和術語界定體內位點。不過，其他的發展階段肯定在內丹出現之前，大家知道內丹從唐代開始出現。上清道教和這

① 赤子之父也稱為陵陽子明，在外丹中它是水銀的異名。

② 《黃庭內景經》，第13、17、35節；《黃庭外景經》，第34a頁。

些階段中的第一個階段有關。

存思內部衆神以及向其吟頌之法，構成了上清主要經典《大洞真經》的主題。儘管這些神與《老子中經》和《黃庭經》中的不同，但是“內嬰”在其中起到同樣的關鍵作用。<sup>①</sup>《大洞真經》結束部分描述如何通過凝聚攝入從泥丸降下之氣而產生內部“神身”（見圖9），泥丸即腦部的上丹田：

思五色紫雲從兆泥丸中入，兆乃口吸神雲，咽津十二過，結作一神身，披五彩紫白霞圓光輪，神在光內，下布一形之內，散炁九孔之中，聚在舌尖之上。（《上清大洞真經》卷六，第13b～14a頁）

在其他語境下，“內嬰”或內胎形象透露出的煉丹術內涵甚至比前上清文獻所見的更強烈。一部上清神啓經使用“九丹”一詞指人在胚胎發育期間所受九天之氣：

一月受氣，二月受靈，三月含變，四月凝精，五月體首具，六月化形，七月神位布，八月九孔明，九月九天氣普，乃有音聲，十月司命勒籍，受命而生。故人稟九天之氣，陰陽之精，名曰九丹，合成人身。<sup>②</sup>（《上清九丹上化胎精中記經》，第3a頁）

① 關於《大洞真經》的內部衆神見賀碧來 (Robinet)：《道教冥想》(Taoist Meditation)，第100～103頁。

② “勒籍”指在“生籍”上寫上新生兒的名字。





圖9 冥想中的生“內嬰”(《上清大洞真經》，CT6，卷六第13b頁)

然而，以該書以及其他上清文獻的觀點來看，孕育過程還引起“結節”出現，其功能是“盤固五內”，但最終導致人的死亡：

既生而胞中有十二結節，盤固五內，五內滯闕，結不可解，節不可滅。故人之病，由於節滯也。人之命絕，由於結固也。  
(《上清九丹上化胎精中記經》，第3a~b頁)

要解開“死結”，修煉者被教導在冥想中重新經歷胚胎發育過程，再受九丹，這裏指九天之氣。然後存思元父在其上丹田，存思玄母在其下丹田，二人發出之氣結於中丹田，此時在內部產生一個仙體。在此修煉中，元父和玄母所起的作用類似於《老子中經》中赤子父

母的作用。<sup>①</sup>

另一套基於胚胎形象的上清法由使祖先靈魂從冥界釋放之法組成。通過後代人進行的冥想修煉，祖先可以“返胎”成為“胎仙”，在天上獲得重生。構成這些修行基礎的齋，其概念也與煉丹形象和術語有關：祖先升到金門（太陽周天的一站），在那裏他通過在“冶煉之水”中沐浴來“煉質”。<sup>②</sup>

太陽作為淨化劑的作用——類似於火在外丹中起到的精煉劑作用——在以日月形象為基礎的上清修煉中再次出現。在這裏，上清明顯發展了以《老子中經》為代表的早期傳統的遺產。如我們所見，在《老子中經》中，與這兩種天體有關的氣和精起到重要作用。不過，在上清修煉中，精氣不在修煉者自己體內，而在日月自身之中。在某一法中，它與外丹類似，修煉者采日月之精於盛水和符的器中，然後以部分水飲之，剩下的澆於身上。在另一法中，修煉者存想日月運行，然後思其精交結，服之。這些及類似之法最後都是修煉者存思自己被太陽點燃，變成了純粹的光。<sup>③</sup>

和之前的概念相比，構成這些修行基礎的概念和煉丹術的關

① 這種孕育過程觀及其在冥想中再現是整部《上清九丹上化胎精中記經》(CT1382)的話題。見賀碧來(Robinet):《道教冥想》(*Taoist Meditation*)，第139~143頁，《上清降經》(*La révélation du Shangqing*)第1卷，第172~173頁。

② 見賀碧來(Robinet):《上清降經》(*La révélation du Shangqing*)第1卷，第172~173頁。

③ 見賀碧來(Robinet):《道士在星辰中的出神遠遊》(“*Randonnées extatiques des taoïstes dans les astres*”),第159~219頁，及其《道教冥想》(*Taoist Meditation*)中的摘要，第187~200頁；莫尼卡(Esposito):《中國的太陽崇拜：上清道教光修煉的根源》(“*Sun - worship in China: The Roots of Shangqing Taoist Practices of Light*”)。

係更深。如賀碧來(Isabelle Robinet)指出的那樣，上清經有時候將日月的陰陽性質互換，以致它們每一個都被說成包含對方之精(日含陰，月含陽)。<sup>①</sup> 這要早於內丹的基本模式，在後者模式中，煉丹工作建立在陽內聚陰(即真陰)和陰內聚陽(即真陽)的基礎上，以便將它們結合在一起煉成丹。

## 二、《周易參同契》及其影響

在早期資料和上清文獻所反映的階段之後，冥想和煉丹術之間遭遇的第三個歷史階段對內外丹的歷史造成的影響最持久。鑒於《九丹經》和其他太清文獻重視儀式和技術，實際上沒有花費篇幅闡述教義，從唐代開始，煉丹術的教義方面成為很多外丹資料的主要關注點。這些資料不關心煉丹活動的儀式方面，它們借用《易經》和關聯性宇宙論體系的語言和象徵來解釋煉丹過程，描述鉛汞丹的煉製，鉛汞取代了典型早期方法中品類繁多的藥物。

### (一) 江南的《周易參同契》

在煉丹傳統中對這些變化影響最大的文本資料是《周易參同契》。<sup>②</sup> 該書傳統上認為是由魏伯陽撰於2世紀，此人傳說是一位

---

① 賀碧來(Robinet)：《道士在星辰中的出神遠游》(“Randonnées extatiques des taoïstes dans les astres”)，第178～184頁，及其《道教冥想》(Taoist Meditation)，第193～195頁。

② 接下來的簡單記述是根據拙文《〈周易參同契〉的早期歷史》(“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Zhouyi cantong qi”)。根據大多數注解者，《參同契》題目中的“三”是道教、宇宙學和煉丹術。

神仙，來自今浙江北部的會稽地區。最初的漢本《參同契》已失傳，它與易學知識有關，可能是《易緯》的一種。儘管過去有一些學者認為被普遍接受的《參同契》是唐代時編造的，但也有一定數量的證據指出六朝時存在一部名為《參同契》的著作。陶弘景（456—536）、詩人江淹（444—505）和儒家學者顏之推（531—約 590 以後）在其著作中都提到這個題目。他們都來自江南，或者一生中大多時間住在那裏，這表明六朝時期《參同契》在這一地區傳播。江淹的證據尤其重要，他在公元 500 年左右提到此書的應用與煉丹有關。<sup>①</sup>

宇宙學傳統的發展為漢代《參同契》在江南的持續傳播提供了一個貌似合理的背景。漢代易學最後一個偉大代表虞翻（164—233）與被普遍認可本《參同契》使用的兩種主要宇宙學模式納甲法和十二消息法都有關，而且該書的一種注釋也出自他之手。<sup>②</sup> 虞翻來自據說是魏伯陽出生地的會稽，其家族是漢末以降江南保存易學傳統的衆家族之一。因此，六朝早期時虞翻的追隨者似乎繼續在中國東南部傳播原本《參同契》。

普受本《參同契》是原本和江南煉丹傳統碰撞的結果。對於六朝時與該書有關的外丹家族我們知之甚少，但是在狐剛子的零散

① 《真誥》卷十二，第 8a ~ b 頁；《顏氏家訓》卷二，第 20a 頁 [見鄧嗣禹 (Teng Ssu - yü) : 《顏氏家訓》( *Family Instructions for the Yen Clan* ), 第 185 頁]; 《江文通集匯注》卷三，第 111 頁 [見韋利 (Waley) : 《中國煉丹術札記》( *Notes on Chinese Alchemy* ), 第 8 頁]。

② 關於《參同契》使用的兩種宇宙論模式見拙文《〈周易參同契〉中的時間表現》(“The Representation of Time in the *Zhouyi cantong qi*”) ; 關於一種《參同契》注歸於虞翻見拙文《〈周易參同契〉的早期歷史》(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Zhouyi cantong qi* ), 第 152 頁。

文集中發現有這方面的一些材料。這些著作是已知最早的重視金屬——尤其是鉛和汞，《參同契》中丹的兩種象徵性藥物——勝過礦物的外丹文獻。六朝後期時托名狐剛子的文集在江南發展。現存最早的《參同契》注釋出自公元 700 年左右，完全與外丹相關，這證明中國東南部早期和後期煉丹傳統之間具有延續性：它包含有關《九丹經》的內容，還援引了狐剛子的方法。<sup>①</sup>

## (二)《周易參同契》和道教冥想文獻

從 7 世紀初開始，對中國煉丹史的影響沒有任何一部經能與《參同契》相比。通過該書，關聯性宇宙論的一整套象徵和模式進入煉丹術的語言和形象化描述中。這些象徵能夠通過陰陽、五行、易卦、天干、地支、二十八星宿等來描述並且關聯不同的宇宙結構，不同於太清和外丹文獻中體現出的早期傳統方式。

煉丹術不僅始終用這些象徵模式來表現煉丹過程諸階段或方面，尤其還用來解釋存在、其多樣性及其連續變化階段如何與道的統一和恒定相關。因此，在基於《參同契》的傳統中，煉丹術既是一種象徵性語言，用來解釋主宰道和宇宙、絕對和相對、一和多或永恒和瞬間之間關係的法則，還是一種通過象徵這些法則的修行來達到理解它們的方式。內外丹修行將這些法則運用到不同的領域（在子傳統或派別間有時候有明顯變化，尤其在內丹中）。《參同契》——既非外丹也非內丹著作，儘管它二者都涉

<sup>①</sup> 《周易參同契注》(CT1004)，對狐剛子方法的引述見卷二第 12b ~ 13a 和 24a 頁，對九丹的提及見卷二第 45a ~ b 頁（本章下文有翻譯）。與《九丹經》相似的段落又見卷二第 3a 和 10b ~ 11a 頁。關於托名狐剛子的文集見附錄 C。

及——提供了對這些法則的說明。將這些法則與內外丹結合起來的任務留給了大量注解及相關文獻，它們對其進行闡釋，且將其應用於煉丹活動。

本章前面考察的冥想方法在兩個方面與煉丹史上的這些發展有關。第一，《黃庭經》為《參同契》提供了形象化描述和技術詞彙。最明顯的一個例子是《參同契》對丹的描述，說是“方圓徑寸”。這與《黃庭經》中的描述一致，其中“命門”（即下丹田和人體的多個中樞之一）說是“方圓一寸”。<sup>①</sup> 總而言之，《參同契》和《黃庭經》共用的詞句不少於 60 個，涉及教義概念、對人的觀點和自我修行，以及幾個描述性詞彙。<sup>②</sup> 此外，兩本書都引用或間接提到《老子》和《易經》的相同句子。<sup>③</sup>

除此以外，《黃庭經》還間接影響了煉丹傳統中出現的變化。《黃庭經》和《參同契》共用的詞彙和表述，并非都用以相同或相似的目的。《參同契》使用源自《黃庭經》的一些詞句實際上是為了批評基於後一種文獻的修行。例如，《黃庭經》修煉者應當“沐浴盛潔棄肥薰”，《參同契》則是“沐浴齋戒……猶和膠補釜”。針對《黃庭經》，“內視密盼盡見真”，《參同契》反駁說，“內視有所思”。《黃庭

① 《黃庭內景經》，第 7、13 節；《周易參同契分章注》，第 7 節。這裏和下面對《參同契》的引用是陳致虛校訂本的節數，該書不見於《道藏》，但可用版本有一打，包括《四庫全書》本和《道藏輯要》本。

② 共用詞彙的例子包括表示教義概念的詞，譬如黃老（與黃帝和老子有關的學說）、天道、太玄、虛無、戊己、中宮、三五和三光；與人的看法有關的詞，如精氣、精神、津液和魂魄；與自我修行有關的詞，如正氣、養神、呼吸、閉口和閉塞；描述性的詞，如玄冥、恍惚、崔巍、窈窕、盛衰、深藏和徘徊。

③ 《黃庭經》第 32 節和《參同契》第 7 節提及《老子》：“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黃庭經》第 35 節和《參同契》第 2 節引用了《易·繫辭》的一句話：“天地設位，易行其中。”

經》中“開通百脉血液始”，對《參同契》而言意味著祇是“百脉疲倦，狀若癡人也”。在《黃庭經》的修煉中，應當“重掩金關密樞機”，《參同契》說，這些修煉導致“悖逆失樞機”<sup>①</sup>。最後，《黃庭經》勸告修煉者要堅定練習其法，說“晝夜不寐乃成真”，《參同契》則回應說，“晝夜不卧寐，晦朔未嘗休、身體日疲倦”<sup>②</sup>。

上面提到的某些句子見於《參同契》的一節，將煉丹術和其他幾種修行區分開來。此節開頭部分應當全引：

是非歷藏法，內視有所思。履行步斗宿，六甲以日辰。陰道厭九一，濁亂弄元胞。

食氣鳴腸胃，吐正吸外邪。

晝夜不卧寐，晦朔未嘗休。身體日疲倦，恍惚狀若癡。百脉鼎沸馳，不得清澄居。

纍土立壇宇，朝暮敬祭祀。

（《周易參同契分章注》，第 8 節）

《參同契》總結道，當“腐露其形骸”時，所有這些都毫無意義。

上引段落提到兩種不同的冥想修行，即“歷藏”和“履行步斗

① 我近似直譯“樞機”為“pivotal mechanism”（中樞裝置），因為在《參同契》中這個詞就是這樣理解的。更確切地說，“樞機”在《黃庭經》中指“the hinges of door - shutters”（門門的鉸合部）[或在柯睿（Paul Kroll）對這段的翻譯中，它是 door - post and catch 門框和門門；見柯睿：《人體神與內觀：〈黃庭經〉》（“Body Gods and Inner Vision: The Scripture of the Yellow Court”），第 154 頁]，為了保護人體內的位點，應關閉。

② 這些句子分別引自《黃庭經》第 36、23、34、4、3 節；及《周易參同契分章注》第 30 和 8 節。

宿”。第一個詞經常出現在冥想文獻中，包括《老子中經》。<sup>①</sup> 第二個表述暗指上清冥想法“步罡”。<sup>②</sup> 這段文字中的其他詞彙提到其他修行。六甲指曆法神，尤其是“孤虛”卜法，在它的一個應用中，讓修煉者在儀式上退出時間周期和空間方位。<sup>③</sup> “陰道”指房中術，“九一”指性交時“九淺一深”地插入。“敬祭祠”指禮敬小神靈的儀式。第一段最後一句和第二段第一句指行氣術。

換句話說，《參同契》的這一部分提到六朝時一個流行方法的樣本，並指責它們不完備。《參同契》並不滿足於批評這些方法，而是嘲弄地談論它們。“吐故納新”是吸氣和運氣的常用表述，結果變成了“吐正吸外邪”，服氣直到“鳴腸胃”。致力於這些修行的修煉者“恍惚”，這個詞是《老子》和很多其他文獻採用的一種表述，指道本身，然而《參同契》故意用來描述“狀若癡”的修煉者。

對於煉丹版本的《參同契》的作者而言，借用《黃庭經》的術語是一種斷言煉丹術比早期冥想修行優越的有效方法。類似的借用也發生在《老子中經》上，儘管不太頻繁。關於此書舉一個例子可能就足够了。《老子中經》三次教導修煉者存思其內部精氣，說他們應當“潤澤”幾種身體器官。<sup>④</sup> 《參同契》使用同一表述，但意圖不同：在冥想中，不是修煉者的臟腑被“潤澤”，而是日月在時間周

① 見《老子中經》第 26 節：“子欲為道，當先歷藏，皆見其神。”本章前面，我們在一篇出自公元 165 年的碑文中也碰到一個與丹田有關的類似詞語。

② 見賀碧來 (Robinet)：《道教冥想》(Taoist Meditation)，第 187 ~ 225 頁。

③ 見吳文綴 (Ngo)：《占卜、方術和政治》(Divination, magie et politique)，第 194 ~ 196 頁；及馬克 (Kalinowski)：《中國古代的宇宙論和占卜：〈五行大義〉》(Cosmologie et divination dans la Chine ancienne)，第 217 ~ 29 頁。

④ 《老子中經》，第 26、28 和 42 節。



期最後交合并釋放出“滋液”（“滋液”是由《老子中經》中的兩個字組成的複合詞，其他文獻定義為津液）時，宇宙本身被“潤澤”。這個問題與《參同契》的一個基本概念有關，即日月的交合周期：

晦朔之間，合符行中。混沌鴻濛，牝牡相從。滋液潤澤，施化流通。（《周易參同契分章注》，第 18 節）

這一段指日月分別包藏真陰和真陽。它們的結合發生在每個月最後，彼時日月“合符行中”，引起永恒之道的雙面真陰和真陽結合并產生下一個時間周期。這些連續時間序列是變化出現的原因，但是在《參同契》看來，它們還是真陰和真陽“流通”宇宙的方法，升和降貫穿其全部時間周期。

### 三、一種新的煉丹觀

在這種更新的背景下，道教冥想修行的體內神和太清煉丹活動的儀式框架不再起作用。祇要看一看《參同契》中重複出現的某些詞組，就明白了修煉者并不被要求冥想居住在其體內的神或稱呼那些住在天上的神。相反，他參、察、考、探、稽、審、忖、度、思、慮、推、揆，這不僅僅是智力活動，還要通過“觀”來進行。

連接上面的和下面的（這裏“下面的”包括煉丹家）并非是通過儀式或冥想來接近的外神或內神，而是一大套宇宙和煉丹象徵，它們都彼此對應，其中最重要的三種如下：

1. 根據《易經》的象徵，一（道在宇宙中的最高形態）由一

段連續直綫(—)或乾卦(☰)代表。其陰陽方面分別由一段斷開直綫(--)或坤卦(☷)和一段連續直綫(—)或乾卦(☰)代表。陰中含真陽和陽中含真陰分別由坎卦(☵)和離卦(☲)代表。煉丹過程用這些象徵描述,它包括將坎(☵)內的直綫拉出放入離(☲)內,以恢復乾(☰)和坤(☷),它們再結合以重建一,或者說純陽的狀態。

2. 根據五行,煉丹過程顛倒了標準的五行相生次序(木—火—土—金—水),由水(☵)生金(—),由火(☲)生木(--)。

3. 根據煉丹象徵,真陰和真陽分別由真汞和真鉛代表。真汞從天然丹砂中提煉[陽包含真陰,或者離(☲)內包含斷開直綫],真鉛從天然鉛中提煉[陰包含真陽,或者坎(☵)內包含連續直綫]。<sup>①</sup>

所有這些象徵都是道和世界之間的媒介,其作用是表達道和世界的“玄一”,并設計出一套修行,以提供一種達到“玄一”的方法。

### (一) 鉛和汞

由於鉛和汞是內外丹的兩種主要藥物,它們在基於《參同契》的傳統中的作用需要引起注意。儘管已知完全基於丹砂的最早方

① 乾卦在煉丹術中有兩種含義:它不僅代表陰陽中的陽,還指純陽,一分為陰陽之前的狀態。鉛的象徵意義甚至更複雜,因為它有三層意思。天然鉛代表包含真陽之陰,與丹砂匹配,而丹砂代表包含真陰之陽。煉鉛代表真陽,與丹砂煉出來的汞匹配,而此汞代表真陰。由於這個原因,在煉丹文獻中,“鉛”是“金”的常用異名,而且代表丹本身。

法見於《九丹經》，<sup>①</sup>但是早期的太清傳統文獻優先考慮基於多種藥物的方法，融入上清經的外丹文獻更是如此。但是到唐代中期時，以抽砂煉汞為基礎的方法越來越重要。丹砂作用增强的最好例證見於陳少微的著作，他活躍於 8 世紀 20 年代。他的兩部作品（原來屬於一部著作）記述了通過煉丹砂得到丹的製備方法。在該過程的第一部分中，每一循環產生一種“金”，可以用來服餌或者用作下一循環的原料。在該過程的第二部分中，第一部分的最後產物用作還丹的一種原料。陳少微使用宇宙學象徵描述其法，尤其是用於加熱階段的部分，但是他從沒有明確提到《參同契》，或者明顯涉及到其體系。<sup>②</sup>

一些與《參同契》有關的唐代資料通過排斥丹砂提倡鉛汞來明確批評諸如陳少微記載的這些方法。這些資料總是將一事實作為其基本原理，即某種陰或某種陽藥物不能單獨產生丹。在這方面，上文提到過的出自約公元 700 年的《參同契》外丹注解說：

若無雌雄，將何伏制變化成丹？雄者，汞也。雌者，鉛精也。九元君曰：“單服其汞硃，名曰孤陽。單服其鉛花，名曰孤陰。故鉛汞相須而成丹也。”……夫丹不得陰陽而成，終無得理。二味成丹同服，正合陰陽之道。（《周易參同契注》卷上，第 21b ~ 22a 頁）

① 《九丹經訣》卷一，第 4a ~ 5b 頁（第一丹之法）。

② 見陳少微的《大洞煉真寶經修伏靈砂妙訣》(CT890) 和《大洞煉真寶經九還金丹妙訣》(CT891)。關於陳少微的加熱過程見席文(Sivin):《金丹術的理論背景》("The Theoretical Background of Elixir Alchemy"), 第 270 ~ 274 頁。

該注解的另外一段文字將批評指向《九丹經》本身，表明這種指責並沒有局限在以丹砂和汞為基礎的方法上，而是延伸到被認為沒有完成陰陽恰當結合的所有方法上：

據《九丹經》云，亦用金花（即精鉛）塗鼎養汞。豈應將汞獨入空鼎而成者，何得陰陽龍虎之名？必應加減別耳。若論特行，妙名曰孤陽。九元君曰：“孤陽之丹，不可輒服，須借陰成丹。若成鉛即盡，何執特行？”（《周易參同契注》卷下，第 45a ~ b 頁）

對《九丹經》的提及似乎暗指作第七丹之法，其中汞被放在一個用玄黃密封的釜中。<sup>①</sup>

張九垓的《張真人金石靈砂論》是最早強調鉛汞作為丹原料作用的外丹文獻之一。該書出自 8 世紀中期，提供了一個為何不應祇用丹砂的類似解釋：

世人若純服光明砂、紫砂，別無配合制度，以求不死，去道彌遠……夫光明砂、紫砂，服之不得度世，何也？還丹者，取陰陽之精，法天地造化之功……豈若砂汞獨陰為體，無陽配生，不能合四象，運五行。所以孤陰不育，寡陽不生。陰陽配合，方成還丹。（《張真人金石靈砂論》，第 4a ~ b 頁）

最後，另外兩部與《參同契》有關的唐代文獻聲稱鉛汞優於其他所

① 見上文第 143 頁。

### 有礦物：<sup>①</sup>

夫大丹之術，出乎鉛汞。而鉛汞之藥，乃大丹之基。（《大丹鉛汞論》，第 1a 頁）

即知大丹之妙，唯鉛汞二物為至藥也，非用四黃八石。若大丹有石藥之氣入二物中，即有大毒。（《丹論訣旨心鑑》，第 1a 頁）

上引後段文字提到四黃（雄黃、雌黃、砒黃和硫黃）和八石（硃砂、雄黃、雲母、空青、硫黃、戎鹽、硝石和雌黃），呼應了《參同契》的勸告：“挺除武都，八石弃捐。”<sup>②</sup>

這些變化在煉丹過程的理解中不僅影響外丹的歷史，還影響內丹的出現和發展。自唐初起，一些作者開始將煉丹過程描述為完全發生在人體內部，不依賴之前其他煉丹家使用的礦物、金屬、器具或火，使用的術語、形象化描述以及象徵和見於《參同契》中的相同。從這個意義上講，現存最早能稱為內丹文獻的是劉知古寫於 8 世紀上半葉的一篇短論，它著重批評《參同契》的外丹式解釋，并首次提供了內丹式解讀。<sup>③</sup> 如果没有之前的道教冥想傳統，內丹不可能以始於唐代的這種形式發展，也不可能和外丹中彼此相關

---

① 關於這個話題又見任繼愈《中國道教史》第 415 ~ 416 頁和陳國符《道藏源流續考》第 277 頁。

② 《周易參同契分章注》，第 35 節。

③ 《日月玄樞論》，見《道樞》(CT1017) 卷二六，第 1a ~ 6b 頁。一個更好的版本見《全唐文》卷三三四，第 12a ~ 21a 頁，附有一份給玄宗 (712—756 在位) 的進表。

的兩種轉換并行發生——這兩種轉換指從一種儀式框架轉換到宇宙學框架，從基於丹砂或其他藥物的方法轉換到基於鉛汞的方法。

由於我在本章中概述的這一系列發展，太清煉丹術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修煉者們開始將煉丹術視為一種表達和理解主宰宇宙法則的方法，而不再是一種趨神避鬼魅的手段。像三洞系統表達的那種傳統道教宇宙學體系，在這些新傳統中沒有立足之地，因為煉丹不再被視為升入更高天的方法。複雜宇宙學概念和抽象象徵模式現在起著在早期傳統中不曾有過的作用。舊式的煉丹方法不適用於煉丹術的這種新意義觀。中唐以後，沒有作者覺得有必要再撰寫太清的簡單方法、儀式和典禮。

## 附錄 A 外丹經的年代

現存外丹文獻由《道藏》中的大約一百種經組成，其中大部分是獨立文本，一些是《雲笈七籤》外丹的一部分。《雲笈七籤》是一部道教著作選集，撰於公元 1025 年左右〔其目錄見勞格文 (Lagerway)《〈雲笈七籤〉：結構和資料來源》(*Le Yun ~ ji qi ~ qian: Structure et sources*)〕。少量資料保存在《道藏》以外(見張覺人：《中國煉丹術與丹藥》，第 25 ~ 30 頁)，不過大多數外丹文獻佚失(見陳國符：《道藏源流考》，第 398 ~ 419 頁)。

本附錄兩個表格列出了已經確定年代的文獻和通過內外證據能够確定年代的文獻。第一個表格列出了 8 種具有可靠年代的文獻，但是其中 2 種 (CT928 和 CT944) 包含同一文獻的異本，另外 1 種 (CT233) 是之前方法的彙集。因此，現存約一百種外丹文獻中祇有不超過 6 種包含可靠的年代標示。第二個表格列出了可以比較準確斷代的文獻。除了《太清金液神丹經》(CT880) 以外，其題目儘管有“太清”前綴，但其起源不清楚，第二個表格所列漢至六朝期間的所有文獻都已被作為本研究的資料使用。一些現存文獻幾乎

肯定撰於宋代以後，例如《純陽呂真人藥石製》(CT903)和《軒轅黃帝水經藥法》(CT929)，但其準確年代尚未確定。

## 具有可靠年代的外丹經

年 代	題 目	說 明
806	石藥爾雅 (CT901)	序言年代
812	靈飛散傳信錄 (CT943)	正文年代
855	懸解錄 (CT928)	正文年代
855	雁門公妙解錄 (CT944)	與 CT928 為同一文獻
1020	丹房奧論 (CT920)	序言年代
1052	還丹衆仙論 (CT233)	序言年代；包括六朝及後期材料
1163	丹房須知 (CT900)	序言年代
1225	金華冲碧丹經秘旨 (CT914)	正文年代

## 可較為準確斷代的外丹經

年 代	題 目	說 明
	<b>漢/六朝文獻</b>	
原本/漢	太清經天師口訣 (CT883)	六朝或初唐注 (683 前)
原本/漢	黃帝九鼎神丹經訣, 卷 1 (CT885)	唐代注 (649—683)
原本/漢	抱朴子神仙金匱經, 卷上 (CT917)	六朝注 (6 世紀)；歸於葛洪無根據
原本/漢	三十六水法 (CT930)	撰於漢至初唐間不同時代 (683 前)
漢/六朝	太清金液神丹經 (CT880)	上清降經的一部分
漢/六朝	太清金液神氣經 (CT882)	
六朝早期	太極真人九轉還丹經要訣 (CT889)	上清降經的一部分
六朝早期	太微靈書紫文琅玕華丹神真上經 (CT255)	上清降經的一部分
六朝至初唐	九轉流珠神仙九丹經 (CT952)	包含《九丹經》的異本



(續表)

年 代	題 目	說 明	
<b>唐代文獻</b>			
唐(620—780)	蓬萊山西竈還丹歌(CT916)	包括六朝資料	
唐(686 後)	金石籙五九數訣(CT907)		
唐注(約 700)	周易參同契(CT999)		
唐注(約 700)	周易參同契注(CT1004)		
唐(約 700)	太清丹經要訣(《雲笈七籤》，卷七一)		
唐(712—734)	大洞煉真寶經修伏靈砂妙訣(CT890)		
唐(712—734)	大洞煉真寶經九還金丹妙訣(CT891)		
唐(734)	玉洞大神丹砂真要訣(CT896)		CT890 和 CT891 的縮簡本
唐(758—759)	太清石壁記(CT881)		包括六朝資料
唐(742—770)	張真人金石靈砂論(CT887)		宋注(1161 前) 9 世紀晚期，基於之前的本子
唐(806 前)	魏伯陽七返丹砂訣(CT888)		
唐	通玄秘術(CT942)	宋注(1111—1117) 原本唐(約 762)，今本五代	
唐	參同契五相類秘要(CT905)		
五代(937—958)	丹方鑑源(CT925)		
唐/五代	陰真君金石五相類(CT906)		
<b>宋代文獻</b>			
宋(992—1042)	大丹記(CT899)		
宋(992—1042?)	靈寶衆真丹訣(CT419)		
宋(11 世紀)	靈砂大丹秘訣(CT897)		
宋(13 世紀)	神仙養生秘術(CT948)		

## 附錄 B 太清及相關文獻札記

### 一、《三十六水法》

標準本《三十六水法》(CT930)包含 42 種礦物溶液的 59 種方法,但稱最後 7 種物質的方法是附加到“古本”上的,古本包含前面 36 種物質的方法(今本中有 35 種)。<sup>①</sup>《九丹經》注解引用了和 8 種礦物溶液有關的 13 種方法,即礬石(3 種方法)、雄黃(2 種方法)、丹砂(2 種方法)、硝石、硫黃、鹽、雌黃(2 種方法)和磁石。<sup>②</sup>注解還提供了關於該書標準本時代的證據,它說“《三十六水經》中有鹽水法、戎鹽水法”<sup>③</sup>。這兩種方法分別出現在現行《三十六水法》的第一和第二部分,因此至 7 世紀中期時今本肯定已經形成現在的樣子。

① 《三十六水法》,第 9b ~ 10a 頁。

② 《九丹經訣》,卷八第 3a、4a ~ b 頁和卷一九第 2a ~ 3b 頁。卷八中的第三種礬石法又見於卷一九第 2b 頁。

③ 《九丹經訣》卷一九,第 2a 頁。

《三十六水法》在曹天欽 (Ts' ao)、何丙郁 (Ho) 和李約瑟 (Needham)：《一部中古早期的中國煉丹水法文獻》(An Early Mediaeval Chinese Alchemical Text on Aqueous Solution) 中有翻譯，除了最後關於儀式的部分。注意該部分開頭“高起曰”幾個字不是引出一位煉丹家的引文(“高起說……”)，而是“齋起日”(在開始齋活動那天)之誤，《九轉還丹經要訣》和《九丹經》注解引用同段文字是最好的證明。<sup>①</sup>

## 二、《九丹經》

全然不顧《九丹經》的重要性和聲望，正史書目中未列有名為《九丹經》或《九鼎丹經》的文獻。近代之前的書目資料提到的唯一可能與《九丹經》有關的書是《黃帝丹訣玉函秘文》，這是一部歸於蒲庚的一卷本著作，著錄於《直齋書錄解題》。<sup>②</sup>《直齋書錄解題》稱蒲庚為文林郎，從隋代開始授予的一種尊稱。關於史志目錄對整個《黃帝九鼎神丹經訣》(CT885)的著錄見附錄 C。

上文(第三章)已經指出，《九丹經》有兩種版本流傳下來，一種包含在《九丹經訣》第一卷中，另一種包含在《九轉流珠神仙九丹經》(CT952)中。<sup>③</sup>除了《流珠經》經文以外，其他四種現在完整存

① 《九轉還丹經要訣》，第 5a 頁；《九丹經訣》卷二十，第 1b 頁。

②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二，第 352 頁。見龍彼得 (van der Loon)：《宋代收藏道書考》(Taoist Books in the Libraries of the Sung Period)，第 146 頁。

③ 《九轉流珠神仙九丹經》開頭部分標注“闕”，這部分可能包含與丹砂作為純汞來源有關的詩行。純汞是流珠的兩種藥物之一，另一種是純鉛。最後一部分包含與九丹無關的材料。

在或部分存在的作品也將九丹作為主題：

(1)“歌”。《九丹經》組成了《流珠經》的兩個主要文本層之一，另一層由匿名的七言“歌”組成。隱晦語言和意象詩歌通過《九丹經》引文來解釋，這些引文實際上相當於《九丹經》的全文，在這裏作為注解被放在對應的詩行後。《流珠經》引的“歌”明顯不完整：在一些情況下祇引述了一行的頭四個字或最後三個字，並且缺少好幾個煉製階段的詩文。此外，《流珠經》在第一、二和三部分廣泛引述“歌”，其他部分則簡單得多，第八丹的部分一點也沒有。引述的片斷涉及該法的不同方面，譬如藥物的選擇、釜的製備、丹的加熱和收集以及丹的特性。<sup>①</sup>

(2)“解”。除了“歌”以外，《流珠經》還包括題為“解”的一小段文字，涉及主要藥物（丹砂）、釜、第一個加熱循環和第一丹的收集。這些文字和相應煉丹過程的階段，其排列次序和《九丹經訣》中的《九丹經》本相同。其後是嬗變金銀的說明、服丹和第二個加熱循環，這裏記載次序不同。儘管如此，“解”文與《九丹經訣》本《九丹經》文幾乎逐字對應。這些相似和不同表明，“解”可能源自《九丹經訣》本和《流珠經》本之外的第三種已經失傳的《九丹經》修訂本。<sup>②</sup>

① 陳國符抄錄了第一、二、三和六丹的歌，《道藏源流續考》，第 294 ~ 296 頁。根據用韻，陳國符認為歌寫於漢代。但是，韻系統很容易模仿，作為斷代文獻的唯一標準不可靠。

② “解”在《九轉流珠神仙九丹經》卷上，第 4a ~ 5b 頁。一段不見於《九丹經》的文字稱“土釜榮陽、河南、洛陽及潁川郡者，大多一枚直十四五錢耳”。（《九轉流珠神仙九丹經》卷上，第 4b 頁）如陳國符所言，這四個地名對判斷“解”的年代沒有提供任何有用證據。《道藏源流續考》，第 296 頁。

(3)“真人歌”。《流珠經》中的“歌”并非已知唯一用詩來闡述《九丹經》教法的著作。《九丹經訣》引述“真人歌”中關於煉鉛汞的部分，它涉及《九丹經》記載的玄黃法。一些詩句呼應了《流珠經》中“歌”的內容，不過這兩種作品肯定不同。<sup>①</sup>

(4)“隱文訣”。最後，“九鼎丹隱文訣”見於《九丹經訣》末尾。<sup>②</sup> 這部作品在幾個方面都代表了注解的結束，注解一開始是《九丹經》經文，接著是討論煉丹工作教義、儀式和技術方面的章節，最後是解釋《九丹經》方法的部分。“隱文訣”提供的每一法的細節從幾行到幾頁長度不一。在一些例子中，它們對理解《九丹經》及相關文獻有重要價值。譬如，祇有在這裏纔解釋了某些版本的《九丹經》在第一丹部分處理流珠。這為理解其他有關文獻中的內容提供了線索，使我們有可能將它們和第一丹或者流珠聯繫到一起。<sup>③</sup> 此外，“隱文訣”明確了《九丹經》關於第二丹的部分記載了好幾種有序排列的獨立方法。<sup>④</sup> 還值得指出的是，用於作第一丹和第二丹的磁石水方，《九丹經》中沒有記載。<sup>⑤</sup>

另外一種與《九丹經》及其注解有關的文獻需要簡單提一下，

① 《九丹經訣》卷十，第 3b ~ 4a 頁。這些詩文還被陳國符轉錄，見《道藏源流續考》第 293 頁（還見第 312 ~ 313 頁）。

② 《九丹經訣》卷二十，第 7a ~ 15b 頁。

③ 《九丹經訣》卷二十，第 7a 頁。又見注解，卷一二第 2b 頁，及下文第 326 頁注釋①。

④ 《九丹經訣》卷二十，第 11b ~ 12b 頁，這一部分的闡述包含四種方法。最後一種在“隱文訣”中有簡單提到，不見於和九丹有關的其他收錄文獻。

⑤ 《九丹經訣》卷二十，第 13a ~ b 頁。

它是《上洞心丹經訣》(CT950),一部基於心丹和神仙九轉丹之法的三卷本著作。<sup>①</sup>儘管沒有任何迹象表明該書屬於太清傳統,但它很大一部分由《九丹經》的引言及其注解《九丹經訣》的不同章節的引文構成。《心丹經訣》(左)和《九丹經訣》(右)相同的文字如下(包括符的複製本):

- |                       |   |
|-----------------------|---|
| 1. 3b, 4a ~ 9a        | = 1. 1b, 1. 2a ~ b, 6. 1a ~ 4b, 13. 2b, 1. 3a   |
| 2. 1b ~ 4b, 14b ~ 15b | = 1. 1a, 13. 1a ~ 2b, 3. 5b ~ 6b, 2. 4a ~ b   |
| 3. 3a ~ 17b           | = 4. 2a ~ 3a, 4. 3b ~ 5b(部分概述), 5. 2b ~ 4a(有刪節), 5. 4a ~ 7a, 5. 8b ~ 10a, 7. 1a, 7. 1b ~ 2a, 7. 3b, 19. 4a ~ 8a, 20. 1a ~ 6b(刪掉了無關的一段, 如上面第 109 頁注釋①所論) |

《心丹經訣》肯定是基於《九丹經訣》編撰而成。二者文本的比較可以充分證明:祇有《心丹經訣》的作者利用了《九丹經訣》,《心丹經訣》纔有可能和《九丹經》、其注解以及“隱文訣”的一些內容相同。

儘管存在一組源自《九丹經》的文集,但是《九丹經訣》的收錄

<sup>①</sup> 《上洞心丹經訣》,卷上第 9a ~ 13b 頁和卷中第 5a ~ 15a 頁。該書標題可能指丹說的秘密傳授(“聖以心傳之”,卷上第 2b 頁),或者指神室,釜的一個名稱,喻為心(卷上第 9b 頁)。關於心丹見席文(Sivin):《金丹術的理論背景》(“The Theoretical Background of Elixir Alchemy”),第 295 ~ 296 頁。關於九轉還丹的部分包含一長段關於修內丹的文字;見陳國符:《道藏源流考》,第 435 ~ 436 頁注釋 17。

本多大程度上再現了4世紀初葛洪所知的《九丹經》本不可能精確計算。雖然《內篇》中的摘要證明與早期太清傳統儀式背景有關的文字真實可靠，但葛洪疏於記載這些方法的技術特徵。不過，一些細節表明《九丹經》現在的編撰體例是由《九丹經訣》編者在7世紀所作的變更或者之前某人所作變更造成。尤其是葛洪的摘要和其他與《九丹經》有關的文獻記載了第一丹部分中的兩種預備方法（玄黃法和六一泥法），這些方法在《九丹經訣》的一個單獨部分中被發現。第二丹部分的三種方法也可能是後來添加，儘管它們依次彼此相關。<sup>①</sup>

另一方面，除了《九丹經》和其他太清資料在語言、風格、技術、儀式和基本教義方面共有的特徵以外，《流珠經》提供了標準本確切可靠的證據，它記載的方法大部分和《九丹經訣》本相同，偶爾的不同也是細節上的，包括所給說明和幾條衍文或脫文。<sup>②</sup> 這些差異中有很多和《九丹經訣》匿名編者指出的相符，因此他的版本基於不止一種抄本，其中一種與今本《流珠經》中體現的文本系統相近。這排除了今本《九丹經》是在7世紀編撰十九卷注解時編造或經過大幅修改的可能性。

關於葛洪《內篇》中的《九丹經》摘要，其記載的作六一泥法中

① 《九轉流珠神仙九丹經》的兩段文字（卷上第2a和15b頁）中發現有《九丹經》最初的編排痕迹，它提到第一丹有九個而不是四個加熱循環。此外，對一句“歌”的注解中，《流珠經》（卷上第2a頁）稱第一丹為九飛丹華。這兩個細節表明，在用於編撰《流珠經》的《九丹經》抄本中，第一丹的部分包括作流珠法，它包含在九個循環之內。而第一丹只需要四個加熱循環。

② 主要差異在第九章我對《九丹經》翻譯所作的評論中有記載。《流珠經》與《九丹經訣》本《九丹經》怎麼也不相符的唯一一段文字含有對未經授權傳授經書的警告。（卷上第7a頁）

的一處錯誤值得注意。<sup>①</sup> 葛洪摘要中這部分如下所述：

第一之丹名曰丹華。當先作玄黃，用雄黃水、礬石水、戎鹽、鹵鹽、礬石、牡蠣、赤石脂、滑石、胡粉各數十斤，以爲六一泥。（《抱朴子》卷四，第 74 頁）

根據與《九丹經訣》《流珠經》中的《九丹經》的比較，下面的翻譯考慮作了必要校正：

第一之丹名曰丹華。當先作玄黃，用雄黃水和丹砂水。（然後）用礬石、戎鹽、鹵鹽、礬石、牡蠣、赤石脂和滑石各數十斤，以爲六一泥。（又用）胡粉。<sup>②</sup>

如果不依靠標準本《九丹經》，葛洪摘要中的錯誤不可能讓我們重現煉製丹華所包含的煉丹過程。葛洪其實沒有提供丹華之法——或者九丹中任何一丹之法——祇提供了封泥的一種不準確的藥物

① 《抱朴子》卷四，第 74 ~ 76 頁 [威爾 (Ware) 譯：《抱朴子》( *Bao pu zi* )，第 75 ~ 78 頁]。關於六一泥見上面第六章。

② 見上文對《九丹經》相應段落的翻譯，第 212 頁。《抱朴子》的文字要和標準本《九丹經》相符需要改正兩個錯誤。第一，“礬石水”需要修改爲“丹砂水、礬石”（……丹砂水。[然後]用礬石……）。在《九丹經》中，雄黃丹砂水都用於作玄黃，而礬石是六一泥的一種藥物。第二，胡粉不應包含在六一泥的藥物中，其藥物有七種（礬石、戎鹽、鹵鹽、礬石、牡蠣、赤石脂和滑石）。標準本《九丹經》和相關文獻都明確說胡粉用於製備塗釜的第二種、單獨的一層泥。儘管有此錯誤，但葛洪的記載提供了六一泥法（很可能和玄黃法）原本是在第一丹部分中的進一步證據。



清單。<sup>①</sup>

最後，葛洪簡單提到九丹煉製期間所行儀式，說“合時又當祭，祭自有圖法一卷也”。葛洪提到的文本失傳，但他在別的地方寫道，作丹時應當“立太乙、玄女、老子坐醮祭，如作九丹法”<sup>②</sup>。標準本《九丹經》在傳授經書和點火儀式中提到玄女和老子（老君），而且其注解記載了一種禮敬太一的儀式。<sup>③</sup>

### 三、《金液經》

賀碧來 (Isabelle Robinet) 在其《上清降經》(*Révélation du Shangqing*) 評論說，《太清金液神丹經》(CT880) 所見藥方“葛洪已標記”在其《內篇》中。<sup>④</sup> 儘管這一說法正確，但是《內篇》中的《金液經》摘要和《抱朴子神仙金液經》(CT917) 的比較表明，是後者包含原《金液經》的標準文本而不是《太清金液神丹經》(對於葛洪摘要和標準文本的比較，見第 144 ~ 148 頁)。

如上面第三章指出的那樣，沒有迹象表明《太清金液神丹經》——儘管其標題有前綴“太清”，它與很多其他現存或失傳的文獻都有——最初是太清經的一部分。然而，該書引述了《九丹經》

① 對於《抱朴子》中的丹華的化學分析見李約瑟 (Needham)：《中國科學技術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第 5 卷，第 3 分冊，第 83 ~ 85 頁；及村上嘉實：《煉金術》，第 314 ~ 323 頁。

② 《抱朴子》卷一六，第 292 頁。

③ 分別見九丹經訣卷一第 1b、3a，卷二十第 3a ~ b；對於玄女和太一見上文第 104 頁，老子見第 97 頁。

④ 賀碧來 (Robinet)：《上清降經》(*La révélation du Shangqing*) 第 2 卷，第 11 頁。

的文字，涉及開頭的齋戒、買藥、開始合丹的吉日和凶日及泥封釜的方法。《太清金液神丹經》（左）和《九丹經》（右）對應的文字如下：

1. 7a5 ~ 7b1	吉日和凶日 (1)	1. 2a7 ~ 2b3
1. 7b1 ~ 3	買藥	1. 2a5 ~ 7
1. 7b4 ~ 5	吉日和凶日 (2)	1. 2a8 ~ 9
1. 7b5 ~ 6	齋戒	1. 2a3 ~ 5, 1. 2b3 ~ 5
1. 15a2 ~ 9, 15b2 ~ 5	六一泥	1. 3b7 ~ 4a6

此外，該書記載的一種附加方法和《九丹經》作第一丹的方法相近。<sup>①</sup> 這些相似性表明，雖然《太清金液神丹經》不是一種原始太清文獻，但它部分基於太清經，部分基於《九丹經》。

三卷本《太清金液神丹經》的首次引證見於《崇文總目》(1042)。<sup>②</sup> 某些部分(1. 1a ~ 3b 和 13a ~ 20a, 2. 1a ~ 5b) 還以相同的標題作為一個獨立版本包含在《雲笈七籤》(CT1032) 卷六五中。

陳國符提出，韻文部分(1. 13a10 ~ 14b9, 和 2. 1a3 ~ 6) 用韻表明，文本的第一部分(1. 1a ~ 2. 4b9) 出自公元前 1 世紀末或公元 1 世紀初，第二部分(2. 4b10 ~ 3. 18a) 日期較晚。不過，這種看法值得懷疑。<sup>③</sup>

① 《太清金液神丹經》卷上，第 15b ~ 16b 頁。

② 《崇文總目》卷十，第 1b 頁。見龍彼得 (van der Loon)：《宋代收藏道書考》(Taoist Books in the Libraries of the Sung Period)，第 118 頁。

③ 陳國符：《道藏源流續考》，第 289 ~ 292 頁。見上文第 323 頁注釋①。

#### 四、《九轉還丹經》

《太極真人九轉還丹經要訣》的第三部分(CT889,第6b~8頁)與茅盈及其兄弟在茅山上種的五芝有關,它標示是“附”到主文本上的。它的較早起源由葛洪《內篇》的相似文字證實,其參成芝和龍仙芝的記載與《九轉還丹經》中的一致。<sup>①</sup> 這一部分後來進而被納入《上清道寶經》和《茅山志》中。<sup>②</sup> 它在《無上秘要》中被引述,稱出自現在失傳的《道迹經》。<sup>③</sup>

種芝也是《種芝草法》(CT933)的主題。該書很可能出自六朝後期,相應地也和另外一種上清文獻《上清明鑒要經》一些段落相同。<sup>④</sup> 《上清明鑒要經》稱老子說最好的芝長在丹砂、金、曾青和雄黃之上,並教授如何在立春、立夏、立秋和立冬時在山的四方種植這些礦物以產出芝。

#### 五、唐代選集

太清傳統的兩部唐代選集,即《太清石壁記》(CT881)和孫思

① 《抱朴子》卷一一,第200和201頁[威爾(Ware)譯:《抱朴子》(*Bao pu zi*),第182~183和183~184頁];《九轉還丹經要訣》,第7a頁。關於芝見上文第64~65頁。

② 《上清道寶經》(CT1353)卷四,第9b頁;《茅山志》(CT304)卷一九,第1a~b頁。

③ 《無上秘要》(CT1138)卷七八,第3a~4a頁[勞格文(Lagerwey):《〈無上秘要〉:六世紀的道教總匯》(*Wu-shang pi-yao: Somme taoïste du VIe siècle*),第181頁]。

④ 《上清明鑒要經》(CT1206),第8b~13a頁。

邈的《太清丹經要訣》(載《雲笈七籤》卷七一),有可能源自一種從六朝開始流傳的擴展本太清經。支持這個判斷的證據之一,是《石壁記》與一部收錄在《道藏》中的唐代本草文獻《金石簿五九數訣》(CT907)有若干描寫相同。《石壁記》以較短的形式給出了見於《金石簿》中的相同描述,其中四種又見於孫思邈的《要訣》,祇有一種例外。

下面的文字說明了二者相似的程度。《太清石壁記》涉及丹砂、石英和禹餘糧的條目云:

朱砂光明照徹,如石榴子者良。(《太清石壁記》卷下,第 12b 頁)

白石英無問粗細,但其表裏光靜,明徹無點污,置水中與水同一色者良。(《太清石壁記》卷下,第 12b 頁)

禹餘糧出澤州界諸山。其色有五種,白赤黃紫黑色。所用者皆以色黃者為新熟,似蒲黃者為良。餘色者不堪爾。(《太清石壁記》卷下,第 13b 頁)

《金石簿五九數訣》中的相應條目為(與《石壁記》相同的文字用斜體):

朱砂出辰、錦州,大如桃棗。光明四映徹瑩透如石榴者良。如無此者,次用馬牙上好者為次。紫色重者為下,并不堪用之。(《金石簿五九數訣》,第 1a~b 頁)

白石英出壽陽及澤州,種數亦多。但取表裏光明而無點污,著水中與水同色者為上。無問粗細,皆堪也。(《金石簿五九數訣》,第 2b 頁)

禹餘糧出東海、東陽、澤州諸山，并有五種色，青黃赤白黑。比來人用皆取黃色。如蒲黃者良。赤色亦好，唯白淨者最上。（《金石簿五九數訣》，第 8b ~ 9a 頁）

除了這些和《石壁記》的相似以外，《金石簿》其他四條——關於礬石、太陰玄精、鹵鹹和滑石——包含和孫思邈《要訣》相似的文字。<sup>①</sup> 其中之一是關於太陰玄精，也見於《太清石壁記》：

恐太陰玄精難得，可往河東解鹽池近水次浮之，其色理如玉質，形狀似龜甲。其黑重者不堪，其黃白明淨者為上。<sup>②</sup>（《太清石壁記》卷上，第 7a 頁）

太陰玄精出河東解縣界鹽池中，水采之，其色理如玉質無異，其形似龜甲。以殊黑重者不堪，黃明者上也。<sup>③</sup>（《太清丹經要訣》，見《雲笈七籤》卷七一，第 14b 頁）

太陰玄精出河東解縣鹽池中，鹽根是也，近水采之。形體如玉質，又如龜甲。黑重者不堪，黃白明淨者為上。（《金石簿五九數訣》，第 7b 頁）

① 《金石簿五九數訣》(CT907)，第 2a、7b、7b ~ 8a 和 8a 頁；參見《太清丹經要訣》，見《雲笈七籤》卷七一，第 4b、14b、7a 和 6a 頁[席文(Sivin)：《中國煉丹術的初步研究》(Chinese Alchemy: Preliminary Studies)，第 161、179、165 和 163 頁]。

② 席文(Sivin)：《中國煉丹術的初步研究》(Chinese Alchemy: Preliminary Studies)，第 180 頁(直譯加適當改動)。

③ 席文(Sivin)：《中國煉丹術的初步研究》(Chinese Alchemy: Preliminary Studies)，第 179 頁(直譯加適當改動)。

這些文本的相似表明，《石壁記》、孫思邈的《要訣》和唐《金石簿》全都從一種資料中抄錄了關於礦物的記載。前兩種文獻和太清傳統的關聯表明，上述擴展本《太清經》是它們的資料來源。<sup>①</sup>

---

① 對上面提到的三種文獻共有段落的更多詳情見拙文《〈道藏〉中的一部本草著作：〈金石簿五九數訣〉》（“A Work on the Materia Medica in the Taoist Canon”），第 149 ~ 151 頁。

## 附錄 C 《九丹經》注解札記

本附錄包含與《黃帝九鼎神丹經訣》(CT885, 以下稱爲《九丹經訣》)有關的資料, 該書包含《九丹經》最主要的標準本。附錄提供了注解的概要、注解主要資料來源的分析和有關其時代的證據。

### 一、概要

1. 第一卷未命名, 包含《九丹經》
2. 明神丹之由致取人貴法

這一卷(準確地說是注解的第一卷)的主題是《九丹經》的神聖起源和君主的求道。統治者應當尋找明師, 天會獎勵降給他經法。不過, 注解摘取葛洪《抱朴子內篇》的不同篇章, 還稱傳說中的古代統治者即使沒有聖人輔佐也能治之以德。因此, 在和平時代, 師者應當被允許投身於學道, 而不必非得在朝廷中服務, 這樣做對國家無害。另外同理, 如果以華堂養孤鹿, 此堂就成了鹿籠, 授予師者的頭銜和榮譽也是如此, 對他們而言還不如苦役。因此, 投身於道

者應當放任隱居。

### 3. 擇明師受訣不藉真人法

本卷專論煉丹的準備工作，涉及教義和方法的傳授。由於儒書不包含成仙之法，君主應當去尋找它們。然而，僅有仙法還不够：還應受文訣和口訣。本卷主要部分述《太清經》、一種不明文獻和狐剛子的三種失傳著作的傳授儀式。<sup>①</sup>

### 4. 明防辟惡邪魅守神保身

（見下卷概述。）

### 5. 明朱成神丹必藉資道之緣

第四、五卷的主題是（修仙的）場地和時間。修仙要養形神，并提供保護以免受外部的有害影響。然而，祇有丹纔能使人成仙，其他修行僅能延命。丹煉成後這些修行就沒有用武之地了，但在此之前不可荒廢。過去，煉丹傳統的神和肇始者（包括黃帝和左慈）隱於山中實踐這些技術。第四章討論入山和解釋擇吉時法。第五章儘管標題如此，但并不涉及合丹，而是驅逐入山時遇到的鬼的方法，以及劃定場地并用符保護之法。<sup>②</sup> 這兩卷所有能識別出來的引文幾乎全出自葛洪《抱朴子內篇》卷一七。《九丹經訣》卷一九和二十部分內容也涉及相同的話題。

### 6. 明神丹功能求皆有益之道

本卷與卷十密切相關，二者都討論主宰煉丹的一些原則。沒有修行能够高於煉丹術：經云上法不在祭祀事鬼神，唯在神丹。然而祇依據書上的方法煉丹是錯誤的，因為主要操作并非通過書來

① 關於《太清經》的傳授儀式和注解本卷及其他卷複製的符見上面第五章。關於狐剛子見本附錄下文。

② 安排儀式場地的準備工作還包括建立實驗室，見載於注解卷七。



傳授，這是煉丹為何經常失敗的原因。即使丹煉成了，吃了也不會有效，除非輔以內修。陰陽原理為煉丹工作提供了根本依據。陰為鉛，陽為丹砂。<sup>①</sup> 鉛和丹砂又與天地相當，陰陽變化產生萬物。

#### 7. 明守一閉邪及釜鼎丹屋

本卷先簡要介紹了煉丹術和冥想的關係，然後主要述丹室和作釜泥釜法。

#### 8. 明化石為水并硝石法

本卷述作水法的程序，其大部分方法引自《三十六水法》。尤其是本卷解釋了如何製作《九丹經》的玄黃法使用的雄黃丹砂水。<sup>②</sup> 《九丹經訣》的作者評論說，這些方法全都需要硝石和戎鹽。然而硝石在他的時代難以獲得。俗人不用硝石作水，或者假別藥代替硝石，他認為這些方法沒有效力。<sup>③</sup> 因此，本卷除了正確方法以外，還單獨記載了幾種替代難以獲得之物的方法。<sup>④</sup>

#### 9. 明用金銀善惡服煉方法

本卷是《九丹經訣》專門討論用作丹藥原料的物質的開始部分。該卷主要基於狐剛子的《出金礦圖錄》，與第一對物質金銀有關。<sup>⑤</sup> 這裏所述的主要方法是從兩類金銀礦石中提取金銀之法。<sup>⑥</sup>

① 這裏提到的丹砂是作為提煉水銀的礦物。

② 見上文第 129 ~ 131 頁。

③ 《九丹經訣》卷八，第 4b ~ 5a 頁。

④ 《九丹經訣》卷八，第 5b ~ 8b 頁。

⑤ 關於《出金礦圖錄》和其他歸於狐剛子的文獻見本附錄下文。

⑥ 《九丹經訣》卷九，第 2b ~ 3a、3b ~ 4b 和 7a 頁。其他諸如關於赤鹽（卷九第 6a ~ b 頁）和燃料（卷九第 9b 頁）的段落，與三種最重要的方法有關。關於本章所述的某些方法見趙匡華：《狐剛子及其對中國古代化學的卓越貢獻》，第 189 ~ 201 頁；陳國符：《道藏源流續考》，第 228 ~ 229 頁；及李約瑟（Needham）：《中國科學技術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第 5 卷，第 3 分冊，第 58 ~ 60 頁。

## 10. 明煉藥禁慎陰陽制

本卷中斷了對丹藥原料的記述，而討論煉丹工作的一般原則，其內容與卷六密切相關（見上文概述）。

## 11. 明水銀長生及調煉去毒之術

見下卷概述。

## 12. 合九丹鉛法鉛力功能

《九丹經訣》重點介紹的第二對物質是汞和鉛。卷一一和一二記載了幾種出自狐剛子失傳著作《伏玄珠訣》和《五金粉圖訣》的補充方法。這裏所說的鉛和汞不是兩種自然金屬，而是它們的化學相關物：鉛精（又稱鉛丹）和玄珠，它們分別通過煉自然鉛和自然丹砂得到。<sup>①</sup> 作煉丹之汞的方法被說成是“狐剛子伏水銀法”。作鉛精的相應程序是“狐剛子作九轉鉛丹法”。這兩種方法結束於“九丹鉛玄珠法”，它們在兩卷中作了同樣的概述。<sup>②</sup> 純陰陽之精結合的產物沒有名字，但相當於《九丹經》中的玄黃，還可以像它一樣置於釜中藥物上下。<sup>③</sup> 這些方法出自《伏玄珠訣》。其他補充方法是基於汞或鉛的三種作丹法。第一種丹可以使人升天，第二種使人獲得強於鬼神的力量，第三種能使人嬗變其他金屬。這些方法出自《五金粉圖訣》。<sup>④</sup>

① 像其他常指四氧化三鉛的詞一樣，鉛丹也指煉鉛。見上文第 224 頁。

② 煉丹之汞見《九丹經訣》卷一一第 6a ~ b 頁（卷九第 1a 頁中的一句話表明，這裏的“汞”是玄珠），鉛精見卷一二第 3a 頁，它們的結合見卷一一第 7a ~ b 頁（= 卷一二第 3a ~ 4a 頁）。

③ 見上文第 129 ~ 131 頁。

④ 《九丹經訣》，卷一一第 2b ~ 4b 和卷一二第 4a ~ 6a 頁。關於這兩卷記載的某些方法見趙匡華：《狐剛子及其對中國古代化學的卓越貢獻》，第 201 ~ 206 頁；陳國符：《道藏源流續考》，第 89、230 ~ 235、245 ~ 246 頁。

### 13. 明丹砂功力能入長生之道用

本卷從一段描述丹砂特性的文字開始，然後是煉餌之法。“積轉愈久，變化愈妙。”<sup>①</sup>“丹砂色赤，而能生水銀之白物。”水銀是丹砂之魂，易揮發之精。爲了避免丹砂加熱時損失，有大量方法指導如何煉製它。然後是汞的化合物可以加入鉛的化合物中，製作一種包含陰陽純質的丹。或者它可以和硫結合再淨化，得到——一般是七或九個煉製循環——一種純淨而發光之精。這是兩種基本的外丹方法。<sup>②</sup>卷一三開篇提醒說，服丹砂對不知正確方法之人是危險的：水銀出自丹砂，“末既有毒，本豈無毒？”因此，本卷部分內容是去丹砂毒之法，然後是作爲丹的唯一原料的其他服餌法。引言最後部分暗指李少君教漢武帝變丹砂爲金的方法。《九丹經訣》說，對於這種變化不應驚奇，因爲山下有金，其上多有丹砂。<sup>③</sup>

### 14. 明煉雄黃法

本卷先是介紹雄黃特性，其後是幾種煉餌雄黃的方法。最後一小節述雌黃，它與雄黃一起組成另一對陰陽物質。

### 15. 明諸石藥之精靈

本卷涉及石流黃和三種孔雀石：曾青、空青和石碌。述其藥理學特徵、藥學功效、產地和煉製方法。

① 《九丹經訣》卷一三，第 1a 頁。

② 見上文第 127 頁。

③ 《九丹經訣》卷一三，第 2a ~ b 頁。關於李少君的方法見上面第一章。關於金和丹砂的一段在席文 (Sivin) 《金丹術的理論背景》(“The Theoretical Background of Elixir Alchemy”) 中有翻譯，見第 247 頁。

## 16. 明煉諸石由致皆有長生之用

本卷處理磁石、礬石、礬石、朴硝、芒硝和石脾。<sup>①</sup>

## 17. 明事藥先後酢及華池由致

本卷除了華池以外，還記載了作玄黃法和一種類似化合物玄白之法。<sup>②</sup>

## 18. 明鐘乳等石及諸銅鐵由致皆有長生之用

簡短記載鐘乳、紫石英、代赭、鹵鹹、戎鹽、鉛丹、胡粉和自然鉛後，本卷接下來述煉自然鉛、銅、鎰石、鐵、白蠟和錫之法。

## 19. 明煉銅鐵鎰石等毒入用和合事防辟法

本卷記載另外幾種煉銅、鐵和鎰石法之後，又述各種水法。最後複製了一些符。

## 20. 明合丹忌諱敗畏訣

《九丹經訣》最後一卷主要討論煉丹時的禁忌和所行儀式。此外，它複製了一些符，還包括《九鼎丹隱文訣》，最後是開釜、試丹和服丹的說明。<sup>③</sup>

## 二、主要資料來源

《抱朴子內篇》。《九丹經訣》中從未出現葛洪著作的題目，但

① 最後三種物質用作溶劑。卷八和一六有一些相同的方法；見下面第 341 頁注釋⑤，以及我在第 264 頁《金液經》翻譯中的評論。石脾被證實是戎鹽的一個異名，見《石藥爾雅》卷上，第 3b 頁。

② 關於玄黃、玄白和華池見上面第五章。

③ 關於本卷所列禁忌見第 108 ~ 110 頁。關於“隱文訣”見上面附錄 B。

《內篇》是其卷二、四、五和六好幾段文字的資料來源，涉及煉丹活動的一般特徵、開始入山和行齋的擇時以及儀式場地的保護。系統依賴葛洪的著作可以解釋為撰者希望為高宗皇帝提供關於煉丹術的通俗說明。另一方面，很明顯該書沒有引用《內篇》的煉丹方法，可能祇有一個例外。<sup>①</sup>

狐剛子著作。《九丹經訣》是歸於狐剛子的著作佚文的主要資料來源，他與好幾種失傳文獻有關，代表了中國東南部的一個派別。<sup>②</sup> 注解有可能部分恢復這些文獻中的五種。第一種是《伏玄珠訣》。根據注解所引文字，該書所含方法主要和水銀的煉製及其與精鉛的結合有關。其他方法有以金銀煉玄珠法、伏玄珠法、去玄珠毒法，以及溶解礬石法和作三轉左味法。<sup>③</sup>

第二種歸於狐剛子的著作是《五金粉圖訣》。該書內容似乎主要是煉製五金中兩種金屬的合金的方法，以及每一種五金和水銀的煉製方法、每一種三黃（即雄黃、雌黃和砒黃）的煉製方法。《九丹經訣》引述了作三種汞和三種鉛的方法。另外一段文字與傳授

① 可能的例外是《九丹經訣》記載的三種丹砂溶液的第一種，卷八第 4a ~ b 頁；參見《抱朴子》卷一六，第 289 頁 [威爾 (Ware) 譯：《抱朴子》( *Bao pu zi* )，第 272 頁]。不清楚這是否是直接引用。《抱朴子》引文還出現在《九丹經訣》卷七、八、十、一一、一三、一五和二十。

② 見趙匡華《狐剛子及其對中國古代化學的卓越貢獻》；陳國符：《道藏源流續考》，第 303 ~ 309 頁。關於狐剛子一派的起源見拙文《〈周易參同契〉的早期歷史》(“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Zhouyi cantong qi*”)，第 162 頁。

③ 注解卷三、八、一一、一二和一七引用了《伏玄珠訣》。關於用金銀煉玄珠和煉鉛精見卷一一第 6b ~ 7b 頁；關於伏玄珠見卷一一第 7b 和 8b ~ 9b 頁；關於去其毒見卷一一第 9a ~ b 頁。礬石水法和三轉左味法分別見卷八第 3b 頁和卷一七第 5a ~ b 頁。二者都用在玄珠法的末尾。

儀式有關。<sup>①</sup>

根據《九丹經訣》的陳述，<sup>②</sup>卷九處理金銀的大部分方法都出自狐剛子的第三種著作《出金礦圖錄》。

第四種著作是《萬金訣》，它是“伏汞華池法”的資料出處，此華池法使用上面提到的三轉左味。《九丹經訣》還包括一小段關於該書傳授儀式的文字。<sup>③</sup>

最後，第五種著作是《河車經》，以一種鉛基化合物來命名，此物在煉丹時置於釜中作為鋪底和蓋頭。《石藥爾雅》記載了八種河車之名，並提到《河車經》。<sup>④</sup>這些方法已失傳，但是《九丹經訣》的一段文字提到河車，與八種硝石法有關，似乎表明這些方法與《河車經》有關。《九丹經訣》引用了八法中的四種，涉及硝石、芒硝、石脾（即鹵鹹）和戎鹽的製備。它們全都使用其他藥物代替難以獲得之物。<sup>⑤</sup>

① 注解卷三、一一和一二引用了《五金粉圖訣》。卷一八和一九中一些和上面提到的方法有關者，也可能出自該書。傳授儀式載於卷三，第 5b ~ 6a 頁。該書標題列於《石藥爾雅》卷下第 3a 頁和《道藏闕經目錄》(CT1430) 卷二第 5a 頁。《五金粉圖訣》的文字也見引於《太古土兌經》(CT949) 卷上第 2b ~ 3a 頁，匿名《周易參同契注》(CT1004) 卷二第 24a 頁，及《龍虎還丹訣》(CT909) 卷上第 16b 頁。見趙匡華《狐剛子及其對中國古代化學的卓越貢獻》；陳國符：《道藏源流續考》，第 303 ~ 309 頁各處。

② 《九丹經訣》卷九，第 1b 頁。

③ 《萬金訣》列於《隋書》卷三四，第 1048 頁。華池法見《九丹經訣》卷一七，第 6b 頁。傳授儀式一段見卷三，第 6a ~ b 頁。這裏狐剛子以狐丘之名出現，作為葛洪從祖葛玄之師。

④ 分別見《石藥爾雅》卷下，第 5a 和 3a 頁。

⑤ 關於硝石見《九丹經訣》卷八第 8a ~ b 頁；關於芒硝見卷八第 5b 頁 (= 卷一六第 8b ~ 9a 頁)；關於石脾見卷八第 7a ~ b 頁 (= 卷一六第 9b 頁)；關於戎鹽見卷八第 6a 頁 (= 卷一六第 10a 頁)。注解支持將這些方法歸於《河車經》的文字見《九丹經訣》卷八第 8a ~ b 頁。關於河車用在釜中見《九丹經訣》卷一二，第 1a 頁；陳國符：《道藏源流續考》，第 234 頁。

《本草經集注》。《九丹經訣》介紹性的篇章大多由《內篇》引文構成，狐剛子的失傳著作是煉丹方法能够辨認出來的主要資料來源，而對藥物的描述幾乎全部出自陶弘景撰於約公元 500 年的《本草經集注》。該書是表 6 所列 20 種礦物的特性、產地和品種描述文字的資料來源。儘管《九丹經訣》祇有一個相對較晚的版本（公元 1445 年的《道藏》），但由於它以及公元 659 年的《新修本草》是包含陶弘景著作引文的最早資料之一，所以這些文字值得注意。

表 6 《九丹經訣》引《本草經集注》文

硝石	卷八第 10a ~ b 頁
芒硝	卷八第 11a ~ b 頁和卷一六第 7b ~ 8a 頁
朴硝	卷八第 11b 頁和卷一六第 5a ~ 6a 頁
水銀	卷一一第 2a ~ b 頁
丹砂	卷一三第 2b ~ 3b 頁
雄黃	卷一四第 1b ~ 2a 頁
雌黃	卷一四第 6b ~ 7a 頁
石流黃	卷一五第 1b ~ 2b 頁
曾青	卷一五第 3a ~ b 頁
空青	卷一五第 5a ~ b 頁
石碌	卷一五第 6a 頁
磁石	卷一六第 1a ~ b 頁
礬石	卷一六第 2a ~ 3a 頁
礬石	卷一六第 3b ~ 4b 頁
鐘乳	卷一八第 1a ~ 2a 頁
紫石英	卷一八第 3a ~ b 頁
代赭	卷一八第 4a 頁
鹵鹹	卷一八第 4a ~ b 頁
戎鹽	卷一八第 4b ~ 5a 頁
鉛丹	卷一八第 5a 頁

其他資料。除了上述資料以外，《九丹經訣》還引用了其他現

存或失傳資料。卷八和卷一九中八種礦物(礬石、雄黃、丹砂、硝石、硫黃、鹽、雌黃和磁石)的 13 種水法出自《三十六水法》。<sup>①</sup> 關於傳授儀式、却鬼藥、釜的製備、玄白和華池的段落源自《太清經》及其《口訣》。<sup>②</sup> 齋起日儀式的描述和試藥法引自簡稱為“九轉法”和“九轉”的資料,它們都出自《九轉還丹經》。<sup>③</sup> 與建丹室和竈有關的兩段文字又見於《琅玕華丹經》。<sup>④</sup>

### 三、年代

像其他大多數中國煉丹文獻一樣,《九丹經訣》沒有標注明確的年代。但不同的是,它包含很多相關的提示,應當對此進行逐個和相關性考察。過去幾位學者提出不同的成書年代,有時並未說明依據,導致其成書年代問題進一步複雜化。

#### (一) 之前觀點

現代學者最早對《九丹經訣》成書年代的提及見曹元宇公元 1933 年發表的對煉丹器具的研究。<sup>⑤</sup> 曹氏將注解的年代定在 7 世

① 見第 321 頁注釋②。

② 分別見《九丹經訣》卷三第 4a ~ b 頁、卷五第 10a 頁、卷七第 6a ~ b 頁、卷一七第 3a ~ b 頁、卷一七第 4b ~ 5a 頁。卷一九在描繪一種複製的符之後,引述了《太清神丹寶經》中所念的咒語,第 4b ~ 5 頁。關於釜、玄白和華池的製備見第六章。關於傳授儀式和却鬼藥見第 103 ~ 104 和 112 ~ 113 頁。

③ 《九丹經訣》卷二十,第 1b 和 16b ~ 17a 頁;及《九轉還丹經要訣》,第 5a、3b 頁。見上文第 106 和 134 ~ 135 頁。

④ 《九丹經訣》卷七,第 2a ~ b 和 3b ~ 4a 頁;及《琅玕華丹經》,第 3b ~ 4a 頁。見上文第 121 ~ 122 頁。

⑤ 曹元宇:《中國古代金丹家的設備及方法》,第 69 頁。



紀初，但沒有對此作進一步解釋。二十年稍後，李約瑟（Joseph Needham）及其合作者認為《九丹經訣》是“一部唐代或宋代的煉丹綱要”，這一主張同樣沒有提供任何證據。後來李約瑟提出該書出自唐初或宋初，也沒有提供證據。最後，李約瑟指出7世紀是最可能的編撰日期。<sup>①</sup>

最早提供斷代依據的學者是陳國符，1963年他根據書中所列地名和提到陶弘景（456—536），認為該書編於唐代。<sup>②</sup> 王奎克和張子高都接受了陳的意見。<sup>③</sup> 數年後，席文（Nathan Sivin）將該書界定為“宋代著作”。<sup>④</sup> 最近，趙匡華將其斷代為初唐，孟乃昌和何丙郁也主張唐代說。<sup>⑤</sup> 另外一位學者朱晟將該書的編撰定在唐高宗統治時期（650—683年在位），但奇怪的是他指狐剛子是其作者。<sup>⑥</sup>

① 李約瑟（Needham）：《中國科學技術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第2卷第301頁，第5卷第3分冊第57頁，第5卷第4分冊第2頁（表114），第5卷第7分冊第97頁。

② 陳國符：《道藏源流考》，第377頁。和下文引述的他發表於1983年的研究不同，陳沒有說出他指的是哪些地名。

③ 王奎克：《中國煉丹術中的“金液”和華池》，第57頁注釋2；張子高：《中國化學史稿（古代之部）》，第118頁；張子高：《中國古代化學史》，第213頁。

④ 席文（Sivin）：《中國煉丹術的初步研究》（*Chinese Alchemy: Preliminary Studies*），第188頁注釋83。

⑤ 趙匡華：《狐剛子及其對中國古代化學的卓越貢獻》，第187頁；趙匡華：《我國古代的礬化學》，第481頁；孟乃昌：《中國煉丹術原著評介》，第59～60頁；何丙郁（Ho Peng Yoke）：《理、氣和數》（*Li, Qi and Shu*），第57頁。趙匡華的另外兩部作品僅指出編撰日期是唐代，見趙匡華：《我國古代“抽砂煉汞”的演進及其化學成就》，第136頁，及趙匡華、駱萌：《關於我國古代取得單質砷的進一步確正和實驗研究》，第55頁。

⑥ 朱晟：《我國古代在無機酸、鹼和有機酸、生物鹼方面的一些成就》，第514頁。關於狐剛子見本附錄上文。

席文和陳國符在其他研究中提供了更多證據支持他們認為的日期。在發表於 1980 年的著作中，席文根據《九丹經訣》提到各類礬石的當代資料中出現地名益州，指出一個宋初的年代。<sup>①</sup> 根據公元 1730 年出版的一種四川地方志，益州一名祇用在約公元 620—627、977—988 和 994—1001 年間。此外席文指出，通過《九丹經訣》一段文字提到當時統治的和平環境，所以晚唐和宋代大部分時期都被排除。<sup>②</sup>

在發表於 1983 年的研究中，陳國符認定《新修本草》(659) 是《九丹經訣》中礦物描述的資料來源而非《本草經集注》。<sup>③</sup> 陳氏指出，在一段關於丹砂的引文之後，《九丹經訣》的匿名作者稱，在他所處的時代，最好的丹砂樣品出自辰州麻陽縣。<sup>④</sup> 唐代政府在公元 620 年設立麻陽縣，公元 686 年在同一地區設立錦州。由於《九丹經訣》提到的是麻陽而不是錦州，所以陳國符得出《九丹經訣》出自公元 659（《新修本草》的年代）至公元 686（錦州設立的時間）年間的結論。<sup>⑤</sup>

席文和陳國符提供的證據將在下面作為《九丹經訣》斷代可用詳細資料的一部分加以考察。

① 席文 (Sivin):《金丹術的理論背景》(“The Theoretical Background of Elixir Alchemy”),第 218 頁注釋 a。見《九丹經訣》卷一六,第 4b 頁。

② 《九丹經訣》卷一四,第 2a ~ b 頁。關於席文 (Sivin) 提到的地方志見下文第 348 頁注釋⑤。

③ 陳國符:《道藏源流續考》,第 329 頁。關於《新修本草》有可能是《九丹經訣》的資料來源見本附錄下文。我們將會看到,該書是否在注解的原始資料中,實際上與推斷《九丹經訣》的成書時間不相干。

④ 《九丹經訣》卷一三,第 3b 頁。

⑤ 對錦州的設立時間,陳引用了《新唐書》卷四一,第 1073 頁。

## (二)《九丹經訣》的斷代依據

書目著錄。書目著作中最早對《九丹經訣》的提及見於《崇文總目》，這是公元 1042 年獻給皇帝的宋代國家圖書館目錄，現存一種公元 1144 年版本，其中著錄《黃帝九鼎神丹經訣》為十卷本。<sup>①</sup>完成於公元 1345 年的《宋史·藝文志》亦標注該書為十卷。<sup>②</sup>近代以前的重要書目中唯有鄭樵撰於 1161 年的《通志》著錄《黃帝九鼎神丹經訣》為二十卷。<sup>③</sup>

沒有理由假設以上書目中所列十卷本與二十卷本卷數的不同反映了《黃帝九鼎神丹經訣》在公元 1042 年至 1161 年間經過擴編，卷數的不同僅僅是因為宋代國家圖書館本每卷包含今本轉寫的兩卷。此排列的痕迹見於《道藏》本《九丹經訣》，儘管此本分為二十卷，但奇數卷全都注云包含下一卷。<sup>④</sup>因此，將《崇文總目》所載著錄《九丹經訣》的時間公元 1042 年作為其年代的第一個時限。

引書。《九丹經訣》包含幾十段可辨認資料的引文，還徵引了幾種其他著作，其中已知日期最晚的是陶弘景的《本草經集注》，撰於公元 500 年或稍後。因此，《九丹經訣》不會編於公元 500 年以前。

人名。除了神、仙、神話皇帝的名字以外，《九丹經訣》大約提到 30 個人名，包括一些歷史上的統治者。我未能查明彭君（不太可能是傳說中的神仙彭祖）的身份，《九丹經訣》徵引的一部未提名

① 《崇文總目》卷九，第 18a 頁。

② 《宋史》卷二〇五，第 5193 頁。

③ 《通志略》卷四三，第 22a 頁。

④ 例如，卷一開頭一條注釋稱它包含卷二（二同卷），等等。

著作被歸於他名下。<sup>①</sup> 其他人物中，年代最近的是陶弘景。<sup>②</sup> 這確認了《九丹經訣》撰於六世紀初之後。

重量和容積度量。重量和容積度量的使用也為《九丹經訣》的斷代提供了有用證據。《九丹經訣》提到的重量單位是斤和下一級的兩（一斤的 1/16）。容量單位是斗、升，有時用石（10 斗）。沒有提到重量單位兩的下級單位，也就沒有證據判斷該書是否晚於公元 992 年，那時錢代替分成為兩的下一級單位。不過，有價值的是裏面唯一一次提及“大升”（相當於 3 升），這是唐代推行的單位。<sup>③</sup> 這表明《九丹經訣》不出於唐代以前，比通過之前標準確立的編撰時限提高了一個世紀。

地名。由於《九丹經訣》的閱讀對象是皇帝，所以可以想象作者會小心提及當時官方使用的地名。因此，至少原則上地名是《九丹經訣》斷代非常重要的證據。有五個例子尤其如此，一種礦物給出的產地中有迹象表明它們是當時的產地。在《九丹經訣》編撰的年代，丹砂出辰州麻陽縣，曾青出蔚州、蘭州、梓州和宜州，磁石出相州，礬石“出茂州，乃益州管內”。<sup>④</sup>

① 《九丹經訣》，卷八第 7b 頁，卷十第 1a 和 2b 頁，卷一六第 6b、10a 和 11a 頁。

② 《九丹經訣》，卷六第 2a 頁、卷八第 10b 頁、卷一五第 3b 頁、卷一六第 5b 頁和卷一八第 1a 頁。在注解中，陶弘景有時被稱為陶隱居或陶明，他的一個號陶通明的簡寫形式。

③ 《九丹經訣》卷一二，第 6a 頁。關於大制的重量單位見席文 (Sivin)：《中國煉丹術的初步研究》(Chinese Alchemy: Preliminary Studies)，第 73 頁。

④ 《九丹經訣》，丹砂見卷一三第 3b 頁，曾青見卷一五第 3b 頁，空青見卷一五第 5b 頁，磁石見卷一六第 1b 頁，礬石見卷一六第 4b 頁。我根據《新修本草》把“蘭州”修改為“蘭州”，卷三第 100 頁，其曾青條提到相同的四個名稱，順序同《九丹經訣》。

梓州(在今四川)和相州(在今河南附近)設立於公元 618 年(武德元年)。<sup>①</sup> 蘭州(在今甘肅)、宜州(在今安徽)、鄂州(在今湖北)和蔚州(在今山西)分別設立於公元 619 年(武德二年)、公元 620 年(武德三年)、公元 621 年(武德四年)和公元 623 年(武德六年)。<sup>②</sup> 麻陽縣於公元 620 年或公元 621 年(武德三年或四年)設立於辰州(在今湖南)內,但是在公元 686 年(垂拱二年)成爲錦州(在今湖南)的一部分。<sup>③</sup> 由於《九丹經訣》提到麻陽是辰州的一個縣,所以有效日期在公元 623 年至 686 年間。

關於礬石產地的詳細情況必須單獨考察。《舊唐書·地理志》說益州在公元 618 年至 742 年間有其名。<sup>④</sup> 這與席文的意見相左,他認爲唐代時該州祇有在公元 620 年至 627 年間纔稱此名。實際上,席文引用的四川地方志至少有兩種其他版本提到在公元 627 年這一年益州成爲劍南道駐地,沒有迹象表明這一行政變化牽涉到改名。<sup>⑤</sup> 這由《舊唐書·地理志》證實,公元 627 年以後它又有四

① 《舊唐書》卷四一,第 1671 頁。這裏以及在下面的注釋中我給出了《舊唐書》的引證,其文較《新唐書》相應部分提供了更多行政地理方面的細節。不過,《新唐書》的文字因爲指出了每一地區的自然出產因而也有價值。見薛愛華(Edward Shafer)和本杰明·沃拉克(Benjamin Wallacker)《唐代的方貢品》(“Local Tribute Products of the T'ang Dynasty”)

② 《舊唐書》,卷四十第 1633、1601、1610 頁,卷三十第 1483 頁。

③ 《舊唐書》卷四十第 1622 頁給出的麻陽設立日期(620)和《舊唐書》卷四十第 1621 頁以及《新唐書》卷四一第 1073 頁給出的辰州設立日期(621)之間有一年的差別。

④ 《舊唐書》卷四一,第 1663 頁。益州在公元 742 年被改名爲蜀郡,公元 757 年(至德二年)改名爲成都府。

⑤ 《四川通志》,1736 年版,卷二第 3b ~ 4a、5b 頁;1816 年版,卷二第 20b ~ 21a 頁。我没能查閱到席文提到的 1730 年版。我看到其他兩種志:《四川總志》(1619 年版)和《成都縣志》(1816 年版),其關於行政地理的章節中沒有包含有用細節。

次提到益州：一處在公元 677 年（儀鳳二年），三處在公元 686 年（垂拱二年）。<sup>①</sup>

因此，在中華帝國官方地名中，以上提及的地名同時被採用祇有在公元 623 年（蔚州設立）至 686 年（麻陽縣成爲新錦州的一部分）年間。

避諱字。最後的考察與避諱字有關。這些細節使其爲另一個非常有利的判斷標準，因爲我們可以將引文和完整一致的資料來源也即《抱朴子內篇》進行比較。

對於這項分析，我檢查了部分唐代和北宋皇帝個人名字中的 35 個字，比較後得出明顯綫索。“世”字是太宗（626 年至 649 年在位）個人名字的一部分，在引自葛洪著作的文字中出現 7 處，其中 5 處用別的字替換。<sup>②</sup>“民”字也是太宗個人名字的一部分，有 3 處出現被替換。<sup>③</sup>“治”字是高宗（649 年至 683 年在位）個人名字的一部分，在《九丹經訣》引《內篇》的文字中出現 11 處，其中 7 處被替換，3 處省略，祇有一處保留。<sup>④</sup>總而言之，在引述《內篇》的文字

① 《舊唐書》卷四一，第 1665、1666 和 1667 頁。

② “世”被替換爲“代”（卷五第 1b 頁）、“俗”（卷二第 2a、6a 頁和卷三第 2a 頁）和“人”（卷五第 1a 頁）。祇有在神聖詞語“度世”（卷五第 1b 頁）和神仙陳世安的名字（卷五第 5a 頁）中它沒有被替換。“代”還在注解中重複出現（如卷二第 4a 頁，卷三第 4a、5a、6b 頁，卷十第 1a 頁，卷一一第 1a 頁，卷一八第 4a 頁，卷二十第 10a 頁）。“俗”在《九丹經》主要文本中出現 3 次（卷一第 2b 和 6a 頁）。

③ “民”被“人”替換，見卷六第 2a 頁（兩次）和 2b 頁。

④ “治”替換爲“理”（卷六第 2a 頁，兩次）、“政”（卷四第 3a 頁）、“愈”（卷四第 1b 頁）、“療”（卷二十第 17b 頁）、“營”（卷二第 6b 頁）和“修”（卷六第 2a 頁）。其他 3 個例子中它被省略（卷五第 2a、7b 頁，卷八第 4a 頁）。在“治國”一詞中，有 1 處它沒有被替換（卷五第 1a 頁），但其他兩處出自《抱朴子》的文字（《九丹經訣》卷六第 2a 頁）則被“理國”替換。在卷一九第 3a 頁中，出自《三十六水法》的一段引文中“理”也替換了“治”字。

中，這三個字出現 21 處中有 18 處被省略或替換。

不過，“治”字在《九丹經》文中出現 9 處。其中幾處可以解釋為在標準本的煉丹和藥物文字中，該字是“冶”之誤。在傳統和現代中文中，“冶”字主要作為“熔化（某種金屬）”的意思出現，但是它最初指“搗碎（某種礦物）”。<sup>①</sup> 從這個意義上講，“治”字在《九丹經》中以單字或複合詞（和搗或調）出現 4 處。<sup>②</sup> 另外的 5 處出現，反而是作為“合（丹）”的意思使用。<sup>③</sup>

儘管有不一致之處，但是在《內篇》引文中，太宗個人名字的兩個字 10 處出現中有 8 例被替換，高宗個人名字的一個字 11 處出現中有 10 例被替換或省略，這表明《九丹經訣》作於高宗統治時期，也即公元 649 年至 683 年間。

#### 四、結論

上述分析得出的證明連貫一致。引書和人名表明的編撰日期是公元 500 年以後；書目著錄表明《九丹經訣》編於公元 1042 年以前；重量和容積度量表明是唐代或更晚。地名更精確地表明《九丹經訣》出自公元 623 年至 686 年間，而避諱字將其寫作日期進一步限定在公元 649 年至 683 年高宗統治期間。三次提到當時統治的

---

① 赤堀昭：《治法問題》（治法をめぐる問題），第 129 頁；村上嘉實：《漢墓新發現の醫書與抱朴子》（漢墓新發現の醫書と抱朴子），第 389～393 頁。

② 《九丹經訣》卷一，第 6a、8b 和 9b 頁兩次。

③ 《九丹經訣》卷一，第 5b、6b（3 次）和 13b 頁。還請注意《九轉流珠神仙九丹經》中的一段文字，卷下第 13b 頁，《九丹經》中的“治”字（《九丹經訣》卷一第 8b 頁）在這裏作“冶”。

和平盛況，證明了這一斷代。<sup>①</sup>

最後一個細節值得注意。《九丹經訣》中曾青和空青出現之處和《新修本草》文幾乎一字不差，這部藥典奉皇帝之命於 659 年編成。<sup>②</sup> 儘管這些相同的細節不僅僅涉及這些內容，但是它們提出兩個問題。如果像陳國符宣稱的那樣，這些內容的確出自《新修本草》，那麼《九丹經訣》的作者為何祇引這部藥典中兩種孔雀石的條目，而不引他在書中記載的其他十八種礦物？<sup>③</sup> 《九丹經訣》和《新修本草》相同的這些細節是源自第三種共同資料，還是甚至有可能《新修本草》實際引自《九丹經訣》而不實相反？

這些問題目前尚不能解答，不過它們都與上面提出的任何一條重要斷代結論不矛盾。如果《新修本草》是《九丹經訣》的資料來源，那麼《九丹經訣》撰於公元 659 年（而不是公元 649）年至 683 年間。如果《九丹經訣》是《新修本草》的資料來源，那麼《九丹經訣》撰於高宗統治初期的公元 649 年至 659 年間。不過，和《新修本草》部分相似提高了煉丹和藥物摘要是作為皇庭贊助的某單項工作的一部分而撰於同時的可能性。

① 《九丹經訣》，卷二第 6b 頁（“今宇內寧謐”）、卷八第 4b ~ 5a 頁（“當今四海清通”）、卷一四第 2a ~ b 頁（“今聖朝一統寰宇，九域無虞”）。

② 《新修本草》（卷三）第 100、101 頁。

③ 見表 6 所列。



## 徵引文獻

### 原始資料

引用見《道藏》文獻時，包含其在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編《道藏通檢》(*Concordance du Tao - tsang: Titres des ouvrages*, Paris: 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 - Orient, 1975)目錄中所配的編號。

《抱朴子》，見《抱朴子內篇》。

《抱朴子內篇》，葛洪(283—343)，成書於約公元317年，修訂於約公元330年。王明編：《抱朴子內篇校釋》，中華書局1985年版。

《抱朴子神仙金鈞經》，漢至六朝的資料，11世紀前編成現在的形式。見《道藏》，CT917。

《八威召龍妙經》，成書於5世紀初。見《道藏》，CT361。

《本草綱目》，李時珍(1518—1593)，成書於公元1578年，修訂於公元1590年，公元1593年或1596年首次出版。人民衛生出版

社 1975 年版。

《參同契五相類秘要》，盧天驥注(1111—1117)，成書於中唐。見《道藏》，CT905。

《崇文總目》，王堯臣(1001—1056)等，成書於公元 1042 年，現存公元 1144 年版本。見《四庫全書》本。

《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張存惠，成書於公元 1249 年。臺北：南天書局 1976 年版。

《楚辭》，成書於公元前 4 世紀至前 1 世紀。見《四部備要》本。

《大丹鉛汞論》，成書於唐。見《道藏》，CT923。

《大洞煉真寶經九還金丹妙訣》，陳少微(活動於 8 世紀初)，成書於公元 712 年至 734 年。見《道藏》，CT891。

《大洞煉真寶經修伏靈砂妙訣》，陳少微(活動於 8 世紀初)，成書於公元 712 年至 734 年。見《道藏》，CT890。

《丹論訣旨心鑑》，成書於唐。見《道藏》，CT935。

《道典論》，成書於唐。見《道藏》，CT1130。

《道教義樞》，孟安排(活動於公元 699 年左右)。見《道藏》，CT1129。

《道門定制》，呂元素(活動於 1188—1201)。見《道藏》，CT1224。

《道樞》，曾慥(?—1155)，成書於約公元 1140 年。見《道藏》，CT1017。

《道藏闕經目錄》，成書於約公元 1445 年。見《道藏》，CT1430。

《登真隱訣》，陶弘景(456—536)。見《道藏》，CT421。

《洞神八帝妙精經》，成書於 4 世紀(?)。見《道藏》，CT640。

《洞玄靈寶二十四生圖經》，成書於 5 世紀初。見《道藏》，CT1407。

《洞玄靈寶真靈位業圖》，陶弘景(456—536)、閻丘方遠(?—902)編。見《道藏》，CT167。

《洞真高上玉帝大洞雌一玉檢五老寶經》，7 世紀有早期資料。見《道藏》，CT1313。

《洞真太上說智慧消魔真經》，成書於 4 世紀後期。見《道藏》，CT1344。

《二十四生圖》，見《洞玄靈寶二十四生圖經》。

《廣黃帝本行記》，成書於唐。見《道藏》，CT290。

《廣弘明集》，道宣(596—667)。見《大正新修大藏經》，T. 2103。

《管子》，成書於公元前 5 世紀至前 1 世紀。見《諸子集成》本。

《漢天師世家》，張正常(1335—1378)、張宇初(1361—1410)編，張國祥(?—1611)增補。見《道藏》，CT1463。

《漢書》，班固(30—92)等，成書於約公元 90 年。中華書局 1962 年版。

《後漢書》，范曄(398—445)等，成書於公元 445 年。中華書局 1965 年版。

《淮南子》，劉安，成書於約公元前 139 年。見劉文典編：《淮南鴻烈集解》，商務印書館 1923 年版。

《還丹肘後訣》，成書於唐。見《道藏》，CT915。

《黃帝九鼎神丹經訣》，成書於公元 649 年至 684 年。見《道藏》，CT885。

《黃庭內景經》，原本成書於 3 或 4 世紀初。注托名務成子，但

從第 3 節開始實際上是白履忠(全盛期 722—729)。見《雲笈七籤》(CT1032), 11—12. 27b。

《黃庭外景經》，原本成書於 3 或 4 世紀初。白履忠(全盛期 722—729)注。見《雲笈七籤》(CT1032), 12. 28a—56b。

《華陽陶隱居內傳》，賈嵩，成書於唐。見《道藏》，CT300。

《醫心方》，丹波康賴(912—995)，成書於公元 984 年。見《日本古典全集》1935 年版。

《江文通集匯注》。中華書局 1984 年版。

《金丹大要》，陳致虛(1289—1335 年後)。見《道藏》，CT1067。

《金石簿五九數訣》，成書於唐(686 年後)。見《道藏》，CT907。

《舊唐書》，劉昫(887—946)等，成書於公元 945 年。中華書局 1975 年版。

《九丹經訣》，見《黃帝九鼎神丹經訣》。

《九轉還丹經要訣》，見《太極真人九轉還丹經要訣》。

《九轉流珠神仙九丹經》，成書於六朝到初唐。見《道藏》，CT952。

《琅玕華丹上經》，見《太微靈書紫文琅玕華丹神真上經》。

《老君開天經》，很可能成書於 6 世紀。見《雲笈七籤》(CT1032), 2. 9a—14b。

《老子》，成書於公元前 4 世紀至前 3 世紀。見《諸子集成》本。

《老子中經》，成書於公元 3 世紀至 4 世紀。見《雲笈七籤》(CT1032), 卷一八至一九。

《列仙傳》，成書於公元前 1 至 2 世紀。Kaltenmark(康德謨)批注本, *Le Lie—sien tchouan*。

《龍虎還丹訣》，成書於早唐。見《道藏》，CT909。

《論衡》，王充(27—100)，成書於宏願 70 年至 80 年。見黃輝編：《論衡校釋》，商務印書館 1938 年版；臺北：商務印書館 1983 年重印。

《論語》，成書於公元前 5 世紀至前 3 世紀。《論語引得》本，哈佛燕京學社漢學索引系列，增刊 16。哈佛燕京學社 1940 年版。

《茅山志》，劉大彬(全盛期 1317—1328)，成書於約公元 1320 年。見《道藏》，CT304。

《日本國見在書目錄》，藤原佐世(?—898)，成書於約公元 891 年。見《續群書類從》本。

《全唐文》，董誥(1740—1818)，成書於公元 1814 年。中華書局 1983 年。

《阮籍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

《三天內解經》，成書於 5 世紀中期。見《道藏》，CT1205。

《三十六水法》，成書於六朝，可能包含漢代資料。見《道藏》，CT930。

《上洞心丹經訣》，成書於唐。見《道藏》，CT950。

《上清大洞真經》，成書於 4 世紀。見《道藏》，CT6。

《上清道寶經》，成書於唐(?)。見《道藏》，CT1353。

《上清後聖道君列紀》，成書於 4 世紀。見《道藏》，CT442。

《上清九丹上化胎精中記經》，原本成書於 4 世紀後期。見《道藏》，CT1382。

《上清明鑒要經》，成書於 6 世紀後期(?)。見《道藏》，CT1206。

《上清太上帝君九真中經》，成書於 4 世紀，後來有補充。見《道藏》，CT1376。

《神仙金鈞經》，見《抱朴子神仙金鈞經》。

《史記》，司馬遷（約前 145—前 86），約成書於公元前 90 年。  
中華書局 1985 年版。

《石藥爾雅》，梅彪，序言 806。見《道藏》，CT901。

《書經》，約成書於公元前 9 至前 4 世紀。《尚書通檢》本，顧頡剛編。哈佛燕京學社 1936 年版；舊金山：中國研究資料中心 1978 年重印。

《說文解字詁林》，丁福保（1874—1952）。商務印書館 1932 年版。

《說文解字注》，段玉裁（1735—1815）。1872 年版。

《四川通志》，（1）為 1736 年版，（2）為 1816 年版。

《宋史》，脫脫（1313—1355）等，成書於公元 1345 年。中華書局 1977 年版。

《隋書》，魏徵（580—643）等，成書於公元 636 年。中華書局 1973 年版。

《太古土兌經》，成書於唐（？）。見《道藏》，CT949。

《太極真人九轉還丹經要訣》，成書於 4 世紀。見《道藏》，CT889。

《太平廣記》，李昉（925—996）等，成書於公元 984 年。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9 年版。

《太平經》，成書於 2 世紀。見王明：《太平經合校》，中華書局 1960 年版。

《太平御覽》，李昉（925—996）等，成書於公元 983 年。見《四庫叢刊》本。臺北：商務印書館 1986 年版。

《太清丹經要訣》，孫思邈（全盛期公元 673 年，傳統日期是公

元 581 年至 682 年)。見《雲笈七籤》(CT1032),卷七一。

《太清經天師口訣》，成書於六朝或唐初(683 前)。見《道藏》，CT883。

《太清金液神丹經》，成書於漢至六朝。見《道藏》，CT880。

《太清石壁記》，根據之前的版本編於公元 758 年或 759 年。見《道藏》，CT881。

《太上靈寶五符序》，成書於 4 世紀。見《道藏》，CT388。

《太上諸天靈書度命妙經》，原本成書於 5 世紀初。見《道藏》，CT23。

《太微靈書紫文琅玕華丹神真上經》，成書於 4 世紀。見《道藏》，CT255。

《通志略》，鄭樵(1104—1162)，成書於公元 1161 年。見《四部備要》本。

《無上秘要》，約成書於公元 580 年。見《道藏》，CT1138。

《想爾》，約成書於公元 200 年。見饒宗頤：《老子想爾注校證》，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版。

《笑道論》，甄鸞(全盛期 535—581)，成書於公元 570 年。見《廣弘明集》，52. 143c—152c。

《新唐書》，歐陽修(1007—1072)等，成書於公元 1060 年。中華書局 1975 年版。

《新修本草》，蘇敬(即蘇恭)等，成書於公元 659 年。岡西爲人：《重輯新修本草》，1964 年版。

《荀子》，成書於公元前 300 年至前 250 年。見《諸子集成》本。

《顏氏家訓》，顏之推(531—591)，約成書於公元 589 年。見《四部叢刊》本。

《鹽鐵論》，桓寬，約成書於公元前 60 年。王利器：《鹽鐵論校注》，古典文學出版社 1958 年版。

《易經》，原始部分約成書於公元前 9 世紀，注和附文約成書於公元前 350 年至前 250 年。《周易引得》本，哈佛燕京學社漢學索引系列，增刊 10。哈佛燕京學社 1935 年版。

《墉城集仙錄》，杜光庭（850—933），約成書於公元 914 年。見《道藏》，CT783。

《雲笈七籤》，張君房（全盛期 1008—1029），約成書於公元 1028 年。見《道藏》，CT1032。

《張真人金石靈砂論》，張九垓，撰於公元 742 年至 770 年。見《道藏》，CT887。

《真靈位業圖》，見《洞玄靈寶真靈位業圖》。

《真誥》，陶弘景（456—536）。見《道藏》，CT1016。

《正一法文天師教戒科經》，包含最早出自 3 世紀的材料。見《道藏》，CT789。

《直齋書錄解題》，陳振孫，約成書於公元 1240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

《種芝草法》，成書於六朝後期。見《道藏》，CT933。

《周易參同契分章注》，陳致虛（1289—1335 年後）著。見《四庫全書》本。

《周易參同契注》，約成書於公元 700 年。見《道藏》，CT1004。

《莊子》，成書於公元前 4 世紀至前 2 世紀。《莊子引得》本，哈佛燕京學社漢學索引系列，增刊 20。哈佛燕京學社 1947 年版。

《諸家神品丹法》，成書於唐到宋。見《道藏》，CT918。

《紫陽真人內傳》，成書於 4 世紀。見《道藏》，CT303。



## 研究論著

赤堀昭:《治法をめぐる問題》(《治法問題》)。載山田慶児編,《新発見中國科學史資料の研究》,2:123~165。2卷。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85年版。

Andersen, Poul (安保羅). "Talking to the Gods: Visionary Divination in Early Taoism (The Sanhuang Tradition) (《與神語:早期道教中的預卜〈三皇傳統〉》)." *Taoist Resources* 5.1 (1994): 1~24.

——. *The Method of Holding the Three Ones: A Taoist Manual of Meditation of the Fourth Century A. D* (《守三一法:一部四世紀的道教冥想手冊》). London and Malmö: Curzon Press, 1979.

——. "The Practice of *Bugang* (《步罡術》)." *Cahiers d'Extrême - Asie* 5 (1989—1990): 15~53.

Baldrian - Hussein, Farzeen (巴德裏安 - 侯賽因). *Inner Alchemy: Notes on the Origin and Use of the Term Neidan* (《內丹:“內丹”一詞的起源和應用的注解》). *Cahiers d'Extrême - Asie* 5 (1989—1990): 163~90.

Bokenkamp, Stephen R (柏夷). *Early Daoist Scriptures* (《早期道經》). With a contribution by Peter Nickers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 "The Peach Flower Font and the Grotto Passag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06 (1986): 65~77.

——. "Sources of the Ling - pao Scriptures (《靈寶經的起源》)." In Michel Strickmann, ed., *Tantric and Taoist Studies in Honour of*

Rolf A. Stein, 2: 434 ~ 486. 3vols. Bruxelles: Institute Belge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 1981—1985.

Boltz, Judith M(鮑菊隱). *A Survey of Taoist Literature: Tenth to Seventeen Centuries* (《十至十七世紀道教文獻概覽》). Berkele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7.

Cahill, Suzanne E. (柯素芝) “Sublimation in Medieval China: The Case of the Mysterious Woman of the Nine Heavens(《中世紀中國的升華: 以九天玄女爲例》).” *Journal of Chinese Religions* 20 (1992): 91 ~ 102.

Campany, Robert F. (康若柏) *To Live as long as Heaven and Earth: A Translation and Study of Ge Hong's Traditions of Divine Transcendents* (《與天地同壽: 葛洪〈神仙傳〉的翻譯和研究》).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曹元宇:《中國古代金丹家的設備及方法》,見王璉等主編《中國古代金屬化學及金丹術》,上海:中國科學圖書儀器公司1955年版,第67~87頁。首先發表於《科學》第11卷第1期(1933),第31~54頁。

陳國符:《道藏源流考》,中華書局1963年版。

陳國符:《道藏源流續考》,臺北:明文書局1983年版。

Corbin, Henri(科爾賓). *L'homme de lumière dans le soufisme iranien* (《伊朗蘇非派教義中的人類之光》). Chambéry: Editions Présence, 1971.

Despeux, Catherine (戴思博). “Gymnastics: The Ancient Tradition.” In Livia Kohn, ed. in cooperation with Yoshinobu Sakade, *Taoist Meditation and Longevity Techniques*, 225 ~ 261.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9.

——. *Immortelles de la Chine ancienne: Taoïsme et alchimie féminine* (《中國古代的女仙: 道教和女丹》). Puiseaux: Pardes, 1990.

——. *Taoïsme et corps humain; Le Xiuzhen tu* (《修真圖》——道教與人體). (Paris: Guy Trédaniel, 1994).

De Woskin, Kenneth (杜志豪). "A Source Guide to the Lives and Techniques of Han and Six Dynasties *Fang - shih* (《漢六朝方士生平和技術資料》)."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Religion Bulletin* 9(1981): 79 ~ 105.

——. *Doctors, Diviners, and Magicians of Ancient China: Biographies of Fang - shih* (《中國古代的醫、卜和巫: 方士傳》).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Diény, Jean - Pierre (架溺). "Pour un lexique de l'imagination littéraire en Chine: Le symbolisme du soleil (《中國文學想象彙編: 太陽的象徵含義》)."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 - Orient* 69(1981): 119 ~ 152.

Dubs, Homer H (杜布斯). *The History of the Former Han Dynasty by Pan Ku* (《班固〈漢書〉》). 3 vols. Baltimore: Waverly Press, 1938—1955.

——. "The Beginnings of Alchemy (《煉丹術的發端》)." *Isis* 38 (1947): 62 ~ 86.

Esildsen, Stephen E. (蘇德朴) *Asceticism in Early Chinese Religion* (《早期中國宗教的禁欲主義》).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8.

Esposito, Monica (莫尼卡). “Sun – Worship in China: The Roots of Shangqing Taoist Practices of Light (《中國的太陽崇拜: 上清道教光修煉的根源》).” *Cahiers d’Extrême – Asie* 14 (2004): 345 ~ 402.

福井康順:《道教の基礎的研究》(《道教基礎的研究》)。東京:書籍文物流通會 1958 年版。

Fung Yu—lan (馮友蘭). *A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中國哲學史》). Translated by Derk Bodde. 2 vol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2—1953.

Girardot, Norman J. (諾曼·吉拉多特) *Myth and Meaning in Early Taoism: The Theme of Chaos (hun – tun)* (《早期道教中的神話和意義: 混沌主題》).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Graham, A. C. (葛瑞漢) *Disputers of the Tao: Philosophy Argument in Ancient China* (《論道者: 中國古代哲學論辯》). La Salle (Ill): Open Court, 1989.

Granet, Marcel (葛蘭言). *Danses et légendes de la Chine ancienne* (《古代中國之舞蹈與傳說》). 2 vols.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59.

國家計量總局:《中國古代度量衡圖集》, 文物出版社 1981 年版。

Halleux, Robert (阿勒). *Les textes alchimiques* (《煉金術文獻》). Turnhout: Brepols, 1979.

Harper, Donald (夏德安). “A Note on Nightmare Magic in Ancient and Medieval China (《古代及中古中國噩夢幻術注解》).” *T’ang Studies* 6 (1988): 69 ~ 76.

———. *Early Chinese Medical Literature: The Mawangdui Medical*

*Manuscripts*(《早期中國的醫學文獻：馬王堆醫學抄本》). London and New York: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1998.

——. “Physicians and Diviners; The Relation of Divination to the Medicine of the Huangdi neiijing (Inner Canon of the Yellow Thearch)(《醫者與卜者：《黃帝內經》中的占卜和醫學的關係》).” *Extrême – Orient, Extrême – Occident* 21 (1999): 91 ~ 110.

——. “The Sexual Arts of Ancient China as Described in Manuscript of the Second Century B. C. (《公元前二世紀寫本所述中國古代的房中術》).”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7 (1987): 539 ~ 593.

——. “Warring States Natural Philosophy and Occult Thought (《戰國的自然哲學和神秘思想》).” In Machael Loewe and Edward Shaughnessy,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From the Origins to 221 B. C.* (《劍橋中國古代史：從起源到公元前 221 年》), 813 ~ 88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awkes, David(戴維·霍克思). *The Songs of the South: An Ancient Anthology of Ancient Chinese Poems by Qu Yuan and Other Poets*(《楚辭》：一部中國古代詩人屈原等人的古選集).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85.

Ho Peng Yoke(何丙郁). *Li, Qi and Shu: An Introduction to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理、氣、數：中國科學與文明概要》).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5.

——. *On the Dating of Taoist Alchemical Texts*(《關於道教煉丹文獻的斷代》). Brisbane: Griffith University, 1979.

Ho Ping - Yü (何丙郁) and Joseph Needham (李約瑟).

“Theories of Categories in Early Mediaeval Chinese Alchemy (《中古早期中國煉丹術中的分類理論》)。”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22 (1959): 173 ~ 210.

Holzman, Donald (侯思孟). “The Wang Ziqiao Stele (《王子喬碑》)。” *Rocznik Orientalistyczny* 47. 2 (1991): 77 ~ 83. Repr. in *Immortals, Festivals and Poetry in Medieval China*, essay no. 2 (Aldershot: Ashgate, 1998).

本田濟、沢田瑞穂、高馬三良：《抱朴子》，見《中國古典文學大系》第8卷《抱朴子·列仙傳·神仙傳·山海經》（《抱朴子·列仙傳·神仙傳·山海經》），東京：平凡社1969年版。

Hou Ching-lang (侯錦郎). “The Chinese Belief in Baleful Stars (《中國的災星信仰》)。” In Holmes Welch and Anna Seidel, eds., *Facets of Taoism: Essays in Chinese Religion*, 193 ~ 228.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胡孚琛：《道教史上的內丹學》，載《世界宗教研究》1989年第2期，第1~22頁。

胡孚琛：《魏晉神仙道教——抱朴子內篇研究》，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Kalinowski, Marc (馬克). *Cosmologie et divination dans la Chine ancienne: Le Compendium des Cinq Agents (Wuxing dayi, Vie siecle)* (《中國古代的宇宙論和占卜：〈五行大義〉》). Paris: 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 - Orient, 1991.

——. “Les traités de Shuihudi et l'hémérologie chinoise à la fin des Royaumes - Combattants (《睡虎地律書與戰國末期的中國曆法》)。” *T'oung Pao* 72 (1986): 175 ~ 227.

Kaltenmark, Max (康德謨). *Le Lie - sien tchouan (Biographies légendaires des Immortels taoïstes de l' antiquité)* (《〈列仙傳〉古代道教神仙傳記》). Pékin: Université de Paris, Publications du Centre d' Études Sinologiques de Pékin, 1953.

——. “*Ling - Pao: Note sur un terme du taoïsme religieux* (《靈寶：關於一個道教術語的注釋》). ” *Mélanges publiés par l' 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 Collège de France* 2 (1960) : 559 ~ 588. Paris: 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 Collège de France.

——. “*Miroirs magiques* (《魔鏡》). ” In *Mélanges de sinologie offerts à Paul Démieville*, 151 ~ 166. Paris: 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 1974.

Karlgren, Bernhard (高本漢). *Grammata Serica Recensa* (《古漢語字典》). Stockholm: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1957.

加藤千惠：《〈老子中經〉と内丹思想の源流》(《〈老子中經〉與内丹思想的源流》), 載《東方宗教》87(1996) : 21 ~ 38。

Keightley, David N. (吉德煒) *Sources of Shang History: The Oracle - Bone Inscriptions of Bronze Age China* (《商代史料——中國青銅時期的甲骨文》). Berkeley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Kiang Chao - yuan (江紹原). *Le voyage dans la Chine ancienne* (《中國古代旅行之研究》). Translated by Fan Jen (范任譯). Shanghai: Commission mixte des ouvres franco chinoises (上海: 中法文化出版交換委員會), 1937. Repr. Ventiane: Éditions Vithagna, 1975. 原版題為《中國古代旅行之研究》(商務印書館 1935 年版)。

Kim Daeyeol (金大烈). “*Le symbolisme de la force vitale en*

Chine ancienne: Modèles et significations dans l' alchimie taoïste opératoire (Études des pratiques alchimiques du *Baopuzi neipian*) (《中國古代生命力的象徵系統:道教煉丹術中的模式和意義〈抱朴子內篇〉的煉丹實踐研究》).” Ph. D. diss., Université de Paris – Sorbonne, 2000.

Kohn, Livia (科恩). “Guarding the One: Concentrative Meditation in Taoism (《守一:道教中的凝神冥想》).” In Kohn Livia, ed. in cooperation with 坂出祥伸, *Taoist Meditation and Longevity Techniques*, 125 ~ 158.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9.

——. *Laughing at the Tao: Debates among Buddhists and Taoists in Medieval China* (《笑道:中古中國的佛道論爭》).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 “The Mother of the Tao (《道之母》).” *Taoist Resources* 1. 2 (1989): 37 ~ 113.

小南一郎:《壺型の宇宙》(《壺型宇宙》),載《東方學報》61 (1989):165 ~ 221。

Kroll, Paul W. (柯睿) “Body Gods and Inner Vision: The Scripture of the Yellow Court (《人體神與內觀:〈黃庭經〉》).” In Donald S. Lopez, ed., *Religions of China in Practice*, 149 ~ 155.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 “On ‘Far Roaming’” (《關於〈遠游〉》).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16 (1996): 653 ~ 669.

熊谷治:《中國古代の朱しこっしゝて》(《中國古代的丹砂》),載《東方學報》61 (1981):17 ~ 29。



Lagerwey, John (勞格文). "Deux écrits taoïstes anciens (《兩篇古代道教著作》)." *Cahiers d' Extrême - Asie* 14 (2004): 139 ~ 171.

——. "Écriture et corps divin en Chine (《中國的文字和神聖的身體》)." In Charles Malamoud and Jean - Pierre Vernant, eds., *Crops des dieux (Le temps de la réflexion, 7)*, 275 ~ 285. Paris: Gallimard, 1986.

——. "Le Yun - ji qi - qian: Structure et source (《〈雲笈七籤〉: 結構和資料來源》)." In Kristofer Schipper, *Projet Tao - tsang: Index du Yunji qiqian*, xix - lxxi. 2 vols. Paris: École Française d' Extrême - Orient, 1981.

——. *Taoist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 and History* (《中國社會和歷史中的道教儀式》). New York: Macmillan, 1987.

——. *Wu - shang pi - yao: Somme taoïste du VIe siècle* (《〈無上秘要〉: 六世紀的道教總匯》), Paris: École Française d' Extrême - Orient, 1981.

勞幹:《中國丹砂之應用及其推演》,載《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本,1987年版,第519~531頁。

Larre, Claude (顧從義). *Le Traité VII du Houai Nan Tseu: Les Esprits légers et subtils animateurs de l' Essence* (《〈淮南子〉: 精神訓》). Taipei, Paris, Hong Kong: Institut Ricci, 1982.

Larre, Claude (顧從義), Isabelle Robinet (賀碧來), and Elisabeth Rochat de la Vallée (伊麗莎白·羅莎·德·拉瓦裏). *Les grands traités du Huainan zi* (《〈淮南子〉諸訓》). Paris: Institut Ricci, Les Éditions du Cerf, 1993.

Le Blanc, Charles (白光華). *Huai - nan Tzu: Philosophical*

*Synthesis in Early Han Thought* (《〈淮南子〉：前漢思想的哲學綜合》).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5.

——. “From Ontology to Cosmogony: Notes on *Chuang Tzu* and *Huai - nan Tzu* (《從本體論到宇宙的起源：〈莊子〉和〈淮南子〉注釋》).” In Charles Le Blanc and Susan Blader, eds., *Chinese Ideas about Nature and Society: Studies in Honour of Derk Bodde*, 117 ~ 129.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9.

Lewis, Mark Edward (魯威儀). *Writing and Authority in Early China* (《中國早期的書寫與權力》).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9.

劉樂賢：《尹灣漢墓出土曆譜及其相關問題》，載《漢學》1998年第3期，第247～257頁。

Loewe, Michael (魯惟一). “The Almanacs (*jih - shu*) form *Shui - hu - ti*: A Preliminary Survey (《睡虎地秦簡日書初步研究》).” *Asia Major* 3rd series, 1(1988):1 ~ 27.

前田繁樹：《〈老子中經〉覺書》(《〈老子中經〉覺書》)，載坂出祥伸編《中國古代養生思想の総合的研究》，474～502。東京：平河出版社1988年版。

Major John S. (梅杰) *Heaven and Earth in Early Han Thought: Chapters Three, Four, and Five of the Huainanzi* (《漢代早期思想中的天地：〈淮南子〉三、四、五卷》).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

Maspero, Henri (馬伯樂). “Un texte taoïste sur l’Orient romain (《遠東的一種道教文獻》).” In Henri Maspero, *Mélanges posthumes sur les religions et l’histoire de la Chine*, vol. 3: *Études Historiques* 93 ~

108. Paris: Civilisation du Sud, 1950. First published as “Un texte chinois inconnu sur le pays de Ta - ts’ in (Orient romain),” *Mémoires de l’Institut Français* 17(1937):377 ~387.

孟乃昌:《道教與中國煉丹術》,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版。

孟乃昌:《中國煉丹術原著評介》,載《世界宗教研究》1984年第4期,第72~84頁。

Mollier, Christine (穆瑞明). “Les cuisines de Laozi et du Buddha(《老子和佛陀之厨》).” *Cahiers d’ Extrême ~ Asie* II (2000):45 ~90.

——. *Une apocalypse taoïste du Ve siècle; Le Livre des Incantations Divines des Grottes Abyssales*(《五世紀的一部道教啓示錄:〈洞淵神咒經〉》). Paris: Collège de France, 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 1990.

諸橋轍次:《大漢和辭典》,第13冊。東京:大修館書店,1955~1960。

村上嘉実:《漢墓新發現の醫書と抱朴子》(《漢墓新發現的醫書與抱朴子》),載《東方學報》,53(1981),第387~421頁。

——《煉金術》,載福井康順等主編《道教》,1:285~328,3卷。東京:平河出版社1983年版。

Needham, Joseph (李約瑟).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中國科學技術史》), vol. 2: *History of Scientific Thought* (《科學思想史》), 王鈴協助。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6.

——.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中國科學技術史》), vol. 5: *Chemistry and Chemical Technology* (《化學及相關技術》), part I: *Paper and Printing* (《造紙和印刷術》), by Tsien Tsuen -

Hsui(錢存訓).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中國科學技術史》), vol. 5: *Chemistry and Chemical Technology*(《化學及相關技術》), part II: *Spagyric Discovery and Invention: Magisteries of Gold and Immortality*(《煉丹術的發現和發明:金丹和長生》), with the collaboration of Lu Gwei - Djen (魯桂珍協助).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

——.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中國科學技術史》), vol. 5: *Chemistry and Chemical Technology*(《化學及相關技術》), part III: *Spagyric Discovery and Invention: Historical Survey, from Cinnabar Elixirs to Synthetic Insulin*(《煉丹術的發現和發明:從金丹到合成胰島素的歷史考察》), with the collaboration of Ho Ping - Yü and Lu Gwei - Djen(何丙郁、魯桂珍協助).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中國科學技術史》), vol. 5: *Chemistry and Chemical Technology*(《化學及相關技術》), part IV: *Spagyric Discovery and Invention: Apparatus, Theories and Gifts*(《煉丹術的發現和發明:設備、理論和禮物》), with the collaboration of Ho Ping - Yü and Lu Gwei - Djen and a contribution by Nathan Sivin (何丙郁、魯桂珍協助, 席文貢獻一部分).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中國科學技術史》), vol. 5: *Chemistry and Chemical Technology*(《化學及相關技術》), part VII: *Military Technology; The Gunpowder Epic*(《軍事技術:火藥的史詩》), with the collaboration of Ho Ping - Yü, Lu Gwei - Djen,

and Wang Ling(何丙郁、魯桂珍、王鈴協助).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Ngo Van Xuyet(吳文綴). *Divination, magie et politique dans la Chine ancienne*(《中國古代的占卜、方術和政治》). *Essai suivi de la traduction des“Biographies des Magiciens” tirées de l’“Histoire des Han postérieurs.”*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76.

Nickerson, Peter(倪輔乾). “The Southern Celestial Masters(《南天師道》).” In Livia Kohn, ed., *Daoism Handbook*, 256 ~ 282. Leiden: E. J. Brill, 2000.

大淵忍爾:《道教史の研究》(《道教史研究》),岡山:岡山大學共濟會書籍部,1964。

——. “On *Ku Ling - pao - ching* (《靈寶經研究》).” *Acta Asiatica* 27(1974):33 ~ 56.

——. “The Formation of the Taoist Canon(《道藏的形成》).” In Holmes Welch and Anna Seidel, eds., *Facets of Taoism: Essays in Chinese Religion*, 253 ~ 267.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orkert, Manfred(波克特). *Biographie d’un taoïste légendaire: Tcheou Tseu - yang*(《〈紫陽真人內傳〉研究》). Paris: Collège de France, 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 1979.

Pregadio, Fabrizio. “A Work on the *Materia Medica* in the Taoist Canon: *Instructions on an Inventory of Forty - five Metals and Minerals* (《見〈道藏〉中的一部本草著作:〈金石簿五九數訣〉》).” *Asiatica Venetiana* 2(1997):139 ~ 160.

——. “Early Daoist Medit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Inner Alchemy

(《早期道教冥想與內丹的起源》)。” Forth - coming in Benjamin Penny, ed., *Daoist Books and Daoist Histories: Essays in Honour of Emeritus Professor Liu Ts' un - yan*.

——. “Elixirs and Alchemy(《丹與煉丹術》)。” In Livia Kohn, ed., *Daoism Handbook*, 165 ~ 195. Leiden: E. J. Brill, 2000.

——.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Zhouyi cantong qi*(《〈周易參同契〉的早期歷史》)。” *Journal of Chinese Religions* 30 (2002): 149 ~ 176.

——. “The Notion of ‘Form’ and the Ways of Liberation in Daoism(《道教中的“形”概念及其解脫之道》)。” *Cahiers d' Extrême - Asie* 14(2004): 95 ~ 130.

——. “The Representation of Time in the *Zhouyi cantong qi*(《〈周易參同契〉中的時間表現》)。” *Cahiers d' Extrême - Asie* 8 (1995): 155 ~ 173.

任繼愈主編:《中國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任繼愈、鍾肇鵬主編:《道藏提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1 年版。

Rickett, W. Allyn (李克). *Guanzi: Political,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Essays from Early China*(《〈管子〉:中國早期的政治、經濟和哲學文論》)。2 vol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 1998.

Robinet, Isabelle (賀碧來). *Introduction à l' alchimie intérieure taoïste: De l' unité et de la multiplicité*(《道教內丹引論:一和多》)。Avec une traduction commentée des Versets de l' éveil à la Vérité. Paris: Les Éditions du Cerf, 1995.

——. *La révélation du Shangqing dans l'histoire du taoïsme* (《道教史上的上清降經》). 2 vols. Paris: École Française d' Extrême - Orient, 1984.

——. "Metamorphosis and Deliverance from the Corpse in Taoism (《道教中的變形和尸解》)." *History of Religions* 19 (1979): 37 ~ 70.

——. "Randonnées extatiques des taoïstes dans les astres (《道士在星辰中的出神遠游》)." *Monumenta Serica* 32 (1976): 159 ~ 273.

——. "Shangqing: Highest Clarity (《上清》)." In Livia Kohn, ed., *Daoism Handbook*, 196 ~ 224. Leiden: E. J. Brill, 2000.

——. *Taoism: Growth of a Religion* (《道教史》). Phyllis Brooks 譯.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最先發表為 *Histoire du Taoïsme des origines au XIVe siècle* (《道教史——到十四世紀止》) (Paris: Les Éditions du Cerf, 1991).

——. *Taoist Meditation: The Mao - shan Tradition of Great Purity* (《道教冥想：茅山的太清傳統》). Julian F. Pas and Norman J. Girardot 譯,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 最先發表為 *Méditation taoïste* (Paris: Dervy Livres, 1979).

Robson, James (羅柏松). "The Polymorphous Space of the Southern Marchmount (《南岳的多種場所》)." *Cahiers d' Extrême - Asie* 8 (1995): 221 ~ 264.

Roth, Harold D. (羅浩) *Original Tao: Inward Training (Nei - yeh) and the Foundations of Taoist Mysticism* (《原道：〈內業〉與道家神秘主義的基礎》).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 *The Textual History of the Huai - nan Tzu* (《〈淮南子〉的

文獻史》). Ann Arbor: The Association of Asian Studies, 1992.

坂出祥伸. “The Taoist Character of the ‘Chapter on Nourishing Life’ of the *Ishinpō* (《〈醫心方〉“養生篇”的道教特徵》). ”《關西大學文學論集》36. 2 (1986): 775 ~ 798.

——. 《陶弘景における服藥・煉丹》(《關於陶弘景的服藥和煉丹》), 載《中國思想研究——醫藥養生・科學思想篇》, 第113 ~ 146 頁。大阪: 關西大學出版部 1999 年版。

佐中壯: 《丹の字義と実体の変遷》(《丹的字義與字體變遷》), 載佐中壯主編《戰國・宋初間の信仰と技術の關係》, 第262 ~ 291 頁。伊勢: 皇學館大學出版部, 1975。

Schafer, Edward H. (薛愛華) “The Scripture of the Opening of Heaven by the Most Lord Lao (《老君開天經》). ” *Taoist Resources* 7. 2 (1997): 1 ~ 20.

——. “The Stove God and the Alchemists (《竈神與煉丹家》). ” In Laurence G. Thompson, ed., *Studia Asiatica: Essays in Asian Studies in Felicitation of the Seventy-fifth Anniversary of Professor Chen Shou-yi*, 262 ~ 266. San Francisco: Chinese Materials Center, 1975.

——. “The Transcendent Vitamin: Efflorescence of Lang-kan (《仙人維他命: 琅玕華》). ” *Chinese Science* 3 (1978): 27 ~ 38.

Schafer, Edward H. (薛愛華), and Benjamin E. Wallacker (本杰明·沃拉克). “Local Tribute Products of the T’ang Dynasty (《唐代的方貢品》). ”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4 (1957—1958): 213 ~ 248.

Schipper, Kristopher (施舟人). “The Inner World of the *Laozi*



zhongjing(《〈老子中經〉的內在世界》)。” In Huang Chun - chieh and Erik Zürcher, eds., *Time and Space in Chinese Culture*, 114 ~ 131. Leiden: E. J. Brill, 1995.

Schipper, Kristopher (施舟人), and Wang Hsiu - huei. “Progressive and Regressive Time Cycles in Taoist Ritual(《道教儀式中的進退時間循環》)。” In J. T. Frazer, N. Lawrence, and F. C. Haber, eds., *Time, Science, and Society in China and the West (The Study of Time, V)*, 185 ~ 205.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86.

Seidel, Anna (索安). “Imperial Treasures and Taoist sacraments: Taoist Roots in the Apocrypha(《皇家寶藏與道教聖物：道教的讖緯之源》)。” In Michel Strickmann, ed., *Tantric and Daoist Studies in Honour of Rolf A. Stein*, 2:291 ~ 371. 3 vols. Bruxelles: Institute Belge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 1981 ~ 1985.

——. *La divinisation de Lao tseu dans le Taoïsme des Han*(《論漢代道教對老子的神化》). Paris: École Française d' Extrême - Orient, 1969. 1992 重印.

——. “Traces of Han Religion in Funeral Texts Found in Tombs(《漢墓喪葬作品中的宗教遺迹》)。” 載秋月觀英編《道教と宗教文化》,第 678 ~ 714 頁。東京:平河出版社 1987 年版。

新村出:《広辞苑》(《廣辭苑》)。東京:岩波書店 1991 年版。

白川静:《漢字の世界》(《漢字的世界》),東京:平凡社 1976 年版。

Sivin, Nathan (席文). *Chinese Alchemy: Preliminary Studies*(《中國煉丹術的初步研究》).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 “Chinese Alchemy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Time(《中國煉丹術與時間的轉換》).” In Nathan Sivin, 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East Asia: Articles from Isis, 1913 ~ 1975*, 109 ~ 122. New York: Science History Publications, 1977. 最初發表於 *Isis* 67 (1976): 513 ~ 27.

——. “State, Cosmos, and Body in the Last Three Centuries B. C.(《公元前最後三個世紀的國家、宇宙和身體》).”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5 (1995): 5 ~ 37.

——. “The Myth of the Naturalists(《自然學家們的神怪故事》).” In Nathan Sivin, *Medicine,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in Ancient China: Researches and Reflections*, IV. Aldershot: Variorum, 1995.

——. “The Theoretical Background of Elixir Alchemy(《金丹術的理論背景》).” In 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 5: *Chemistry and Chemical Technology*, part IV: *Spagyric Discovery and Invention: Apparatus, Theories and Gifts*, 210 ~ 30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曾布川寬:《漢代畫像石における升仙圖の系譜》(《漢代畫像石中的升仙圖系譜》),載《東方學報》65(1993):23 ~ 221。

Soymié, Michel (蘇遠鳴). “Le Lo - feou chan: Étude de géographie religieuse(《羅浮山:宗教地理研究》).”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 - Orient* 48 (1956): 1 ~ 137.

Stein, Rolf A. (石泰安). “Aspects de la foi jurée en Chine(《中國盟誓面面觀》).” *Annuaire du Collège de France* 67 (1968): 411 ~ 415.

——. *Le monde en petit : Jardins en miniature et habitations dans la pensée religieuse d' Extrême - Orient* (《微縮世界：遠東宗教思想中的微縮園林與住宅》). Paris: Flammarion, 1987.

——. “Remarques sur les mouvements du taoïsme politico - religieux au IIe siècle ap. J. - C. (《論公元二世紀道教之政教活動》).” *T'oung Pao* 50 (1963) : 1 ~ 78. Translated into Japanese, with addenda in French, in *道教研究/Études Taoïstes* 2 (1967) ii - xi.

Strickmann, Michel (司馬虛). “On the Alchemy of T'ao Hung - ching (《關於陶弘景的煉丹》).” In Holmes Welch and Anna Seidel, eds., *Facets of Taoism: Essays in Chinese Religion*, 123 ~ 192.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 *Le Taoïsme du Mao Chan: Chronique d' une revelation* (《茅山的道教：降經編年史》). Paris: Collège de France, 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 1981.

田河禎昭：《中國新石器時代の墓葬における塗朱人骨について》(《中國新石器時代墓葬中的塗紅人骨》)，載池田末利博士古稀紀念事業會主編《池田末利博士古稀紀念東洋學論集》，1 ~ 16。廣島市：該紀念事業會，1980。

Teng Ssu - yü (鄧嗣禹). *Family Instruction for the Yen Clan* (《顏氏家訓》). Leiden: E. J. Brill, 1968.

Ts'ao T'ien - ch'in (曹天欽), Ho Ping - Yü (何丙郁), and Joseph Needham (李約瑟). “An Early Mediaeval Chinese Alchemical Text on Aqueous Solution (《一部中古早期的中國煉丹水法文獻》).” *Ambix* 7 (1959) : 122 ~ 158.

van der Loon, Piet (龍彼得). *Taoist Books in the Libraries of the Sung Period: A Critical Study and Index* (《宋代收藏道書考》). London: Ithaca Press, 1984.

van Gulik, Robert H. (高羅佩) *Sexual Life in Ancient China: A Preliminary Survey of Chinese Sex and Society from ca. 1500 B. C. till 1644 A. D.* (《中國古代房中術——公元前 1500 年至公元 1644 年中國的性與社會初探》) Leiden: E. J. Brill, 1961.

Waley, Arthur (亞瑟·韋利). "Notes on Chinese Alchemy (Supplementary to Johnson's *A Study of Chinese Alchemy*) (《中國煉丹術札記約翰遜〈中國煉丹術研究〉的補充》)." *Bulletio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6.1 (1930): 1 ~ 24.

王奎克:《中國煉丹術中的“金液”和華池》,載《科學史集刊》1964 年第 7 期,第 53 ~ 62 頁。

Ware, James (詹姆斯·威爾). *Alchemy, Medicine and Religion in the China of A. D. 320: The Nei P' ien of Ko Hung (Pao - p' u tzu)* (《公元 320 年中國的煉丹術、醫學和宗教:〈抱朴子內篇〉》). Cambridge (Mass.): M. I. T. Press, 1966.

Watson, Burton (華茲生). *The Complete Works of Chuang Tzu* (《莊子全集》).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8.

Wile, Douglas (道格拉斯). "Art of the Bedchamber: The Chinese Sexual Yoga Classics Including Women's Solo Meditation Texts (《房中術:包括女子單人冥想文獻在內的中國性瑜伽經典》)."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2.

Yamada Toshiaki (山田利明). "Longevity Techniques and the Compilation of the *Lingbao wufuxu* (《長生術和〈靈寶五符序〉》的編

撰)。” In Livia Kohn, ed. in cooperation with Yoshinobu Sakade, *Taoist Meditation and Longevity Techniques* (《道教的靜修與長生術》), 99 ~ 124.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9.

——. “The Lingbao School(《靈寶派》).” In Livia Kohn, ed., *Daoism Handbook*, 225 ~ 255. Leiden: E. J. Brill, 2000.

吉川忠夫:《“靜室”考》,《東方學報》59(1987):125 ~ 162。

張覺人:《中國煉丹術與丹藥》,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張其昀:《中文大辭典》,第 40 冊。臺北:中國文化研究所 1973 年版。

張子高:《中國古代化學史》。香港:商務印書館 1977 年版。

張子高:《中國化學史稿(古代之部)》。科學出版社 1964 年版。

趙匡華:《狐剛子及其對中國古代化學的卓越貢獻》,見趙匡華主編《中國古代化學史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84 ~ 210 頁。

趙匡華:《我國古代“抽砂煉汞”的演進及其化學成就》,見趙匡華主編《中國古代化學史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28 ~ 153 頁。

趙匡華:《我國古代的礬化學》,見趙匡華主編《中國古代化學史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473 ~ 482 頁。

趙匡華:《中國煉丹術》。香港:中華書局 1989 年版。

趙匡華、駱萌:《關於我國古代取得單質砷的進一步確正和實驗研究》,見趙匡華主編《中國古代化學史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45 ~ 62 頁。

朱晟：《我國古代在無機酸、碱和有機酸、生物鹼方面的一些成就》，載趙匡華主編《中國古代化學史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513～523頁。

禡振西：《陝西戶縣的兩座漢墓》，載《考古與文物》1980年第1期，第44～48頁。

## 譯 後 記

2006年，我在撰寫博士學位論文過程中，注意到一部名為《黃帝九鼎神丹經訣》的外丹經書。論文完成後，寫了一篇《論〈黃帝九鼎神丹經訣〉》的小文，討論了該書的編撰時代及其科技史內容，後來發表在《宗教學研究》2009年第3期。

2009年，我到英國劍橋李約瑟研究所訪學，見到了玄英教授的博士學位論文《〈九丹經〉及其傳統》(*The Book of the Nine Elixirs and Its Tradition*)，以及在該論文基礎上完成的專著《太清：中國中古早期的道教和煉丹術》。回國後，我花了一年多時間寫作《道教煉丹術與中外文化交流》一書草稿，自2011年開始著手對《黃帝九鼎神丹經訣》進行整理和研究。2013年暑假初稿完成，在補充修改前言部分時，我認真閱讀了《太清》一書關於《九鼎丹經訣》編撰年代的討論，發現其思路雖與我不盡相同，結論却不謀而合。

2013年下半年，《黃帝九鼎神丹經訣校釋》書稿交由中華書局後，我對中古道教外丹黃白經的整理工作進行了通盤考慮，認識到還有很多基礎性問題需要首先解決。我認為，中古史研究無法將

道教剝離，中古道教研究無法將外丹剝離，否則有很多問題講不清、道不明。然而我們以往所做的多是各種孤立的研究，外丹似乎祇與科技史有關，與道教其他方面關係不大，對史學研究更是無關緊要。要打破這種隔離，必須將外丹還原到當時的歷史和宗教背景下，探討和它發生實際聯繫的所有關鍵因素，而不僅僅是我們今天所謂的科學。這時，我又瀏覽了一遍《太清》一書的主要內容，出於兩個原因最終決定將其譯出：一是該書對《九鼎丹經訣》卷一《九鼎丹經》的研究和翻譯成果我在《校釋》中沒有來得及參考，譯出後可與《校釋》相參照，以彌補我的缺憾；二是正如作者在中文序中強調的那樣，該書的重點不在外丹的化學方面，而是其宗教和儀式，我相信這個嶄新視角會對國內學術界的研究起到啓發作用。

2013年11月，我藉到上海參加首屆正一道教國際學術研討會的機會，將匆忙譯成的導言部分呈交《道教學譯叢》主編朱越利先生。2014年8月，該書被香港青松觀董事會列為《道教學譯叢》項目。9月初，我開始聯繫玄英教授獲取版權事宜。我與他素未謀面，僅知其早已離開美國斯坦福大學。後來幸得科羅拉多大學祁泰履(Terry Kleeman)教授相告，方纔與玄英取得聯繫，他當即表示完全支持我的工作。正式翻譯從9月底開始，12月底主體部分草稿完成，三個月中，工作夜以繼日，弄得精神和身體都痛苦不堪，期間又不得不充當斯坦福大學出版社和齊魯書社之間的聯繫人，以獲取翻譯版權。原以為這是一件相當簡單的事情，豈料直到2015年5月底雙方纔簽訂最終協議。

在等待解決版權的過程中，我抽空補譯了書中第四部分及未及注釋，又進行了總體校核修改。然後將譯稿交由審閱人容志毅教授和玄英教授本人審核。玄英教授改正了不少錯誤，并就書中



第四部分的處理方式提出了建議。我和他以及朱越利先生商議後，決定採用現在譯稿中呈現的形式。

2015年11月初，我將譯稿呈交齊魯書社，這件事情總算告一段落。在付梓之前，我覺得有必要將翻譯過程作上述簡單交代。

感謝玄英教授的支持，尤其是他細緻嚴謹的審核使譯稿避免了很多錯誤。感謝朱越利先生、《道教學譯叢》其他編委以及香港青松觀，他們為譯稿的出版提供了保障。感謝我的師兄容志毅教授，他肯擔任譯稿審閱人是對我的最大支持。感謝齊魯書社，尤其是責任編輯邵明凡女士，她對譯稿編輯付出了很多勞動。感謝宋曉堃博士，她是玄英教授的同事和朋友，給了我很多幫助。感謝我的研究生馬芸校對了譯稿注釋。

原書中個別歷史人物的生卒年由出版社根據慣例進行了校準。另有幾處錯誤最初曾以譯者按語的形式呈現，後來在譯稿中直接改正，所以中譯本和英文本之間會有個別差異。最後，儘管審閱人和作者都對譯稿進行了仔細審核，但由於譯者水平所限，譯稿中肯定存在不少不妥及錯誤之處，這完全由譯者承擔責任，希望讀者批評指正。

2016年5月記於美國哈佛大學

## 叢書後記

《道教學譯叢》於 2005 與 2006 兩年，翻譯出版了三本。出版那三本時，叢書叫作《海外道教學譯叢》。現在出版的仍然是這套叢書，改名為《道教學譯叢》。去掉叢書原名中的“海外”二字，意味著變單向翻譯為雙向翻譯，準備增加將中文道教學著作翻譯成外文出版的工作。鄭國強教授首倡此議，獲得廣泛回應，香港青松觀董事會亦毫不遲疑地表示大力玉成。的確，向國人介紹海外道教學的成果，和向世界介紹中國道教學的業績，都是增進學術交流的有意義的事，義不容辭。但願早日實現名副其實。

前三本，即秋月觀暎著《中國近世道教的形成——淨明道的基礎研究》、吉川忠夫與麥谷邦夫編《真誥校注》和蜂屋邦夫著《金代道教研究——王重陽與馬丹陽》，翻譯出版後，不斷得到海內外各界人士的鼓勵。特別是那些對日語不很熟悉的道教學者和其他領域感興趣的讀者，非常歡迎。時有海內外人士索購這三本譯著。翻譯工作就是為了彌補讀者外語知識的不足，也為了幫助那些沒有條件找到原著的學者。

抱歉的是我們做得太慢了，三年之後，新的譯著纔與讀者見面。

從第四本開始，《道教學譯叢》改由齊魯書社出版，不再分輯，改為譯著排序。另外，叢書名譽主編和名譽副主編人選作了調整，編委會增加了新成員，包括聘請了幾位學術造詣很深、聯絡能力很強的外國編委。我們相信，在香港青松觀董事會始終一貫的支持下，有齊魯書社的通力合作，有編委會的精心組織，叢書的工作會做得更好。

謹向給予過本叢書各種幫助的海內外所有朋友表示衷心感謝！

朱越利

2009年9月4日

## 説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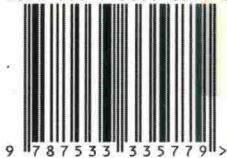
GREAT CLARITY: DAOISM AND ALCHEMY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by Fabrizio Pregadio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opyright©2006 by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transla-  
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www. sup. org](http://www.sup.org).

叢書策劃 / 陳修亮  
責任編輯 / 邵明凡  
封面設計 / 宋 悌  
            / 劉羽珂  
版式設計 / 李 生



ISBN 978-7-5333-3577-9



9 787533 335779 >

定價：46.00圓